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冰鉴  
大  
义  
觉  
迷  
录

〔清〕雍正皇帝 著

〔清〕曾国藩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冰

鉴

责任编辑 安春海

封面设计 龙震海

电脑制作 曹恒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大义觉迷录  
冰鉴

- 长短经 上
- 长短经 下
- 盛世危言
- 八面锋、孔子家语
- 大义觉迷录
- 大义觉迷录、冰鉴
- 日知录、帝范、挺经
- 说典
- 家范、颜氏家训、心镜
- 宰相经纬 上
- 宰相经纬 下
- 经世文鉴
- 经世文鉴、金楼子

ISBN 7-5385-1826-6



9 787538 518269 >

ISBN 7-5385-1826-6/I · 352

全套定价：234.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75698

D691

Z021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 大义觉迷录

〔清〕雍正皇帝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8A037/060897569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义觉迷录 / (清)雍正皇帝著. 冰鉴 / (清)曾国藩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1. 1

(中国私家藏书·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 禾阳, 武振玉, 王军伟主编)

ISBN 7-5385-1826-6

I. ①大...②冰... II. ①雍...②曾...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清代  
②领导学-中国-古代 IV. ①D691②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472 号

**中国私家藏书·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大义觉迷录 [清] 雍正皇帝 著

冰 鉴 [清] 曾 国 藩 著

---

出 版 者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电 话 ⊙ 0431-5640624  
印 刷 ⊙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32(880 × 1230 毫米)  
印 张 ⊙ 11.125  
主 编 ⊙ 禾 阳 武振玉 王军伟  
责任编辑 ⊙ 安春海  
封面设计 ⊙ 龙震海  
版式设计 ⊙ 王咏梅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1826-6/I-352

全套定价:234.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 目 录

附 录	369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369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369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378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380
雍正上谕	385
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385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387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387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389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391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397
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397
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	399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399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401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403
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	403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411
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411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	418
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418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422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422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423
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等奏折	426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426
二、曾静等人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428
雍正上谕	434
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434
广西巡抚金拱奏折三条	438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438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悖逆言论	440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443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446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446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452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455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461
雍正上谕	463
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463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466
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466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469
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469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472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472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478
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478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484
湖南人为什么非要曾静沉潭溺死？	484

雍正上谕	486
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486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	490
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490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502
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502
雍正上谕	505
朱轼等编纂的驳吕留良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505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507
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507
雍正上谕	509
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忍,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509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511
乾隆上谕	514
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张熙缉拿进京	514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515





## 附 录

##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这是曾静派徒弟投书案发生后，形成的第一份正式文件。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六日，曾静的徒弟张熙(化名张倬)投书给岳钟琪劝他谋反。岳钟琪软硬兼施，未能从张熙口中问出书信背景。因系谋反案，怕拖延日久，引起雍正怀疑，遂于九月二十八写了此奏折上报情况，从此，拉开了吕留良大文字狱的序幕。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冒昧密陈，恳祈恩鉴事：

窃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己刻拜客回署，署前西街有人持书趋向臣舆，被从人呵止，臣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令接书人舆，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臣甚为惊讶，当将其人交巡捕看守，随入署密拆。

内写南海无主游民夏靛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靛，烹食其肉。

即刻遣人密邀抚臣西琳，以便会讯张倬。无奈抚臣西琳因署将军印务，在教场考验满洲官兵，未能即臣署，臣逡巡数刻，忖度逆情，既敢明目张胆致书及臣，必非无所凭依，空言相耸，若遽加鞫

讯，怨难得实情；又思彼书以叛逆劝臣，臣若一人独问张倬，旁无见闻确证，将来重刑拷讯，彼反得恣意造言。而臣遣人邀抚臣时，又不便明言，所以固未能促其速至。

因传按察司硕色坐于密室，然后唤张倬入署，命坐待茶，鹄言相接，问其里居。则云：昔年曾在江夏住过。至现在居址，并师夏靚里居，皆立誓不说。臣云：“然则欲见尔师，当于何处接取？”彼答云：“但实用来书所言，我自往邀师来见。”问：“汝师今在何处？”则云：“今在广东。”问：“汝自何处来？”则云：“自广东来。”问：“何时起身？”则云：“五月起身，由贵州到四川打听，皆言：总督去年便往西安，故我又自川来陕，昨九月十三日方到。”问：“尔师有何所见，突敢远致此书？”答云：“在广东，闻得朝廷三次召你不去，我师因此致书，及我到陕，方知并无三召不应之说，此书已不愿投；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故决意投递。”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恭敬地向皇上密奏，恳请皇上裁定：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臣出外拜客回府时，有个人从府门前西街手拿书信，奔向臣的轿子，被随从呵斥，才停住脚步。臣看那人的打扮装束不像官府的信使，于是叫人把信接过来送进轿内，看见信封署名称臣是“天吏元帅”，臣很是惊讶，当时就把那投书人交给巡捕房看守，随后回到府中，秘密拆看。

信中写道：如今南海一带没有首领，游民夏靚派徒弟张倬上书。所写内容都是攻击和诬蔑当今朝廷的，言辞极为荒谬。信中还说：臣是南宋武穆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时就握有重兵，占据着军事要地，应当乘机发动叛乱，报宋、明王朝灭亡之仇，等等此类言语。臣不敢读完信，也不等自己详细阅读，当时禁不住心摧目裂，怒发冲冠，恨不得马上抓到禽兽般的叛贼夏靚，煮食其肉。

随即臣秘密派人去邀请巡抚西琳，以便共同审问张倬。奈何巡抚西琳因代理将军之职正在教场考核满洲官兵，未能立即来到总督府。臣徘徊半天，分析考虑着这些叛逆们的情况，他们既敢明目张胆地给臣送信，肯定不是没有后台倚仗，白白地恐吓臣一番。

如果匆忙地审讯责备他,恐怕难以得到他的真实情况;又考虑到那封信是劝臣反叛,倘是臣自己单独审问张倬,身边没有现场旁听作证的人,等以后需要重刑拷打审讯时,他反而能恣意造谣;而臣派人去请西琳时,又不好明说实情,故未能促使西琳迅速到达。

故只好传令察司硕色先坐进密室,然后传张倬进总督府,让他坐下,并用茶水招待,温和地与他交谈。问他家住什么地,他只说以前曾在江夏(今湖北武汉)住过,至于目前的住处,和他师傅夏靛的住址,却发誓不说。臣问:“然而要想见你的师傅,应当在什么地方和他接头?”张倬答道:“只要采用信中建议,我自然会去请师傅来拜见您。”臣又问他:“你的师傅现在在哪里?”张答:“现在广东。”臣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张答:“从广东来。”又问他:“何时从广东起身来这里?”张答:“从五月起身,经贵州到四川,打听总督在哪儿,都说您去年就去了西安,所以我又从四川来到陕西,于九月十三日来到此地。”问:“你的师傅有什么凭据竟敢派你长途跋涉来给我送信?”答:“在广东时,听说朝廷三次召见你,你都未去,我师傅于是就写了这封信。等我来到陕西后才知道,并没有‘三召不应’的传说,就不打算把这封信送给您;后来思量,不远万里来这里,不能白跑一趟,所以决心把信送给您。”

**【原文】** 臣云:“方今圣明在上,如此盛时,尔师何故谋反?”彼云:

“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臣云:“陕西百姓不穷,你不知道么?”彼云:“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臣云:“此乃大灾,何与人事?且闻湖广不过几县被荒,朝廷已屡加赈贷,况各省比陕西更好的去处甚多,你却不尽知道。”彼云:“官吏又性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等语。臣复云:“尔若不将尔师并实在住处开心见诚说出,则安知非我仇家,遣尔持书设局诱我,我岂肯轻信,误坠仇人术中。”彼坚称实在住处,死也不说。

时届未未申初,抚臣西琳亦至臣署,随公同细讯。奈张倬依旧含糊不肯实供。臣等方行夹讯,张倬仍坚供宁死不说。臣等再三诘讯,但混供在南海之滨,广南,交趾交界之处。臣等恐遽加叠夹,

重刑致毙，则此案愈无根据，随商之抚臣西琳，约次早密至臣署，再以甘言曲诱，或可得其实情。

至二十七日，抚臣西琳复来，于密室坐听。臣复唤张倬入署，殷勤慰劳，设法问之。臣先给之云：“即如你们湖广有个邹鲁，始与年羹尧同谋，后来便去首；你们这些游说之士，如何可以轻信，且安知不是有人打发你来特地试我。我昨晚所以不得不刑讯一番，看你诚伪。”张倬云：“你昨日如彼举动，我今日万不肯信了。”臣云：“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利害试尔。尔昨日既不该当街递书，昭张耳目；又不该于初见时含糊其说，无一着实语，使我怀疑，至于刑讯，自古设鼎镬以待说客，实有深意。昨见你视死如归，知你大有气节，非利害所能摇夺。我今日所以推诚奉问，尔须切实指陈，使我心里了然，方不是捕风捉影之论。”彼云：“总之，有昨晚举动，知你断不肯行，知我断不得活，你这些话我万不肯信。”等语。因复再三婉讯，终一日不吐。

**【译文】** 臣问：“当今朝廷圣明，国家昌盛，你的师傅为什么要谋反？”他答：“老百姓贫困交加，谋反只为了拯救人民。”臣问：“陕西百姓不穷，你知道吗？”他答：“虽然陕西的百姓境况好，我们湖广一带却连年水灾，尸体遍地。”臣说：“这是天灾，和人有什么关系？听说湖广地区只不过是几个县受灾，朝廷已经多次赈济灾民，何况全国各省中比陕西条件更好的地方很多，你不见得都不知道。”接着，他又说了官吏们性情急躁，对老百姓苛刻，不了解百姓的苦楚之类的话。臣又说：“如果你不把你师傅和你自己的确切住址真诚地说出来，那么，怎么知道不是我的仇人派你拿着书信设计引诱我，我又怎么能轻易误中仇人的圈套呢！”他坚决声称：他们的确切住处，死也不会说出来。

到下午未末申初，巡抚西琳亦来到臣的衙门中，就和他一起详细盘问张倬，可是张倬依旧是含含糊糊，不肯说出实情。我们于是动刑审问，张倬仍然坚持称死也不说实情。经我们再三追问，只是含混地招供：他们在南海之滨广东和交趾交界的地方。我们担心

匆忙地动用夹棍，施以重刑，致使张倬丧命，那么此案就会更加没有线索。随即就和巡抚西琳商议，邀请西琳第二天早上就秘密来我的衙门中，再用甜言蜜语诱导张倬，也许会得到一些实情。

到二十七日那天，巡抚西琳又来，让他在密室中坐听。我又唤人叫张倬进府，殷勤招待，千方百计地询问他。我先骗他说：“因为你们湖广地区有个邹鲁，当初与年羹尧同谋，后来又去告发；你们这些游说之士的话，怎么可以轻信相信？况且怎么知道不是有人派你来试探我呢？我昨晚之所以不得不用刑审讯你一番，就是看你是不是真诚。”张倬说：“你昨日已经那样用刑审问我，我今天万万不敢信任你了。”臣说：“你用重大利害问题劝说人，人当然要以利害考验你。你昨天就不该在大街上当众向我投书，惹人注意；又不该在初次交谈时含糊其辞，不说一句实话，让我对你产生怀疑，使我不得不用刑来审讯你。从古以来用残酷的刑法对付游说之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昨天看见你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知道你大义凛然，富有情操，不会为任何利害所动摇。今天，我之所以推心置腹地劝告你，是因为你必须把实情告诉我，让我心里明白，我才会相信你的话不是捕风捉影的谈论。”他又说了：“总而言之，因为有了昨晚的刑讯，知道你决不会听信我们而反叛朝廷，也明白我决不可能活命，你的这些话，我万万不肯相信了”等等之类的话。后来又再三婉转地盘询，最终还是一天不说一句实话。

**【原文】** 臣复云：“自古以来总因天下多故，方有人从中取事；今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尔师曾静突令陕西冒昧举事，则接迎者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今询尔茫然，一言不吐，终是胸无成见耳。”张倬云：“此固不难，但要尔确实凭据，则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臣问其何所见而云然，则云：“此六省百姓愁苦颠连，流离逃窜入川，而僵仆道路者，皆何处人民，此显而易见者也。臣云：“我在四川，深知云贵官民相安，你如何也说易动？”彼云：“吴三桂一麾即起，乃云贵之明征。”臣云：“江浙如何？”亦云：“不知。”问晋豫如何，亦云：“不

知。”问：“四川如何？”亦云：“不知。”且云：“我惟知此六省耳。六省之外，若再有川、陕，他省不足忧也。”臣云：“尔求确凭据，莫如我处遣人随尔往聘尔师，并尔意中人物。”彼方唯唯，忽又云：“无是理也，我意中人物虽不多，亦断无使尔知悉之理。”臣云：“尔始终疑惑，不如竟放尔去，任尔自为，我亦不问，何如？”彼云：“你放我，不得了，昨晚刻讯之后，外间必有人知，将来朝廷责问，你岂不自贻祸患乎？”臣云：“我若不放你去，势必据实奏闻，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今日骑虎之势，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逐释，便无形迹了。”彼云：“言亦至理，但我断不信。且我此来，死得其所，你即实意放我，我亦实意不去”等语。

臣伏念受恩深重，今遇此等奇幻之事，但臣知有国不知有身，故为各种谎言，意在得其实状，方可奏闻。乃臣等细勘张倬狡黠奸深，加以严刑，既无惧色，即百计诱之，而仍坚不可破。不但一时不能确讯；即讯明请旨，奏折往返，未免时日耽延，为此密恳圣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请教亲信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至夏靛过书，理应随近进呈，但具言绝灭彝良，悖乱罔极，臣不敢冒昧呈觉，上褻天聪。（朱批：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谨同抚臣西琳，密封候旨。

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书二本，一系抄录《坐拟生员应诏书》，一系刻本《握机图注》，俱经密封一处，除将张倬严加收禁外，谨会同抚臣西琳，冒昧据实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译文】** 臣又说：“从古以来，总是天下多变故时，才有人乘机起事，当今太平盛世，没有一省响应起事，你的师傅夏靛却突然叫陕西省突然起义，况且接应者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人物，何处传令发檄文便可以平定，何处必须用兵，现在询问你，你也茫然不知，一

句话不说。你们好像也不是胸有成竹。”张倬说：“这些倒不困难，只是要得到你的确切回答，至于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我们一声号令便可以占领平定。”臣又问他：“怎么见得会做到这样？”张答：“这六省的百姓忧愁贫苦，颠沛流离，逃难入四川，倒在路旁的尸体，都是那里的百姓，这样也就显而易见了。”臣说：“我在四川时，深知云贵两省官民之间和好太平，你为何说他们也会起事？”张答：“吴三桂在那里一呼百应，这便是云贵能响应起事的证据。”臣问：“江浙地区情况怎么样？”张答：“不知道。”又问：“山西、河南两省怎么样？”张答：“不知道。”臣问：“四川如何？”张答：“不清楚。”并补充说：“我只知道这六省的情况，只要川陕两省也能参加，那么，就不用担心其它省份了。”臣说：“与其你来询问我的真实意图，不如我派人跟你去聘请你的师傅和你们心目中可以参加起义的人物。”张点头答应。忽然又说：“这样不合情理。我们心目中的人即使不多，也没有让你知道他们是谁的道理。”臣说：“你总是怀疑我，不如把你放走算了。任凭你们自己随意去做，我也不去过问，怎么样？”张说：“你放我走，那可不得了。昨天晚上你对我刑讯之后，肯定有外人知道了这件事，日后朝廷查问，难道不是给你自己招来祸害吗？”臣说：“如果我不放你走，必得把此事如实上奏皇帝，这样以来，朝廷也知道了谋反的人都来与我相约，一定怀疑我，忧虑我造反，我怎么能有一天的安稳日子。面对现在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得不放你走，倘若因为外边对这件事有所传闻，引起朝廷的觉察，我就说是一个迂腐的儒生，上书陈述时事，语言狂妄无知，经过重刑审问之后，把他释放了。这样便不会牵连上我了。”张倬说：“这话有道理，但我决不相信这是实话。况且，我既来了，死也值得。即使你真心实意放我走，我也不会离去”等等之类的话。

臣想到朝廷对我恩重如山，遇到今天这种怪诞虚幻之事，臣只知上有国家而不顾自身，所以编造出各种谎话，目的在于套出其真实目的，之后，才能奏明朝廷。然而，臣等仔细盘问审讯，张倬却狡猾奸诈，诡计多端，虽然施加重刑，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即使千方百计地引诱他，仍然坚持不说出真情，看来无法将此案审讯清

楚；即便审问明白，上报朝廷，请示处理办法，奏折往返，不免要拖延耽误时间。因此，密奏皇上，恩请批准：将张倬押送到京城，请皇上诏令亲信大臣，对张倬设法进行详细审讯，尽力得到他的真实口供，以便就近请得圣旨，去缉拿张倬的同伙，这样既可保密，又能迅速结案，不致于拖延时日太长。至于夏靓有关叛乱的书信，按理应当随奏折一并进呈，但其中言语丧尽天良，荒谬狂妄之极，臣不敢冒昧呈上让皇上看到，而冒犯天子的尊严。（未批：只不过是狗叫兽号罢了，有什么值得个意，送来抽空阅读。）于是和巡抚西琳商议，把书信暂时密封起来，等候圣旨处理。

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抄录的《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是刻本《握机图注》，都被密封起来放在一起。除把张倬严加看管之外，臣还和巡抚西琳冒昧地将实际情况写成奏书密报皇上，请求皇上明断定夺，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八日。

**【原文】** 朱批：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朕观此人，不似内地匪类；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其语言口声果似湖广人否？人品、相貌、学问何如人也？近文近武？不过市井俗人也。可将内闲言语试问，便可知矣。

此事在卿利害所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闯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伊必料无生理，何能得其实情！可从容暂缓，徐徐设法诱问，或此间有人探问消息之同来人，亦未可知。未必止此一人来也。密密访拿，或问他言：“将你情节书字未曾尽奏，将大概情节奏闻，有旨言：你必系疯痴之人，不然此人岂无耳目，着我随便发放你，并未动大怒。”如此言毕，作卿意将圣祖六十年深仁厚泽，百姓沦肌浃髓；朕继统六年，勤政爱民，将各省朕加恩于百姓之善政，整饬官防，大法小廉，用人行政处；将朕待卿之恩，卿便负恩而势亦不能处，详细开示，宣朕之仁爱公明，



“汝等亦系人类，何不思中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之福，而造此尤故涂毒生灵之念。便就你这一人聪明胆量，不论文武，足可以取功名于世业，只就你今日不审本宪之心迹，不料本宪之能否，如此孟浪轻生，取笑天下，后世实为汝惜之，耻之。据汝所方，似非汝一、二无知之人，必有有识见人，将你性命为伊乘侥幸之谋也！何不将你送之死地之人举出。”

或如此，再不然，“看你如此豪杰，则伊师又不知如何超越之人物，汝既言六省一呼即应，汝同事人各省必多，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将此等言语诱问看，再将本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体，实前明之恩代也。

再将明时百姓不聊生之处，本朝百姓蒙福处，备悉言之，将伊听闻对答、辞色，不必隐讳一二，据实奏闻，再另有旨谕。

**【译文】** 雍正朱笔批示：天下竟有如此可笑的事情，如此可恨的人。朕看这人不像内地行为不正的匪人，根据他辩论天下形势概况，看来他是一个对当朝执政情况一点都没听说过的人，如果不是潜入苗族地区多年的汉奸，就是流窜南洋的叛逆同伙。听他的语言腔调，果真象湖广地区的人吗？观其人品、相貌、学问像什么样的人？近似文人，还是武士？或许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可以用些闲话去试探他，就会知道一切。

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利害关攸的事情，考虑到你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处理事情有些急躁了。应慢慢设法引诱他说实话，不必在当天就审问并加以重刑，他既然有胆量做这件事，肯定是一个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即使押送到京城，也不过这般审问。他肯定已经料到没有生还机会了，怎么还能得出实情呢？！你可以从容地处理，不必急于求成，慢慢地设法引诱他说出实话，也许这中间会有同来的人去探听消息，这也难说。不一定就来这一个人，要乘机秘密缉拿。也可拿这些话问张倬：“我并没有把你的书信内容全部奏明皇上，只是上奏了大概事实情节。圣旨说：‘你一定是一个疯傻

之人,不然你这人怎么会没有同伙做耳目’,命我随便发落处置你,并没有大动肝火。”把这话说完,再用你的口气和内心看法,把圣祖执政六十年的仁慈厚爱及恩德,令百姓深感大恩,和朕继位六年以来,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将朕施加给各省百姓的善良政策,整顿官制和边防,大臣尽忠,小臣尽职,选用人才,执掌朝政的情况,把朕对你的恩德讲出来,说明你就是忘恩负义,而形势也不会容许你成功。详细开导,讲明道理,宣扬朕的仁爱、公正和明智。“你们同样是人类,为什么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盛世的幸福,反而制造这种无故残害生命的邪念。凭你这人的聪明胆量,不论文的还是武的方面,足可以取得功名,干一番大事业。就凭你今天不事先了解本官的心底,不设想一下:本官能否信你从于你,这样卤莽轻生,被天下人笑话,后人也会为你叹息,为你耻辱。据你说的话,好像不只你们一两个无知之人,必定还有很有见识之人,用你的生命来实现他们侥幸的谋算,为什么不把将你置于死地的人举报出来?”

或这样说:“再不然,看你如此才能出众,那个不知你的师傅又是什么样的高超之人”你既然说六省只要一呼便可响应,和你们共事的各省人士肯定很多,为什么不回去劝化他们,除去邪念回归正道;充当国家臣子,不但不会白白地死于叛逆活动,或许还能名垂青史。”用这些话去引诱询问,试试怎样。再把本朝得天下之公正,对待前朝的礼仪,确实是对明王朝的大恩大德。再把明朝时,百姓民不聊生,本朝百姓享受太平的福分,详细地讲给他听,把他听问对答所用言语,及当时表现,不必隐讳一点,据实奏上,以后再下旨谕。

##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岳钟琪采用了伪与张熙结盟设誓同意谋反的办法,套出了主谋人曾静及同案人员名单,便立即写了这份奏章上报。名单是另纸抄写密封,故此奏折中未提姓名。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已吐造谋之人，谨缮密折恭呈御览事。

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靛逆书到臣，臣会同抚臣西琳设法讯诱，未得实状。缘由十九月二十八日具折密奏。臣因见张倬坚忍练刑，复难计诱，故请辞赴京师审讯，但因此等重情不求速得实状，以慰君父之心，则臣子所司更有何事大于此者，故拜发密折以后，未即令其赴狱。遣署长安县事咸宁丞李元，假称臣仆，就近署闲房与之共寝。又遣人送裘，致酒，缓言相询，被乃一味支吾。

至二十九日酉刻，臣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与之盟誓。（朱批：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伪为激切之言，彼方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址，并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之人，各姓名、居址，一一吐出。臣谨亲缮密折，恭呈御览。伏乞皇上遴选忠实干员，潜行密捕，自当悉获以正典刑。

至张倬未吐各情，臣现在设法陆续相给，务以悉吐，以便次第芟除，使逆党尽绝。庶稍尽巨子之职分，为此缮折密奏，伏乞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

朱批：开单留中。朕自命妥协之人前往捕拿料理，将张照仍好好设法宽其心，而羁留之。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因为叛逆罪犯张倬已经供出谋划之人，谨修奏折密呈皇上御览之事。

查逆贼张倬拿了他师傅夏靛写有谋反内容的信来投，臣会同巡抚西琳设法引诱审讯他，没能审出实际口供，其中原因在二十八日的奏折中已详陈述。因我看张倬非常坚强能耐刑法，又难于再设计引诱他，故请旨押送京师审讯。但考虑到对这种重要案情如不尽快得到真实口供，以安慰皇上的心愿，那么臣子所管辖的职权范围内，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事更重要呢？鉴于此种想法，奏折发

送之后,我没有立刻把张倬投入狱中,而是派理长安事咸宁县丞李元谎称是臣的仆人,和张倬一起睡在衙门附近的一个空房里,又让人送去皮衣,端去酒菜,婉言询问,他仍然是支支吾吾。

到二十九日下午酉时后,我又下令按察司硕色在密室里旁听,然后让张倬进入衙门,和他立誓结盟。(朱批:观此一虚一实的审案,不禁泪流满面,你的一片忠心由上天作证,这样立誓结盟,决不会没有消灾灭罪、恩赐福份、延年益寿的道理。朕的赞赏激动之情实在难以用笔来比喻,朕和你之间的君臣情义,是佛祖注定的善缘会上同会的人,竭尽全力来协助我维护国家政权,难道是一般的关系所能比拟的,朕的确非常赞赏!)假说一些掏心的话,他才把他师傅的真实姓名、住址,一一吐出来,我特此亲写奏折,恭请圣上御览,恳请皇上挑选忠实能干的人员,暗中行动,秘密搜捕他们,应该全数擒获,用国法处治。至于张倬尚未供出来的情况,臣现在想法继续哄骗他,竭尽全力让他全部供出,以便依次铲除,致使叛逆团伙濒临灭绝,以稍尽臣的职责。为此,亲修奏折,秘密呈上,恳请皇上明鉴,付诸实施,谨奏。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日。

雍正朱笔批示:名单留在宫内,朕当亲自委派合适人选前往捕拿处理,对于张熙(张倬真名)仍要设法好好地宽慰其心,而软禁起来。

###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这份奏章写于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张熙继续供出了其师曾静主要受吕留良著述的影响,并供出了一些有关人员。岳钟琪因而上奏,请查抄吕留良家及拘拿其家属有关人员,使此案进一步扩大。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续吐情由,谨再密奏,兼封诗册进呈事。

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靛即曾静逆书到臣,臣随将设法讯透

缘由于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两次缮折奏闻。

其时因刑讯之际，搜出张倬贴身随带之书，故于前折内逐一声明，而其行李中所有抄写《易经》、诗册、医方各一本，臣未暇细阅，惟同行李封贮，恭候谕旨到日，连逆犯一并解赴京师。

但臣因其有湖广等省一呼可定之言，虑党已有成谋，必须速得实情，早图殄灭。故三十日酉刻，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臣伪为恳切之言以相试探，力问湖广等处，何以一呼可定。彼言：“但据民情，乃不易之理。”臣云：“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情悦服，尔以民情为据，万不可信矣。尔等自必有兵、粮，将于何处举动，方自信一呼可定耳！”彼云：“我等但有同志数人讲此义理，其他悉非所知。”臣伪诘之云：“汝昨所言，大抵迂腐儒生，必更有智勇兼备之人，方可济事。”彼云：“我师曾静并刘之珩、严赓臣等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师，何愁不济，即何以使湖广等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惟吾师有此智略。我后生小子岂能见及？不过奉命致书，传达吾师面嘱之言，有六省传檄可定之语耳。”

臣细听其言，详审其状，但问及兵粮等语，彼即支吾。而极力崇奖其师，劝臣聘用。方此辈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其谋逆确据，俟拿获伊师曾静，严讯必得实情。因又细问其平日往来相与之入，并其所祖述师承之据。

彼云：“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自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借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臣云：“诗无关系本朝语。”彼云：“其诗内如《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及凡空字处皆是也。”臣又坚问其父兄名字，并同谋诋毁者，更有何人。彼一一吐出，臣谨详开密折，并诗册一本，密封进呈御览。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续吐情由，谨再密奏，兼封诗册进呈事。

查叛逆犯人张倬手拿他师傅夏靛即曾静谋划造反的书信投臣,臣随即设法诱导审讯的前因后果,已分别于九月二十八日和三十日两次修书奏明天子。当时,因为在刑讯期间,搜查出張倬贴身随带的两本书,故在上次奏折内逐一写出书名,而他行李中还有抄写的《易经》、诗册、医方各一册,臣没有空闲仔细翻阅,只是和行李一起封存起来,恭候圣谕到后,连同逆犯一并押赴京师。

但臣又考虑到因他说过:对湖广等省一呼可定的狂言,担心叛逆团伙已有谋划好的计策,必须赶快查出实际情况,以便早早设法歼灭。所以,在九月三十日下午酉刻又传令按察司硕色在密室中听审,然后叫张倬进入总督衙门,臣假说一些恳诚切肤之言,来试探他,力求查清他为什么说湖广等地能一呼而平定。他说:“根据民情,就是可靠的道理。”臣说:“当今皇上执政以来,明察官吏,安抚民心,国民心悦诚服,你以民情为据,万万不能相信。你们自己肯定有军队,有粮食,决定在什么地方起义,才能自信六省会一呼可定!”他说:“我们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分析过其中的道理,其他我知道的也不全面。”臣假装着追问他:“根据昨天的交谈,你只不过是一个迂腐而不懂世事的儒生,一定有足智多谋的人背后支持你们,才能成就大事。”他说:“我的师傅曾静和刘之珩、严廉臣等都本领高强,很有用兵谋略,如能聘用我的师傅,何愁不能成就大业?!所以能使六省一呼百应,只有我的师傅才有这样雄才大略,我一个小后生,哪能有如此高见?我只不过是奉命送信,传达意思,我师傅当面嘱咐我的话有六省一传檄文即可安定大局这样一句。”

臣仔细听他的话,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但问到军队和粮食时,他就支吾不答。接着极力向我推崇他的师傅,他就劝我聘用。由此看来,大概这伙人正在到处扰乱民心,暗地谋划着大逆不道造反的事,他们叛逆的确实证据,等抓获他师傅曾静之后,严加审讯,定能得到实情。顺势又询问他平时相互交往的有哪些人,并效法何人的学说为理论依据。

他说:“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一向效法的人是吕晚村,号东海

夫子,我曾亲自到过他家,看见他所著的《备忘录》和《吕子文集》,可惜他的子孙不贤惠,违背先人的意愿,贪慕荣华和功名,已经担任了朝廷的官职,实在令人痛恨。现在我的行李中所抄录的诗册,就是吕晚村的作品。”臣说:“诗里并无牵涉本朝的言辞。”他说:“他的诗册里,如:《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等,凡有空格未写字的地方都关于本朝的话语。”臣又坚持查问他父亲、兄弟的名字和同谋造反的还有何人,他一一吐露。臣将这些都详细开列于密折中,另有诗册一本一起密封进呈,恭请皇上御览。

**【原文】** 但密伏查:吕晚村,名曰吕留良,本前朝通儒,我朝定鼎之后,彼惟以著书论文为事。与绅士讲艺往来,未闻有不法形迹。是以伊孙前于一念和尚案内,犯赤族之诛,蒙圣祖仁皇帝念其为读书明理之人,必无知情怙恶之事,不特有其子姓,抑且原其本身。此诚天高地厚之仁,而吕留良自有当洗心感戴,凡从前所作悖逆诗谣,即应销毁,乃竟敢留存如故,以致传抄匪人,由此推之,罪大恶极,实神人之所共愤,“国法之所不容者也。虽吕留良久已身故,而其子孙尚存,保无踵继前恶,伏慝衔奸。况据张熙现供,吕留良著有《备忘录》,藏匿在家,则其奸罔之辞,窃恐不至于此。

抑恳圣主密饬浙江督臣李卫遴委亲信,文武干员,密至吕留良家内,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拿吕留良子孙嫡属,讯有实据,上请天威,严戮尸之典,行族灭之诛,庶可靖逆孽以灭妖邪,正人心而彰国法。即臣于痛恨之中,亦惟有额手上庆矣!

除张熙发交按察司硕色牢固监禁外,臣谨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朱批:卿此忠诚之心,天祖自然鉴之,朕之嘉悦之怀,笔难宜谕。湖南已差钦差前往,江浙已谕该督密审矣。此等匪类自寻败露者,实皆上天神明之大德,非人力之所能者。朕实庆幸,而感畏之情愈加数倍矣,期共勉之。

**【译文】** 臣暗中查知:吕晚村,名吕留良,原是明代的一个避世儒

生,我朝建都中原之后,他就以写书、做文章做为自己的职业,和绅士们交流做文的技艺,没听说过有违法的迹象。前些时他的孙子在一念和尚的案件中,犯下了诛灭全家的大罪。承蒙圣祖考虑他是读书人通达事理,一定不会有知情和犯罪的举动,不但赦免了他的子孙和家族,而且对他本人也宽大处理,这真是天高地厚的仁义之举。而吕留良(的后代)应当悔过自新,感恩戴德,凡是从前所做的荒谬叛逆类诗词歌谣,应立刻销毁。但他竟然依旧保存,以致被图谋不轨的人传抄。由此看来,实是罪大恶极之人,神人共愤、国法不容的人。虽然吕留良早已死去,他的子孙还活着,很难保证没有继承吕留良的的奸恶,暗藏谋反的祸心。况且据张熙现供,吕留良写有《备忘录》藏在家中,那么他的叛逆狂悖的言论恐怕还不止这些。

恳请圣上密令浙江督臣李卫选派亲信、得力的文武官员,秘密地到吕留良家中,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捕捉拿吕留良子孙嫡系家属。审讯出来已有确实证据,上请天威,对吕留良实行开棺戮尸的法典,执行天族的刑法。这样才可以消除叛逆,灭去妖邪,端正民心,以明国法。即便是臣于痛恨之中,也会以手加额表示庆幸了。

除了把张熙交给按察司硕色严加看管之外,臣谨修密折,奏明皇上。为此谨奏。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初二日。

雍正朱笔批示:你的这种忠诚的心意,上天圣祖自然会知道的,我的喜悦心情,也是难以用笔来写出。湖南省已派钦差前往办理,浙江也晓谕当地总督,秘密审查,这些叛逆之人,如此自我败露,确实是上天神明的大恩大德,并非我们人力所能做到的。朕的确非常庆幸,感激敬畏之情倍增,希望你共勉。



## 雍正上谕

### 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雍正接到岳钟琪十月初二日奏折后,于十月九日即指示执政大臣通知湖南巡抚逮捕曾静等人外,同时又下此谕旨,通知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吕留良家,并拘拿其在浙同党。自此,拉开了大逮捕的序幕。

**【原文】** 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蒋,字寄浙江总督李。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始初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设计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省者已差人前往查拿;可将供出浙江之人开出,令李卫密行缉捕,明白究问,并将所供别省之人,亦开单内,令李卫知之。

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无辜不可拖累。又奸民口中供出浙江吕留良等,可将岳钟琪奏折抄寄李卫一一研究,并查其书籍,倘伙贼即获之后,再当诘问党羽,其应行拘缉者,即著李节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将岳钟琪总督奏折及名单抄录,驰寄总督,可遵旨慎寄,速行办理。切。十月初十日。

**【译文】** 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书面寄给浙江总督李

卫。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初九日奉皇上谕旨：“岳钟琪处有投书的奸民，初始不愿供出同党的姓名，以后经岳钟琪设计发誓结盟引诱，才陆续供出十几个人。其中湖南省的已派人去查拿；可将供出的浙江人，开列名单让李卫秘密捉拿逮捕，彻底审讯。并将所供出别省的人，开列在清单上，让李卫知道。

总之，缉拿叛逆以快速谨慎为原则，不要让罪刑严重的犯人漏网，不要拖累无辜的人。另：张倬口中供出的浙江吕留良等，可将岳钟琪的奏折抄写一份寄给李卫，让他一一研究，并搜查吕氏的书籍。倘若这伙逆贼已被擒获，还应追查他们的党羽，其中有应施行拘捕的，就命令李卫一面办理，一面奏明情况。钦此。”我们谨遵旨寄信前来，把岳钟琪总督的奏折和逆贼名单抄录一份，快马飞寄给李卫总督，可遵旨慎寄。快速办理。切记。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初十日。

##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岳钟琪因张熙投书劝自己谋反，故深惧雍正疑心，所以才写了这个奏折以表示忠心，雍正在折后的批语中，对岳钟琪好言安慰，进行表彰，才算使岳钟琪吃了一颗定心丸。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圣恩超越古今，特再沥陈谢悃事。

窃臣因欲速得逆犯张熙谋过实情，故伪与盟誓。在臣鄙念，惟知有国，不知有身。然方自愧识见迟钝，不能于初接逆书之时，即以甘言试诱，早得底里。至次日虽与盟誓，已觉无及。而逆犯张熙，竟肯吐露实情者，实由上天圣祖默夺其魄，非臣盟誓所能诱致。

乃荷朱批谕旨：此等盟誓，消灭灭罪，赐福延生。又重之以天祖之鉴临，臣感泣悚惶，惊喜交迫。时伏念微臣自顾鄙野，逢旷代难遇之圣君，承古今未有之隆眷，正不知从前历劫何修得此，乃荷朱批。谓臣亦自乘愿力而来辅佐圣主。

臣戴此恩纶，如蚊负天，不识措身何地，惟是君父期待之厚，注念之切，远迈隆古，至于此极。臣虽木石，能勿世世生生，矢忠诚于万祀也。为此沥陈感激之私，百叩恭谢，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日十七日

朱批：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佑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天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性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皇上给臣的恩惠真是超越了千古，现在特再次披肝沥胆上奏，以表示感谢的事。

臣因为想快点得到叛逆犯人张熙谋反的真情，所以假装与他一心缔结盟誓，在臣本心的鄙陋想法，只知道有国家，而把自身利益置于度外。但也自愧见识迟钝，没有能在初接见他投来的逆书时，使用好话去诱他说出真情，早日得到他的底细。到第二天虽然采用和他结盟发誓的办法，也觉得来不及补救。而不料叛逆犯人张熙竟然吐露出了实情，这实是由上天和圣祖皇帝在冥冥之中夺走了他的魂魄所致，并不是臣用假盟誓能够引诱他说出来的。

可是却受到皇上朱笔批下的谕旨，说这种盟誓，只能使臣消灾灭罪，降福延寿，又说这是上天和圣祖在天之灵明察一切而降给臣的。臣看到皇上这个谕旨，真是感动得泣涕而又有些惶恐，惊喜交加。想起来臣自知德才浅陋，有幸遇上万古难遇的圣明君主，承受了古来没有过的隆厚恩德，真不知从前几生历尽多少劫难，才修到今生这种福气，乃至蒙受皇上来批，说臣是乘着前生与皇上盟誓的力量，而令生来辅佐圣明君主。

臣受到这种深厚恩惠的圣谕，真如蚊子背负青天，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到什么地方了。只感到皇上对臣期待的深厚，关心的诚恳，远远超过了古人，到这里可以说是到达极点了。臣即使是一棵树木或一块石头，也会生生世世不忘，发誓忠诚于皇上，万年也不会改变的。为此特披肝沥胆地陈说臣感激皇上之心情，百拜叩头，望皇上明察。谨此奏闻。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朕生平存心作事，奉行的只有“诚实”这两个字。凡是对你下的谕旨，如稍微有一点心口不一致的地方，必遭上天和祖宗发出的雷霆所击死。朕的诚实你一定都知道，你的忠诚，

朕亦是完全晓得的。朕只能每天朝天烧香,对上天和祖宗叩头祝愿,希望我这个优良的臂膀(你)多福多寿多生男孩。满怀喜悦的心情看过了你的奏折。

##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岳钟琪收到雍正对上两奏折的朱笔批示后,理应回奏表态,但目前对此案又无新的进展可言,才写了曾怀疑张熙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关,以及搜出二本书籍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内容,无话找话,应付一下而已。由此可见在封建皇帝淫威下,大臣也时刻小心谨慎,必须及时奏报,不能略有疏忽。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的批语,透露出雍正指使各级官员互相密报同官的情况,这是一种政治手段。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封呈览事。

窃查逆犯夏靓,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持逆书到臣。随即会同抚臣西琳,将讯供情由,缮折密奏。续将设法诱讯各姓名、情事,节次奏闻。

兹于本月十六日恭接朱批臣密折二件,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天地之量,无所不容,日月之明,无微不照。伏念圣祖六十余年,深思厚泽,天下臣民沦肌浃髓。我皇上仁孝恭俭,兢业优勤,御极数年以来,凡所以厚民生而肃吏治者,史册不能尽书,朝野皆能共晓。

乃夏靓逆书张倬供吐,不似生长盛世之人。于圣朝隆治,略无闻见。臣初亦疑其来自土司外彝等外处,亦总以土司外彝之事探之,彼悉懵然不知,故前折未敢附及。臣细探其语言居址,实系湖广人民。

细看其形貌瘦弱,似通文墨,不谙武艺。至一切谋逆实状,臣屡为诱讯,俱言惟师曾静知之,必俟捕得其师,方可究诘实情。(朱批: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实感沃祖之恩,昊天罔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

有谕。卿可将朕究抑处，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若恐其畏惧自了，则可不必。寻常诬陷一平人，尚遭恶报，似此以毫无影响之事，诬捏君上，谅无人心者矣。（可笑可恨之极。）

兹惟遵旨，将逆犯张熙加谨防守，以待首逆曾静质对处，合将逆书并搜出张熙所带曾静坐拟《生拟员应诏书》一本，刘之珩所刻《握机图》一本，并遵旨密封，恭呈御览。为此，谨会同抚臣西琳，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朱批：西琳闻又不妥协，其才情居心人品办事如何？据实奏朕知之。

回奏王廷瑞一折留中，有旨谕部矣。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照圣旨封寄密件呈交皇上御览之事。

查叛逆犯人夏靓，即曾静的化名。他派徒弟张倬，即张熙的化名，拿了叛逆书信到臣这里投送。臣逆即通知陕西巡抚西琳，把审讯供出的情况，写了密折奏报皇上，以后又把设法诱供审问出来的同案犯人姓名、案情，已陆续奏报了。

今年本月十六日，恭敬地接到皇上亲笔朱墨批下密折二件，臣跪下阅读以后，非常景仰地看到了皇上大如天地的胸怀，无所不包容，有如日月一样明亮的心胸，没有一点细微的地方照见不到。因想念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深恩厚泽，深入天下臣民的肌肤骨髓；当今我皇上仁孝恭俭，兢兢业业为民忧愁勤劳，登位几年以来，一切有益于百姓和整顿吏治的功绩，史册记也记述不完，这是朝野所共知的事。

可是夏靓的送书和张倬的供词，仿佛他们不是生长在太平盛世的百姓，对于我朝的太平兴盛，毫不知悉。所以臣最初也怀疑他们或者是来自深山土司的少数民族部落，便也用一些土司和少数民族的事去探问他，他都是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上次奏折没提及这个想法。臣仔细观察探问他的口音和住址，才知确实是湖广的百姓。

又仔细看他的形状面貌十分瘦弱，像是个读书的人，不懂得武艺。至于一切谋反的实际内情，臣多次进行诱问，他总是讲只有他的老师曾静知道。所以必须等捕获到他的老师后，才能够查出实情来。（雍正用朱笔批示这一段说：朕看过了逆书，惊讶得落下泪来，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天下还有人这样地议论朕。也料不到他的悖逆情况会这么严重。这种叛逆的东西，竟然用这样方式自首出来，难道不是天意使他这样做吗？朕实在是感受祖宗的恩德，达到天一样高了。这书信中没有一点需要隐讳的地方，等事情明白以后，朕另外还有谕旨专说。你可以把朕划出来的地方，随便再和他谈一谈，看他是怎样评论的。如果怕他畏罪自杀，那就可以不必再问。平常诬陷一个平民百姓，还会遭到恶报；像用这种毫无影子的事，去诬陷自己的君王，大概是缺少人心的东西才干出来的，真是可笑又可恨呀！）

今谨慎遵照圣旨，把叛逆犯人张熙严密看守，以待和首犯曾静对质以外，理应将张熙所带的《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刘之珩所刻印的《握机图》一本，一并遵照圣旨密封，恭敬呈送皇上御览。为此，谨会同巡抚臣西琳，一同缮写机密奏折，请求皇上明鉴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雍正朱笔亲批：据听说西琳与你配合不好。这人的才能、内心人品和办事能力怎么样？据实回奏朕知道。

关于王廷瑞情况的一封奏折，已留于皇宫，不再发回，并有旨通知吏部了。

###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岳钟琪虽然引诱张熙供出了指使他投书的曾静，以及有关的一些人姓名。但雍正仍不满足，而下令岳钟琪追查逆书中的一些谣传，是从那里听来的。至于逆书中说有那些谣传，不得而知，因为这封逆书，始终未被公布。不过，根据《大义觉迷录》“卷一”中为自己辩护的上谕中看来，无非是说雍正杀父逼母、屠杀兄弟和功

臣、好酒、好色等等。像这种涉及皇宫和朝廷的内幕，曾静等穷山僻乡的人，是决不可能知晓的，必有传播的人。在雍正的心目中，一定是出自以前与他争夺皇位的几个兄弟的党羽之口，所以他才决心追查到底，将对手的余党一网打尽。所以后文有追查被流放到广西的几个太监和钦犯的事情。从本奏折中，已经可以看出雍正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雍正对曾静这些小百姓并没真正兴趣，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政治对手身上。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讯，根据实复奏事。

窃查边犯夏靓，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所投送书，臣遵旨密封进呈。兹于本月初九日，跪接朱批谕旨，命臣将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钦此。

伏念臣前于乍接逆书之始，粗阅数行，发竖目裂，未暇询其言所从来。即随后屡次诱讯，亦未忍再举共污藏之词究诘所自，实为疏忽。但彼时诱吐逆党实情，曾伪许其即行释放。及张熙吐露实情之后，数日不见释放，自觉被诱，遂忧惧仓惶，痛苦流涕。臣恐有他虞，随令署长安县事、咸宁县丞李元，持张熙携住长安县衙署中，仍派标兵兵丁看守伴宿。近因李元禀称，张熙偶以感冒有疾，是以未即传讯。

一二日后，闻已稍愈，随密唤人臣署，设法讯诱。臣思逆犯张熙，狡黠最甚，见兵弁看守月余，彼必料臣已经入告。臣是以先向张熙言，尔师书于我自断不敢进呈。但尔既来，我亦不敢不奏，所以将尔暂留。不料圣天子浩荡仁恩，转怜尔等或系大有才猷，越在草莽，不但不加罪责，且欲收而用之，故今密唤尔来，告知此意，但如此圣主，尔等何以全然不知，甚至尔师书中，还有那些奇骇之说。当初是何处听来，便认以为实呢？

据张熙供称，前自湖南往江浙时，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言如此。臣问同舟者何等之人，住居何处，是何姓名？据供偶然搭船，不过行路客商，实未问其里居姓字。臣问其人是何等形貌，据供匆匆回答，但记其言，至其人实不能记忆。臣问云贵等省有作此



言否？据供并未走过云贵。臣问你由川到陕，亦闻有作此言者否？据供这是今年从旱路来，不但未闻此等语言，路上且有人说是好皇帝。我心里正也疑惑，要问是如何好处，他们走路的人就说，也说不明白。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照圣旨秘密审讯，据实奏报回复事。

查叛逆犯夏靓，即真名曾静，派他徒弟张倬，即真名张熙，来臣处投送的逆书，臣已遵旨密封进呈。今于本月初九日，跪接皇上亲自书写的朱笔批示，命令臣把他所听到的一些谣传是来源于何处，自然随便地在谈话中套问，看他有什么说法，钦此。

回忆臣从前突然接到逆书的时候，大略地翻看了几行，就愤怒得竖发瞪目，没顾得上询问他这些谣言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即使是以后几次审讯，也不忍再说出他那些污蔑的话，去追究其来源，实是疏忽之至。但当时引诱他吐供出逆党实情时，曾假装作允许对他很快的释放。等到张熙吐露出实情后，好几天不见释放他，张熙才发觉是被诱骗了，遂忧愁惶恐，痛哭流涕。臣害怕发生别的意外，便令代理长安县事、咸宁县县丞李元，把张熙带往长安县衙门居住，仍派官兵看守和伴宿。近来因听李元禀报，说张熙因为感冒有病，所以一直没有提审他。

一两天以后，听说他病已稍好，遂秘密地把他叫到臣衙门中来，设法引诱他招供。臣想逆犯张熙，狡黠得很，他看见被兵丁看守一个多月，他必然会料到臣已经要上告朝廷了。所以臣先向张熙说，你老师给我的书信，我是绝对不敢进呈给皇上的，但是你既然来到我这里，我亦不敢不禀报给皇上，所以把你暂时留在这里。不料圣明的皇上的恩德仁惠十分浩荡，反而怜惜你们，以为或许你们有很大的才能，被埋没于草莽之中，所以不但不对你们加以罪责，而且还打算把他们收伏重用。所以今天特秘密把你叫来，告诉你们皇上的这个想法。但是当今有这样英明的皇上，你们怎么完全不知道呢？至于你师傅的书信中，还有那些奇怪骇人的说法，当

初是从哪儿听来的,便信以为真呢?

据张熙供说:以前从湖南往江苏、浙江的时候,是从水路上走的,有搭同一条船的人,在船上说的。臣问那同船的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姓名是什么?据张熙供说,由于是偶搭船,不过是过路客商,实在没有问他住址姓名。臣又问他那人是什么相貌,据他供称,因为匆匆问答,只记得他的言语,那人容貌则实在不能记起了。臣问云、贵等省有传说这些谣言的吗?据他供说,没有去过云、贵,所以不知道。臣又问,你从四川到陕西来,一路上听到过这类谣言吗?据他供说,今年是从旱路上来的,不但没有听到这类谣言,路上还有人说当今皇上是个好皇帝。我心里也正在疑惑,要问好处在什么地方,他们走路的人,就是说也说不明白。

**【原文】** 臣云:“此惟我辈大臣方知天德圣治之万一,其道路愚民,但知感颂,如何说得详细?皇上至性诚孝,谅阴三年,斋居素服,更行兼服之典,此其尽礼尽制,虽三代以上,亦所未闻。至今一动一言,无不慕效圣主,每逢称述,侧怆涕零。至于友爱弟昆,敦笃宗室,不以严胜慈,不以恩废法。尔等即通文墨,当知周旦何以作相,管蔡何以得辜。即知圣天子用法用恩,悉由天理,自然之极则矣。若乃治功高深广远,如尊心崇文,减豁丁条,治水营田,蠲租发帑,频施赈贷,视民如伤,立贤无方,求贤若渴,体察群吏,信任大臣,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凡此史不胜数,口难尽述者,尔等或不能遍晓,即如尔等如此大逆不道,虽遇尧舜,亦无不震怒,立置极刑,乃圣主父母之心天地之量,尚且殷殷拳拳,询及尔等学术才技,欲宥海山之罪案,曲收蚁介之微长。此其广大宽仁,自古帝王莫可比。似今但将舟中之人,据实说出,尔等即有生机,若仍执迷是自误也。”逆犯张熙闻臣此语,亦惶恐云:“果如此,是我等悖谬自作之孽,何可复活,舟中人实不能记忆”等语。

臣因此伏思,从前于邸抄内,见提臣路振扬奏对,以圣主天性即恶旨酒,乃出于生安,并非有意,而外人竟有称圣天子惟酒无量等语。是虽股肱大臣,非亲侍燕饮,不能深悉。传言相反至于此

极。此皆系从前不轨之徒，捏造流布。今曾静等既敢谋大逆，则其污天蔑日之言，何所不至。臣细讯张熙，既毫无指实，即所供舟中传说者，若果有其人，亦未必非前此造言之余党。统俟捕获曾静之日，再加研讯，自无遁情。臣谨将现今密讯事由，据实覆奏。伏乞皇上俯赐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朱批：欣悦览之。此事朕实庆幸，感天祖之慈见也，毫无愤怒处。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何况此有益无损之妄言。此案审明，诸逆尽获时，自另有旨谕。

**【译文】** 臣对他说：“只有我们这些大臣才能知道皇上崇高道德和英明治国的好处万分之一，那些道路上的愚民百姓，只知道歌颂罢了，怎么能把把道理说得详细呢？皇上的性情十分诚孝，守孝三年，一直斋居素衣，而且更执行兼为父皇母后戴孝的典制，这种尽礼尽制，即使在夏、商、周三代圣明的盛世，也是没有听说过的。至今皇上的一言一行，没有不仿效着圣祖皇帝，每当称达到圣祖皇帝的英明德业，没有不思念得流涕坠泪的。至于友爱兄弟，和睦宗室，不因严厉而影响慈爱，不以恩惠而影响国法。你们既是读书识字的人，应当知道当年周公旦怎么做宰相，管叔和蔡叔是怎么被诛杀的。既然知道圣明的天子对于用法和用恩，都是依据天理自然为最高标准。又如治理国家的功绩高深广远，比如尊重思想崇敬文人，减免赋税劳役，治水开田，遇灾荒减租，发国库来救济贫民；对待百姓如对待自己身上伤口一样小心爱护；使用贤能的不论他出身于什么地方，求有才的人如饥似渴，能够体察各级官吏，给大臣以充分的信任；只要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没有不努力去办的；只要是弊病，没有不尽力加以革除的。像这些功绩，记也记载不完，说也说不尽，你们大概也不可能完全知道。即使像你们这样大逆不道的人，即便遇到尧舜一样的英明君主，也不会没有不震怒的，会立刻处以极刑。而当今皇上却用父母一样的爱心，天地一样的宽阔胸怀，殷切拳拳的心思，询问你们的才学技能，打算赦免你们如山似海的大罪，发挥你们微小如蚁的一技之长。这种广大宽

厚的仁德，自古的帝王是有一个能比得上的。像今天你只要把在船上传播谣言的人，据实供出来，你便有可能生还；如果仍然执迷不悟，是自己耽误自己。”逆犯张熙听了臣的这一段话，也十分惶恐，他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我们错误自作的孽，怎样能复活，船上说话的人，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等话。

臣因此细细考虑，从前在邸抄朝报里看到，有提督臣路振扬奏对皇上，说到皇上天性就厌恶吃酒，这是天生的，并不是有意戒酒的；而外边却传说皇上酒量大得没有节制等话。这点即使是国家大臣，除非亲自陪同皇上宴会，也是不能知道的。而传谣却和这相反到极点。这都是从前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所捏造散布的。如今曾静等人既敢阴谋叛逆大事，那么他们说些污天蔑日的话，是无所不至的。臣仔细审问张熙，既然没有一点实证可指，即使他供出的船中传谣的人，是实有其人，也未必不是以前这样造谣的余党。这些都须在捕获曾静以后，再加细细审问，自然不会有遗漏的情况。臣今将密讯的情况，据实奏报。请皇上发下英明指示以便执行。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雍正朱笔批示：朕高兴地看到这份奏章，此事朕实在感到欣庆，感谢上天和祖宗的保佑慈爱，并没有一点愤怒的地方。朕从来的秉性就是突然遇乱不惊，对无故加在身上的恶言不愤怒，这两句话确实能做到，何况是些有益无害的妄言呢？等此案审明以后，诸叛逆犯人一网打尽时，朕自然另有谕旨。

##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 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雍正向浙江总督李卫发出查抄吕留良家及密捕张熙招供出来的浙江案犯的旨意。与此同时，派副都统海兰亲往湖南密捕曾静等人，这份奏章，反映了海兰到长沙后，准备捕人的一些安排。

**【原文】**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明事。

窃臣海兰于十月十一日奉命驰驿出京，于十月二十七日酉刻抵湖南长沙府抚臣驻扎公署。谨将渝旨交办事宜，密下与抚臣王国栋钦遵，会同办理。

臣等随于本日戌刻，密委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并着要门人陈立安。又密委臣海兰带来守备韩祥，同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前往永兴县，查拿曾静。又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前往安仁县，查章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二犯，又密委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譙中翼。均令多带兵役，谨密搜拿。臣王国栋又经密檄该管地方文武员弁，遣拨兵役，严行防范。

臣等并面谕各委员，如各犯内或有结连党羽，不服擒拿等情，该员等一面移会该地本管，邻近文武，带领兵役，设法擒获，一面飞报臣等，添兵会擒，务获匪类，毋致疏脱。

因各该县离长沙数百里或千余里不等，尚未据各官回覆，获俟

陆续获到,追究党伙,讯取确供,另行具奏外,所有臣海兰到长日期,与会同臣王国栋,分委员弃密捕。缘由合先会折奏明,伏乞睿鉴。缘系奉旨交办紧要事件,谨遣抚标把总李松驰驿,齐捧奏闻。

朱批:览。

**【译文】**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明情况事。

臣海兰于十月十一日奉皇上钦命快马出京,于十月二十七日傍晚酉时,抵达湖南长沙府内巡抚衙门。谨将皇上交办的事情,秘密向巡抚王国栋作了传达,让他执行皇上旨意,共同办理此案。

臣等便在本日晚上戌时,秘密委派长沙驻军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去宁远县查拿犯人刘之珩,并要把其徒弟陈立安一起逮捕;又秘密委派海兰带来的守备韩祥,和巡抚衙门里的中军游击邬锦、代理郴州知州张明叙,一同前往永兴县,查拿曾静;又秘密委派长沙府知府孙元,前去安仁县,查拿张熙的父亲张新华,以及张熙、张勘两个犯人;又秘密委派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去华容县,查拿譙中翼。都命令他们多带兵丁,谨密搜捕。臣王国栋又发出机密文书,通知各犯所在地的文武官员,要求他们差拨兵丁衙役,严加防范。

臣等并当面交待派往各地捕人的委员,如果各犯人有连结党羽的情况,不服擒拿的人,该委员应当一面通知该地主管官员和临近地方的文武官员,带领兵丁和衙役,设法擒获犯人,一面要飞报臣等,以便添兵合捕,务必把匪类捉获,不要造成一时疏忽,使犯人逃脱。

因为这些县距离长沙在几百里到千余里不等,还没有收到各官员的回信。待等到把各犯陆续捕到,追查出党伙,审问出确实供词,另行写折奏明外,所有臣海兰到达长沙的日期,以及会同巡抚王国栋,分别委派官员及士兵出发秘密逮捕各犯等这些情况理当先行联名奏明,恭请皇上明鉴。因为这是奉旨交办的紧要事件,所以派巡抚衙门卫军把总李松快马飞驰,捧折上奏。

雍正朱笔批示:览。

## 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

###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原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陈明地方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仰祈睿鉴事。

窃臣谬荷封疆，惭无报称，惟有督度属吏，整饬地方，以期稍尽职守。不谓永兴安仁县属，忽有逆贼曾静、张熙，敢为逆书，公行不道。臣疏忽之咎，自问莫追。乃蒙我皇上不加谴责，仍命副都统臣海兰至长，同臣密行办理。此盖圣主鉴臣才本不及，而曲赐矜原，悯臣过获无心，而勉其后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

臣随公同海兰，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将主谋逆贼曾静，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熙，堂叔张勘，并供犯譙中翼等，先后拿获到案。除讯过口供，另折会奏外，臣窃以逆贼曾静，虽坚供并无同谋党类，但该犯住居处所，逼近苗疆，倘有伏党潜藏，关系匪细。臣又分飭干员，细加遯访，并密机该管文武严行稽察。据称“各属苗土人等，俱极安静，实无匪类藏匿，不敢矜张滋扰”等语。

臣伏查现获伏逆贼曾静及张熙之父张新华等，均系猥琐下流，既无白莲、无为等教可以哄诱愚民，夏无寸枝片长，以及家产巢穴，可以号召匪类，徒以略识点画，遂尔丧心病狂，深山穷径之中，闭户潜谋大逆不道，诚为禽兽之不若，覆载所不容，宜置极刑以彰国法。

至地方有此匪类，臣平时不能觉察，虽邀圣恩格外宽厚宥，臣罪实无可辞。伏祈皇上即赐严加处分，以为疏忽之戒。

除现在会同臣海兰,严追同谋知情伙党,质讯确实,另行会奏请旨处,所有地方,现在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合先具折奏闻。伏祈睿鉴。

朱批:览。

**【译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陈述地方安定情况,以及微臣感激皇恩,请皇上明鉴事。

窃臣聊充封疆大臣,常惭愧自己无法报答皇恩,只有督促率领所属官吏,整顿地方秩序,以希望能略微尽到自身职责。不料永兴县地方,忽然有叛逆贼人曾静、张熙,竟然敢写逆书,公开做大逆不道的事。臣疏忽职守的错误,自问也是不能够推卸的。

现在承蒙我皇上不加责备,仍然命令副都统海兰到长沙,和臣一同办理这事。这是因为皇上圣明,知道臣才能不足,而多方加以原谅,原谅臣是无心获过,而给臣以将功补过的机会。这种天高地厚的恩德,使臣感激得流涕坠泪。

臣遂与海兰一道,密派长沙府知府孙元等,把谋反主犯曾静,逆贼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兄长张熙、堂叔张勘,以及张熙供出来的譙中翼等人,先后逮捕到案。除审问出口供,另具奏折专奏以外,臣私下想像逆贼曾静这人,虽然坚持说并没有同谋党羽,但是该犯居住的地方临近苗族地区,如果有同伙潜伏下去,关系委实不小。所以臣又分别派遣能干人员,认真查访,并密嘱当地主管官员严行稽察,据报称:“各苗族聚居地方,都十分安定,确实没有匪徒藏匿,不能出来滋扰”等话。

臣细查现在捕获的逆贼曾静,以及张熙的父亲张新华等人,都是愚昧无知的百姓,既没有像白莲教、无为教那样的组织去骗取百姓信任逗从,又没有一点技艺长处,而且家产不丰,住的地方很小,也没有可以号召匪徒的财力物力,只是略略认得几个字,便丧心病狂,在深山穷谷当中,闭门谋求造反,真是禽兽不如,天地难容,应当处以极刑,以申国法。

至于湖南地方出现这种匪类,臣平日不能察觉,虽然承蒙皇上



特别降恩给予宽大原谅。但臣的罪过确实无法推卸。恳求皇上即赐下严厉处分,以为疏忽职守者之戒。

现在除会同海兰,严厉追查曾静的同谋党伙,审讯确实后,另行联各详细奏报请旨批示外,所有地方安定情况,以及微臣感激皇恩的心情,理应先写折奏报皇上,谨望皇上明鉴。

雍正朱笔批示:览。

##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雍正深知王国栋才干不足,海兰又是武官,都不能胜任此案的审理,所以派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此案。杭奕禄到长沙后,首先传达雍正谕旨,对王国栋作了严厉训斥,因此王国栋不得不写下这份检查。

**【原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敬复训旨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尚书事臣杭奕禄,奉命至长。臣谨跪请圣安,随蒙臣杭奕禄口宣皇上训旨:“尔到去问王国栋,他在湖南一二年,如果时常宣扬德化,晓谕愚民,如何会有这样百姓,想河南必无此事。叫他从此以后,勉力改过自新,留心地方事务,不时晓谕愚蒙,稽查匪类等因,钦此。”

臣跪聆之下,惊惭无地。伏念臣本愚贱,谬任封疆,楚南刁悍习俗,久属圣明洞鉴,今乃有大逆不道之曾静、张熙出臣属下。臣莅任一载有余,不能革易心志,化导于先,又不能抉摘隐微,觉察于后。负职之罪,百喙难辞。乃蒙我后上不加谴责,格外优容。复谕旨部臣,勉臣改过。天恩如此其高厚,训诲如此其谆切,臣虽短于才识,亦略具人心,若不知加意奋勉,则属下愚不移,何以对扬圣主,何以督率官民,更何以与田文镜、李卫诸臣比肩而共事?

自今以往,臣惟有时刻凛遵天语,一念不敢懈弛,一事不敢姑息,殚心竭力,化导整顿,以期仰报殊恩万一耳。

除会讯逆贼供情,及分咨各省提犯,缘由另行公同陈奏外,所

有微臣恭领训旨，私心感激下清，理合具折附奏。臣谨奏。

朱批：既为大臣，凡事只务远大二字。人多以因小而误大者，勉为之。

**【译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了敬复皇上训斥的谕旨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代理吏部尚书杭奕禄，奉命来到长沙。臣谨跪请皇上圣安，随后蒙受杭奕禄口头宣告皇上对臣的训导说：“你到长沙后问问王国栋，他在湖南任职一两年，如果能常常宣扬道德礼义，教导愚民百姓，怎么会出现曾静这样大逆不道的百姓？想来河南就必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叫王国栋从此以后，努力改过自新，留心地方事务，要不断地教育百姓，严格稽查匪类等事。钦此。”

臣下跪恭听圣旨，惶恐惭愧得无地自容，想臣本来是愚贱百姓出身，勉强充当封疆大吏。湖南这个地方民风强悍，久已为皇上所洞察，如今又发生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出在臣所管属的地方。臣上任一年有余，不能改革心志，以教化开导百姓为先；又不能察觉民间隐微，觉察于案发之前。渎职的罪，即便生百张嘴也不能辩解。可是却蒙受皇上不加谴责，格外的宽容，又谕旨给部臣，让勉励臣改过。皇上天恩如此高厚，教育如此的恳切，臣虽然才识短浅，但亦略具有人习，如不加以努力奋勉，那就成为不可造就的愚昧蠢材，如何能对得上皇上，如何能督率全省官员和百姓，更怎能和田文镜、李卫这些能干的总督、巡抚在一起共事呢？

从今以后，臣只有时刻兢兢业业时刻遵守皇上的教导，一念之间也不敢松懈，一事之上也不敢随意处理，用尽心力，教导百姓和整顿全省风气，以希望能报答皇上圣恩于万一。

除了把会审逆贼供出的情况，以及发文照会各省捉拿同案犯等事，另外共同写折奏报以外，所有微臣恭敬地接受圣旨训导，私心感激的心情，理应写奏折附带奏闻。臣谨此奏闻皇上知道。

雍正朱笔批示：既然身为大臣，凡遇事都应抓“远大”二字，很多人都是因为抓小事而误了大事，要努力勉之。

##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

海兰和王国栋对那些押解到长沙的犯人,依次审讯,采用重刑夹讯和到家搜查的办法,却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但从中可以看出,涉及到的不少人与曾静并不相识,这说明此案已从单纯的投递书案,向文字狱方面扩展了。

**【原文】**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报明拿获首恶日期,及讯过口供,仰乞睿鉴事。

窃臣海兰于十月二十七日到长沙府城,同臣王国栋,遵旨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分路查拿逆犯曾静等。于十一月初八日,据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华容县知县赵念曾,解到谯中翼。该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

据谯中翼供,我年七十二岁,系华容县学文生。今岁因贫苦患病,考试不到除名。我入学二十八年,不入公门,不管闲事,平日只晓得读书教学,并不曾出外行走,不认得什么曾静、张熙。昨日忽然拿到这里,连一生积聚得几本书,都抄了来,不知什么缘故。那刘之珩,是安乡人,平日文字相知,曾替他做过一篇时文序是实。若不信,只求拿这些人来与我对质,再着两个人扮作我,叫曾静等认指,谁是谯中翼,我这冤就伸了等供。

因取所搜书籍等项查,看并无与张熙等往来字迹,诗内止有题

明太祖像一首。据供系前明华容县人黎禧永，号天山所作，并不是我做的等语。当查诗题，下确有天山二字，随将该犯发禁候质。

**【译文】**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报明抓获首犯日期，以及审讯出的口供等情况，特请皇上明鉴事。

臣海兰于十月二十七日到达长沙府城后，见到巡抚王国栋，即共同遵照皇上谕旨，派长沙知府孙元等人，分路查拿叛逆要犯曾静等人。于十一月初八日，由岳州府知府尹世份和华容县知县赵念曾，把犯人谯中翼押送到长沙。臣海兰和臣王国栋，立即共同密审该犯。

根据谯中翼供称：“我今年七十二岁，是华容县县学秀才，今年因为家里贫穷自己又生病，考试时没有到场，被县学除名。我进学当秀才二十八年，不进官府，不管闲事，平时只知道读书和在私塾教几个小孩子，并没有到外面行走过，也不认识什么曾静、张熙。昨天忽然被捉到这里，连一生聚集的几本书，也都被抄了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那刘之珩，是安乡县人，我平常与他是文字之交，曾经替他作过一篇八股文序言是事实，如果不信，只求带这些人来和我对质，再让两个人扮作我，叫曾静等辨认，谁是谯中翼，我这冤枉就可以伸了。”

于是又把从他家搜出的书籍等东西查看一番，并没有与张熙等来往的记载。诗中只有题明太祖画像诗一首，根据他的供称：“这诗是明朝时华容县人黎禧永，别号天山的所作，并不是我作的。”当下查看诗题，下边的确写有天山两字。就把该犯人发下禁闭，等候对质。

**【原文】** 于本月十二日，据长沙府知府孙元，拿解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熙，并与张熙同行上书之张勘到案，即公同密讯。

据张新华供，我今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是乙亥年进学，因考试不到除名。那张熙是第二的儿子，从永兴曾静读书，近年来见他大言不惭，我赶他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回来当田做盘费，说

要往川陕上书去。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这样不法事，我不能管束，就该死了。

据张熙供，张熙是我兄弟，这两年通在永兴曾静家住，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我不晓得。

据张勘供，曾静是我师父，张熙是他族侄。他会行医，今年五月，曾静打发他大儿子同张熙到我家，把数两银子与我，叫我替他们背包袱，同到四川去。说前头有好处，并不晓得什么事情。我跟着他走，九月十四日到了陕西，张熙叫我到文王陵上拔耨草。到二十四日回来，听见他说要往总督衙门上逆书的情由。我想这样不法的事，我若同做就该死了。心里害怕，即时卷起铺盖走回。不知张熙后来怎样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回家，初三日就被捉住。这些事，总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不知情，求超豁。夹讯该犯，矢口不易。

至本月十五日，据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同随带守备韩祥，拿解张熙之师曾静到案。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

**【译文】** 又在本月十二日，根据长沙府知府孙元，捉到逆贼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哥哥张熙，以及和张熙一同到西安上逆书的张勘到案，当下便共同秘密审问。

根据张新华供称：“我今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是乙亥年进的学，因为考试不到场而被除名。张熙是我第二个儿子，师从永兴县的曾静读书，近来见他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我就把他赶了出去，他便住在曾静家中。今年他回来，典当田地和房屋作路费，说要到四川、陕西去上书。我被曾静愚弄了，儿子作了这种不犯法的事，我却不能加以管束，真是该死了。”

根据张熙供称：“张熙是我的兄弟，这两年一直在永兴县曾静家住，我只知道种地，他们做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根据张勘供称：“曾静是我师父，张熙是我的族侄，他会行医看病。今年五月份，曾静打发他的大儿子和张熙一同到我家里来，给

了我几两银子，叫我替他背包袱，一同到四川去，说以后有好处，不知道是去做什么事。我跟着他走，九月十四到了陕西，张熙叫我到文王陵墓上去拔蓍草准备卜卦用。到二十四日回来，听他说了要往总督衙门送逆书的事。我想这样不法的事，我若和他一齐去做，就该死了。心里很害怕，便立刻卷起铺盖走回家中，不知道张熙后来怎样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到家的，初三就被捉住。这些事都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在并不知情，求大人超生豁免。”用夹棍重刑审问，他仍然坚持不改口供。

到本月十五日，根据巡抚衙门中军游击邬锦和代理郴州知州张明叙，以及跟去的守备军官韩祥，把张熙的老师曾静拿获，押送到案。臣海兰和臣王国栋，就共同秘密对该犯进行审问。

**【原文】** 据曾静供：“我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系生员，考了五等革除。这上书的事，是我数年前的想头，立志定向，今年同学生张熙商量做的。张熙当了屋和塘，设措盘缠，是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那张勤是我叫他同张熙去的，那书中讲的话，必要有学问的方好与他商议，张勤是个没学问的，我如何肯替他讲，他不知道的。就是张熙父亲张新华，止晓得他儿子往川陕去上书，那书里事情他也做不得主。

永兴有学问的人少，我在山里住，离县城远，并不相与人，刘之珩先做永兴教官，我从过他，知道他晓得性理、天文，学问尽好。那陈立安是他的学生，在他家认得的。刘之珩有六十多岁，极有涵养。听见我讲及这些道理，还大怒痛骂。今年上书的事，他隔的路远，并不曾与他商量。

谯中翼平素不认得，曾见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学问好，有志向。我生平讲究程朱性理，见吕晚村拒陆尊朱，直接濂洛之传，心里慕他。去年张熙曾到浙江访他书籍回来，知道湖州严虞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

永兴有个学生廖易,我平时讲论道理,他知道的,上书的事,他并不曾同谋,总是我一个做事一人当,我不肯赖,也不好诬扳别人的等供。

臣海兰又追问张熙所说:“六省一呼可定之处”,据供这是我同张熙商量,看见时疫流行,像个天心不顺,想来天心是一样的,故如此说,并没有成见等语。

臣等又细检各犯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系张勘带回之物。讯据张勘,供这书是张熙带去的,他藏在被盖里,我不知道拿回来,被长沙府搜出的。书上的话,我不晓得,求问曾静便见明白。

讯据曾静供:“这书上的话,俱是我做,就把之与张熙的,我岂肯赖”等语。

**【译文】** 据曾静供说:“我今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原本是个秀才,因为考试,只考了个五等,而被革除了秀才。这上书的事,我在几年以前就有想法了,并立志这样做。今年和学生张熙商量以后开始进行。张熙把家里房屋和池塘都当了,设法筹够了路费,在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张勘是我叫他和张熙一同去的,那书信里说的话,必须有学问的人,才能和他商量。张勘是个没学问的人,我怎么能给他说?所以他并不知道书信内容。就是张熙的父亲张新华,也只晓得儿子是去川陕上书,那书信里写的什么事情,他也无法做主。

永兴县里有学问的人很少,我家住在山里,离县城又远,并不和别人来往。

刘之珩以前在永兴县儒学当过教官,我跟他学习过,知道他懂得性理和天文,学问很好。陈立安是他的学生,我在刘之珩家中认识的。刘之珩有六十多岁,非常有涵养,听到过我讲这些道理,还曾大怒痛骂过。今年上书的事,因为他家距离路达远,所以没有和他商量。

谯中翼我平素不认识,曾经见过他写的文章,知道他学问好,

有志向。我生平讲究的是二程和朱熹的性理之学,看吕留良的书,贬低陆九渊而推崇朱熹,认为吕留良得到了宋朝理学的正统,因而心中很羡慕他。去年张熙曾经到浙江寻访购买吕留良所著的书籍,回来后说起湖州的严赓臣、沈在宽们,都与吕留良一脉相承的学者,一定很有学问的了。便和张熙商量,如果递书信这事能成,我们便可在书信中推荐这些人材。其实我和这些人并没有见过面,没有什么共同谋划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可说。

我在永兴县有个学生廖易,我平常讲一些道理,他是知道的。不过上书的事,他没有参加同谋,我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决不抵赖,也不好随便诬扳别人。”

臣又追问他,张熙所说的“六省可一呼而定”的原因。据曾静供说,是他和张熙商量的,看到当时瘟疫病流行,像是天心不顺的样子,于是想上天的心恐怕也和我们一样,就这样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成熟的见解。”

臣等又仔细查阅了从各个犯人家里搜到的书籍和信札,在张新华家搜出了逆书二本,以及上岳钟琪书信的底稿,还有临走时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文等,都是张勘从西安带来的东西。据张勘供称:“这书是张熙带去的,他藏在被套里,我不知道,就带回来了,被长沙府从被套里搜出来的。书信上讲些什么,我不知道,只求问曾静,便可明白是什么内容。”

又审问曾静,他供说了“书信上所说的话,都是我做的,我写好交给张熙的,我岂肯赖掉”等话。

**【原文】** 又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俱系各省已经奉旨查拿之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讯据曾静供:“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毛仪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曾在晚村家里买过八十两银子的书,知道他



学问好的”等语。

臣海兰臣王国栋查书内辞义，类多借道学，以济其悖逆之说。满纸乱言，狂吠不道。翻阅一过，心胆欲裂，断不敢进呈御览。现在公同封固，俟追讯确实，即行请旨焚毁。似此丧心病狂逆贼，虽寸磔不足蔽辜，断难姑容时刻。第刘之珩虽经拿获，因途远尚未到案对质。但他省所拿各犯，不知口供果否相等，不便即请正法，或致同恶漏网。再查曾静状同禽兽，语属猖狂，昨游击邬锦等拿获之时，于该犯衣衫上写对句数联，并云：“蒲潭先生卒于此”。自知罪大恶极，欲寻自尽。幸赖皇上威德，天夺其魄，是以擒获。

臣等因该犯自获到案，即经直认，未经查拿之犯，俱一一供明，且查逆书所载，亦无多余党伙。张新华又现在患病，窃虑夹讯致毙，或该犯自行绝食，不得明正极刑，无以快人心而彰国法，是以未加夹讯，现饬按察司加谨看守。似刘之珩、陈立安、廖易等到案质讯确实，即行会奏请旨定夺外。所有首恶曾静拿获日期，及讯过口供，理合会折。谨遣抚标把总李吉驰驿，赍捧奏报。

又查曾静所供孙学颜，系山西人。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再臣海兰，前赍到供犯单内，开有孙克用一人，系江南淮安府人，与集内桐城孙用克，姓名略同，合并陈明，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

**【译文】** 又查书信内列出的严夔臣、沈在宽、车遇上等人，都是各省已经奉旨查拿的钦犯，还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的名字。根据曾静供称：“施虹玉是江南徽州人，今年九十六岁，已经死了。孙学颜是山西人，我是在古文刻本上见过他的文章，觉得他学问好，但没有见过面，不晓得他的年龄和相貌。毛仪是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曾从吕留良家里买过价值八十两银子的书，知道他的学问好”

等话。

臣海兰和臣王国栋查看了一下书里的内容,大都是借讲学问的名义,宣扬他悖逆的观点,满纸胡言乱语,忤逆狂吠。翻阅一遍,心胆几乎都要破裂,这种逆书,万万不敢进呈皇上御览,现在共同签字密封,等到追查审问确实以后,就立即奏请圣旨予以烧掉。像曾静这种丧心病狂的逆贼,即使一寸一寸地把他磔死,也不能抵他所犯下的罪行,绝对难以容许他多活命一时片刻。还有刘之珩,虽然已经抓获,但因为路途远,还没有到案对质。而且其他各省所拿获的犯人,不知道口供是否相符,所以还不便请旨正法,以免致使同党漏网。再查曾静这人,简直形同禽兽一样,语言十分猖獗。前几天游击鄧锦等去捉拿他时,看见该犯在衣服上写了几句对联,并且写了“蒲潭先生卒于此”。他自知罪大恶极,打算自尽,幸好仰赖皇上的天威,上天夺去他的魂魄,才使他被活捉。

臣等因为该犯自从被抓获归案,便直认了罪行,还没有查捉的犯人,也都一一供了出来,而且检查他逆书中所记载的,也没有多少党羽。张新华现在又生病,因此考虑如用夹棍重刑会导致夹死,或者该犯自行绝食,不能明处极刑,无法大快人心和彰明国法,所以没有用重刑审问,现在命令按察司严加谨慎看守。等刘之珩、陈立安、廖易等犯人拿到时,对质审问确实以后,即共同奏报,请圣旨决定处理外,所有首恶曾静等被拿获的日期,以及审讯过的口供,现在应当共同写出奏折,谨派巡抚衙门把总李吉飞马驰驿,捧折赴京奏报。

又查曾静供出的孙学颜,是山西人。臣等于搜到的书籍中,检查出《吕晚村古文》二本,是桐城孙学颜编次和作序的,卷首正文篇首又刻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就是孙用克。再者,臣海兰以前带来供犯名单内,开有孙克用一人,是河南淮安府人,与文集中的桐城孙用克姓名近似,特此合并奏明,请圣上明鉴。

雍正朱笔批示:知道了。

##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 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杭奕禄到长沙后,遵照雍正的面授机宜,要平心静气,穷追邪说来源,所以变用刑逼供为软语究问,对逆书中所有传言,逐条追问消息由来。雍正的本心不在于杀不杀曾静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关心的是逆书中所提及的一些宫廷内幕(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雍正的二篇上谕),认为这些绝不是一个居住深山的小百姓所能编造得出来的,其根源必出定自熟知宫廷情况之人,所以让杭奕禄等逐条追问其来源。不过杭奕禄虽然曾经由雍正亲自交待,但思想仍有顾虑,不敢把一些涉及到皇家稳私的事公然写入奏折。所以雍正看了这份奏折后并不满意。因而批示将曾静等犯人解送北京,并特别嘱咐,要一路宽慰带来。他的目的是用宽大手段,使曾静等人出于感恩供出一切,从而使雍正能充分查出消息来源,而将自己的政敌及其余党挖出来,一网打尽。

**【原文】** 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禄、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恭报会讯逆贼供情,并呈逆书底稿,仰乞睿鉴事。

窃臣杭奕禄于十一月初三日,奉命出京,至二十六日抵长沙市城,恭述我皇上天德之量,尧舜之仁,不以逆贼狂言少介圣意。并命臣等平心静气,穷究邪说所由来,开导痴愚所未喻,务使折服认罪。臣海兰、臣王国栋恭聆之下,仰颂圣德之渊涵,益愤逆徒之妄

诞。

臣等随于长沙抚臣内署密室，提出曾静，将本朝得统之正，列圣功德之隆，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恩泽人人之深，当今皇天子孝敬慈惠，恭俭文明，与夫励精求治之实心，爱养斯民之实政，逐一开示宣扬。

该犯谛听良久，乃俯首认罪云：“静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诽谤，是诚罪大恶极，若非三位大人传示，几于至死不悟”等语，痛哭流涕，叩头不已。

臣等见其醉醒梦觉，然后将逆书所载，逐条追究。该犯茫无所指，非云齐东之语，即云臆度之私。诸问再四，毫无风影。当给纸笔，令该犯详细写供。谨将亲笔供单进呈御览。

臣杭奕禄，又会同追究其同谋党羽。据该犯坚供，当日遣张熙前去，实系独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参赞，亦不屑与闻于人。且自以为成，固有利，止也无害。故《知几录》内谆嘱张熙，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原非预有邀约，谋定后行。实无同党，有书可证”等语。

**【译文】** 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禄、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了恭敬呈报会审逆贼口供的情况，并呈报在逆书底稿，仰求皇上明鉴的事。

臣杭奕禄在十一月初三这天，奉皇上命令离京，二十六日到达长沙府，恭谨地讲述了皇上胸怀如同天地一样大，仁德如同尧舜一般，对于逆贼的犯妄言语，没有一点介意。并且命令臣等要平心静气，认真追查曾静书信中一切邪说的来源，同时开导他们愚昧不解的地方，务必让他们心折口服，低头认罪。臣海兰和臣王国栋在恭听传达圣谕之后，仰头称颂皇上圣德的广大高深，更加痛恨逆贼的狂妄荒唐。

臣等在长沙巡抚衙门内堂密室中，提审了曾静。首先把本朝取得天下的由来如何光明正大，本朝列位圣皇功德的隆盛，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恩泽施于百姓的深厚，当今皇上孝敬慈惠，恭

俭文明的道德,以及励精求治的诚心,爱护抚育百姓的实际政绩,一条一条地向曾静宣扬解释。

该犯认真听了很久,于是低头认罪说:“我生长在远离帝京的天边,天天坐在像井一样小的天地里,幻想得着了魔,造言诽谤当今皇帝,这的确是罪大恶极,如果不是三位大人为我宣传启示,我几乎至死也不会悔悟的。”他痛哭流涕,叩头不止。

臣等见他醉醒梦觉,就把逆书上所写到的事,逐条地追究来源。该犯却茫然无法具体说出,不是说是道听途说,就是说是私心臆度。我们追问再四,丝毫无法得到一些风影,当下就给了他纸笔,让他详细写出供词来。现谨将他亲笔供单附上,进呈皇上御览。

臣杭奕禄又会同海兰、王国栋一同追究他的同谋党羽。据曾静供称:“当时派张熙去投书,实在是独自的秘密,决定后毫不犹豫地派张熙去的,这事既不能让别人参加商议,也不屑于让别人知道。而且自认为成功固然对自己有利,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害处。所以在《知几录》内,谆谆告诫张熙,要一路上打听,如果听到的和传说的不一样,就拐回来,另作打算,不要轻举妄动。并不是原来与别人约定,谋划好以后才去的。确实没有参与这事的同党,有《知几录》这本书可作证”等话。

**【原文】** 臣等会讯续获之宁远县教谕刘之珩、陈立安,并书内查出之曹珏、廖易即景叔等,皆供不知投书情事。即质之曾静,亦云伊等实不知情。臣等又询刘之珩,果否通晓天文、兵法?据刘之珩共称:“因幼习《尚书》略晓得些星象图说。那里知道天文,至八阵握机图,俱是先贤朱熹成语。之珩篆刻起来,教武秀才的。何尝知道什么兵法。曾静看见了《握机图》、《格物集》他就混说之珩知道天文、兵法了。如今这两种刻本底稿现在,求查便明”等语。

臣等细阅刘之珩《格物集》抄本,及《握机图注》刻本,实无妖妄悖乱之语。

除将检得刘之珩《格物集》并封呈外,伏查逆贼曾静,即夏靓,

生于山野，不明大义，因考试五等，遂丧心病狂，借前人道学之皮毛，以行无父无君之邪说。复敢诬谤圣主，捏造逆书，遣徒张熙即张倬，又字敬卿，带同张勘，即实安，赍往陕西，希图诱惑大臣，济其大逆。诚为罪恶滔天，神人共愤。臣等恪遵训旨，平心细讯。该犯自知诬妄，不待刑加，叩头伏辜。虽悔罪出于至诚，似类有苗之格，而下民敢于罔上，难逃大逆之诛。宜置极刑，以彰大法。同谋之张熙，知情之张勘、张新华，以及缘坐人等，律有明条，均难轻纵。

至于曾静，行止乖张，久为乡党所不齿，其所谋情事，亦非邻里所得闻。昨事露被获，当地士民以为向年假称道学，今竟弄出事来，莫不称快。被其蛊惑信从者，不过张熙等一二门人。臣等细行查访，此外实无同伙党羽。

其逆书所载，谗中翼、严廉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并书内查出毛仪、施虹玉等，据该犯坚供，皆系背地推崇，并未谋面之人”等语。臣等查阅《知新录》、《知几录》内所载各条，原无与众人商谋字样，似非全出狡饰。

再从前曾静遣张熙往浙访求吕晓村书时，曾见吕晚村第九子曰无尽，得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或彼此有所商谋，亦未可定。臣等现在行提并要《备忘录》、《吕子文集》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以便查阅质审定拟。

**【译文】** 臣等又会审后来拿获的宁远县教谕刘之珩和陈立安，从书中查出来的曹珏、廖易即景叔等人，他们都供说不知道有投书的事。又询问曾静，他也说他们几个确实不知道这事。臣等又询问刘之珩，是不是果真懂得天文、兵法？据刘之珩供说：“因为小时候学习过《尚书》，略微懂得一些星象图说，哪里能知道天文和《八阵握机图》，这都是宋朝先贤朱熹说过的语录，我把它编纂刻印出来，是教武秀才用的，又什么时候知道什么兵法？曾静看见《握机图》和《格物集》，他就胡说什么我懂得天文、兵法了。如今这两种书的底稿已搜缴在此，请求大人一查就明白了”等话。

臣等细看刘之珩的《格物集》的抄本和《握机图注》的刻本，确

实没有什么妖妄悖乱的话。现除了把搜到的刘之珩《格物集》一并封呈外,又查出这逆贼曾静,即化名夏靓,生长在荒僻山野,不明白大义,因为考试考了个五等,就丧心病狂,假借前人道学的一些皮毛,来推行自己无父无君的邪说,而又且敢于诬谤皇上,捏造谎言编成逆书,派徒弟张熙,即张倬,又字敬卿,带着张勘,即实安,把逆书送到陕西,企图引诱大臣,以完成他大逆不道的造反阴谋。这实在是罪恶滔天,人神共愤。臣等谨遵皇上训谕,平心静气地细细讯问他。该犯自知所说的话都是在诬陷诽谤,没等到用刑,就叩头伏罪。虽然他悔罪出于至诚,就像上古时的部落有苗族被感化一样,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而敢于欺君罔上,实在难以逃避犯大逆罪的刑罚,应当处以极刑,以彰明国法。同谋犯人张熙,以及知情的张勘、张新华,以及因此连坐的一些人等,法律上有明确条文,都不能轻易放掉。

至于曾静,他行为乖张,早就被他的乡邻百姓所不齿,他谋反的事情,也不是邻里们所能知道的。前些时候他的事暴露出来,当地士人和百姓,以为曾静以往几年假称道学,如今终究弄出事来,没有不拍手称快的。被曾静所蛊惑的信徒,只不过是张熙等一两个门徒罢了。臣等经详细访查,除此以外,确实没有什么同伙党羽。

他逆书中所提到的谯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以及书中查出来的毛仪、施虹玉等人,据曾静坚持供称,都是背地里推崇,但从没有见过面的人。臣等查阅曾静写的《知新录》、《知几录》里面所载的各条,本来也没有见到有和众人商量的字样,看来大概也不是假话。

还有从前曾静派张熙去浙江访求吕留良著述的图书时,曾经见到吕留良的第九个儿子吕无尽,得到吕留良所写的评朱子《通鉴纲目》凡例的文章《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也许他们彼此会有些商量的,也说不定。臣等现在打算行文浙江提审,并要来《备忘录》、《吕子文集》、和《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一文,以便查阅对质,审问确实定案。

**【原文】** 曾静系大逆重犯，理应刑讯。但各犯尚未到齐，若一加刑，该犯自知必死，势必绝食，则将来难于定案，统俟各犯到后，严行质取确供，斟酌律拟。臣等自当仰体皇仁，细心区别，有罪者断不敢纵漏一人，无罪者亦不敢株连扰累也。

所有曾静逆书底稿，及祭祖等文稿，前臣海兰、臣王国栋以臣子忠爱私心，不忍将犯上吃语，转呈君父。谨公同阅明封固，具折请旨。今臣杭奕禄面聆天语，知圣主如天之度，未尝以妄诞之语少介圣怀。既有逆书，理当进呈，臣等谨公同封进，仍望皇上即赐发回，容臣等细按追问，以免遗漏。

除现在会咨陕西、江南、浙江三省督臣，提拿逆贼张熙，并送书内一应有名人等，到案质明，另行分别律拟奏请外，所有臣杭奕禄、到长会讯缘由，及逆贼曾静供单，并搜获曾静大逆书三册，又所著《小学开蒙》一册，扇一柄，对联一纸；刘之珩书二册，谯中翼诗稿一纸。理合另匣一并奏呈，伏乞睿鉴。谨差抚标千总吴杰赍捧奏闻。

朱批：览。逆犯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江浙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

**【译文】** 曾静是犯大逆罪的重大罪犯，理所应当加以刑讯，但各犯还没有到齐，如果一加刑，该犯就自知必死，一定会绝食，那么将来就难于定案，所以要等到所有这些犯人都到案以后，严行对质，取得确实口供，然后再斟酌定案判决。臣等自然应当集合皇上的仁心，细心区别，有罪的绝不敢漏去一人，无罪的也不敢株连扰累他们。

所有曾静写的逆书底稿，以及祭祖等文稿，以前臣海兰和臣王国栋，出于臣子忠爱皇上的私心，不忍把这些犯上的梦呓转呈给皇上阅读，谨共同查清件数密封起来，写了奏折请旨批示。现臣杭奕禄曾当面聆听皇上训话，得知皇上度量如天，没有对妄诞的话，稍微有一点介意。所以既然有逆书，理当进呈上去。臣等谨将这些东西共同加封进呈，仍希望皇上看后发还，以便臣等按其内容详细



追究审问,以免遗漏。

现在除了发出咨文,照会陕西、江南、浙江三省总督、巡抚大臣,捉拿并提审逆贼张熙所供出的以及逆书中所有涉及姓名的人,到案对质审问,另外分别按刑律判定罪行,奏请批示外,所有臣杭奕禄到长沙以后的会审情况,以及逆贼曾静亲笔写下的供单,和搜获曾静写的逆书三册,又有所著《小学开蒙》一册,扇子一把,对联一幅,刘之珩著的书二册,谯中翼的诗稿一张,理应另外封为一匣,一并参报,伏请皇上明鉴。现谨派巡抚衙门属下千总吴杰赍捧进京奏闻。

雍正朱笔批示:览。逆犯的供单,更加可笑。已有旨意由兵部发下,望遵照諭旨把这一起逆犯押解到京师来,一路上要切实加以宽慰,让犯人安心,安全带回。江浙二省的逆党数人,已经押解到刑部了。等湖南的犯人到京后对质。

##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

### 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清代湖广总督下辖湖北、湖南二省。湖南发生曾静案，虽然是由皇帝亲下密旨，由湖南具体执行，并未让迈柱过问。但迈柱身为总督，统管两省，不能不写折表态，这是清代官司场惯例。

**【原文】** 湖广总督迈柱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臣驻扎湖北武昌，凡湖南事件，耳目稍远，闻见甚迟。先于四月内，臣经奏明在案。当蒙朱批，此自然之势，岂有不量之理等因，钦此。但臣身受总督重任，凡有关地方紧要事务，向经飭谕湖南文武属员，不时报闻，以便办理，不敢一事怠忽，更不敢一刻苟安。

兹于本月初三日，据署衡州副将印务谢珑密禀，内称长沙知府孙元到衡，约同文武，密拿要犯。随令外委带兵，同至安仁，于十一月初二日，已拿获张新华、张熙、张勘三名，各犯家产封固，理合禀明等因。

又于本月初四日，据谢珑禀称，今有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于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一名，衣内写有渤潭得道先生字样。当查明该犯家口，收永兴县禁等因。

同日又据永州知府姜邵湘密禀，内称长沙协周宝，持巡抚公文，同至永城，拆阅公文，系密拿宁远县教谕刘之珩，并追要门人陈立安及同志录。即同副将、县令，督同拿获。搜查寓所，据供同志

录并未看见,又搜查册籍,往来书札,并家口财物,封贮看守。并拿获陈立安之子陈达,同刘之珩俱解赴长沙等因。

同日又据长沙副将周宝密禀,与前禀同。又于初五日据岳州参将李佑喜密禀,十月二十九日夜,有岳州知府奉巡抚钉封公文一角,酌派武弁一员,带兵同往华容县,有县令奉巡抚飞檄,内开奉旨严拿要犯譙中翼。当令把总同往,至歇凉地方,于十一月初二日未时,拿获譙中翼并子譙大谷,押解到岳,拨兵转解长沙去讫等因。

**【译文】** 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为奏报给皇上知道的事。

因为臣驻扎在湖北武昌,凡是湖南发生的事件,因为耳目稍远,所以知道得较迟。先前在四月间,臣便向皇上奏禀过这情况了,当时蒙皇上朱笔批示说,这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哪有不理解之理。钦此。但是臣既然担任总督重任,凡是有关地方的紧急事务,过去就经常吩咐湖南地方官员,要不断报告,以便及时处理。不敢对任何一件事怠慢,更不敢求片刻的苟安。

于本月初三日,据代理衡州副将事务谢珑密报,说长沙府知府孙元到达衡阳,约同文武官员,秘密逮捕重要犯人。于是派额外委任武官带了兵丁,一同到安仁县,于十一月初二日,拿获犯人张新华、张熙、张勘三名,各犯家产一律查封,理应上报禀明等事情。

又于本月初四日,根据谢珑禀报说,现有钦差带领巡抚衙门直属游击武官、桂阳州知州,在永兴县潞潭地方,拿获了匪犯曾静一名,衣服里面写着潞潭得道先生等字样,当下查明了该犯家中人口,交给永兴县监禁等事情。

同一天,又据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寄来密禀,信内称长沙协副将周宝,带着巡抚公文,一同到永州府城,拆阅公文,是说让密捕宁远县儒学教谕刘之珩,并向他追要他的门生陈立安和《同志录》。立即同副将、县令,共同督率兵丁,把犯人拿获。又搜查他的住处,据刘之珩供称,并没见过什么《同志录》,又搜查他的图书、笔记、往来书信,以及家眷和财产,一切物件都加封贮存,派人看守。同时还捉拿了陈立安的儿子陈达,和刘之珩一同押解到长沙等情。

同一天,又根据长沙副将周宝寄来的密禀,和前一禀报内容相同。又在初五日,根据岳州参将李佐喜寄来密禀说,十月二十九日夜间,岳州府知府,收到巡抚密封公文一份,让派武官一名,带兵去往华容县,由县令遵照巡抚紧急檄文办理,内容是奉圣旨严拿要犯谯中翼。当下就派一名把总带兵同往,到了歇凉这个地方,在十一月初二日下午未时,逮捕了谯中翼和他的儿子谯大谷,押解到岳州,又派兵解送到长沙去了等事情。

**【原文】** 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禀,同前由。同日又据华容县禀,亦同前由。随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密禀,内称奉巡抚檄文,拿获谯中翼父子,解赴长沙。巡抚当同钦差大人在内堂会审。即将书籍四个取进,又蒙巡抚传谕,驰驿往安乡,密拿陈立安,已获起解,至该犯家产,有水田,时文一小书籍等因。

据此臣查此等密拿情节,三日之内,据文武各报,事同一类,揆其行径,显系地方奸匪,有谋为不轨情由,或系抚臣察觉奏闻事件,或有别经发觉之处,臣实未准抚臣知会,又恐系另奉密旨,令抚臣办理事体,不便违例询问。臣是以虽据报闻,仍应静候抚臣审明,知会到臣,再容具奏。

但臣身任总督,地方有此等奸匪之徒,不能查察于先,直待拿获之后,据文武属员禀报,始有知觉,臣实惭悚无地,总惟仰恳皇上,俯念北南两省,远隔耳目,原有未周之处,恩赐曲原,庶臣得以稍免过愆。

再臣原经访闻,有旗人金姓者,在衡州府城,与原任衡州革职知府金依尧往来情厚,井口称系奉诚郡王差遣等语,招摇滋事。臣已密谕衡州知府密拿,即就近解赴南省究审。今据按察使赵弘恩,亦通报前来此案。俟拿获市实,容臣另奏,合并陈明。臣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批示。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朱批:览。

**【译文】** 又接到岳州府知府尹士份禀报,内容同前面一样。同一

天,又收到华容县禀报,也是同一内容。随后又根据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密禀,说奉巡抚的檄文,拿获谯中翼父子,押解到长沙,巡抚当即同钦差大臣一同在内堂秘密会审,又传令让把谯中翼的四个书箱送进内堂。又蒙巡抚指示,快马赶往安乡县,秘密逮捕陈立安,已经捉到,押往长沙,该犯家产有水田,以时文一小书箱等情况。

根据以上情况,臣认为这种密拿情况,三天之内,据文武各官报告,属于同一类性质的内容。推测原因,显然是地方上有奸匪图谋不轨的事情,或者是巡抚察觉出来奏闻皇上办理的事件,或者是别处发觉照会办理的。实在拿不准是什么事,想询问湖南巡抚,又怕是另外奉有密旨让巡抚办理的事情,所以不方便违反制度规定去询问。所以臣虽然已经接到地方官员的报告,但是仍然应静等巡抚查明此案以后,通报到臣,臣再加奏报。

但是臣身为总督,地方上有这种奸匪之徒,不能够事先察觉,直到捕获以后,根据文武官员禀报,才得知道。臣实在是惭愧惶悚得无地自容,总是仰望皇上能够想及湖北湖南两省,隔离较远,本来就有些不够周到,从而开恩加以原谅,以使臣得以稍微减去一些过错的压力。

另外,臣曾经访查到,有个姓金的旗人,在衡州府城,同已被撤职的原衡州知府金依尧往来很密切,并且口头上说,是奉诚郡王派遣来的等话,在当地招摇闹事,臣已经秘密通知衡州府知府捉拿此人,并就近解送到湖南省审问。现在据湖南按察使赵弘恩也把此案通报到来。等拿获以后审出实情后,容许臣另外奏报。先在这奏折内一并先行说明。臣谨写此折奏报皇上,恭请皇上明鉴批示。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张熙的堂叔张勘去西安投书，到达后，张勘才知道是投逆书，心中害怕而逃走，岳钟琪派人追捕未获，因而写此奏章。而张勘到家第二天，就被湖南方面逮捕。（参见《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据实复奏事。

窃查逆犯张熙，供称伊弟张勘，由商州一路先回湖南等语。彼时臣一面奏闻，一面即飞遣确人追缉。先令由商州一路，挨门逐户盘察查拿，仍另遣人星夜兼程，预抵襄阳，在各饭店马头守候踪迹，密伺查捕。以凡自西安往湖南者，不拘水陆分途，冲偏各径，悉由襄阳径过也。

兹奉朱批谕旨下，询张勘曾否拿获，仰见睿虑周详，恐其逃回，预漏消息，则逆犯曾静等，不无潜匿远颺之患。但臣曾细询张熙，自西安至湖南住家处，水陆必行，四十余日。今虽据商州一路蹑缉之人役回称，挨户盘查，并无张勘踪迹。而襄阳守候之人，至今尚未回陕。窃计钦差兼程南下，到彼必速，料张勘纵能脱漏，亦难迅速抵家，不至预透风声，令逆党潜遁也。兹奉朱批垂询，拟合缮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朱批：大奇事。张勘到家，次日已被钦差差役拿获，凡张熙开

列名单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免脱，皆就擒矣。谕卿喜之。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了据实报告情况的事。

查逆犯张熙供称，他的兄弟（应当为族叔，此处怀疑是笔误或误刻——译者）张勘，从商州一路，先回湖南去了等话。当时，臣一方面奏报皇上知道，一方面便立刻派得力人员追捕。先让他们从商州大路，挨门逐户地进行盘问搜查；另一方面更另派人日夜兼程，先赶往襄阳，在各饭店、码头守候张勘踪迹，暗中伺捕。因为凡是从西安往湖南去的，不论走水路还是陆路，或是走大路小路，都得从襄阳经过。

现在收到下发的朱批谕旨，询问张勘是否被拿获了。因而想到皇上英明睿智，考虑问题十分周详。恐怕犯人逃回，预先泄漏消息，那么逆犯曾静等人，不是没有远逃藏匿的可能。但是臣曾仔细询问过张熙，从西安到湖南他家的住处，水路陆路，必须走上四十多天才能到达。今根据从商州一路追捕的差役回来报告说，挨户盘查，并没有发现张勘踪迹。而在襄阳守候的人，至今仍没有回陕西来。臣计算钦差兼程南下，到湖南一定很快，料想张勘纵然能逃脱追捕，也难于迅速回到家中，应不至于预先走漏风声，使逆党潜逃。现在承蒙皇上朱批谕旨查询此事，理当缮写奏折，具实奏报，谨请皇上明察，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真是大奇事！张勘回到家的第二天，已经被钦差派去的差役所拿获。凡是张熙所开列名单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逃脱，都被捕获。特地告诉爱卿高兴一下。

##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由于张熙供出陕西人毛仪，曾从吕留良家购买过书籍。尽管张熙说此人已故去五六年，仍要派人前往搜捕。由此可见，清代文字狱，确实有“瓜蔓抄”的气味。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奏明事。

窃查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递逆书一案，于十二月十四日，准钦差侍郎臣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臣王国栋，咨提逆犯张熙质审，并提案犯毛仪，乃曾向浙江吕晚村家买过书籍者，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等因。

移咨到臣。随即密令署长安县事，县丞李元，将毛仪实在住址下落，仍用好言探问张熙去后，续据李元回称，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住在磻溪地方。前路过曾到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务农的庄家汉等语。

臣即遣把总王大谟，星夜前往，会同宝鸡县知县杜蕤生，赴磻溪地方密访查拿。如毛仪现在，即行密拿到者，连张熙一并解楚；倘毛仪如果已故，即将张熙先行解楚。仍一面密拿毛仪之子，并搜其书籍。到日容臣审明，另奏外。合先缮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朱批：杭奕禄等已将逆情审明奏闻，有旨着将逆类解京完案。张熙若已解楚，则不必矣。若尚未动身，亦解送京交部，不必解往也。沿途着实宽慰，不可令受苦，差来押解之人，着实吩咐，好生送到。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奏明情况的事。

查逆犯曾静派遣门徒张熙投递逆书一案，在十二月十四日，接到钦差大臣刑部侍郎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发咨文到陕西，提取逆犯张熙，并提同案犯毛仪，这位毛仪曾经从浙江吕留良家买过书籍，是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等事情。

咨文到达后，臣随即秘密派遣代理长安县知县、县丞李元，把毛仪确实住址，用好话向张熙探问。李元回去后，回来报告说，根据张熙供称，毛仪是宝鸡县的贡生，住在磻溪。前些时候路过，曾经去过他家，他已经去世五六年了，只有两个儿子，都是种地的庄稼汉。臣就派了把总王大谟，星夜赶路前往，会同宝鸡县知县杜蕤生，往磻溪地方密访捉拿。如果毛仪还活着，就把他捉来，连同



张熙一并押解往湖南；如果毛仪果真已经去世，就先把张熙押解往湖南。仍然秘密逮捕毛仪的儿子，并搜查他家里的书籍。等送来以后，请允许臣审问明白后另行奏报外，理当先写奏折说明情况，谨请皇上明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雍正朱笔批示：杭奕禄等人已经把逆贼情况审问清楚，奏报上来了。有旨意让这些叛逆押到北京来结案。张熙如果已经押解往湖南，就不必说了。如果还没有动身，可以直接押解到北京来交刑部，不必再押解往湖南了。一路上要切实宽慰他，不要让他受苦。差来押解的人，要切实叮嘱他们，一定要把犯人好生送到。

##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根据曾静、张熙供词，这件大文字狱的一些主要犯人，已经在各省纷纷被捕。杭奕禄等人要求把这些犯人押送湖南对质后定案，雍正则下令一律解送北京。显然，雍正对此案的处理，已有成竹在胸。

**【原文】**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臣等将会审逆贼曾静亲笔供单，及逆书稿本，业经会折进呈御览。其逆贼张熙，并供犯严赓臣、车鼎丰等，亦经飞咨陕西、江南、浙江督臣分提去后。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咨，称讯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前曾路过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等语。现在差查如毛仪尚在，即一并移解，如毛仪果故，即当移解张熙听审，合先咨复等因。

本年正月初七日，准浙江督臣李卫咨，称此案先奉密旨，随将严赓臣、沈在宽、已故吕晚村之第九子吕毅中，第四子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密提到案，研讯确供。委官李国正等，于十一月初六日管押起程，解赴刑部投收讫。其《备忘录》、《吕子文集》并别项书籍，俱经两次固封，具折进呈。并将吕留良家现存书目抄册，同送在

案。相应粘抄供单咨复等因。

该臣等查核单内，严赓臣等各供，与臣等前审曾静口供相同，其张熙赴陕上书之处，虽据曾静坚称严赓臣等并不知情，但必得对质严讯，始可完结。相应会折奏请，伏乞皇上敕部将严赓臣等，押发来楚，与曾静、张熙等三面质明，另容臣等按供律拟，请旨定夺。

至供犯车鼎丰等，正月十二日据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称，江南督臣范时绎，已经遣员解来。于正月二十外可到，理合一并奏明，谨遣抚标把总李吉赉捧奏闻。

朱批：已有旨著汝等带各逆犯来京矣。

**【译文】**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请求圣旨的事。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臣等把会审逆贼曾静的情况，他亲笔写的供词，以及他送书的底稿，都已经联名写成奏折，进呈皇上御览了。逆贼张熙，和被供出来的严赓臣、车鼎丰等人，也已经用火急公文发往陕西、江南、浙江各省总督、巡抚衙门，请求把犯人提解湖南。

咨文发出去以后，在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收到陕西总督臣岳钟琪发来咨文，内容是说张熙供出的毛仪，是陕西宝鸡县贡生，以前张熙曾路过他家。毛仪已经去世五六年了。现在已派了人去调查，如果毛仪还在世，就将张熙和毛仪一同押解往湖南移交；如果毛仪果真已死，就把张熙移解往湖南听候审讯，特地先通知等内容。

本年正月初七日，收到浙江总督臣李卫发来的咨文，说“这个案件是先收到皇上密旨，随后把严赓臣、沈在宽和已经死了的吕留良的第九个儿子吕毅中，第四个儿子吕黄中，长孙吕懿历等人秘密拘捕到案。审讯确实以后，派官员李国正等人，已于十一月初六日看管押解动身，送北京刑部去了。其《备忘录》、《吕子文集》和别的书，都进行了两次密封，写了专折进呈皇上，并把吕留良家现存书目抄写了清册，一同送去了。按照规定应当把这些犯人的供词抄送给你们”等内容。

臣等检查核对了浙江转抄来的犯人供词,严赓臣等犯人的供词,与臣等前些时候审问曾静所得到的口供情节一致。张熙去陕西上书这件事,虽然曾静坚持供称严赓臣等人并不知道这事,但是仍必须对质,严加审讯,才能结案。为此特联名上奏,请求皇上命令刑部,把严赓臣等人,押送来湖南,与曾静、张熙三面对质审明,另外由臣等根据供词,对照刑律,拟定判决意见,再请皇上最后决定。

至于供出来的犯人车鼎丰等人,在正月十二日据臣等派出的差役王宗周回来报告说,江南总督臣范时绎,已经派人,把车鼎丰等人解送湖南,大约正月二十日以后,就可到达。理当把这情况一并奏报皇上知道。谨派巡抚衙门属下把总李吉捧送奏折前往北京奏报。

雍正朱笔批示:已经发下旨意,让你们带各犯人来北京了。

## 二、曾静等人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这是有关曾静遣徒张熙投书案在湖南审讯的最后一份奏折。此案所涉及人员均已在各省被捕,雍正下旨全部押送北京。所以,本案即将进入京审的第二阶段。此后的奏折,则转向追查制造谣言的犯人为主了。

**【原文】**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抚标千总吴杰,赉捧朱批奏折。恭捧上谕:“览逆畜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烦,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浙江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等因,钦此。”

本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公字,内开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岳钟琪奏呈曾静、张熙逆书,朕览之不觉失笑,不知从何处得此奇幻荒诞之语。但曾静等,既为此书,必有奸逆之人造作流言,希图煽惑者。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

众。今将谕旨发出，着交与杭奕禄等，将朕此谕逐一询问曾静等，取具口供奉闻。至杭奕禄等前次所取曾静口供，今日方到，朕尚未细阅。大概看过，若果朕之居心行事有丝毫如伊逆书之所言，则人人当如曾静怀叛逆之心矣。并以此谕之。据曾静供称，此语得之传闻，是他人造作此语，而陷伊于重罪，则造作此语者，乃伊之深仇，伊更不当为之隐讳。即曾静等不能确指其人姓名，亦必略知其来由踪迹。着杭奕禄等委曲开导，推问根究，务得其造言之首犯，不必刑询。若供出之人审究确实，着同曾静等一并解京，如不得其人，即将曾静等解送。着杭奕禄、海兰带领前来，途中加意照看，勿令受苦。至各省提解人犯，其在浙江者，已经解京。其余人犯者已解楚，一并解送等因。并抄颁上谕一折，到臣等。钦此。”

**【译文】**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报皇上知道的事。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衙门属下千总吴杰，赍捧朱批奏折，恭捧皇上谕旨，回到长沙。上谕中说：“看过叛逆畜生的供单，更是可笑死人。已经有旨意由刑部颁发，要依旨把这一起犯人押解到北京来。一路上要宽慰他们，务必要安全带到。浙江省的犯人已经解送到刑部了，等到北京后对质等因，钦此。”

本月二十二日，由兵部发出的火急公文寄到，是怡亲王等人联名来函，内容是：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岳钟琪奏报了曾静、张熙所投的逆书，朕看了以后，不觉失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离奇荒诞的话。但是曾静等人既然能写出这样的书信，必定有奸佞忤逆的人制造流言诽谤，企图煽动人心。所以朕不得不把它们一一剖析清楚，公布于众。今把谕旨发出，交与杭奕禄等人；把朕这谕旨逐一询问曾静等人，取得他们的口供奉报。至于杭奕禄等人前次所取得的曾静口供，今天才送到，朕还没有细看。不过大概翻了一下，如若朕的居心和行事，真有丝毫像逆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人人都应该像曾静那样，怀有叛逆之心了，并把这话告诉他们。根据曾静供称，这些话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是别人所造的谣言，而使他陷入重罪。那么，这造谣的人，更是他的大

仇人，他就更不该替造谣的人隐瞒了。即使曾静等人不能确指造谣人的姓名，也必然略略知道他的由来和踪迹。因此令杭奕禄等人，要婉转地开导，追根究底，务必把造谣首犯追查出来，不必动用刑具审讯。如果供出来的人审讯确实，就把他和曾静等人一同押解到京师来；如果抓不到造谣的人，就只把曾静等人犯解送到京师，令杭奕禄、海兰带领前来，路途中要加意照顾，不要让他们受苦。至于各省的犯人，在浙江省的，已经押解到京，其余各省的犯人，如果已经押送到湖南，也都一并解送到京师来。共这些内容，又有抄写的上谕一折，到达臣这里。钦命如此。”

**【原文】** 同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差委盩厔县县丞管道沛等，将逆贼张熙押解到长，并查明逆书内有名之毛仪已经身故，其子毛仍世、毛延世现禁在陕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准江南督臣范时绎，将逆贼供犯车鼎丰、车鼎賚、孙克用，委员押解到长沙府，并声明孙克用现在患病等因。均经分别严加收禁。

该臣等随提曾静至抚臣内署，钦遵圣谕，详悉宣示，并将上谕，令伊捧阅，又委曲开导，反复追讯造言首犯，曾静惟有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叩头服罪。

据供：“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报。惟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至小的书馆，据云向名王澍，号燕山，系丙戌进士，曾与十四爷同窗读过书来。小的恐系职官，不敢深问，因伊称有子现在川陕统兵，疑即系岳钟琪父亲，故《知几录》内亦载有此段，令张熙访问”等语。此外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臣等诘问王澍居址，据供止知是江浙人，不知府县，又诘问年貌，据供“彼时有四十多岁，如今有五十余岁了，五短身材，胖肿的，微须”等语。

**【译文】** 同一天，陕西总督岳钟琪委派盩厔县县丞管道沛等人，将逆贼张熙押解到长沙，并且查明了逆书内有姓名的毛仪已经死去，他的儿子毛仍世、毛延世现在已经关押在陕西监狱中等情况。

本月二十九日,又有江南总督范时绎,把逆贼供出的犯人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委派专人押解到达长沙,并说明孙克用现在正在生病等情况。以上各犯已经严加接收关押。

臣等随即曾静到巡抚衙门内堂,遵照皇上圣谕,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一遍,并且把上谕让他捧阅。接着又婉转开导他,反复追问造谣首犯,曾静只是痛哭流涕,深悔以前所作所为的错误,叩头认罪。

据他的供词说:“我的塾馆在安仁县的大路旁边一个名叫鹏塘(蒲潭)的地方,偶然听到往来过路人说的一些传言,实在没有确实的姓名和住址,不敢信口开河地乱报。只有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到小的塾馆来,据他说名叫王澍,号燕山,是丙戌年的进士,曾经和十四爷(即康熙十四子允禩)同窗读过书。我怕他是个当官的,不敢深入询问,因为他说他有个儿子,现在在四川、陕西统兵,所以怀疑他是岳钟琪的父亲。所以在《知几录》里边记了这一段,让张熙去访问”等话,其余实在指不出什么造谣的人。臣等又问他王澍的住址,曾静供说,只知道他是江浙一带人,不知道是什么府、县。又问他王澍的年纪和相貌。他供说:“那时有四十多岁,如今大概有五十多岁了,五短身材,胖胖的,稍有胡须”等话。

**【原文】** 提讯张熙,据供“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案内譙中翼,小的并不认识,至于刘之珩,陈立安等,虽有一面,并无往来,俱不知情。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之供。总之,这事原是曾叫我前去,他平日师道最严,我怕他,不敢不去,其余诸人,均不知上书缘由”等语。

臣等复提车鼎丰、车鼎贲密询,据供“原籍湖广,久住江南,与曾静、张熙毫无交往。雍正五年八月间,有浙江湖州严鸿逵,即严赓臣,字附张熙带投犯生处,犯生等念系原籍同乡,穷途告助,随留

住两三天,送银一两而去。实不知何故牵及。且犯生等世受国恩,侄子车敏来,现任山西安邑县知县,犯生车鼎丰,系戊子科副榜,犯生车鼎贇,系监生,何敢结交匪类”等语。

复提问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等语。据此,除案内缘坐各犯逐一查拿监禁楚省,俟本案各犯解京审明,知照发落外,其逆贼曾静、张熙及照单拿获之张勘、张新华、张照、刘之珩、陈立安、谯中翼,逆书有名之廖易、曹珏,案外查出之张孝先,江南解到之车鼎丰、车鼎贇、孙克用等,臣王国栋捐给路费,遴委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协守备仇之苞,抚千总吴杰,督率押解,臣杭奕禄、臣海兰带领,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自长沙府起程进京。所有曾静亲笔供单,及臣等带押逆犯起程日期,理合奏呈,伏乞睿鉴。谨遣抚标把总刘起凤恭捧奏。

朱批:览。不数日汝等即可至京也。

**【译文】** 又提问张熙,据他招供说:“到陕西投递逆书,是曾静主使的,这案件中的谯中翼,我并不认识,至于刘之珩、陈立安等人,虽然有一面之缘,但并没有什么往来,他们对投书之事都不知情。我先前在雍正五年,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见到吕无尽,因而说起吕留良有个学生严赓臣,于是又到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为严赓臣有个学生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贇家里教书,于是写了书信交给我,在八月间来到车家,住了二三天,临走时车家又送给我银子一两作路费。至于孙克用,是我在车家时,听说过他学问好,其实并没有见过面。在陕西时,也作过没见过这个人的口供。总之,这事是曾静让我去的,他平日里师道尊严,我怕他,不敢不去。其余那些人,都不知道上书的事”等供词。

臣等又带来车鼎丰、车鼎贇秘密审问,据他们的供词说:“原籍是湖广人氏,在江南已住了很久,与曾静、张熙等人没有什么往来。雍正五年八月时,有个浙江湖州的严鸿逵,也就是严赓臣,写了一封信托张熙捎到我家,我们念他原是湖广同乡,因穷困来请求帮助,所以留他住了二三天,送给他一两银子,让他走了。确实不知



道为什么给牵扯到这案子中来。而且犯生等人世受国恩,侄子车敏来,现在是山西安邑县知县,犯生车鼎丰,是戊子科乡试副榜,车鼎贵是监生,怎么敢交结匪类”等话。

又提讯孙克用,据他招供说:“实名孙用克,并没有见过曾静、张熙这些人。”等话。根据以上情况,除案中牵连的各犯逐一查拿捉捕监禁于湖南外,等本案犯人都解送京师,审问明白后,等候通知处理外,其他有逆贼曾静,张熙,以及照刑部发下名单拿获的张勘、张新华、张照、刘之珩、陈立安、谯中翼,逆书上有姓名的廖易、曹珏,案外查出的张孝先,江南解送来的车鼎丰、车鼎贵、孙克用等,由臣王国栋捐给路费,选派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驻军守备仇之苞、巡抚衙门属下千总吴杰,督促率领兵丁押解,由杭奕禄、海兰带领,在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从长沙起程进京。所有曾静的案笔供单,以及臣等带领在押犯人起程赴京日期,理应先行奏报明白,伏乞皇上明鉴。现谨派巡抚衙门属下把总刘起凤恭捧奏章进京奏上。

雍正来笔批示:览。不几天你们就可以到京了。

## 雍正上谕

### 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吕留良文字狱案所受株连的人，除吕氏家族外，最重要的就是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雍正给严鸿逵定的罪状，有专门谕旨，已见于《大义觉迷录》卷四。而这篇公布沈在宽罪状的谕旨，主要抓住沈在宽的一句诗“陆沉不必由洪水”作文章。略有语文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神州陆沉”这句成语是比喻国土沦陷的，而这句话，显然存在着反清意识，把清朝比喻为洪水猛兽，自不待言。但雍正却死扣字面，在黄、运两河是否决口，发生洪水上大作文章，摆出康熙治河的种种功绩，显然与原诗含义驴唇不对马嘴。大概雍正本人也知道这篇谕旨不能击中沈在宽诗句的要害，所以没有收入《大义觉迷录》。

**【原文】**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严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汕。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漫诮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

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

父，已在覆轉化育之中，非只身被德教育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凜。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感逆之彰明较著者也。

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又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二河，时时溃决，生民口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廛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再于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河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

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水利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为时，旱涝有备，府事修和，桑麻遍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沉，又何地可指为洪水乎？

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译文】**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国创业，远近的百姓都受到哺育，海角天涯，没有不尊敬和亲近我朝的。可逆贼吕留良、严鸿逵等人却凶恶悖逆，无父无君，著书肆意进行诽谤，对本朝继承中国大统，竭尽攻击的言词，对于我圣祖仁皇帝的深仁厚泽，伟绩丰功，任意加以诬蔑谩骂。其态度十分猖獗狂妄，毫无顾忌，使全国人民人人痛心疾首，把他们看作不共戴天的仇人。朕已经降下谕旨，把他们罪大恶极的地方，宣布给朝廷内外各大臣，让公

议给他们定罪。

至于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出生在本朝建国几十年以后,从他的祖父起,已经受到本朝的哺育教养,只有本身受到本朝教化的人可比,对于君臣伦理纲常,尤其应当谨慎遵守。可是他却陷进逆党的邪说之中,染上了凶徒们悖逆的作风,心中也怀着叛心,跟着他的老师诋毁我朝,去学习那些顽固不化的刁民。他称本朝竟说成清朝时候,竟然不他自己的身体属于哪个朝代了,这种狂悖可以说已到达极点。这个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一样,心怀悖逆,是暴露得比较明显的人。

至于他所作的诗集中,有句子说:“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躲避暴秦。”又说:“神州陆沉并不一定是洪水造成的,谁能为中国整理过去的疆土。”这里他把本朝居中建国,教化隆盛,看成是神州陆沉,有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祸害,其错误和暴戾尤其嚣张。且拿洪水来说,明朝共二百多年,黄河和运河,常常决口,百姓天天怀着被淹死的恐惧。我朝圣祖仁皇帝时时为这件事勤劳担忧,不断地详细指示治河的方略,每个计划都要亲自思考,至于再三。凡是筑堤防洪的策略,疏浚引导河道的办法,都要考虑精细详尽,务求作到尽善尽美,使河流循着轨道,黄河太平无事。几十年来,河堤工程巩固,亿万百姓不再担心淹溺,共同享受太平丰年的喜悦。

自从朕继承皇位以来,谨遵父皇的策略,加意修筑堤防。蒙受上天的保佑爱护,七年以来,河流重归于故道,海口深通没有淤积,大清河、淮河河道畅通,南北三省的运河航道通行无阻。至于北京附近地方和南方江浙一带,所有海塘河堰,以及应当修整水利的地方,都陆续兴修,蓄水泄水随时都能进行,不论是旱是涝都有办法对付。地方政府清闲无事,到处桑麻遍地,这时候的神州盛世景象,又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说成是陆沉,又有什么地方可以说是洪水泛滥呢?

沈在宽还说:“谁能为中国整理过去的疆土。”他的意思是想把

中国交给谁去整理？沈在宽年纪不到四十岁，就也学他老师那样的狂悖态度，肆意攻击本朝，还和逆贼曾静的徒弟张熙千里结交，一见如故，写诗赠答，思想感情如同水乳交融。这是他处心积虑，把叛逆当成第一件要紧事的表现，他的罪行实在是不可宽恕的。现在命令把他交到刑部，审讯出他的口供奏报上来。

## 广西巡抚金鉞奏折三条

###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曾静供出谣传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一事(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三),使雍正大为恼火,下令广西巡抚追查此造谣人是谁,广西巡抚的这份奏章,就是接到谕旨后的表态,而使曾静案牵连进一步扩大。

**【原文】** 广西巡抚臣金鉞谨奏,为奏闻事。

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奉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据逆贼曾静供吐,五年充发人犯五六月间路经衡州,造作逆语,令臣查此犯所到充发去处,散播悖乱之词。

臣看得此等充发烟瘴之犯,皆罪大恶极之人,蒙皇上天恩,宽其死罪,故每于该犯发到之时,该地方官俱派拨人役看守,不许擅自行走,原惟恐其害地方。

今此中竟有如此大逆之犯,造为逆语,摇惑人听,臣益仰见皇上圣谕所照,如日丽中天,无微不悉。

臣接到密字,当即密谕该管官,令其细心设法查访,务得实情。不但五年六月以前充发人犯,并来单所不及者,亦令其一体访察。俟查得其人,即星速押解赴部,断不使稔奸积恶得幸脱于恢恢之天

网也。

再本年七月初二日，准刑部咨，据福督高其倬奏，送马廷锡妄传讹言一案。行拿原任山东巡察御史蒋洽秀家人俞成一犯。当即飞檄该全州知州，密拿的犯人俞成，五月到案。随于本月十二日给咨，委全州山角司巡检刘朝佐，押解赴部矣。理合一并奏闻。谨奏。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朱批：览。

**【译文】** 广西巡抚臣金鉉谨奏，为奏报给皇上知道的事。

臣于本年六月十八日上午辰时，收到怡亲王和大学士等联名寄来的《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地区人犯密单。据逆贼曾静的供词称，雍正五年充军流放的犯人，在五六月间路过衡阳时，曾造谣讲了一些悖逆的言论。命令臣调查这些犯人到达充发流放地后，都散布了什么悖乱的话。

臣以为这种流放到烟瘴地方充军的犯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蒙皇上恩德宽大才免去死罪。所以这些犯人一到达流放地后，该地方主管官员都派专门人员看守，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其本来意图是怕他们危害地方的安定。

现在这些犯人中竟然出现了这样大逆不道、造谣诽谤、动摇人心的人。因此臣更感到皇上圣谕所见，真如太阳高悬于青天，没有一点地方照不到的。

臣接到寄来的机密文书后，就立刻秘密吩咐直接管理这些犯人的官员，让他们细心设法访查，务必查到他们的真实情况。不但要查五六年以前发配来的犯人的情况，即使是名单上没开列的，也让他们一并加以调查。等到访查确实以后，就派人飞速押送到京师刑部去，决不让老奸巨滑的犯人侥幸逃脱恢恢天网。

再者，今年七月初二日，收到刑部咨文，根据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马廷锡妄传讹言一案，要求捉拿原任山东巡察御史蒋洽秀的仆人俞成这个犯人。当下于是火速发出檄文，通知全州知州，秘密逮捕犯人俞成。五日犯人捉拿到案，于是于本月十二日发给咨文，

委派全州山角司巡检刘朝佐负责押送到京师刑部去了。理当一并奏报皇上知道。谨奏。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有悖逆言论

金鉉根据京中发来的名单，进行密查，发现不少人有悖逆言论，又查出名单中漏开的二名钦犯也有悖逆言论。不久，又接到将这批钦犯解送京师的通知。在解送前他写了这奏折先行报告。

大  
义  
觉  
迷  
录

【原文】 广西巡抚臣金鉉谨奏，为奏闻事。

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令臣察访该犯所到去处散播悖乱之词；其来单所不及开者，并令臣留心细察。

臣查来单，开列过衡人犯共五案，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达哈琿并子成德，共八名。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报明在案外，其现存在配人犯六名。

有永康州知州高潢在省，臣见其人明白精细，即密令该员访查前去，今据查明密禀。惟原茶叶库大使达哈琿甚为安静守法，其子成德，年仅六岁，并据该管官上思州知州崔杰禀称，亦与高潢禀称无异。又太监吴守义，亦未闻其有何言语。

查得太监霍成、马守柱二名，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俱一一具禀前来。又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查得六格一犯，实有悖逆之语。

其来单所未及开者，再据高潢查访，得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准咨太监一名刘应试，又五年十月间准咨太监一名米儿，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臣正将各犯姓名语言缮具清单，并一面飞檄各地方官速行解省，以便请旨。

兹于闰七月二十八日，又接得怡亲王、大学士等于七月二十六日，并闰七月初二日两字，宣传上谕，令臣将五年内充发广西人犯



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

臣查字内所开人犯，除已病故之蔡登科、耿桑格二名，现在五名。其达色一名，据该地方官称，该犯亦有逆语，但未得其确实，正在密查。吴守义一名，未闻有何言语，余犯六格、霍成、马守柱三名，俱已察出实情，臣接得来字，当又飞檄各地方官星速解省。一经解到，臣即遵奉谕旨，将字中所开存人犯五名，并未开之刘应试、米儿二名，陆续选员押解，不令一处行走，不令各犯相见，并令细察其动静言语，务使完全解部。

再来字宣传上谕，令将从前押解各犯之人员查出，确加询问，令将所闻各犯悖逆之语，据实说出。臣伏绎谕旨，惟务在察出各犯实情，今各犯语言，除达色正在密查外，其余各犯俱已分别访实。从前原经押解人员，似可无庸询问，理合奏明。所有前后奏到谕旨查访得充发烟瘴人犯，容臣陆续起解。缘由合并先行奏闻。谨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

朱批：览。

**【译文】** 广西巡抚臣金鉷谨奏，为奏报给皇上知道的事。

臣在今年六月十八日上午辰时，收到怡亲王和内阁大学士联名寄来的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地区充军的钦犯秘密名单。让臣访查这些犯人在到过的地方都散布了什么悖逆煽动的话。对寄来名单中来不及开列的，一并让臣留心仔细调查。

臣根据寄来的名单，所开列的曾路过衡阳的钦犯共计五个案子，犯人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达哈琏和他的儿子成德，共八名。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犯人已经病故，并已禀明备案外，现在发配所的犯人实际上有六名。

这时，正好有永康州知州高潢在省里，臣见人头脑清楚明白，办事精细，就密令他去对以上犯人的言行进行调查。现在根据他查明后的密报，只有原任茶叶库大使达哈琏很是安静守法，他的儿子成德才六岁。并且根据直接管理该犯人的上思州知州崔杰的报

告,也和高潢的报告相同;另外太监吴守义,也没有听到他有什么言论。确实查得太监霍成、马守柱二名,或者说了一些悖逆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怨望的话,都一一禀报上来了。又根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禀报,查明耿六格(康熙时三藩之一的耿精忠之孙)一犯,确实有过悖逆的言论。

所寄来的秘密名单中没有来得及开列的,根据高潢调查,雍正四年十二月间,批准流放来的太监一名刘应试,雍正五年十月间批准流放来的太监一名米儿,或者有过悖逆言论,或者有过怨望语言。臣现在正在把各犯姓名和他们的言论缮写清单,并且一面发出火急檄文,命令各地方官把这些犯人迅速押送到省里来,以便请皇上下旨处理。

现在在闰七月二十八日,又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联名,于七月二十六日和闰七月初二日两次来公文,传达皇上谕旨,让臣把雍正五年流放到广西的犯人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选派妥当人员押往京师。

臣检查来文中所开犯人名单,除了已病故的蔡登科、耿桑格二名,现在共实有五名;其中达色一名,据该地方主管官员禀报说,该犯也有悖逆言论,但还没有得到他确实都说过些什么,正在进一步密查。吴守义一名,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言论。其余犯人耿六格、霍成、马守柱三名,都已经查出了确实情况。臣接到发来的公文后,就立即又发火急檄文,命令各地方官把各犯人迅速押送到省里,一旦送到,臣就按谕旨,把来文中所开列现存犯人五名,及没有开列的刘应试、米儿二名,陆续选派押送人员起解。不让他们一处行走,不让各犯互相见面,并注意观察各犯人在路上的动静、言行,务必完全妥善解送到北京查收。

再者,寄来公文传达皇上谕旨,命令把以前押送这些犯人到流放地的人员查出来,准确加以询问,让他们把所听到的以上各犯人的悖逆言论据实讲出来。臣认真体会皇上谕旨的意思,是要求务必查出各犯实情。现在各犯人中除达色正在密查外,其余各犯人的言论都已经访查确实,因此对以前押解过犯人的办事人员,似乎

可以不必再进行询问了。这意见理应奏明皇上。所有前后奉到皇上谕旨，查访到流放到烟瘴地方的所有犯人，臣会陆续押送出发，处理经过理当先行奏报皇上知道。谨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在这篇奏章中，金鉉奏报了押送各犯赴京的日期，并讲述了些套诱犯人口供的实况，受到雍正在批语中嘉奖，同时对金鉉原是允旻属下也点明了一下，这是恩威并用的手段。

**【原文】** 广西巡抚臣金鉉谨奏，为奏闻事。

窃本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寄字，宣传上谕，令臣将雍正五年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

臣当查明所开人犯，除蔡登科、耿桑格一二名已经病故，又查出单内未及开出之刘应试、米儿二名，合共七名。业将访出各犯实情于八月初一日缮折具奏，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臣以监临乡试入闱，预将咨牌给发按察司衙门，随后各属押解刘应试、霍成、马守柱、米儿、达色、六格等六名先后到省。经该司于八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四、二十二等日，陆续委员押解去后，其达色一名前来，得其确定逆语。兹据天河县知县吴正一具禀，现已备细察出。

再六格一名，前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访闻，已将逆语缮奏。今又据该州禀称，密唤六格至署，予以酒食，设词探诱。而该犯逆语愈多，乃既以妄言之后，随复自吐其舌云：“我错了，老爷是个官，我如何向老爷说出这些话来。”此诚罪恶贯盈，天夺其魄，故不觉呈露如此。

伏思我皇上至德光昭薄海，臣民无不共仰高厚，该犯等捏造谤侮，曾何伤于日月。而逆贼曾静之敢于见之笔墨，肆行狂吠，其为

此辈之所煽惑确然无疑。谨将续查达色、六格二犯逆语，于出闱后  
再行详缮清单上呈。伏乞睿鉴。谨奏。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朱批：料理可嘉之至。犯口供单留中。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  
已蛊惑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常。竭力留心  
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  
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务人人知悉方是，不可草率疏忽从事。  
况汝先在允囑属下，虽任外吏，朕弟兄辈从来情形，汝不可言全不  
知也。勉为之。

**【译文】** 广西巡抚臣金鉷谨奏，为奏报给皇上知道的事。

今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寄来的公函，传  
达皇上谕旨，命臣把雍正五年充军流放到广西的犯人达色、蔡登  
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共计七名犯人，挑选  
妥当人员，押送京师。

臣当即查明所开列犯人名单，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死了  
外，又查出了名单内没来得及开出的刘应试、米儿二名，合计七名。  
已经将查访出的各犯的悖逆实情，在八月初一日写了奏折奏报，并  
开列了清单，恭呈皇上阅览。

臣因为监督本省乡试，要进贡院内不能外出，预先把押解犯人的  
公文交到按察司衙门。随后，本省所属各地官员，押解刘应试、  
霍成、马守柱、米儿、达色、六格等六名犯人，先后到达省城。由该  
司于八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四、二十二日，陆续派人押解前  
往京师。最后，达色一名也押到省里，得到了他确凿的悖逆言论，  
现在根据天河县知县吴正一的禀报文书，已经详细审查出来。

再者，犯人六格一名，过去根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的调查，已  
经将他的悖逆言论缮写清楚奏报了。现在又根据该州禀报说，曾  
经秘密召六格到衙门里，给他些酒菜招待，用话套诱他，结果该犯  
人说了很多悖逆的话。在他胡言乱语之后，又自己吐出舌头说：  
“我说错了，老爷是个官，我怎么能向老爷说出这些话来。”这犯人  
确实是恶贯满盈，所以上天才夺去他的灵魂，他才不觉彻底暴露心

里话,达到这种程度。

因而想起皇上的崇高德行,光辉照遍海内外,全国臣民,无不共同景仰皇上的仁德高厚。该犯等捏造谣言,诽谤侮辱,又怎能损害到太阳月亮的光辉呢?而逆贼曾静,之所以敢用笔墨写出来悖逆言论,肆意狂吠,正是受到这类犯人煽动,这是确实无疑的。现在谨将陆续查出的达色、六格二犯的悖逆言论,待臣监考结束出场后,再详细缮写清单上报,恭请皇上御览。谨奏。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雍正朱笔批示:办得不错,很值得夸奖。犯人口供,留在宫内备查。地方上受这些人的流言诽谤,已蛊惑好几年了。但是乡下的愚昧百姓十分无知,对谣言将信将疑,是很难预料的。应当竭力注意教育开导百姓。凡是在发往广西的犯人住处,都不可以疏忽。务必把阿其那等人的不忠、不孝、不法、不臣的罪行,一一详细委婉地宣传给百姓听,一定要让人人都知道,不可以马虎草率办事。何况你以前曾在允畅属下任职,虽然后来到地方上做官,朕兄弟辈来往的情况,你不能说是一点也不知道。努力地去作吧!

##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曾静供出所听谣言来源，实际上分为二条线索，一是发往广西充军的官犯；一是出于看风水的先生陈帝西。这份奏折，即为审理陈帝西一案的情况，从中可看出，牵扯到的人互相推委，无个结果，所以王国栋受到雍正严厉批评。

**【原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和硕怡亲王等寄字。内开据逆贼曾静供称，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忠立。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輿，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于姓岳名钟琪等语。

巡抚可密将安仁县生员何忠立、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茶陵堪輿陈帝锡行提到省，细讯何忠立、陈象侯伊等向曾静如何说，并问陈帝锡所传之语，本于何处？伊若承认直供，则将伊供出之人，一面奏闻，一面提问；如伊等不肯承认，巡抚可委曲开导，晓以曾静乃首逆巨恶，而我皇上好生之德，尚以其听信流言，不忍即加诛戮。况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尔等则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伊等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若仍不能得实，着将何忠立等解京与曾静对质。

又：曾静供所传收密亲王妃嫔等语，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等语。巡抚可密行查访，五年五、六月间何犯过衡，查明一并具奏。且将五、六月间过衡人犯姓名密行知会广西巡抚等因到臣。随分差标员，密檄各州县，逐一查提。

先据永兴县知县戴文谟获解医生陈象侯到。臣讯据该犯供称：“五、六年前，因曾静的妻子患病，他来接小的医治，所以认得他。那陈帝锡小的并不认得，前年在安仁行医，曾听得武生何献图说起，京中有一个臣子上了谏本，皇上说他是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后来会着曾静，讲闲话时，也曾说及过的。”臣即密拘何献图。

**【译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报皇上知道事。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收到用兵部火票飞速递到的和硕怡亲王等寄给臣的公函。内容说：据逆贼曾静供称，记起了有两个偶尔传布谣言的人，一个是安仁县的秀才，姓何名忠立，曾经说他听说有个茶陵州的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廷中有人上谏书批评皇上很多条；又有永兴县十八都地方，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看病时，听别人说，茶陵州有个看风水的先生，姓陈字帝锡，口头传说有个本章谏议皇上，说皇上如何如何不好，那上本章的臣子姓岳，名叫钟琪等话。

巡抚可秘密把安仁县秀才何忠立、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茶陵州风水先生陈帝锡逮捕到省府，详细讯问，问何忠立、陈象侯等向曾静怎样说的，并问陈帝锡传言的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如果他们承认，直供出来，就应把他们供出来的人一面奏报皇上知道，一面去捉拿审问。如果他们不肯承认，巡抚可委婉开导他们，告诉他们曾静乃是本案的首犯罪魁，而我皇上还有好生之德，以为他只是听信流言，不忍对他立即诛杀，你们不过是传话的人，只要把在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说的供出了，你们便是无罪的人，何苦为别人隐瞒，以身试法呢？如果这样劝他们，仍然不肯老实供出来，则可以用刑严讯，刑讯如果仍不能得到其真实情况，就把何忠立等押送到京师来

和曾静对质。

又曾静供出皇上收用密亲王妃嫔等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间,往来路上人传说: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经过,他是这样说的等等。巡抚可以密派人员访查,五年五六月间,有什么犯人经过衡阳,查明后一并奏报。并且要把五六月间过衡阳的犯人姓名密件知会广西巡抚,并把这些内容通知到臣处。臣立即分差下属武官,持檄文分别到各州县去逐一查询提捕。

首先,有永兴县知县戴文谟,解送医生陈象侯到臣这里。经审讯后,该犯供称:“五六年以前,因为曾静的妻子生病,他来请我去医治,所以认识他。那陈帝锡,我并不认识。前年在安仁县行医时,曾经听到武秀才何献图说起这事,说京中有一个臣子上了谏本,皇上说他是那个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后来见到曾静,讲闲话时也曾提到过这事的。”臣遂派人去秘密拘捕何献图。

**【原文】** 去后。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生员何立忠即何忠立到。臣审据该犯供称:“我是文生,叫何立忠,平日与曾静并无往来,旧年因犯生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来吊孝,犯生会着他,说起犯生女婿为人度量偏浅。犯生随口回他说,目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大,听见朝中有人不知避讳,上了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这也是因话答话,并不是犯生造的,是族间何献图对犯生说,是一个堪舆陈帝西讲的。”

续据署茶陵州知州李凤生获解陈帝西即陈帝锡到。臣审据该犯供称:“小的叫陈帝西,是做堪舆的,平日并不认得陈象侯,也没有在何献图面前讲过什么话。”随提何立忠质供:“那上本的话,是何献图亲口对我讲是你说的,并不是我赖你。”复据陈帝西供:“前年十月里,小的在何献图家看风水,他的妹夫叫张继尧,曾说有人去四川回来,闻得岳老爷上了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又说四川坍出一个孔明碑,那碑文上有几句诗,说‘孔汝仅留二八帮,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鸟尽无粮。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



此动刀枪。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这都是张继尧说的。”

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何献图到。臣讯据该犯供称：“犯生曾请一个堪舆陈帝西看风水，他曾说过有个个子上了一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还加封他的官职。犯生道听途说，原向族间何立忠并在犯生地方行医的陈象侯讲过，并不曾听见有什么孔明碑的话。”随提陈帝西质讯。

据供：“那上本的话，是你妹夫张继尧对我讲的，就是他讲的孔明碑。我解说不出来，还要你写出来，你怎么赖呢？”据何献图又供：“那孔明碑的话，犯生实没有听见，若说犯生写的，有什么凭据？至上本的话，实在是陈帝西说的，并不是犯生妹夫张继尧讲的。随刑讯陈帝西，据供：“若提到张继尧不认，小的情愿与他对夹”等语。

**【译文】** 差人走了以后，又有安仁县知县袁紫垣押解秀才何立忠，也就是何忠立到臣这里。经过审讯，该犯供称：“我是个文秀才，名叫何立忠，平时与曾静并没有什么来往。那年因为犯生的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吊孝，犯生会见了，他说起犯生的女婿为人度量狭小。犯生随口回他说，目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听说朝廷中有人不知避讳，上了谏本，皇上对此置之度外，这也是因话答话，并不是犯生造的谣，是同族人何献图对犯生说的，他说有一个看风水的先生，名叫陈帝西给他讲的。”

接着，茶陵州知州李凤生，也押解陈帝西即陈帝锡到臣这里。经审讯后，该犯供称：“小的叫陈帝西，是看风水的，平日并不认识陈象侯，也没有在何献图面前讲过什么话。”遂提出何立忠来与他质证。何说：“那上本的话，是何献图亲口对我讲，说是你说的，并不是我赖你。”又据陈帝西供：“前年十月里，小的在何献图家看风水，他的妹夫叫张继尧，曾经说有人从四川回来，听说岳老爷上了一个谏本，说了些不知道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又说四川圮出一块诸葛孔明造的碑文，那碑文上有几句诗，诗写的是‘孔汝仅留二八帮，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

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鸟尽无粮。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此动刀枪。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这都是张继尧说的。”

又安仁县知县袁紫垣押解何献图到臣这里，经过审讯，该犯供称曰：“犯生曾经请一个看风水的陈帝西看风水，他曾说过有个臣子上了一个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还加封了他的官职。犯生道听途说，曾经给同族间的何立忠和在犯生地方上行医的陈象侯讲过。并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孔明碑的话。”随提陈帝西来对质。

据陈帝西供出说：“那上本的话是你（何献图）的妹夫张继尧给我讲的，就是他讲的诸葛孔明碑的事，我解说不出什么含义，还让你写出来，你怎么赖呢？”据何献图又供说：“那孔明碑的话，犯生确实没有听说过，如果说是犯生写的，又有什么凭据呢？至于说上本的话，实在是陈帝西说的，并不是犯生的妹夫张继尧说的。”遂即用刑审讯陈帝西，陈帝西供称：“如果把张继尧提来审讯，他如不承认，小的情愿和他一同上夹棍对质”等话。

**【原文】** 臣查逆贼曾静在京所供，陈象侯、何立忠传闻之言，均出堪舆陈帝西之口，及讯现犯何立忠，及供出之何献图，亦称陈帝西告知。是陈帝西实系传言要犯，经臣反复开导，诘其传自何处？得自何人？据供实系张继尧传说。臣恐狡饰仇诬，当经刑讯，该犯坚供必俟张继尧到案对质着落。除现在密提张继尧，并追取抄录孔明碑文到日，质审明确，再行具奏外，所有讯取犯供情，合先缮折奏闻。

至奉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经过衡州官犯，臣即密查。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达色；六月初四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后尚有遗漏，遵又细查，是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递过人犯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监一名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递过太监一名霍成。俱系发往广西之犯。其原文内止有人犯、太监名色，并无官犯字样。臣复密行署衡州府知府杨浚、副将崔起潜查复无异。当即密行知会广西抚臣金鉉在案，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皇上睿鉴。

朱批：你地方上百姓如此风习，而不能觉知，而不肯奏闻。他处发觉，特命钦差来究审，而又不能将此等一类匪物究出。今从京指名交与你数人审究，原为恐奸民闻风远扬，方着你就近作速设法诱问。今但将此已经问出口供而令彼此推卸，耽延时日，总不能体察其出之谁口，亦可谓才德兼全，忠诚任事之巡抚矣。此于人犯自然亦解京审问者，再究问出他犯，自然亦在你地方上，但必将有名人犯一一交出方可。

【译文】 臣认为，逆贼曾静在京所供出来的陈象侯、何立忠传闻的话，都是出于风水先生陈帝西的口；等到询问现在押犯何立忠，以及他供出来的何献图，亦称是陈帝西告诉他的，所以陈帝西实是传播谣言的要犯。臣对他反复开导，盘问他是从何处何人那里听来的，据他供称，确实是从张继尧那里听来的。臣恐怕该犯有狡猾掩饰或挟仇诬陷等情，当即用刑再审，该犯坚持供说，必须等张继尧到案对质后再落实。因而，现在除了派人秘密提捕张继尧，并追取抄录的孔明碑文，等来到以后对质审问明白，再行具奏报告外，所有已经初步审讯过的犯人口供情况，理当先写折向皇上奏报。

至于奉旨查询雍正五年五六月间经过衡阳的官犯，臣当即派人密查，那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递解犯人一名达色，六月初四日，兵部押解过犯人一名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后还有遗漏，又细查当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递解过犯人一名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递过犯人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监一名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递过太监一名霍成。这都是发往广西的犯人。其原文内止有人犯太监等类别，并没有称官犯等字样。臣复秘密发文给代替衡州府知府杨浚、副将崔起潜进行调查。查询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当下就秘密通知广西巡抚金鉷。理当一并奏报，优乞皇上明鉴。

雍正朱笔批示：你的地方上百姓这般样的风习，你不能察觉，也不肯奏报这些情况，直到别省发觉后，特命钦差来追查审问，而你还不能把这样一类的匪徒追究出来。如今又从京师指名交给你

几个人,提讯审查,原因是怕奸民闻风远窜,才让你就近迅速设法诱问出传播谣言的人。而今天你却把这已经问出来的口供,让犯人们互相推委责任,拖延时日,总是不能追查最初出于何人之口,你可真算是个才德兼备,忠诚任事的巡抚了!这些人犯,自然也要解送京师来审问的,如果在京再审问出别的人来,自然也在你的地方上,但必须把有名单在案的犯人一一交出来才可以。

##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上一封奏折,雍正正在批语中对王国栋作了严厉训斥,使王国栋不能不作一番检查。但王国栋毕竟缺少才于,自己无法审结此案,只好委托下属去分头审讯,这更引起雍正不满,在本奏折中夹批了“胡说,溺职之极!”这里,已表明了雍正决心要撤换王国栋的想法。所以在奏折后朱批中,没给王国栋任何具体指示。

**【原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恭谢天恩,敬复朱批谕旨事。

闰七月十八日,臣标把总刘万志恭捧皇上批回奏折到长沙,并赉软赐鲜荔枝一瓶。圣恩高厚,感刻难名。臣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领讫,随捧读朱批。臣奏湖南雨水,及恭请陛见两折,均恭皇上详悉训诲,一一指示。

臣庸愚下质,谬任封疆,仰荷圣恩深重,虽于甄别吏治,体恤民瘼,清厘钱粮,慎重刑罚之处,夙夜兢兢,稽察办理,而上之不能感召天和,下之不能潜消匪类,即自顾亦觉怀惭。因恩才庸任重,或得面承圣训,庶几有所遵循。兹蒙我皇上训旨详明,不惜千万言,勉臣振作鼓舞。臣跪读之下,醉醒梦觉,昭若发蒙。惟有整励精神,倍加奋迅,以求天人感召之本源,以副圣主委用之至意。皇上圣明,自有远鉴。

至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臣将得自何人之处,设法诱问。委曲开导,刑讯数次,总不能实供得自何人。复发按察司郭朝祚,护岳常道孙元,署长沙府知府杨辅臣分别研讯(朱批:胡说,溺职之极!)

亦不能别指造言之人。业经录供,于闰七月初四日具折请旨在案,现候皇上批示遵行。

按察司郭朝柞,臣即将所奉圣旨,详悉宣谕,伊甚恐惧战栗(朱批:此等负恩无知之人,恐惧战栗即可赦宥乎?),已遵旨遣人至大学士臣张廷玉处转奏。

再,臣前奏丈勘复测田亩一折,蒙皇上朱批: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当引朕旨,察其等次,题请议叙,以示鼓励,钦此。

臣查湖南清查欺隐田亩,如系额内者,向例不请议叙;额外者,照例附请。今沅陵、辰溪、黔阳、攸县、安仁五县,俱系额内,惟酃县田亩除足额外,又查出额外垦熟田地六十六顷零。经臣于原题案内,将酃县知县刘朝佑,委勘之原任澧州知州黄炎附请议叙,已准。部复照例各准其纪录二次,奏旨俞允钦遵在案。合并附折奏闻,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谨奏。

朱批:览。

**【译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恭谢皇上天恩,谨敬地回复皇上朱笔亲批的谕旨事。

闰七月十八日,臣的属下把总刘万志,恭捧皇上批回的奏折到达长沙,并且带来皇上赐给臣的鲜荔枝一瓶。皇上恩德这么高厚,使臣感动得刻骨铭心,无法形容。臣恭敬地摆设下香案,供奉上谕,对着北方皇官方向,叩头谢恩拜领御赐,随后捧读皇上朱批。臣所奏报的湖南下雨情况和请求赴京陛见皇上的两份奏折,都被皇上详细看过,并加以训海,一一作了指示。

臣是个资质平庸的人,受到皇恩充当封疆大吏,仰望皇上恩德实在是深厚。虽然臣在甄别任用全省官员,关心全省百姓疾苦,管理全省钱粮税赋,慎重判处刑罚等方面,日夜兢兢业业,去考虑处理,而对上来说不能感动上天给予风调雨顺的祥和之气,对下不能消除匪类的活动,即使自己反省一下,也会觉得惭愧的。因而臣想自己才干平庸而担子太重,如果能够进京陛见,亲受皇上当面教训,使臣能有所遵循而把省内治理得好一点。现蒙受皇上下旨谕

训诲得十分详尽,不惜用千言万语,勉励臣振作鼓舞。臣跪读之后,真如醉醒梦觉,昭然启发了以往的愚昧无知。只有振奋精神,倍加努力,以求达到顺乎天意民心这个根本,以符合皇上任用的心意。皇上是十分圣明的,自能有深远的观察鉴识。

至于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臣把这谣言得自何人,设法诱导他说出来,并委婉地开导,加上刑讯了几次,他总无法老实供出谣言从什么地方听来。臣便把这伙犯人,下发给按察司郭朝祚,护理岳常道合印孙元,代理长沙府知府杨辅臣三人,让他们分头审讯(雍正在这一段中批语:胡说八道,渎职到极点!),也不能另外指出传播谣言的人。这些口供已记录在案,于闰七月初四日写了奏折上报,现在等候皇上批示,以便遵旨办理。

对按察司郭朝祚,臣便把奉到的圣旨涉及他的部分向他详尽地作了传达,他十分恐惧,战战栗栗[雍正朱笔批语:这种负恩无知的人,恐惧战栗就能够获得赦免吗?].臣已遵照谕旨,派人到大学士张廷玉处请求转奏。

再者,臣以前奏报的丈量田地,清查田亩的奏折,蒙皇上朱笔批示说:“像这种实心办事的官员,应当根据朕所下旨意,查下他的级别等次,申请叙功晋级,以示鼓励。钦此。”

臣查湖南省清查隐瞒田亩的情况,如果是在赋税定额以内的,按成例一向不请议叙奖赏;在定额以外的,才按例附带请奖。现在沅陵、辰溪、黔阳、攸县、安仁五县,都是在定额以内,只有酃县,田亩数除足额以外,又查出额外开垦出的熟田六十六顷有余。经臣在原申报的文书内,把酃县知县刘朝佑委派勘查田亩的原任澧州知州黄炎附入请求议叙晋级,已被批准。部里回文说,照例对以上二人,各准许记录功绩二次,已奉圣旨批准允许,谨遵钦命记录在案了。特此合并附于本折奏报皇上知道。臣不胜感激惶恐之极。谨奏。

雍正朱笔批示:览。

###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本奏折中重复抄录了雍正对王国栋审案无能的大段批评。王国栋也自知职位不稳，所以又抓紧审讯陈帝西，才算使陈帝西承认谣言出于自己之口，但又说是听路人所言，是否真实，则难以知道。王国栋未来得及禀报，又接到将陈帝西押解进京的通知。在这封奏折上报不久，王国栋即被免职。

**【原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遵旨复讯事。

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准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奉上谕：“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曾静在京供出陈象侯、何立忠转述陈帝西传说流言一案。审讯陈象侯、何立忠，供出何献图。据何献图供，得之陈帝西。及究问陈帝西，陈帝西又供出得之张继尧，以何献图为证。刑讯张继尧、何献图，皆呼冤不认。又陈帝西供出抄录孔明碑文，曾与何知来、何纯忠看过。提审茫无确据，显系陈帝西捏造。既经众证明白，难容狡赖。应否将陈帝西解京，一并拟结等语。

“从前令尔等寄信与王国栋，令其将何立忠、陈象侯、陈帝西等，细讯所传之语本于何处。如伊等不肯承认，可委曲开导。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则尔等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犹不承认，则解京与曾静对质。今该抚讯问陈象侯、何立忠二人，俱称闻自何献图，得之陈帝西。何献日供亦相等，又究陈帝西，则供谏议碑文，系张继尧说的。是陈帝西已经自认传说流言，与曾静所供无异。更无再与曾静对质之处，何必又请将陈帝西解京？至陈帝西所供之张继尧及何知来、何纯忠等，该抚既称刑讯，张继尧呼冤不认，何知来等家中并无抄录碑文，显属陈帝西捏造。

“则该抚应将陈帝西委曲开导，令其悔悟感激，则自必将传言之实，由何处何人招出。乃王国栋既不将陈帝西洋悉晓谕，使之感悟，吐露实情，而但将扳出之张继尧加以刑鞫，不知王国栋出自何

心？况陈帝西将孔明碑文烂熟胸中，随口背出，此决非陈帝西临时造作之语，其言必有所本。即此，可以推求其他流言之所自来。而王国栋先用严刑，讯究诬扳之人，刑讯不得，遂请将陈帝西解京，以卸彼地方之责。”

**【译文】** 臣王国栋谨奏，为遵照圣谕对犯人进行再次审讯事。

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接到兵部火牌快马传递到怡亲王等转达皇上谕旨：“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报称：‘曾静在京供出来的陈象侯、何立忠转述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经过审讯陈象侯和何立忠，又供出了何献图。又据何献图供称：是从陈帝西那里听说来的。等到追问陈帝西，他又供出是从张继尧那里听到的，并说何献图可作证人。经用刑严审张继尧和何献图，他们都呼冤枉而不承认。另外，陈帝西又供出了抄录的孔明碑文，曾经让何知来、何纯忠看过。经提审后，茫然没有一点确实根据，显然是陈帝西捏造的，既然已经众人证明，实难容许他狡赖。现在是不是应该把陈帝西押解进京，以便一并结案定罪’等话。

“从前朕曾命令你们寄信给王国栋，让他把何立忠、陈象侯、陈帝西等人详细审讯，其所传流言，究竟从何处而来？如果他们不肯承认，可以委婉开导，说他们不过是传言的人，只要把从哪里听到的，从什么人口中听到的，说出来，那么你们便都是没有罪的人，何苦为别人隐瞒，而至甘犯国法呢？这样劝告，如仍不肯实说，就用刑审问，用刑仍不能使他们承认，则解送京师来和曾静对质。现在该巡抚审讯陈象侯、何立忠二人，都说是听何献图说的，何献图则是听陈帝西说的；何献图的供词也和上二人供词相符，又审问陈帝西，则供称上谏本和碑文二件事，都是张继尧说的。这证明陈帝西已经自认传说过流言，和曾静所供没有不同，便没有必要再和曾静对质了，何必又请求把陈帝西解送京师呢？至于陈帝西所供出的张继尧，以及何知来、何纯忠等人，该巡抚既然说经过刑讯，张继尧呼冤不承认，何知来等人家中并没有抄录的碑文，显然是陈帝西捏造的谎言。



“那么该巡抚就应该对陈帝西委婉开导,让他悔悟感激,则必然会把传言的真实情况,从什么地方什么人那里听来的,招供出来。可是王国栋既不对陈帝西详细开导,使他觉悟而说出实话,而反把扳出的张继尧加以刑讯,不知道王国栋是怎样想的。况且陈帝西能把孔明碑文烂熟的记在心里,随口背诵出来,这决不是陈帝西临时编造出来的,他说的这些必然有来源,就从这一点上来推论,其他流言必然有它的出处来源。而王国栋先用严刑,审讯被陈帝西诬扳的人,审讯不出什么来,便请求把陈帝西押解进京,以推卸他地方官的责任。”

**【原文】**“从前杭奕禄在湖广时,既不能详悉推求,是以特降旨令王国栋查讷。而王国栋又复草率,希图完结如此。有凭有据之事,尚不肯细心推究,以尽根株,设地方有疑难之事,则将作何办理?王国栋确为溺职。着王国栋再行详讯,务必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

“又前令王国栋将雍正五年五、六月间,衡州路上解过犯官留心察访,王国栋亦未复奏。令其一并确查,具奏等因到臣。钦此。”

臣于文闻竣后,复传陈帝西,几经询问,供吐游移。臣恐该犯乡愚畏罪,适刘之珩等奉旨释放回籍,臣即令刘之珩等将皇上宽大弘仁,当面逐为宣布,并又多方委曲开导。

据陈帝西供:“前年八月初间,小的奉母亲的命,往衡州买绸子,走到地名唐堡司。是条大路,有个凉亭,小的走得吃力,在那里息息足,买茶吃。只见有四个长大汉子,还有一个挑担的,是走道儿的光景,身上都穿着马褂子,口里说的是官话,像京里内旗人模样,他们自己伙里,在那边讲什么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内中一个人说,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因那挑担的来问小人要茶吃,小的随问他,你们是到那里去的?他说往城里去。那时路上偶然撞见,不知他是什么人,又不曾问他姓名,恐其着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从前不敢供出。其实这句话,实在是道听途说的,就是小的告诉何献图,也讲是听见人说,若果向小人说

的人,如今可以指得出姓名,其时小的又不晓得有今日的事,怎么不在何献图面前就讲是某个说的呢?

**【译文】**“从前杭奕禄在湖广时,不能详细推求审问出的问题,所以特降旨让王国栋追查到底。而王国栋又十分草率地去处理,企图这样马虎完结了事。有凭有据的事,他还不肯细心去推究,以求彻底挖尽老根,假如地方上有疑难的事,他会将怎样去处理呢?王国栋实在是失职。现在命令王国栋要再加详细审问,务必追究出传播流言的人,那时这事才能算结束。”

“另外,以前命令王国栋把雍正五年五六月间从衡州路上押解过的犯官,留心访查都是什么人,王国栋也没有奏报上来,现在让他一并确切查出后报上来。把这些事通知他,钦此。”

臣在乡试监考结束以后,回到衙门,再次提审陈帝酉,经过几次询问,他总是吞吞吐吐,犹疑不决,臣恐怕他是因为愚昧无知,害怕犯罪才这样。这时恰好刘之珩等人奉皇上谕旨释放回家,臣便让刘之珩等,把皇上宽大仁厚的圣德,当面逐条告诉了陈帝酉,并且又多方面委婉开导,陈才吐露出来。

据他供辞说:“前年八月初,小的遵照母亲的命令,到衡州去买绸子,走到一个名叫唐堡司的地方,是一条大路,路边有个凉亭。小的走得累了,便在那里休息一下,买碗茶吃。只见有四个高大男人,还跟着一个挑行李的,也是赶路的光景。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嘴里说的是北京官话,很像是从北京下来的旗人。他们自己围成一堆,在那里说什么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道忌讳,恐怕会招来麻烦。其中一个人说,皇上竟然没有定他的罪,反而升了他的官。因为那挑行李的人,来向小的讨些茶喝,小的便问他,你们是到那里去的,他说是往城里去的。那时路上偶然撞见,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又不曾问他们的姓名,由于怕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以前不敢供出来。其实这句话实在就是这样,在大路上道听途说的。就是小的告诉何献图时,也讲是听见别人说的,如果向小的说这些话的人,如今小的能够指出他们的姓名的话,那时小的并不知道会有

今天这件案子的事，怎能不在何献图面前讲是某某说的呢？

**【原文】**至于那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买鼎锅，在同年桥地方，见有许多人攒着一个背胡芦的道人，白发长须，约有九十多岁，据他讲有一百岁了。他招牌上写着云水道人，善观气色；又有一张诗句贴在桥上，说是什么孔明碑文。那时看相的人也多，要八文钱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钱，相了一相。已往的事，有些对证。他自己说是四川来的，小的因识得几个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几遍，记在肚里，也不知那诗句讲的是什么话。因小的从前病在何献图家，他郎舅说要缠绕，将小的用草荐裹了，逐出门外；又因何献图将小的对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以致今日有这样事，所以怀恨，扯着他郎舅两人是正。如今小的供的都是实情，并没有半句假话”等语。

正在具折奏复间，又准大学士公马尔赛等札，开前巡抚奏请，将陈帝西解京拟结。奉旨以陈帝西并未供出传言之人，王国栋不能详悉推求，但请解京，希图草率完结，务令再行详讯，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钦此。写字寄与巡抚在案。今在京有与陈帝西质问之处，我等遵旨再寄前来，巡抚可将陈帝西确讯取供，即将陈帝西并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员解送来京。

臣复钦遵，详加讯问，坚称此番所说实系正情，并无捏造饰除。经遵旨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委醴陵县典史陈继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自长沙起程，管押解送刑部查收外，合将复讯供情再行缮折奏闻。

至过衡犯官，随即密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递过军犯达色，蔡登科，臣恐前后尚有遗漏，又细查四、七两月，递过军犯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太监吴守义、霍成等，姓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备叙奏明在案，合并陈明，谨遣臣标千总宋启相恭奏闻。

**【译文】**至于那孔明碑文的事，是前年九月初一日，小的去衡州买鼎锅，在同年桥的地方，看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背葫芦的道人，那道

人白发长须,约莫有九十多岁,根据他讲有一百岁了。招牌上写着“云水道人、善观气色”,又有一张诗句,贴在桥上,说是什么孔明碑文。那时找他看相的人很多,要八文钱看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钱,相了一相,以前的事,他说的倒有些说对了。他自己说是从四川来的,小的因认得几个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几遍,记在心里,也不知道那诗句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小的以前有病在何献图家,他妹夫说疟鬼要缠绕他家,便把小的用草席裹了,赶出门外逐邪;又因为何献图把小的对他讲的话告诉了别人,以致发生今天被捕的事,所以心中怀恨,故意攀扯他二人,这是真的。如今小的所供,都是实话,并没有半句虚言”等等。

臣问出真情后,正把算写奏折奏报,又收到大学士和公爵马尔赛等人寄来的公文。内中说:“以前巡抚曾奏请把陈帝西押解进京定罪结案。今奉皇上谕旨,以为陈帝西并没有供出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传言,王国栋不能详审确求,只是请求押送到京师来,希图草率完结此案。命令他再行详细审讯,追查传播谣言的人,那么这事才算是有了着落。钦此。这些已写过公文寄给巡抚了。现在京师里又有需要陈帝西质问的地方,我们谨遵皇上谕旨,写信前来。巡抚可以将陈帝西确审取得供词后,即刻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选派得力人员押解来京。”

臣即遵照上谕,又对他们进行详细审问,仍坚称这次所供的确是实情,并没有捏造掩饰的地方。所以臣除了遵旨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选派醴陵县典史陈继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从长沙起程,押解送往京师刑部查收外,理应将本次复审的供词情况,再次缮写奏折奏报皇上知道。

至于路过衡阳的犯官,收到谕旨后,立即派人密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曾经递送过军犯达色、蔡登科;臣恐怕前后一段还有遗漏,又细查了四、七两月递送过境的军犯,有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大监吴守义、霍成等。其姓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已经奏明在案。理应一并陈报。谨派属下千总宋启相恭捧奏折进京,奏报皇上知道。

####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曾静一案，牵扯数省，到处追查余党。便有人想从告密中获得奖赏，而捕风捉影，任意诬告，此折反映即其中一例。王国栋亦未详察，便奏报上去，也属粗心无能。此折上奏后不数日，王即被免职。

**【原文】** 臣王国栋、臣李徽谨奏，为奏复事。

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抚标下把总刘万志，恭捧批回奏折到省，臣等跪接开读。会奏周楠呈首袁炽与曾静交往一折，蒙皇上朱批：“讯问曾静，并不识此人，况陈学松等姓名，亦皆一人不知，可将周楠诬捏情节究审为何起见，亦不可严用刑具。袁炽可释放，此案无可究处。钦此。”臣等随将袁炽当堂释放，并提周楠复讯。

据供：“小的原不认得袁炽，前因听见这话，一点忠心，就出首了，并没有心要害，并只想出首了，皇上自然说我好，并有加恩之处，并不为别的起见”等语。反覆研讯，别无异辞。

臣等备查，周楠原供往滇之杨天佩等三犯，先经行据郴州永兴县细加察访，挨查烟户册内，并无其人，出有印结在案。惟传言之张凤一犯，现在移查广东未复，而既经部臣讯明，曾静未与袁炽认识，其余各犯，亦皆一人不知，自应遵旨，概予免究。

其周楠诬捏之处，据供妄想皇恩，并无别故。可否俯念该犯异乡愚民，无知犯法，一并从宽，递回原籍安插，毋许出外滋事，以结斯案。臣等未敢擅便，理合缮折奏复，仰乞皇上睿裁批示遵行。

**【译文】** 臣王国栋、臣李徽谨奏，为奏复皇上谕旨事。

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属下把总刘万志恭捧皇上批回的奏批，回到省城。臣等跪拜迎接圣旨后，开封阅读。臣等所联名同奏的《周楠呈首袁炽与曾静交往》一份奏折，蒙皇上朱笔批示说：“经讯问曾静，并不认识这个袁炽，况且陈学松等的姓名，曾静也一个都

不知道。可以把周楠诬告捏造的情节追究审问一下,为什么要诬告,但也不可动用重刑。袁炽可以释放,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可追究的价值。钦此。”臣等遂把袁炽当堂释放,并提出周楠复审。他的供词说:“小的原来并不认识袁炽,因为以前偶然听人说袁炽和曾静有往来,自己怀有一点忠心,便把听来的事去出首报告,并没有存心要去陷害袁炽。并且我想出首揭发他,皇上自然要说我好,并且会恩赐给一点好处的。就是这些,并没有别的原因才出首。”经臣等反复审讯,也没有别的说法。

臣等查了一下周楠原来的供词,其中有往云南的杨天佩等三名犯人已经先行给地方官查找,据郴州永兴县报告,细加访查,又挨次查了户口名册,其中并没有这几个人,因而写出调查结果,并盖了县印,作为正式保证文件报来,已存记录存档。惟有涉及传播流言的犯人张凤,已发文移交广东省乡查,现广东回复还没到。而现在既然已经刑部审明,曾静并不认识袁炽,其余各犯亦一个也不知道。自应遵照皇上谕旨,对这几人一概免于追究。

周楠捏造情节进行诬告,据周楠供词,只是妄想受到皇恩奖赏,别的没有什么原因。所以能不能考虑由于周楠不过是外乡愚民,因无知而触犯了诬告的法律,可以一并从宽处理,递送回原籍安插,不许他再外出生事,以了结此案。臣等不敢擅自决定,理应奏报,回复皇上谕旨,请皇上明智裁决并予批示,以便遵照办理。

## 雍正上谕

### 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曾静案已基本审清，其所以攻击雍正，思想基础有二，一是受吕留良学说影响，二是听信谣言，而后者更为重要。由于曾静已表示伏罪，转而吹捧雍正。所以雍正认为让其现身说法，平息谣言，不失为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并可借以显示自己的“仁君”形象，因而才对曾静等宽大处理，以资利用。

**【原文】** 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合词公奏，将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谕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猝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

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

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实据。

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之,为之明白剖析,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可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译文】** 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职官,遵照圣旨审讯曾静,大家一致请求,曾静、张熙应按照大逆不道的律条,立即正法。皇上下了谕旨,在乾清官召见了诸大臣等,并让李绂跟随进去。皇上说:今天诸臣联名请求处死曾静、张熙。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自古以来,史册上没有记载过的。以犯罪情节而论,万万不能赦免。但是朕所以不杀他们,实是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去年曾静的门徒张熙,化名投书给岳钟琪。岳钟琪突然遇到这事,又忿怒又惊慌,来不及谋划,便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到密室里面,把张熙严加审讯追根,问他是受谁的指使。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随即又用刑拷问,而张熙宁死不肯吐供。岳钟琪没有办法,过了二三天,费了许多心计,曲折引诱,答应与他一齐谋事,招请他的老师,并与他在神前结盟设誓,张熙才开始把姓名一一供了出来。

那时岳钟琪把这些情况奏报上来,朕翻阅奏折之后,为之感动。岳钟琪忠心为国,揭发出了隐匿的奸恶的人和事。假如朕曾经和别人在一起盟神设誓,那么今天亦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期能不辜负以前的誓言。朕洞察岳钟琪的用心,如果不把岳钟琪当成一体股肱来对待,心中实在于心不忍。再说曾静等人生活都在偏僻乡村,受流言的蛊惑,其捏造谣言的人,实是阿其那、塞思黑手下的凶徒、太监等人。因为犯罪而流放广西,心中怀恨,才制造流言,一



路上到处传布。现在已经得到确实的证据。

如果不是因为曾静的事发,那么这些谣言的流传,朕又怎么能够知道?又怎能明白地加以剖析,而使得家喻户晓呢?而且国家的法律,从来就是以惩一儆百为目的。像曾静那样的叛逆,恐怕宇宙之内,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即使是后世,也可以断定,必然不会再出现和他一样的人了,所以又何必存在着惩一儆百的见解?可以宽免他的罪行,并不是想博得一个宽大的名声而取消法律。一切朕当另有旨意颁布。

##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 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曾静招供出传播悖边言论的犯人。而且供出梦见自己的同族人告诉他说,那人姓邓等话。结果江苏巡抚便依此追查,当然毫无结果。由此可见雍正对此案追查的紧,涉及面广,地方官员连梦话都紧追不放。

**【原文】** 臣尹继善谨奏:臣于淮安,路遇刑部侍郎臣杭奕禄恭传谕旨,命令臣等访拿曾静供出诡名王澍播散流言之人,并将图像交臣。窃思逆贼曾静,僻处乡野,敢于逆天悖理,皆由奸邪党羽造言四布,凡在人类者,闻之无不切齿痛心。臣现在多方设法密访查拿。

再杭奕禄途中盘问曾静,伊又记诡名王澍之人曾言,在潘宗洛湖南学差任内,看过文字。臣查潘宗洛,原籍常州府宜兴县,访有伊孙潘文熙在家。臣着人将潘文熙并当日历任跟随潘宗洛之家人,唤至署中,称访延慕友,令将伊祖学院、巡抚并历任内所清幕友及教书看文字之人,姓名、年岁、相貌、住址一一列出,现在逐名密访。

再,臣与杭奕禄淮安相见是夜,曾静梦回伊家,族人曾天祥向其说那人姓邓,在王澍家中教过书,是湖北人,兄弟曾又思在兴谷

洞地方，知他跟底等语。杭奕禄到苏将此语向臣说知，臣思梦中之语虽难凭信，但如此罪大恶极之人，天理昭彰，无不败露，或者由此跟寻而得亦未可定。

臣因遣人至无锡，寻见原任给事中王澍细问，曾在伊家教书往来者并无姓邓，亦无湖广之人。开出处馆数人，其年纪相貌俱不相同。但曾静既称梦中见曾天祥，告以其人姓邓，系湖北人声口，曾又思在兴谷洞知其底里，恐非无因。臣现在照图书像密札知会湖南巡抚赵弘恩，湖北巡抚费金吾，令其就近查询密访，并探兴谷洞地方踪迹。

臣日夜筹度，展转于心，恨不能一时就获，以抒愤懑，不敢以为梦语而忽之也。谨将奉到密旨，遵行缘由，先行奏闻，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

朱批：览。但梦寐之语，何必如此认真也。

**【译文】** 臣尹继善谨奏：臣在淮安路上，遇到刑部侍郎杭奕禄传达皇上的旨意，命臣等访查捉拿曾静供出的化名叫王澍的传播散布流言的人，并把图像也交给了我。我个人认为，曾静处在偏僻乡野，敢于违反天理，都是由于那些奸诈邪恶的党羽制造流言广为散布的原因，只要是人，听到后，没有不切齿痛恨的，臣现在正想方设法严密访查缉拿。

另外，杭奕禄在途中盘问曾静，曾静又想起化名王澍的人曾说过，潘宗洛在湖南学差的任期内，给他看过文字。臣已查明潘宗洛的原籍在常州府宜兴县，访知他有一个孙子潘文熙在家中，臣派人把潘文熙以及当时历任跟随潘宗洛的家人召到署衙中，说是要拜访邀请幕友，让他们把潘文熙的祖父在学院、巡抚历任内所请的幕友以及教书、看文字的人的姓名、年龄、相貌、住址详细开列出来，现在正逐个暗中访查。

还有，臣和杭奕禄在淮安相见的那天夜里，曾静做梦回到了家中，他本族的人曾天祥向他说明那人姓邓，在王澍家中教过书，是湖北人，兄弟曾又思在兴谷洞地方住，知道他的根底等话。杭奕禄到

苏州把这些告诉了我。臣想,梦中说的话虽然难以作为凭证相信,但是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在明显的天理之下,没有不败露的,也许顺着这上面追查,说不定会有收获。

因此,臣派人到无锡,找到了原任给事中王澍仔细审问,曾在潘宗洛家教书,往来的人中并没有一个姓邓的,也没有湖广地方的人,所开列出的在学馆作事的数人中,他们的年龄,相貌都与开列的名单不相符。不过曾静既然说梦中见曾天祥告诉他那人姓邓,是湖北人口音,曾又思在兴谷洞,知道底细,恐怕不会没有原因。臣现在照着图画了像,秘密地写信告知湖南巡抚赵弘恩,湖北巡抚费金吾,使他们就近查询密访,打探兴谷洞地方的踪迹。

臣日夜都在想办法,心中反复地思考,恨不能马上把他们拿获,以吐心中的郁闷和怨恨,不敢以为梦话而不重视。谨将接到密旨遵照执行的情况,先奏皇上知道。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

雍正来笔批示:览。不过是梦中的话,何必这样认真呢!

##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 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对曾静一案审讯已告一段落，雍正仍嫌供出的犯人太少。因又命令杭奕禄秘密带领曾静去浙江，企图指认浙江逆党，但无结果，因此，浙江总督李卫又派官兵将曾静押往湖南继续指认逆党。

**【原文】**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

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密带曾静并悖逆妄人图像到杭，向臣宣示密谕，跪领钦遵。伏查此辈棍徒，造作讹言，往来煽惑，实可痛恨，断难容其漏网。

臣细思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诚恐其中或有在内因，将依稀仿佛年貌相近者，密令认识，逗问语音，皆不相像。

据称江南稍有影响。杭奕禄回江之日，会同江南督抚二臣，再为推求。臣仍当加意留心，设法访察，不敢略有懈怠宣露。

至臣前见曾静逆恶妄言，实深忿激，恨不能食肉寝皮，以抒公义。及观其外貌语言，乃系鄙陋不堪，甚属平常者，较浙省现获之陆同庵，行径执谬，大概相似。与其从前作为，迥不相同。乃知实属天地祖宗之灵，借此妄人以昭显千古是非邪正之别，而使天下无不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相儆戒，诚非偶然也。

今笔帖式杭嵩安，已密押该犯于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前往湖南。臣专派外委把总吴居功，带兵四名，宽裕发给盘费，随同护解至彼。并沿途拨兵六名，交替接送去讫。

至极恶吕留良家口子孙，于臣旋浙之时，即已密令府县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迨此番回任后，又将其父子坟墓，严飭文武，派拨人役，加谨巡查，不敢疏忽。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顺交臣权外委把总黄文达，自备脚力资进，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朱批：览。曾静之感服情形如何？

**【译文】**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

为钦奉上谕的事，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秘密地带着曾静和叛逆狂妄之人的图像到达杭州，向臣宣示密旨，臣跪领皇上的旨意。看到这些无赖之徒制造谣言，来回煽动蛊惑，实在让人痛恨，绝不容许他们漏网。

臣仔细想，江浙地方爱闹事，违法执谬的人，不会有超过现在已经捉住的甘凤池等罪犯了，唯恐其中就有他们在内，因此把年龄，相貌比较接近的人，暗中让曾静识别，区分口音，结果都不像。

据称江南已逐渐受到影响，杭奕禄回江南的时候跟江南总督和巡抚二位大臣一起分析研究。我仍然加意留心设法访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臣看到曾静叛逆恶毒的妄言，真恨不得吃他的肉，把他的皮当褥子，以表达公众的义愤。等看他的样子和语言时，竟然是鄙陋不堪十分平常的一个人，和浙江现在已经抓到的陆同庵，行径和坚持谬误的态度差不多相似，和他从前的作为迥不相同。才知道是天地祖宗之灵，借此狂妄之人来显示千古是非正邪的不同，让天下的人都知道造谣生事的人，都会被审察儆戒，确实不是偶然的事。

现在笔帖式杭嵩安已经严密押解该犯于正月二十九日动身前往湖南，臣专门派遣外委把总吴居功带领四个兵士，发给足够有余的盘费随同护解直到终点，并且沿途调拨六名兵士交替接送直到

完毕。

至于罪大恶极的吕留良的家人子孙,在臣回浙江之时就已经密令府县的官员,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趁着此次回到任上以后,又将他们父子的坟墓,严令文武官员拨派人役加倍小心巡查,不敢疏忽。按理应该同时奏明呈上,伏乞皇上睿鉴,为此顺便交给臣部下外委把总黄文达自己准备坐骑送去进呈。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曾静的认罪情况怎么样?

##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 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雍正亲自编定的《大义觉迷录》刻印出来后，颁发全国，使“曾静差徒投书案”告一段落。岳钟琪身为第一个接触此案的人，自然必须表态歌颂一番。才写了此奏章。最后又附上一笔，趁机交待了他在审问张熙时，曾假意称赞过屈大均的文章。这依然是为了怕以后被抓住辫子。

**【原文】** 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为圣德光昭，群迷觉悟，臣庆切于中，敬抒虔悃，仰祈睿鉴事。

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送内阁，交出奉旨刊刻《大义觉迷录》二部到臣，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读圣谕，敬谨详绎，仰见睿照所临，无微不至，圣泽所被，万类咸沾，大义聿昭，愚蒙共启。此诚为党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析理义于至精至微；开聋聩于极顽极冥。稽之典、谟、训、诰，实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逆兽曾静，蠢顽不灵，恣肆狂悖，雍正六年遣其徒张熙持书至臣，其中词语丧心病狂，狼嗥犬吠，臣阅未竟，竖发裂毗，痛心切齿，畏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以消忿恨。遂将张熙严加刑讯，期于逆党全获，寸磔族诛，早申国宪，以蔽厥辜，詎逆恶张熙任刑不吐。臣是时



忽怦然心动,以为若不设法引诱,则逆踪党恶究难必得。然此际臣心忽动之机,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恶张熙于严刑夹讯之后,不辨臣设誓之诚伪,欣然将逆谋奸党,历历指供,悉诉其情,无稍遗遁。由今思之,诡譎如逆恶张熙,既能坚忍重刑,而不能不为假词所诱者,冥冥之中,如有鬼神若或使之而然也。随得将逆恶张熙所供逆谋,并逆兽曾静住址及所投逆书,密陈圣鉴。

**【译文】** 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为皇上圣德的光大,使众多陷入迷途的人能够觉悟,臣从心里感到高兴,恭敬地抒发下臣的诚恳想法,敬请皇上明察。

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兵部行文送来内阁奉旨刻印的《大义觉迷录》二部到臣这里,臣恭设香案,向着皇宫方向叩头,跪读圣谕,详细推究,抬头看到皇上圣明所照耀的地方无微不至,皇上的恩泽遍及万类,无不得到浸润,大义所昭,使愚昧和无知的人都得到启发,真是醒悟社会的巨大榜样,指点迷途的宝贵教诲。辨析道理极其精辟细致,使非常愚昧无知的人也受到开导。考证《尧典》、《禹谟》、《汤诰》、《伊训》等篇经典,真没有像《大义觉迷录》这样深切著明啊!

逆兽曾静蠢顽不灵,放纵颠狂,雍正六年派他的徒弟张熙拿着书信到臣这里,信中词语丧心病狂,犹如狼嚎犬吠,臣还没看完就觉得毛发竖起,眼角迸裂,切齿痛恨,真想食他的肉寝他的皮,以消除忿恨。于是将张熙严加刑讯,等待把逆党全部拿获,严施酷刑,诛灭九族,从快申明国法,以结束其罪恶。哪料张熙任凭怎么受刑都不肯招供。臣当时忽然心动,认为如果不设法引诱,逆党的踪迹及罪恶很难追究,就在臣心忽动的时候,自己就像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不知不觉这样做了。逆恶张熙在严刑审讯之后,没有区别出臣设的誓是真还是假,欣然将叛逆的阴谋和奸党清楚分明地一一招供,详尽地叙述阴谋活动情况,没有一点遗漏。现在回想这件事,诡譎如逆恶张熙,既是能坚忍重刑,却不能不被假词所诱惑,冥冥之中,就像有鬼神驱使他这样的。随即得以将张熙所供反叛阴

谋和曾静的住址及所投的谋反书信，秘密呈送皇上圣鉴。

**【原文】** 夫以逆兽曾静等，生逢盛世，戴高履厚，始而心服大奸大逆禽兽不若之吕留良讲义横蓄于心，继而又听信悖逆之阿其那、塞思黑等逆党，捏造全无影响之流言，肆加毁谤，声载成书。若非逆兽自为败露，不几以讹传讹，妄为扬播，迷惑人心，流毒无己。在逆兽曾静之罪恶，已通于天。而臣当时之假词谓诱，并逆恶张熙受刑之后，旋即信而不疑，悉吐实情，实乃神人共愤，不使奸谋逆恶暂容于天地之间。

此种情事，有非思虑之所得，而预定蓄念之所得预防。良由我皇上深仁厚德，感格大祖，是以阴夺其魄，遣使投书，奸谋毕露，此即逆静今日所谓从前投书，自速天诛，乃今痛自悔恨，实有若或使之莫之为而为也。

我皇上如天好生，以逆兽曾静僻处穷乡，罔知大义，先由误信逆恶吕留良邪说，继又妄信逆党道路诬谤之言，遂使迷而不悟。乃远引“宥过无大”之蕴义，赦其狂背，予以自新。似此诱张为幻，悖恶凶头，实属千古未有之大愆；而我皇上宏仁大度，特宥无知，更属千古所未见之旷典。即蠢顽如逆静等醉生梦死之禽兽，尚有一线之明，感恩戴德，痛首痛心，自怨自艾，深知从前轻信邪说谣言之误。臣细阅逆兽曾静等全供，益信道盛德至，化及豚鱼，所感甚深，为效甚速；且我朝列圣相承，积功累仁，天与人归，抚有中夏，光明正大，远迈商周。自生民以来，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

**【译文】** 像逆兽曾静等人，生逢盛世，就在这个兴盛的人世间，先是信服大奸大逆禽兽不如的吕留良，心中充满了他的邪说。而后又听信阿其那、塞思黑等逆党捏造的无中生有的流言，肆意加以毁谤，全部记录下来简直可以成为一本书。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败露出来，岂不以讹传讹，胡乱散布，迷惑人心，流言不止。逆兽曾静的罪恶，已经触怒了上天。而臣当时用假话设诱，并是在张熙受刑之后不久，他随即信而不疑，详尽吐露实情这样的事，实在是由于神

人共愤，一刻也不容许奸谋逆恶存在于天地之间。

这些事情并不是由于臣能想出办法来，而是由预定的念头不知不觉得到了预定的结果。的确是由于我皇上深仁厚德，感通于天。所以冥冥中有神明夺其魂魄，驱使其投递书信，使他们的阴谋毕露。这就是叛逆曾静今日所说的从前投书，是自己加速自己被天所诛灭，到现在痛自悔恨，实在有如鬼神在暗中指挥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便糊里糊涂地去做。

我皇上像苍天一样有好生之德，认为逆兽曾静处在穷乡僻壤，不知大义，先是错误地相信逆恶吕留良的邪说，接着又妄信道听途说逆党所散布的诬蔑诽谤之言，才使其陷入迷途而不知醒悟。于是引用很久远的古训“宥过无大”的含义，赦免其狂悖的罪行，给予其自新的机会。像这样虚狂放肆，互相诈惑的执谬凶恶顽徒，的确是千古所没有的痴憨；而皇上宏仁大度，特别宽容无知的人，更是千古以来所没有见过的恩典。如今蠢顽像曾静等醉生梦死的禽兽，还能有一线觉悟，感恩戴德，疾首痛心，自怨自艾，深知从前轻信邪说，谣言的错误。臣仔细阅看曾静等人全部供词，更加深信道盛德至，连猪鱼都能被感化，所得到的感受很深，效果也很快；况且我朝列位皇帝圣明相承，积功累仁，天意与人心相合，占有中国一统天下，光明正大，远远超过了商汤、周文王。自从有人民以来，能取得天下的正统合法，没有像我朝这样盛大的了。

**【原文】** 我皇上乘乾首出，仁覆寰区，复念四海苍生，万一尚有为邪说所惑，是以万几之余，剖析圣贤之经义，以开万古群蒙，疏解至三，精详明切，特命刊刻，布告中外。俾茅檐蒿屋，均知尊君亲上之常经；僻壤遐陬，共识践土食毛之大义。今现在之冥顽，既以趋义而归仁。被惑自愚蒙，自必格心而向化。

臣谨遍谕闾营，敬宣圣德，官兵人等，莫不叩首欢呼，忭舞称庆。而臣之微悃愚忠，睹兹宝录，亦得稍为表白，永矢赤忱，以仰报皇上高厚洪恩于万一而已。臣感切于中，未由自己，敬抒愚悃，缮摺恭奏。

再臣细阅逆恶张熙所供，臣言屈温山一段情节，缘比时逆恶张熙曾言，闻得广东有屈温山者，诗文甚佳，亦未出仕，并云惜未见其文集。其时臣正在诱之使言，随亦云其著作大意，仿佛与吕留良及而师曾静之意略同。其实屈温山之为人如何？并伊之诗篇文集，不唯臣从前并未寓目，抑且并未闻人谈及，其书之有无邪说，（朱批：此一语非卿提起，朕实未留意，而廷臣亦未有言及者。）无由而知。是时臣之所以信口称道者，盖欲探逆恶之实情，使之深信不疑，直言无隐也，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批：览。

**【译文】** 我皇上为天下之尊，仁爱遍及寰宇，心中想着四海苍生，怕万一还有极少数百姓为邪说所迷惑，所以在处理繁杂政务之余，剖析圣人贤达们所说的道理，以开启众多愚昧的人，反复注释讲解，精确详细深刻，特别命令刊印成书，布告中外。使寻常百姓，都知道尊君亲上的常规原则，偏远角落的人都懂得对皇上恩泽感激的道理。如今这些冥顽之徒已经走向仁义。由于愚钝蒙昧，而被迷勤的必须自己端正心情才能接近教化。

臣恭谨地向属下全体官兵宣布皇上的谕旨，恭敬宣传皇上的恩德。官兵人等，没有不叩首欢呼的，高兴地跳起舞，表示欢庆。而臣这点微小的真诚和忠心，看到此宝录也能得以略为表白，发誓永远赤心忠诚，以仰报皇上高厚洪恩于万一。臣感切胸中，不能自己，敬抒愚悃，缮折恭奏。

另外，臣详细观看逆恶张熙的供词，臣所说的屈温山一段情节，是由于当时逆恶张熙曾说：广东有一个叫屈温山（指屈大均，字翁山，此处是笔误）的人，诗和文章都很好，并说可惜未见过他的文集，当时正在引诱张熙使他招供，于是就也随着说屈温山的著作大意和吕留良、曾静的思想基本一致。其实，屈温山的为人如何和他的诗篇文集，不但臣从前未见过，而且也没有听人说到，其书中有没有邪说，（朱批：此一语不是卿提起，朕确实没有留意，而且朝廷

中的大臣也没人提到此事的。)不得而知。当时臣之所以信口称赞,是因为要探问逆恶的实情,使他们深信不疑,把一切话都毫不隐瞒地供出来。理当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雍正来笔批示:览。

##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 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这个奏折是曾静案的余波，记录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杭州一个监生陈铨，在群众中吹嘘自己认识张熙，以夸耀、抬高自家身份，但被官府风闻而抓起来，又乱供与江西人吕东阳有往来。浙江总督遂通知江西省，请捕送吕东阳到案。结果江西错抓了一个叫吕学一的人，吕学一怕受刑打，无中生有地供出直隶、山东、江苏等省的同党，于是江西便发文照会各省，大加搜捕。后来吕学一被押送杭州，才审出全是他胡编乱供，将其释放；又通知江西火速撤销往各省搜捕同案犯的公文，演了一出虚惊闹剧。从这里也可看出，清政府各级官员，对吕留良、曾静一案，已紧张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以及在办案审问中的诸多弊端。

**【原文】**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上年冬月，访有杭城仁和县监生陈铨，少年狂诞，在外扬言曾与湖广逆犯张熙来浙时认识，并同党恶严赓臣，投拜门生，讲论诗文，自幸不曾扳入案内等语，当即拿究审问。又据供出，曾与江西人看风水之吕东阳，于杭州书坊相遇，因起大六壬数，彼此接谈，许以跟随同行，每月可得帮给银三两，尚有札付等语，随查吕

东阳踪迹，已于雍正三年回归原籍。因陈铨供内有札付狂妄之语，不可不为究讯明白。一面移咨江西巡抚查缉解浙质对，一面再将陈铨细加研鞫。旋又改供吕东阳系浙江台州人方贤济冒名假称，亦在省城堪輿生理，错认为东阳。又复行提方贤济，于今年三月下旬到案，三面质讯，曾与陈铨会面起过六壬，彼此较量深浅争论是实，并无许银及札付之事，讯之陈铨，自认谎供。

其熟识张熙等之处，反复推鞫，均属支离，并称曾静亦经到杭州拜望见过等语，更为荒唐，乃系好作不根之谈，造言生事，哄骗愚民，假做体面狂徒，随将陈铨咨革监生，从重枷责，仅留余生，交与伊父亲邻取保管束，永不许出门。

正在备文移咨江西间，即于四月二十二日，准江西署抚臣谢旻，咨解吕学一即吕东阳到浙。臣查其在江西所供陈铨，年貌籍贯，及京师相遇情节，俱不符合。随将解到之吕东阳更换衣服，同别案犯及衙役等十余人间杂并跪。吊同陈铨及吕东阳当在杭寓主逐一识认，并非其人。

**【译文】**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孝。臣李卫谨奏，为奏闻事。

臣于去年冬月，查得杭州府仁和县监生陈铨，少年狂诞，在外面扬言，曾与湖广逆犯张熙来浙江时认识，并同党恶严赓臣，投拜门生，讲论诗文，庆幸自己没有卷入案内等话。当即立刻拿获，追究审问。又供出曾与一个看风水的江西人吕东阳，于杭州书坊相遇，因起大六壬数占卜，彼此接谈，承许跟随同行，每月可得帮给银三两，尚有书信给他等话，接着就查吕东阳的踪迹，已经在雍正三年回到原籍。因陈铨口供内有书信说有狂妄的语言，所以必须要追查清楚，一方面行文江西巡抚查访辑拿，押解到浙江对质，一方面再将陈铨加以详细审问。随即又改了口供说吕东阳是浙江台州人方贤济冒充他名字的，也在省城做看风水的营生，错认为吕东阳。又下令缉捕方贤济，今年三月下旬捉到，三面对质，曾经与陈铨见面，一同起过六壬，相互比较深浅和争论是实，但并没有答应

给银和给书之事，讯问陈铨，他自己承认是谎供。

他熟识张熙等情节，反复审问，都是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他说的曾静也曾到杭州拜见过面等话，更是荒唐。实是个好作无稽之谈，造谣生事，哄骗愚弄百姓，假做体面的狂徒。随将陈铨监生的功名革去，按刑法加重责打后，留下性命，交给他父亲和邻居取保管束，永远不许出门。

正在准备文书发送到江西期间，江西署理巡抚谢旻，有文书并押解吕学一即吕东阳到了浙江来。臣查其在江西所供陈铨的年龄、相貌、籍贯及在京师相遇等情节，都不符合。跟着便把已经解到的吕东阳更换了衣服，同别案人犯及衙役等十余人混杂在一起跪下，并传到陈铨及吕东阳当日在杭州时住房的房主逐个辨认，并不是这个人。

**【原文】** 讯据吕学一供称，实系打造银匠生理，招牌上有东阳吕记，并非名号。向在保定府涞水县开店，从没有到过浙江，且目未识丁，不会风水。其江西所在京与陈铨结盟，吃血酒，约会船只下海及供出各省田开玉等姓名，俱系畏刑信口妄指，毫无影响。

诘其因何认供凿凿之故。据称彼地要严审，若不妄供，难逃夹讯。我族人说，“你到浙江，自然明白，何必先自受苦”等语。隔别研讯，实属误拿。查臣前咨，止于将吕东阳获解送浙质对，并未令其就近讯供，彼处既无活口来历，何从究审，自有错误。但因江南匪类正在浙省发觉，江西州县官疑为此件，奉公过甚所致。幸到杭不曾动刑，即与剖明省释。臣捐给盘费，交原解官带回江西，并咨明署抚臣谢旻，飞速行文直隶、山东、山西、江南、广东各省，将吕学一妄供之姓名，毋庸查拿，以免张皇滋扰。去后今已准有谢旻回咨，合将情由奏明。

再，浙江各处地方安静，惟海盐县近日后有愚民，以“糍粑教”名目，聚会拜忏。恐其蛊惑人心，经臣访拿，为首及附和党羽等十余名，交杭嘉湖道细加严审，尚系乡愚初起，无别项为匪情，故现在分别重惩枷责，仅留余生，交保管束，朔望点卯不时稽察，以杜颓



风。

**【译文】** 审问中吕学一供称：他实际是打造银匠，生意招牌上有东阳吕记，并不是他的名号，一问在保定府涞水县开店，从来没有到过浙江，而且目不识丁，也不会看风水。他在江西所供出的在京与陈铨结盟，吃血酒、约会船只下海，以及供出各省如田开玉等人姓名，都是因为害怕受刑而信口乱指的，根本没有一点根据。

责问他为什么供得那么确凿的原因，他说是在江西要严厉审问，如果不胡乱编个口供，难逃用夹棍拷问。他的一个族人对他讲，你到浙江自然就明白什么案情，何必自己先受苦头等话语。隔开另外讯问，确实是属于误抓的。查臣先前行文，只是将吕东阳解送到浙江来对证，并没有让他们就近审讯，那里既然没有犯人案情，从哪里追究审问？自然就会有错误。但是，因江南匪类正在浙江省发现，江西的州县官员怀疑是这个案件，这是为公的心过度而造成的。幸亏到杭州不曾动刑，就剖析明白，予以释放了。臣捐送给盘费，交原押解官员带回江西，并告知署理江西巡抚谢旻，火速发文直隶、山东、山西、江南、广东各省，将吕学一胡乱供出的姓名，不用再查问捉拿了，以免造成惊慌和滋扰。现在已有谢旻的回文，理应将情况奏明。

另外，浙江各个地方安宁无事，只有海盐县近日常有愚昧百姓，以糍粑教的名义聚众举行传送教义和忏悔仪式。恐怕他们蛊惑人心，经臣查访，捉拿为首及附合的党羽等十余名，交杭嘉湖道道台详细加以严审，审明是乡村愚民刚刚兴起的迷信组织，没有其他为匪的情节，现对他们分别上刑严惩，仅留余生，交保管束，每逢初一和十五点名，不定时检查，以杜绝颓败迷信的风气。

**【原文】** 又，钱塘县知县李惺，缉得游方匪僧裕安、上乘等，讯出同伙甚多，皆系马流和尚，结党为匪，各处云游挂单，遇孤村静室，庵庙人少者，即用强行劫，或以蒙汗药投入饮食之中迷人，取其衣资，更有损害性命者。臣随拣造弁员，为发给路费，押带匪僧作眼，分

头认缉，先后又获同党静参等二十余犯。所供江浙两省窃劫，历年为害，踪迹莫定。按址行查，皆属不虚。而乡僻僧尼弱门，止于失物不致伤命者，从前竟不赴官呈报，今现在逐案究明，定拟具题。此外，多党仍再上紧侦拿，断不使其漏网贻患。

又，本年五月三十日，据臣差往江南巡辑私盐盗匪弁员禀称，崇明县花沙海梢等处民人，忽率众鸣锣到新开河市镇强勒各铺户，关闭店面，喧闹地方等情。随据苏松镇兵官施廷专呈，同前。由臣一面严批查拿首犯，解散余党，一面密加察访。因崇明佃户向夏冬二季交纳业主田租之外，尚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经知县祖秉震于上年具详禁革，立碑文内分晰未明，刁民藉以为题，欲将夏季麦租不还。先写匿名谤纸粘贴。指称取租富户施大受与新任镇臣施廷专朕宗，倚势收等语，聚众人逼迫店户罢市，甚至殴辱巡检。虽有营县拿有朱锁等四、五人到案，尚有写匿名帖之夏君钦等根脱逃未获。该县欲为掩饰，详文含糊，未将实情叙明，臣查崇明地居海外，各沙狐悬错杂，民情向称刁悍，今欲借端图赖额内一季正租，辄敢粘贴匿名，聚众妄行，恶风断不可长。现在批行江苏按察司，苏松太道严查确情，会同营员勒获为首鼓众要犯。咨会江省督抚二臣听其究审定拟，分别严处示儆外，事关海疆要地，棍徒聚众，合并附摺奏明，伏乞圣鉴。谨奏。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朱批：是施廷专已有旨着汝调补矣。朕意李灿似宜此任，若浙省镇臣调用有难行处，只管暂委员署理崇明。据实折奏以闻。

**【译文】** 还有，钱塘县知县李惺，缉拿到一帮云游串乡的匪僧裕安、上乘等人，审问出他们的同伙很多，都是些马流和尚，勾结为匪，各处云游走动，遇到孤寂小村、僻静人家庵庙内人少的地方，就用暴力进行抢劫，有的用蒙汗药投放饮食里把人迷倒，偷取别人的衣服、钱财，更有杀人害命的。臣随即挑选武职吏员，发给路费，押带匪僧作眼线，分头指认缉拿，先后又捕获同党静参等二十余名案犯，供出在江浙两省盗窃抢劫，多年为害，踪迹不定。按他们交待的作案地点进行访查，都属于事实。而偏僻的乡村和尚、尼姑力量

小的门户，只是丢失了财物而不致于性命受伤害，所以，从前都没有向官府呈报，现在此案正在逐个追查清楚，再拟定处理判刑办法。另外的同伙党羽，仍然在加紧侦缉捉拿，绝不使他们漏网，贻留后患。

又：本年五月三十日，据臣差往江南缉拿贩私盐的盗匪的武职吏员禀称，崇明县花沙海梢等地的百姓，忽然聚集很多群众，敲锣结队到新开河市镇上强行勒索，各商店只好赶快关门闭户，造成骚乱市面等情况。随后根据苏松镇总兵官施廷专送来呈报，所说情况相同。臣一面下令严查闹事首犯，解散余党，一方面秘密访查肇事原因。是因为崇明县佃户旧例在冬夏两季除交纳地主田租以外，还要交地主下乡收租的轿钱、饭钱、家人随便杂费等项目。经知县祖秉震于去年申报情况后禁止，废除了这种陋习，并树立石碑公布。碑文里边讲得不十分明白，有些奸刁百姓便借此为题，打算把夏季麦租赖去不交。并事先写了匿名诽谤的招贴纸，到处张贴，说收租的富户施大受和新任总兵官施廷专认了同宗，要仗势勒收地租等内容。煽动结集了很多人，逼迫商店罢市，甚至殴打镇上巡检官。虽然经驻防营官和县衙门派兵捉拿了朱锁等四五人，尚有写匿名帖的夏君钦等地痞逃脱未能捉住。该县知县为了掩饰事态，上报文书含糊其词，没有把真相实情说清。臣以为崇明县地处海外，各沙洲大小远近不一，居民一向刁悍，现在企图借口赖去一季正租，还敢张贴匿名帖煽动，百姓聚众闹事，这种恶劣歪风决不能助长。现在批示江苏按察司，苏松太兵备道严查确实情况，会同驻军营官，捉拿聚众闹事的首犯，并行文照会江苏总督、巡抚，请他们追究审查，对各犯分别严厉处分，以示警戒外，因这事关乎沿海边境要地的安定问题，而发生痞棍聚众闹事，理应一并奏报明白，请皇上明鉴。谨奏。雍正八年六月六日。

雍正朱笔批示：这里施廷专已有旨意让你另派人员代替他的职务。朕认为李灿合适担任此职。如果浙江总兵官调任有困难的话，可暂派别的人代理一段。崇明事件可根据实情再用专折奏报上来。

##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 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曾静由反清转向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统治，因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向民众宣扬雍正盛德。曾静到湖南不久，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内容是约定一批百姓要共同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溺死。这传单强烈反映了湖南百姓对曾静的不满，也使湖南地方官员大为紧张，不得不奏报。究竟这传单是对曾静的悖逆不满，还是对曾静的变节不满，恐怕仍是个谜。

**【原文】**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请圣训事。

八月十一日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面禀：省城贴有传单，约于十九日共执曾静沉潭。随据长沙县知县单含，揭送传单到臣。臣即出示晓谕，严行禁止。

讫十四日，荷蒙圣恩特赦，将曾静切加训束。臣等当将曾静传赴公所，宣扬圣旨，明切教导，曾静惟俯首称谢。臣等窃思，曾静来楚，本欲令其宣扬圣德，化导愚民，今据该司等公禀前来，诚恐草野愚民共生义愤，无益人心，反滋事端。臣等未敢擅便，臣谨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据实奏闻，并抄录传单呈览。伏乞圣主训示遵行。臣赵弘恩、李徽谨奏。雍正八年九月十三日。朱批：览。另有

旨谕。

**【译文】**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请皇上训导事。

八月十一日湖南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来当面禀报说，长沙省城内有人贴有传单，约定要于本月十九日共同执拿曾静，沉入深潭溺死等内容。随后长沙知县单含，也把揭下来的传单送来。臣即布告通告全城，严禁百姓闹事，谋害曾静。

到十四日，臣等又接到圣旨，让对曾静严加教育和约束。臣等当即把曾静传到公庭，向他宣扬皇上圣德，切实进行教导。曾静没说什么，只是叩头称谢不止。

臣等窃想，皇上让曾静来湖南，本意让他宣扬皇上盛德，教导愚民，现根据两司等一同来禀告给臣，深怕无知的百姓对曾静共同产生义愤，无益安定人心，反而会引引起事端。臣等对此不敢自专，特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根据实情共同奏报皇上。并抄录传单一并呈交皇上御览。希望皇上给予指示，以便处理。臣赵弘恩、李徽谨奏。雍正八年九月十三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朕另有专门谕旨告知。

## 雍正上谕

### 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这道谕旨,是对吕留良及其家属的判决,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刑法中灭族这一条的残酷。同时,对吕留良的著作也下令焚毁。但雍正仍惧怕吕留良思想影响仍在,所以在这篇谕旨中又用了一半篇幅去讲道理。最后,还下令让全国各级学校的秀才、监生,人人对吕留良的定罪恰当与否表态,并要写出书面具结。表面上讲可以各抒己见,提出异议,实际上是对不同意见的镇压。

**【原文】**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犯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定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

吕留良应剐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剐尸枭示。吕毅中应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谋逆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

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叛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

至其所著书籍，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心术若此，其盲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其尽绝，则将未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

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剖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甚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抄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译文】**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共同议定：吕留良身为本朝秀才，胡乱攀附自己是前明朝仪宾的后裔，追思过去的国家，诋毁我朝制度，制造罪恶言论，进行悖逆著述，猖狂叛逆，罪恶滔天。甚至敢对圣祖仁皇帝污蔑指责，真是悖逆到极点，臣等没有不切齿痛恨的，应当按刑律定罪，加以公开诛灭，以申人伦纲纪，以消灭祸乱根源。

吕留良已死，应当断尸砍头示众，他的家产没收充公。他的儿子吕葆中，曾经在本朝做官，却与恶人狼狈为奸，以前一念和尚造

反的案件,他已经牵连在内了。吕葆中叛逆迹象明显,虽已死,也应同样断骨砍头示众。吕毅中应判杀头,立即执行。吕留良的子孙,还有兄弟、伯叔、兄弟之子,以及女眷中的妻妾、姊妹、儿子的妻妾,都应当发文浙江总督查明人数,按刑律定罪结案。并且通知各省、府、州、县,把大逆犯吕留良所著作的文集、诗集、日记及其他书,凡是已经刊行和传抄的,于本公文到达之日,出告示遍谕百姓,限一年之内全部烧毁。

已得到皇上旨意指出,吕留良心怀忤逆不臣之心,假借古代儒家学说中的一些糟粕和皮毛,欺世盗名,以致坑害人心,受到他的迷惑,愚昧无知的人,称他为夫子,几乎把他说成和程子、朱子一样的人物,甚至在书院里设立他的牌位来祭祀,加以尊崇。

而今天他的谋反罪行已经彻底暴露,世界上怎能有丧灭伦常的人,犹托名于理学大家,他的著作还有什么可以吸取的地方吗?现在内外群臣,众口一词的奏请陈说。朕想吕留良的罪行,以前颁发的谕旨,已经很详细地说明了,从天理到国法,都是万万不能宽恕他的。然而天下读书人多得很,也许在千万人之中,还会有人以为吕留良的罪过不至于处以极刑的。朕对于刑罚,向来都抱着慎重的态度,凡是诛杀奸人除灭反叛,都要求必须合乎人心和公理,以发扬“与大众一同弃之”的精神。

至于他所著的书籍,群臣等奏请焚毁,朕又想吕留良不过是盗窃古人的一些皮毛,用以粉饰他怪诞空洞的理论,有见识的人当然不会上当,这故不必多说,即使是过去受他迷惑的人,今天也自然看透了他的底细,而对他嗤笑。何况他的人品和心术坏到这种地步,更会有什么言论值得吸取呢?现在如果把他的著作统统焚毁灭迹,如果烧不尽,那么这命令就等如一纸空文;如果焚毁尽绝,那么将来没有见过他的书的人,反而怀疑他的著作确实能阐述圣贤思想的精华,而可惜它再也得不到了。即使吕留良的书籍中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回想我圣祖仁皇帝的圣德武功,如天之高,如地之广,如日月照临宇宙一样,万古不可磨灭,吕留良又能损害其万分之一吗?



现在将朝廷内大臣议定吕留良罪行的公文,发到各省学政,可普遍征询各学校的秀才、监生等人,是否应当按照廷臣们议定的,把吕留良、吕葆中断尸砍头示众,他的儿子吕毅中杀头,立即执行;他所著作的文集、诗集、日记和其他书籍,已经刊刻印刷和被传抄的,是否应当尽行烧毁。可让每个学生秉着公心,据实迅速让各秀才、监生发表看法,写成结状奏报上来。如有不同意见的人,也让他自行写出意见呈报该省学政,一并奏报上来,不准阻挠和隐藏。等到各省具奏到达以后,朕再降谕旨。

##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

### 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 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对曾静的审问虽已结束,《大义觉迷录》也刻印颁布全国了。但由于曾静供词中供出过有冒名王澍的人(同名王澍任给事中,已查出与此案无关,见附录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在湖南散布了一些朝廷内幕,故仍不甘心,继续下令南方几省大力追查。虽已证实这王澍已死,还要追查其家属下落,进一步扩大,结果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便牵连了大批不相干的人。这篇奏折中的供词便可见一斑。

**【原文】** 安徽巡抚,臣程元章谨奏:今将审问张秀公等供词缘由开陈于后。

问:“张秀公,你今年多少年纪,弟兄几个,有几个伯叔,你父亲张应星是那一年到耒阳的任,那一年病故,你必定常在任所的,据实供来。”

供:“犯今年三十七岁了,弟兄原有四个。大哥早死了。弟兆鹏自雍正三年往广东谋生,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存亡。还有幼弟兆凤,今年十五岁现在家里。父亲是康熙四十八年内到任,雍正元年病故,在任共十五年。犯生跟随到任时年纪只有十四岁,后来也常回家,也进过京,也到过广东,约算在耒阳不过五六年。前在臬司

讯供已经供明。惟雍正元年犯生在家，到六月闻讞，继赶到耒阳的，现在孙仪周等可问。”

又问：“你父亲是何年入学，怎么得官，死时有多少年纪呢？”

供：“父亲进学时候，犯生还不曾出世，只听说是康熙三十二三年间，挈眷到浙江糊口，在颜学院任内商籍进学的。后于康熙四十年四月内，由杭州搬家回籍，不及一月就进京去，四十一年考取景山教习，四十七年报满，就选授耒阳县，冬底出京，四十八年四月到任，后来病故，时年五十四岁了。”

又问：“你父亲在任十五年，你又常随任所，衙门中宾朋往来，你自然知道，曾有一个王澍，当日到过耒阳，与你父亲交好，因何县府司审你，你狡供怎么没有个王澎的影子呢？”

供：“父亲衙内往来亲朋，犯生都是晓得的，若说王澍这个人，实在一点影子也没有，教犯生怎么供得出？”

**【译文】** 安徽巡抚，臣程元章谨奏：现将审问张秀公等人的供词记录陈述于后。

问：“张秀公，你今年多大年龄？有几个弟兄？有几个伯父叔父？你父亲张应星是哪一年到耒阳任职的？在哪年病故？你一定常在任所，根据事实供出来。”

供：“犯生今年三十七岁，弟兄原来有四个。大哥很早就死了。弟弟兆鹏在雍正三年，去广东谋生，到现在音信全无，不知道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还有一个小弟叫兆凤，今年十五岁，现在家中。我父亲是康熙四十八年到耒阳上任，雍正元年病死的，在任一共十五年。我跟随父亲上任的时候，只有十四岁，以后也经常回家，也进过京城，也去过广东，算起来在耒阳大概超不过五六年，这以前在臬司问供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只是雍正六年，我正在家里，到六月知道父亲死讯，才赶到耒阳的。这些情况现在还可以问孙仪周等人。”

又问：“你父亲是哪一年进学取得秀才资格的，怎么获得的官职，死的时候有多大年龄？”

供：“我父亲进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只听说是在康熙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两年之间，带着全家到浙江糊口，在颜学院的任内进学的，后来在康熙四十年四月份，由杭州搬回到原籍，没有一个月，就又进京去了，康熙四十一年考取景山教习，四十七年期满，被选拔任命为耒阳知县，冬末离开京城，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到耒阳任上，后来就病死了，当时年龄是五十四岁。”

又问：“你父亲在任十五年，你又经常在那里，衙门中宾朋往来的情况，你自然知道。曾经有一个叫王澍的人，当时到过耒阳，和你父亲交往很好，为什么县府官员审问你的时候，你狡辩说没有王澍这个人呢？”

供：“我父亲衙内来往的亲戚朋友，我都是知道的，像说的王澍这个人，实在是一点影子也没有，叫我怎么能供得出来呢？”

**【原文】** 又问：“雍正元年四月里，王澍曾写书札寄你父亲，教祝融庵的僧人弥增，到你父亲衙门里去取五十两银子，你怎说不知王澍的影子呢？”

供：“雍正元年四月间，犯生不在耒阳，但父亲衙门从没有个和尚弥增出入。犯生又细查过父亲日用银帐，元年上并没有这和尚弥增，拿着王澍的书札来取五十两银子的帐况。我父亲商籍进学，教习选官，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朋帮衬，后来做官俭朴自守，死的时候尚且亏空了钱粮，那打抽丰的人来都没想头，若送五十两银子必是平素受过重恩的人，难道犯生还不知道。就是元年四月犯生不在耒阳衙门的，果有弥增取银子的事，他们犯不着隐瞒，况且取了五十两银子去。王澍既有字来，父亲必有字回答，只求咨查叫他们拿出回书来验就明白了。”

又问：“现据僧人弥增在湖南供称，王澍曾说与你父亲同学，岂有你父亲同学的人，你倒不知道吗？”

供：“如果与父亲同学，必是相好朋友，犯生是亲儿子，岂有不晓得的理。父亲实没有这个同学的人，只求咨查问弥增，是哪年上王澍与父亲同学，是在哪里同学。况前日在安庆府讯供，吩示王澍

的年貌,说王澍于雍正二年死在桂东,时年纪有三十多岁。我父亲元年死的时候有五十四岁了,在杭州进学,年纪就有二十四五岁,计算起来,那时王澍不过几岁的小孩子,怎说与父亲同学?求详情。”

**【译文】** 又问:“雍正元年四月间,王澍曾写信给你父亲,叫祝融庵的僧人弥增,拿了信到你父亲衙门里去取五十两银子,你怎么说你不知道王澍这个人的影子呢?”

供:“雍正元年四月间,我不在耒阳,但是父亲衙门里从来没有一个叫弥增的和尚出入,我又仔细查过父亲日用银钱的帐目,雍正六年帐中并没有这个弥增和尚,拿着王澍的书信来取五十两银子的情况。我父亲以商籍进学,从教习选上县官,都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忙,后来做官的时候,节俭朴素,自我约束。死的时候钱粮还有所亏空,就是那些想寻关系来沾便宜的人,都没有什么想头。如果能赠送人家五十两银子。必然是平素受过人家重恩的人,难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就算是元年四月我不在耒阳,前时在县里审问的时候已经供出来表弟孙仪周,亲侄张振蕃,他们都是元年在耒阳衙门里的,如果真有弥增取银子的事,他们也犯不着隐瞒,况且取走五十两银子。王澍既然有信来,我父亲也必然有信回答,只请求查问一下,叫他们拿出回信,验证一下就明白了。”

又问:“现在据僧人弥增在湖南的供词里称,王澍曾说与你父亲同学,难道有和你父亲同学的人,你倒是不知道的道理吗?”

供:“如果与我父亲同学,一定是相交不错的朋友,我是亲儿子,哪里有不知道的道理。我父亲确实没有这个同过学的人,只请你们查问弥增,是哪一年上王澍和我父亲同过学,在哪里同学。况且前些日在安庆府间供的时候,示出过年龄、相貌,说王澍在雍正二年已死在桂东,当时的年纪是三十多岁。我父亲雍正元年死的时候已经有五十四岁了,算起来,王澍在那时候也不过是几岁的小孩子,怎么能说能与我父亲同学呢?请详细明察情理。”

**【原文】** 又问：“同学之称不必定是同窗读书，才算同学，也有平日斯文相与，意气相投称同学的。你想你父亲平日文字相交，定有王澍这个人，及早供出，免得拖累。”

供：“父亲平日文字相交，意气相投的人，犯生都知道，并没有王澍这个人，如今叫犯生如何凭空提出个王澍来？”

又问：“你父亲在杭州住了几年？又在京教习几年？他在外相与同学的人，必多来任所打抽丰，叙旧好，也是常事，就有王澍到耒阳街门走动，你也无罪，快从头细想，据实供来。”

供：“父亲到杭州才生了犯生，那几年犯生年少不记事，后在京教习，犯生跟在京读书。父亲相与的人从没有这个人。至于到任以后，非至亲没有到耒阳来的，那里有个王澍到衙门走动？犯生巴不得有个王澍，供出来就免拖累，只是千思万想没有这一个人，犯生也无可奈何了。”

又问：“你这样狡供大错了，那湖广移来的口供，不但僧人弥增供你父亲与王澍同学，就是你父亲长随唐思，现在湖南把你父亲与王澍相与的实情都供出来了。还有王澍湖南相与的许多人，所供俱是一样，你还敢隐瞒么？”

供：“这是死冤家对头了，和尚弥增，犯生不认得，唐思原叫唐诗，父亲行里做裱褙，是有的，他若供出父亲与王澍同学，王澍在耒阳衙门行走，这是他诬扳了。湖南还有王澍相与的人，这样供的，只求同唐诗一起，咨提来与犯生对质，或把犯生解到湖南与他们对质，就见明白。”

**【译文】** 又问：“同学的称呼不一定非是同窗读书，才算同学，也有平时文雅的读书人相互往来，由于意气相投而称同学的。你想你父亲平时文字交往的人中，肯定有王澍这个人，尽快供出来，免得受拖累。”

供：“我父亲有文字交往，意气相投的人，我都知道，并无王澍这个人，现在叫我怎么能够凭空捏造出一个王澍来呢？”

又问：“你父亲在杭州住了几年？又在京城教习几年？他在外

面来往和同学的人，一定有不少都到你父亲任所叙旧拉关系，想沾点光用点钱，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就是有王澍这个人到耒阳衙门中去过，你也没有罪，从头再仔细想一想，据实供出来。”

供：“我父亲到杭州后才生了我，那几年我年龄很小，不记事，后来在京城当教习时，我跟着父亲在京读书。父亲相往来的人中，从来没有这个人。至于到耒阳任上以后，不是非常近的亲戚，没有到耒阳来的，哪里有一个王澍到衙门里进出过。我巴不得有一个王澍，供出来就可免受拖累，只是千思万想，没有这一个人，我也无可奈何了。”

又问：“你这样狡猾地赖供，就大错了。那些湖南转送过来的口供，不但僧人弥增供出你父亲是王澍的同学，就是你父亲的长随唐思，现在湖南也把你父亲与王澍来往的真实情况都供出来了。还有，王澍在湖南往来的许多人，所供出情况都是一样的。你还敢隐瞒吗？”

供：“这就是死冤家对头了。和尚弥增我不认识，唐思原来名字叫唐诗，是在我父亲衙门里装裱字画的技工，这是有的，他要是供出我父亲与王澍同学，王澍在耒阳衙门里办事，这是他诬陷了。湖南还有和王澍相往来的人也是这样供认的，只请求把他们同唐诗一起提来与我对质，或者把我押解到湖南和他们对质，就清楚了。”

**【原文】** 又问：“湖南的许多人，都供王澍是好夸才学，张狂古怪的人，或者王澍是他改换的姓名，你如今一时想不起来。现在王澍的图像在这里与你看，你要细细的想，你同乡亲友中可有这样像貌，这样性情的人？据实指出来，你就不受拖累了。”

供：“犯生父亲的亲友并同乡认识的人，犯生照图像细想，实在没有这样形象，这样狂妄古怪的人，不敢捏供。”

又问：“你今年三十多岁，也该晓得事体，这不过是要查问王澍的家属下落，只得问他相与的朋友。你看那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供明实情就把他们放了。就是曾静那样弥天大罪的人，自知悔罪，

供吐不讳，皇恩如天广大，尚且赦他，你若供出王澍实在下落，纵是你父亲在日与他相与，他的奸恶没有败露，你父亲也是不知情，无罪的人。你还怕甚么不说？你若到底含糊支饰，就要刑审，还要解到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并当日与王澍传帖的柬房门子，现在都要与你对质了。那时即说出实情来，你从前替奸人隐瞒，就是奸人党羽，就要问罪了。”

供：“蒙这样谆切开导，皇恩如天广大。犯生若知有王澍，不将他实在下落供出来，就是鬼神也不容犯生的。况且供出来，犯生就有活命，不供出来，反要解往湖广对质，还要受刑拖累至死，犯生岂不知道？反情愿向死路上走？只是犯生晓得一点影子也好着想，如今一点影子也没有，叫犯生如何想起？况犯生供出表兄孙仪周来，我姑夫阖家人到犯生家吵闹，说犯生坏良心损害他，恨入骨髓，如果有个王澍与父亲相与，孙仪周还不供出来，倒替犯生隐瞒，不受拖累么？况耒阳县有柬房有门子，有许多衙役。若王澍与父亲往来，又有个异言异服的和尚弥增，到衙门取银子，瞒得哪一个的眼，难道还查问不出来。况且弥增既代王澍取银子，必定与王澍相好，王澍方肯叫他到来阳。他日亲日近的人，岂有不晓得这王澍的下落？湖南又有王澍相与的许多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王澍是何府何县的人？如何信口混供，捏出这些没着落的话来。犯生情愿与他质对。”

**【译文】** 又问：“湖南的许多人都供说王澍是个喜欢炫耀才学，张狂古怪的人，也许王澍是他的化名，你现在一时想不起来。现在把王澍的画像在这里，你要仔细的回想，你的同乡亲友中是不是有这样像貌，这样性情的人。据实指出来，你就不会受拖累了。”

供：“犯生父亲的亲友和同乡认识的人，犯生照图像仔细想过，实在没有这样的形像，这样狂妄古怪的人，不敢捏造供词。”

又问：“你今年三十多岁，也应该晓得事体了，这不过是要查问王澍家属的下落，只得追问和他相交往的人，说明实情就把他们放了。就是像曾静那样犯有弥天大罪的人，自知悔罪，供认不讳，皇



恩如天广大,尚且赦免了他。你如果供出王澍确实的下落,纵然是你父亲在世时和他有交往,他的奸恶没有败露,你父亲也是不知内情而无罪的人,你还有什么害怕而不说呢?你如果一直含含糊糊,支吾掩饰,那就要用刑审问,还要押解到湖南与王澍相交往的人和当时与王澍传帖的柬房门子对质了。到那时你即使说出实情来,你从前替奸人隐瞒,就是奸人的党羽,那就要问罪了。”

供:“承蒙大人这样谆切开导,皇恩像天一样广大。犯生如果知道有王澍而不将他确实的下落供出来,就是鬼神也不宽容犯生的。而且供出来犯生就可以活命,相反,不供出来就要押解到湖广对质,还要拖累至死,犯生岂能不知道,反而情愿向死路上走呢?只是犯生哪怕知道一点影子也好啊!如今一点也没有,叫犯生如何能想得出来呢。况且犯生供出表兄孙仪周来,我姑夫全家人到犯生家闹,说犯生坏着良心牵累他,恨入骨髓。如果有个王澍与父亲相交往,孙仪周还不供出来,反倒替犯生隐瞒而受拖累吗?何况耒阳县衙门里有柬房,有门子,有许多衙役,如果王澍与父亲往来,又有个异地口音,身着异服的和尚弥增到衙门里取银子,能瞒得了哪一个的眼睛?难道还查问不出来?况且,弥增既然代替王澍取银子,必定与王澍关系很好,王澍才肯托他到耒阳,他经常接近的人岂有不晓得王澍的下落?湖南许多人与王澍相来往,难道他们不知道王澍是何府何县的人?为什么信口胡乱说供,捏造出这些没有着落的话来?犯生情愿和他们対质。”

**【原文】** 又问:“唐思在湖南供他是徽州人,同你父亲读过书,府司审你,你如何说他是衡州人,并不识字呢?将来还要对质,你如何混说得。”

供:“唐诗实在住在衡州,他兄弟唐俊,妹夫关弘道,外甥郁成,俱在衡州、湘潭等处住家。他是从康熙五十二年就在衙门裱褙字画,六十一年,他跟犯生回家走了一次。若是徽州人,只求行文到休宁县三十一都一图六甲十排之中,通县烟民册细查。如果他系徽州人,犯生的话都是假的,他连天地人三个字都写不出来。衙门

记帐,都是打苏州码子,他怎说同父亲读过书的鬼话。”

又问:“你父亲当日衙门,还有什么人帮同办事道,止你同你侄子张振蕃,和孙仪周、唐思么?”

供:“我父亲在任十五年,同办事亲友长随也会死的,也有去的。后头父亲死了,又亏空了钱粮,他们也有逃走,欺瞒不得。”

问:“张振蕃你今年多少年纪,你随祖父在耒阳任中时,可知道与你祖父相与的都是什么人,可有个王澍,时常往返。他曾叫和尚弥增,持字在衙门取过五十两银子,你可知道么?实供来。”

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在耒阳生的,到五岁上跟父母回家,第二年六岁,父亲死了,小的母亲在家里住。直到雍正元年,小的才十三岁,祖父差人叫小的到任上读书。二月里到了耒阳,祖父家训极严,终日关在学里读书,非初一十五,不许出来。就是家里事,一些不晓得,如何还晓得祖父相与的人?小的委实不知道甚么王澍,也不知道弥增和尚持书取银子的事。小的寡母在家,一贫如洗,一路来饭都没的吃,若知些影子,巴不得就说出来,好免拖累。只是不知道的人,就想一百年也想不出来了。”

**【译文】** 又问:“唐思在湖南供说,说他是徽州人,同你父亲一起读过书,府司审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他是衡州人,并且不认识字呢?将来还要对质,你怎么胡乱说明这个事。”

供:“唐诗确实住在衡州,他兄弟唐俊,妹夫关弘道,外甥郁成的家都在衡州、湘潭等地方住,他是从康熙五十二年就在衙门里装裱字画,六十一年,他跟着犯生回了一次家。如果是徽州人,只要求大人行文到休宁县,三十一都一图六甲十排之中在通县百姓名册里细查。如果他是徽州人,犯生的话都是假的。他连天地人这三个字都写不出来,衙门记帐都是打苏州码子,他怎么说同父亲一起读过书的鬼话?”

又问:“你父亲当日衙门里还有些什么人帮同办事?难道只有你同你侄子张振蕃和孙仪周、唐思么?”

供:“我父亲在任十五年,帮同办事的亲友长随,也有已死去

的,也有离开的。以后我父亲死了,钱粮又有亏空,他们也有逃走的,这些是欺瞒不了的。”

问:“张振蕃,你今年多大年纪,你随祖父在耒阳任上时,可知道你祖父相互来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可有个叫王澍的人时常到那里取东西?他曾叫和尚弥增拿着书信在衙门里取过五十两银子,你可知道么?要从实供来。”

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是在耒阳生的,到五岁上,跟父母回老家。第二年父亲死了,小的和母亲一同在老家住。直到雍正元年,小的才十三岁,祖父差人叫小的到他任上读书,二月里到的耒阳。祖父家教非常严格,整天关在学塾里读书,不是初一、十五不许出来,就是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知道,那里晓得祖父相互往来的人呢?小的确实不知道什么王澍,也不知道弥增和尚持书信取银子的事。小的寡母在家一贫如洗,一路上连饭都吃不上,如果知道一点影子,巴不得都说出来,也好免受拖累。只是不知道的人就是想一百年也想不出来啊。”

**【原文】** 问:“你祖父任所用的人,除孙仪周和唐思外,还有几个,都是甚么姓名,实实供来。”

供:“孙仪周是小的表叔,原在家里相熟的,唐思就不知道,只晓得有个唐诗,会裱画。问他讨些碎纸是有的。其余用的人,小的那时人事不知,又不管事,又不使用人,如何晓得。”

问:“孙仪周,你在耒阳住过几年,王澍与你母舅往来相与,雍正元年四月内,王澍叫弥增和尚持字到衙门取五十两银子,你自然知情的,据实供来。”

供:“小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内到耒阳,至雍正元年六月,母舅死了就回家来,并不曾见有个王澍与母舅往来,那里有什么和尚取银子的事。”

又问:“你愚了,你不过是张应星的外甥,帮他办事,他与王澍相与不相与,于你本不相干。你果知王澍踪迹,实说何妨,况这件事,是他张家的事,张秀公反把你扳出来受累,你何苦替他隐瞒,岂

不枉受刑法，枉受拖累么？”

供：“他家姓张，小的姓孙，今日张秀公丧良心扳害小的，家中父母吓病在床，存亡未知，小的与他成了切骨的仇恨，这事若有些影响，不等到今日，早直说了。为甚么受他的害，反替他隐瞒，求详情。”

又问：“你不肯说出实情，自然是为亲戚的意思，要知道这件事，不过查问王澍的籍贯，你果知王澍的踪迹，供出来，根究出他的住址，连你母舅家也就脱然无累了。如执迷不吐实情，不但要受严刑，还要解往湖南质对，都要受累。反不是你为亲戚了，你想想，把实话说来。”

供：“小的若知道王澍的住址踪迹，实说了就脱然无累，小的岂不知道？实在不晓得这个人，小的无从想起，今日被亲戚扳害，也是小的与张家前世冤业。”

又问：“你母舅衙门还有甚么帮同办事的，把姓名一一供来。”

供：“自六十一年至元年，小的在耒阳不过一年，母舅是个穷官，办事的人原少，自小的到了衙门，母舅就有亏空，从前的亲友长随，都散去了。”等情。各供在案。

**【译文】** 问：“你祖父任所中所用的人，除孙仪周和唐思以外，还有几个？都叫什么名字？要老实供出来？”供：“孙仪周是小的表叔，原来在家的时候就认识，唐思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有个叫唐诗的，会裱画，向他要点碎纸是有的。其他所用的人，那时小的还人事不知，又不管事，又不使用人，哪里能知道呢？”

问：“孙仪周，你在耒阳住过几年？王澍与你母舅往来有交往，雍正元年四月内，王澍叫弥增和尚持字到衙门里取过五十两银子，你自然是知情的，要据实供来。”

供：“小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六月里到的耒阳，到雍正元年六月，母舅死了，就回家来了，并没有见有个叫王澍的人与母舅往来，哪里有个什么和尚取银子的事？”

又问：“你愚蠢了。你不过是张应星的外甥，帮他办事，他与王澍

有没有交往,与你本来不相干。你如果知道王澍的踪迹实说出来有什么妨碍?何况这件事是他张家的事,张秀公反而把你牵出来受连累,你何苦替他隐瞒,岂不是枉受刑法,枉受拖累吗?”

供:“他家姓张,小的姓孙,今日张秀公丧失良心,牵害小的,家中的父母吓得病卧在床,生死不知。小的与他已成切骨仇恨。这件事如果有一点线索,不等到今日,早就直说了,怎么会受他的害反而替他隐瞒呢?请求公平地对待这件事情。”

又问:“你不肯说出实情,自然你是为了亲戚,要知道这件事也不过是查问王澍的籍贯,你如果知道王澍的踪迹,供出来追查出他的住址,连你母舅家也脱出来没有连累了。如果执迷不悟,不说出真实情况,不但要受严刑,还要解往湖南对证,都要受到连累,而不是你顾惜亲戚了。你想一想,把实话说出来。”

供:“小的如果知道王澍的住址和踪迹,实说了就能脱然无累,小的怎能不知道,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人,叫小的无从想起。今天被亲戚牵出来受害,也是小的与张家前世的冤业。”

又问:“你母舅衙门里还有什么帮同办事的人?把姓名一一供出来。”

供:“自六十一年至元年,小的在来阳不过一年,母舅是个穷官,办事的人本来就很少,自从小的到了衙门,母舅就有了亏空,从前的亲友长随都早早散去了。”这些情况,各犯人口供都已记录在案。

##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 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 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这篇奏折与上篇安徽巡抚程元章的奏章一样，都是继续追查张应星与王澍的关系。这里又讲到得到张应星的会客日记，打算对所会之客一一根究。进一步说明此案愈扩愈大了。

**【原文】**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事。

臣先接大学士公马尔赛等寄到奏复湖南抚臣赵弘恩查审奸人王澍一案，因跟随王澍之罗一奎供，王澍系江南人，行令臣等留心访察家属等因。臣在随处留心，密行查访外，查湖南抚臣原审供内，有僧人弥增供称：“王澍说与耒阳县知县张应星，曾在江南徽州同学，雍正元年王澍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一帖，要向张应星取银五十两”等语。

据安庆按察司密提张应星之子张秀公、之孙张振蕃，并在耒阳任内管事之张应星外甥孙仪周，解赴安庆。抚臣程元章讯供，并未有王澍与应星同学借银情事，已将讯供情由具奏。钦奉谕旨：“仍遵前谕行，其中如属实确无干，或令讨保，或在外闲散看守，不可令无辜久系于囹圄。总之冤抑平人与疏纵匪类相等，秉公为之。钦此。”

接安徽抚臣密札知会到臣，此等紧要之案，臣未经亲讯，不敢放心，复亲提细问，据张秀公等供吐如前，再三开导，始据供有应星在任日记簿一本，复供出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管宅门系秀公之侄张庆远，臣思王澍行踪诡秘，在湖南一带传说悖逆之言，自必改易姓名，既有应星会客日记，可从此根究。臣已密差妥人前往将日记簿提到，其所登记自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雍正元年五月日行之事，所会之客，俱在其内。现在逐加细问，一一根究下落，密查踪迹。并提管宅门之张庆远，详加究讯外，合先奏明。谨奏。雍正九年十月初七日。

朱批：览。

**【译文】**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事情。

臣先接到大学士公马尔赛等人寄到的奏复湖南巡抚赵弘恩查审奸人王澍一案的公文，因为跟随王澍的罗一奎，供说王澍是江南人，令臣等留心访察他的家属等。臣随时随地留心，严密进行查访，查湖南巡抚原审供内，有僧人弥增供称，王澍说与耒阳县知县张应星在江南徽州同学，雍正元年，王澍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一个便条，要向张应星取银子五十两等话。

据安庆按察司，秘密拘捕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孙张振蕃，和在耒阳任内当管事的张应星外甥孙仪周，押往安庆。抚臣程元章问供中，并没有查出王澍与张应星同学和借银子的事情，已经把问供的情况全部上奏。接皇上圣旨：“仍然遵照以前的谕旨行事。其中如果有确实没有关系的，有的可令其保释，有的可在外边分散看守，不可使无辜的人长时间关在监牢内。总之，冤屈普通百姓和纵放匪人同样有罪，一定要秉公处理。钦此。”

臣接到安徽抚臣的密信通知到后，像这样重要的案子，臣不经过亲自审问，不敢放心，又重新提出来亲自详细审问。张秀公等所供和以前的一样，再三开导，才供出张应星有在任日记簿一本；又供出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管宅子的是张秀公的侄子张庆远。臣想王澍行踪诡秘，在湖南一带传播悖逆之言，自己必须要改变姓

名,既然有张应星的会客日记,可以从这里追查。

臣已经秘密派合适的人员前去把日记簿提来,自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雍正元年五月每天做的事情,所会见的客人,都在里边。现在逐一进行细问,一个一个地追查他们的下落,紧密地查访他们的踪迹,并提管宅门的张庆远,详细加以审讯,理合先奏明。谨奏。雍正九年十月初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 雍正上谕

### 朱軾等编纂的驳吕留良 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雍正最后虽然把吕留良的遗骨从坟墓中挖出，戮尸梟首，挫骨扬灰，但是吕留良的著述仍存在于世，还会影响到人。所以批准了把朱軾等编的批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的书，颁发到各地学宫，企图抵消其影响。

**【原文】**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内阁逆贼吕留良，以批评时艺，托名讲义，今罪迹昭彰，普天共愤。内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书急宜焚毁为请。朕以为，从来无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诛而谓其书宜毁无论，毁之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所据以辩其道学之真伪乎？以故毁书之议概未允行。

顷者翰林顾成天奏称，吕留良所刊四书讲议，语录等书，浮浅鄙陋，毫无发明，宜敕学臣晓谕多士，勿惑於邪说，受命在廷儒臣，详加检阅。兹据大学士朱軾等，於其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呈请刊刻，遍颁学宫。

朕以逆贼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诸臣所驳者，章句之末学也。朕惟秉至公以执法，而于著书者之为醇为疵，与驳书者之或是，或非，悉听之天下之公论。后世之公评，朕皆置之不问也。大学士朱

轼等既请刊刻,分布学官,俾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朕思此请亦属可行,姑从之,以俟天下后世之读书者。

**【译文】**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内阁:逆贼吕留良,以批改评论八股文章、假托讲究学问为名进行活动,现在已罪迹昭彰,普天共愤。内外臣僚,全都认为罪犯私著之书,应当马上焚毁,请求批示。朕以为从来没有悖逆不道的大儒家,如果因其人可杀,而说他的著作也应当毁去,先不必说把它烧了,也未必能够彻底尽绝。即使全部烧完而没有留一本在世上,后世的人又拿什么依据去辨别他的道德学问是真是假呢?因此,对焚书的意见,都没有允许实行。

不久前翰林顾成天奏称,吕留良所刊刻的《四书讲义》、《语录》等书,都很粗浅拙劣,丝毫没有新意,应当敕命学府官员晓谕众多的士子,不要被他的邪说所迷惑。于是命令在朝廷的儒臣,详细加以翻阅检查。今大学士朱轼等,对其《讲义》、《语录》逐条摘出予以驳斥,编辑成书,呈请刻印,颁布到各府州县学校。

朕认为逆贼所触犯的是朝廷的大法,而你们所驳斥的只是经书章句上的细微末节学术问题。朕只能秉公执法,而对著书者是纯正是有毛病,驳书者的或是与或非,全听天下人的公论。后世人的评说,朕都置之不问。大学士朱轼等既已请旨刊刻,颁布学官,使远近学识浅的士子,不至于被邪说淹没。朕考虑此请求也还可以施行,暂且这样办,以待天下后世的读书者。

##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 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雍正对曾静采取了极为反常的做法，进行宽大处理，并让他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使用，利用他到处吹捧宣扬皇上圣德。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曾有传单要把曾静劫走，投入深潭溺死。曾静日子并不好过。因而他只好请假以购置家产为名，隐居躲避。这份奏章即是他假期期满，回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后，湖南主要官员向雍正及时报告的奏折。由此可见曾静虽被所谓宽大，依然无时无刻都在雍正亲自控制之下。

**【原文】**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闻事。

查曾静系奉旨发到臣李徽衙门听用之人。曾静请假归家置产，臣等于去夏奏请圣裁。七月二十日接到朱批：“赏他一年假，期满仍着来汝处使用，奏闻候旨。钦此。”今曾静于八月二十二日期满到长，仍留臣李徽衙门使用。理合奏闻候旨，臣等谨奏。雍正十年九月初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译文】** 湖南巡抚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明知道的事。

据曾静是奉旨分发到臣李徽衙门听候使用的人,前曾静请假回家购置家产,臣等于去年夏天奏情圣上裁夺。七月二十日接到皇上朱批:“赏给他一年假期,期满后仍到你处使用,奏问候旨。钦此。”如今曾静已于八月二十二日期满回到长沙,仍然留在臣李徽衙门使用。理当奏闻候旨,臣等谨奏。雍正十年九月初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 雍正上谕

### 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甘，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雍正下谕旨对吕留良进行开棺戮尸，并进行灭族。他怕过于残酷，所以下令让全国所有学生“人人过关”表态。结果在高压下，又有谁敢公开说不同意呢？雍正以全国学生一致拥护来证明这个判决是公正至当的。但终于害怕舆论谴责，才下了这个谕旨，免去吕留良孙辈杀头之罪（其中有不少儿童）。但终于未能平息社会舆论。后来便出现了吕留良孙女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民间故事，以表示对雍正的不满。

**【原文】**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谕内阁：吕留良治罪之案，前经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合词陈奏，请照大逆之例，以昭国宪。

朕思天下读书之人甚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学臣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将应否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转奏，不得阻挠隐匿。

今据各省学臣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个有异词者。

普天率士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供著戮尸梟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

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

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译文】**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向内阁下达谕旨：关于吕留良治罪一案，以前经过司法部门、朝廷大臣、翰林、詹事、科道等在京官员，以及外省的总督、巡抚、学政、藩司、臬司、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共同表态奏报，一致请求按大逆罪处治，以彰明国法。

但是朕想到天下读书人很多，或者在千万人当中，有人也会认为吕留良的罪过还至于处此极刑，所以又降下谕旨，让各省学政对各级学校中所有的秀才、监生逐一调查，询问他们吕留良是不是应该定大逆罪。让每个学生都写出书面意见，签名上报，统计人数上报。其中如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让他单独写出意见书，交给学政，由学政转呈，任何人不准隐瞒阻挠。

现在据各省学政报告说，所属的秀才、监生等，每人都填写了意见书，一致认为吕留良父子的罪行罄竹难书，处以大逆罪，实在是非常合适的，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普天下的公共舆论既然这样，国法岂能容许对他宽大？吕留良、吕葆中都应开棺戮尸，割下脑袋来示众；吕毅中可改为杀头，立即执行。

至于吕留良的孙子辈，都应当杀头，朕认为人数过多，心中很为不忍，可以从宽免死，发配宁古塔，给边防将士当奴隶。

如果有冒名顶替隐藏不去等作弊的，一经查出，就把浙江省承办这件案子的官员和该犯人同等治罪。

吕留良的诗文书籍，不必销毁；他的家庭财产，命令浙江地方

官员变卖,所得收入充当本省工程经费使用。

##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 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这一道谕旨,宣布了对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等人及其家族处理决定,使这件历时三年多的文字狱大案告一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灭族刑法的残酷和牵连之广。但这份谕旨所涉及人员,还只限于和吕留良有关的一小部分人。至于本书前边奏章所载的散布谣言的太监、犯官等人,均另有上谕处理。如果加在一起,受祸的人数就会更加惊人了。

**【原文】**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枭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实,覆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

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

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

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金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

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梟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涛、金子尚俱著金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译文】**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梟獍成性，胸怀叛逆之心，与吕留良党恶相互帮助，诬蔑捏造谣言，实在是天地难容，王法所不能够宽贷的。

严鸿逵当应凌迟处死，已经死了，应戮尸梟首示众。他的祖父、父子、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的十六岁以上全部斩立决。十五岁以下及严鸿逵的母女，妻妾、姊妹儿子的妻妾，都解往刑部，做功臣之家的奴仆，财产归入官府。

沈在宽传播吕留良、严鸿逵的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应当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亲家属均按律条治罪。

另外，吕留良案内的黄补庵，自称是吕的私淑弟子，所作的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叛逆书籍，往来很投合深厚；孙用克暗中相互支援勾结，周敬舆甘心情愿附从逆党，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二千里。车鼎丰等都拟斩监候。

再有，吕留良案内被诱惑的门徒房明涛、金子尚应革去生员的功名，杖责一百，与他们的妻儿一起流放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玉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功名，杖责一百，三年徒刑。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纪还很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小孩子跟沈在宽学习训蒙，审查没有与沈在宽交好的地方，应不予论罪。接到圣旨后，严鸿逵应戮首示众，其孙则发配宁古塔给军人做奴隶。沈在宽改判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其嫡亲家属按刑部已拟定的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全都按照拟定的，



应判新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连同妻儿一起流放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结案，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予以释放。

## 乾隆上谕

### 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 张熙缉拿进京

雍正于十三年八月病死，由其子弘历嗣位，第二年，改年号乾隆。乾隆登基后不过一个多月，即下令逮捕曾静、张熙进京。这个谕旨中，声称依据雍正处死吕留良的先例，即攻击朕自身尤可原谅，攻击又王的逆贼绝不允许存之于世上。那么乾隆当了皇帝后，亦绝不允许攻击雍正的人活在世上。从这已看出，乾隆决心处死曾静、张熙。但乾隆所说的理由决不是其真实思想，如果乾隆是效法雍正，那么又怎么能违背雍正宽大曾静的做法呢？是很值得玩味的。

**【原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上谕。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

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漏。其嫡属交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译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又谕：曾静大逆不道，即使被处以极刑，但也不足以遮掩他的罪行，只是我父皇圣度如天，找理由加以宽恕罢了。

曾静的罪恶，不比吕留良小，而我父皇对吕留良以明正典刑，对曾静却施恩法外。是因为吕留良诽谤的议论涉及到皇祖了，而曾静只涉及到了父皇。现在朕继承大统，应当遵照父皇办理吕留良案的例子，来处理曾静的罪行，诛杀叛逆魁首，以泄臣民之公愤。特令湖广总督、巡抚将曾静、张熙立即进行锁拿，挑选得力的官员，押解进京，听候审判，不得疏忽放纵和泄漏，其嫡亲家属交与地方官员严加进行看守，等候圣旨。

##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这道处死曾静、张熙的谕旨，使历时七年之久的曾静遣徒张熙投书案，最后降下帷幕。由于雍正曾下过谕旨宽大曾静，其中说过“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话，乾隆虽然没有遵照雍正的话去做，但也不能不加以理睬。所以这里也重提了一下，而归之于两种不同处理办法，在天理人情上说未尝不是一致的。并且处死曾静，乃是顺乎全国亿万臣民的人心。以此来避免被人们当作议论的口实。

**【原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

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译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下谕旨给刑部。曾静、张熙，

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父皇世宗宪皇帝,圣人的度量像天一样大,以为他们的诽谤仅限于皇上一身,而免去他们死罪。并且写了“将来朕的子孙,都不准追究这事而对他们实行杀戮”的谕旨。

然而,在父皇在世的时候,或者可以对他们宽容;而在朕即位的今天,则断难宽恕他们。这样前后处理办法虽然不一致,但是从天理人情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一致、不恰当的地方。况且全国亿万臣民,对他们都恨之入骨,想早点对他们明正典刑。从今天来讲,朕又怎能违背人心中的公愤呢!所以对曾静、张熙,应当按照司法机关拟定的刑罚,予以凌迟处死。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 冰鉴

〔清〕曾国藩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一、人 才

### 1. 识 才

#### ——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

**【原文】**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择取人的方式，要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楚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做事的方法，关键是要做到“五到”，“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就是作为官吏对人命案、盗窃案必须亲自勘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军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小条理、起初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理清它的头绪，又综合它的类别。眼到，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认真地阅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事情的关键所在，勤作笔记，以防止遗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又要已有公文，又要苦口叮嘱。

## 2. 求 才

——求才当如鹰隼击物，不得不休

**【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寻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猎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有母，野鸡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能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失，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没有士兵，不值得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值得痛哭。只是举目看现时世界，要找一个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只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这正是让人深



深叹息的。

专门在危难之时，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人才不是处于困难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为政之道，要获取人才和治理好事务两者并重。获取人才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收罗人才，二是用人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加以教导，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纶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求别人辅佐自己，每时每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看待，而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经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该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释评】**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

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魏文侯是个贤明的君主，他十分重视搜寻人才。他以诚实、守信为立身之本，以朋友的身份与贤才相处，从不摆国君的架子。

魏文侯得知段干木是位贤才，平生不为利禄所诱，隐居在西河乡下，就亲自前去求见。

魏文侯一行乘着宝马华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河，一直找到段干木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段干木躲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魏文侯把车子停到村边，步行前来求见，段干木还是避而不见。文侯叹息：“真是不为名利的高士啊！”

以后的一个月，文侯每日亲自求见。乡下百姓都骂段干木端臭架子。

段干木见文侯心诚，深受感动，只好相见。文侯接他还都，以客礼待，并师事之。

四方贤士听后，都纷纷前来投奔。文侯量才录用，堂下人才济济。秦国屡次想攻魏，都因惧怕文侯手下多贤人，不敢妄动。

魏文侯与人相处，最讲究信用。一天，文侯在宫中宴请诸臣，暴雨骤降。时至中午。雨还没停。文侯问：“现在是何时？”

左右答道：“已到中午。”

文侯连忙起身，要备马打猎。大臣们都劝说：“如此大雨，还是不去为好。”

文侯道：“寡人已与别人约好，他们一定在郊外等我，虽是下雨，但不能违约。”随即登车而去。

群臣无不感慨道：“君王如此守信用，国家如何能治理不好呢？”

当时因文侯诚信，卜子夏、田子方之属，吴起、乐羊、西门豹之徒皆归于魏。文侯还努力发展生产，安定百姓生活，使魏成为战国初的一个强国。

春秋首霸齐桓公，慕名拜访小臣稷一天去了三次，都没见到小臣稷，齐桓公的随从人员说：“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君，拜见一

个平民百姓，一天去三次，没有能够见到，这也可以作罢了。”齐桓公说：“不能这样说。用骄傲的态度对待官职和俸禄的士人，当然看不起他的国君；他的国君有骄傲的态度对待霸业王业，也就看不起士人。即使小臣稷先生轻视官职俸禄，我怎么敢轻视霸业王业呢？”于是齐桓公五次拜访小臣稷，终于见到了他。

天下的诸侯听说此事后，都说：“齐桓公对平民百姓还能如此尊重，更何况国君呢！”于是诸侯们接连不断地朝见齐桓公，没有不去朝见的。齐桓公之所以能九次联合诸侯会盟，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都在于他能这样地对待贤士。《诗经》上说：“只要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来归顺。”齐桓公确实做到了。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赞、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他就很想见到诸葛亮，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所说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的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由于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这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如武丁就是通过托梦的方法来求才的。

伊尹之后，商朝又出现了一位贤相，叫傅说。他是商王朝第23个王武丁时期的版筑奴隶。

武丁断承王位后，立志做一个像商汤那样有作为的君主。他时常对臣下讲：“商汤能够灭夏兴商，是因为有伊尹的佐助；今日要复兴商朝，也必须找一位像伊尹那样的好助手才行。”

武丁继位后三年不理朝政，将国家大事委任给冢宰大臣处理，以便观察国内的局势，并留心寻访王佐之才。他暗中观察群

臣，都非理想的治国贤才，便到百工中访求，发现奴隶傅说颇有才能，想任他为相，治理国家。但是，无缘由地启用一个奴隶辅佐治国，那些朝中显宦肯定不同意。于是，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

一天晚上，武丁入睡以后，故意大笑不止，手下人以为他在梦中笑醒，连忙向他道贺，问他做了什么好梦。武丁微笑着说：“振兴商朝大有希望。刚才我梦见先王商汤给我推荐了一个大贤人，名叫傅说。希望诸位赶快把他找来。”

商朝人特别信神。文武百官又听说傅说是商汤介绍的大贤人，谁都不敢不相信。可是，大伙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这位大贤。他们便集聚在武丁面前，问他们当中有没有梦见的那位大贤。武丁故意把眼前的人看了一遍，摇摇头说：“诸位没有一个像。”文武百官中好跪在武丁面前，向他讨教：“请问君王，你梦见的那位大贤的相貌如何？”

武丁便把傅说的长相、特征，活灵活现地讲了出来，手下人听了，便到各地百姓中去寻访。

几天过去了，寻访傅说的人纷纷回报武丁：“遍访各地百姓，没有一个像傅说的。”

不久，寻访傅说的人告诉商王武丁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附近）有个奴隶叫傅说。武丁忙派自己的侍从去察看，果然，傅说的长相和武丁所描的一模一样。侍从忙给傅说解开绳索，扶他上车，直奔王宫。武丁早已等候在宫前，一见傅说来了，急忙迎上前去，大声喊道：“不错！不错！此人正是先王在梦中推荐的那位大贤人。”于是叫傅说赶快脱掉奴隶的衣服，换上一身崭新的贵族服装，并当即宣布解除他的奴隶身分，拜他为相，辅佐治国。

傅说果然极富治国才干，仅仅三年时间就帮助武丁将商朝治理得很好，使商朝再次兴盛起来。

而齐桓公为求才更是煞费苦心，又是大燃蜡炬，又是听人说“小九九”，最终如愿以偿。

齐桓公一心想称霸于诸侯，他深知“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道理，所以积极地招贤纳士。

齐桓公为了能得到天下贤士的帮助，他朝思暮想，费尽心机。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齐桓公又是夜不能寐，于是索性起身踱步到庭院。看着皓月当空，四周群星灼灼，他不禁感叹：“群星闪烁，如众多的贤士，何日为我所得？”

这时，一队武士举着火把巡逻，犹如一条火龙在夜幕中游动。齐桓公锁眉顿开，“对，就这么办！”

第二天上朝，齐桓公向百官宣布了自己想出来的招纳贤士的好办法。他命令在宫前燃起巨大明亮的火炬，以表示准备日夜接见各地前来投奔的贤士。

事与愿违。令齐桓公苦恼的是，整整过了一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

有一个乡下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大摇大摆地来到王宫前，自称是贤人求见。齐桓公不敢怠慢，立即传令接见。可看到的是一个干瘪的乡下佬，有些失望，但仍然恭敬地问道：“先生有何见教？”

乡下人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会念‘小九九’算术口诀”。齐桓公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戏谑地问道：“先生难道不知‘小九九’乃是末流小技，还不配前来称贤见君。”

这时，乡下人严肃地说：“大王，您的过错就在这里！”随即侃侃而谈：“我听说宫门前燃炬一年，没有人来登门求见。这是因为大王是贤能的君主，各地贤士自觉没有您高明，所以不敢前来。我会‘小九九’，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这个只会‘小九九’的人，大王如能以礼相待，还愁有本领的人不来吗？聚点石以成山，集滴水以成海。诗经上写道：英明的国君有事能请教农夫，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治国有方！”

农夫的一席话，说得齐桓公连连点头称是，立即给他以优厚的等遇。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不出一个月，四方贤士络绎不绝，纷至沓来。

而燕王则采用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求才策略来吸引人才。

战国时代，燕国因为被邻国齐国打败，国势衰落。刚即位的燕昭王发誓复仇雪耻，重振国威。他的第一步策略是招揽人才。为此，他找大臣郭隗商议。郭隗说：自古以来，帝王皆有良师，王者皆有良友，霸者皆有良臣。大王若想招揽人才，可以施行下述办法：

首先是竭力礼待他人，恭敬受教，这样就能聚集比自己强几百倍的人才。

其次是向人表示敬意，倾听他的意见。这们就会聚集比自己强几十倍的人才。

如果仅以平等的方式待人，那么只有与自己能力不相上下的人才到来。

如果手握权杖，横眉立目地指使人，那么只会有一些小吏。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斥责人，那么身边只会有一仆役了。

昭王听后又问郭隗该向谁请教。郭隗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国君不惜以千金来求取千里马，他派出使者四处打探，三年后才打听到马的下落。等到使者赶到时，千里马已经死了。于是他以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骨头，带回去复命。国王大怒：“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买了一匹死马的骨头回来。”使者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匹死马都值五百金，活马的价值岂不更高吗？如果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还怕好马不送上门来。”果然，消息传出后，国王很快就得到几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这个故事，接着对昭王说：“大王如果真心要招揽人才，那么就从我开始吧。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会受到重用，那么天下比我优秀的贤士们一定会不辞千里来投靠您。”昭王于是采纳郭的建议，厚待郭隗，任命他为最高顾问，尊为国师。各地的贤达之士听说此事后，纷纷前来投靠。昭王广纳贤士，充实国力，不久后进攻齐国，终于雪耻。

而郑成功的求才策略则更像打一个哑谜。

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久有抗清复明之志。一日在一座石桥

上摆了张桌子，上写“招贤”二字，桌上放着清水一碗，宝剑一把，灭掉的蜡烛一支，旁边还有取火用的火刀、火石和火线。围观的人都无法解这哑谜。一会儿来了个大汉，用剑对准清水狠狠劈去，碗碎水流。接着又拿起火刀、火石和火线，打火点燃了蜡烛。郑成功听了士兵的报告大喜，称赞那大汉是位深明大义的英雄。

原来，那碗清水影射清朝，劈开那碗水就表示灭清；而点燃烛火，即意味着“复明”。大汉表示“灭清复明”，正好与郑成功的意愿相符，于是招入军中。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土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



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诂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寿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藪之称……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用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咸丰十年冬，因外国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

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有人则可秦可漆，均足自立，无人则漆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据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述道：“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良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们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畬、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功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莫九土，陪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解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

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宠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覩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特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侯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入；“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入；“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入；“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

“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曰，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 3. 衡 才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

**【原文】**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喜欢被人称赞，不喜欢被人批评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攻不下，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

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超出范围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守，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不要让心里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

所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君子有高远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苦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心胸宽广，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巨大的磨难和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精神，有坦荡的胸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造成内伤。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全部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就会生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这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人们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得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君子树立志向，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他所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略国家。忧虑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理没，忧虑自己不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

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行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人的气质是天生的，本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修心养性，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时时刻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有一畏死之见，憧忧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



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常有怕死的想法，困扰在心中，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抛弃，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办法。

**【原文】**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诵读《孟子》中的养气章，好象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即使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一刻不离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释评】**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在评价别人时，总是以褒为主，以贬为次，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人参劾了两次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察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评用人才上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

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秦末的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是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汉高祖刘邦与陈胜同时，有一次，刘邦去咸阳服役，见到了秦始皇，便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叹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志向，刘邦才敢在秦末世乱时独树一帜，勇敢地组建军队，向秦朝统治挑战。对此，《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高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字季。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先前刘媪曾在大泽的堤岸上休息小睡，梦见自己和神交合。当时雷鸣电闪天色昏暗，太公前去寻视，就看见一条蛟龙卧在刘媪身上，不久刘媪就了身孕，于是生下高祖。

高祖的相貌，鼻梁很高，面相像龙，胡须很美，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性情仁厚爱人，喜欢布施，心胸豁达，常常表现出宏大的气度，不愿意干普通人家生产和经营之类的事情。等到成年以后，尝试做官，担任泗水亭长，对官府中的官吏无不加以轻侮调侃。贪好酒和女色，经常向王媪、武负赊酒，醉倒以后，武负、王媪看到他身上经常有龙出现，感到很奇怪。高祖每次买酒到酒店里畅饮，他们都以高出几倍的酒价出售，等到看见他身上的奇特现象后，到年底时，这两家酒店常常折断账本，不向他收

取所欠的酒钱。

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徭役，纵情观赏游览，看到了秦始皇就感叹道：“唉，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啊！”

单父人吕公和沛县县令关系亲密，为了躲避仇人而跟随县令到沛县客居，因而在沛县定居。沛县里的豪杰和官吏们听说县令有贵宾来临，都前去祝贺。萧何担任主吏，负责迎接宾客和收受贺礼，他对各位宾客说：“送礼不满一千个钱的人，在堂下就坐。”高祖是亭长，一向看不起县中官吏，于是写了张礼单谎称“贺钱一万”，其实一个钱也没带，礼单送了进去，吕公大惊，起身到门口迎接。吕公喜欢为人看相，看到高祖的相貌，就非常尊敬他，引他入坐。萧何说：“刘这个人常说大话，做成的事情却很少。”高祖于是又轻侮调侃各位客人，进而坐在上座一点也不谦让。酒宴快结束的时候，吕公便以目示意，硬要高祖留下来。高祖喝完了酒，留到最后，吕公说：“我从小喜欢为人看相，相过的人已经很多了，没有一个比得上刘季你的相貌，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个女儿，愿意把她嫁给你做扶箕持帚的妻子。”酒宴结束后，吕媪对吕公生气地说道：“你起先经常认为这个女儿奇特不寻常，要把她许配给贵人。沛县令跟你关系很好，他来求婚，你都没有答应，为什么你自己这样随随便便地许给刘季呢？”吕公说：“这不是妇道人家能理解的事情。”最终把女儿嫁给刘季。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生了孝惠帝的和鲁元公主。

高祖做亭长时，经常请假回去耕田。吕后和两个孩子在田间除草，有一个老翁路过讨水喝，吕氏便给他喝了。老翁为吕后相面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后让他给两个孩子看相，老翁看到孝惠帝，说：“夫人之所以尊贵，是由于这个男孩啊！”为鲁元公主相面，也都是贵人之相。老翁走后，高祖恰好从帝力的田舍过来，吕后对他讲有个客人经过，为我们母子看相都说是大贵之相。高祖问老人去哪里了，吕后说：“还没有走远。”高祖于是追上老翁，向他问相。老翁说：“刚才夫人和孩子都跟您的相貌相似，您的相貌贵不可言。”高祖于是感谢道：“如果真的像老人家

您所说的，我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等到高祖显贵以后，却不知道老翁在什么地方。

高祖担任亭长，就用竹皮做成帽子，让捕盗吏到薛地定做，经常戴这种竹皮帽，等到显贵后仍经常戴着，人们所说的“刘氏冠”就是这种帽子。

高祖以亭长的身份遣送沛县的奴隶去修酈山墓，一路上有很多奴隶逃亡，高祖自己估计等到达酈山奴隶们也都逃光了，来到丰西的大泽中，停下来饮酒，夜间就把押送的奴隶全部放了，说：“你们都跑吧，我也从此逃命去了！”奴隶中有十几位壮士愿意跟随他。

高祖酒喝多了，夜间在草泽中的小路上行走，命令一个人在前面探路，探路者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请求退回去。”高祖醉了，说：“壮士们往前走，有什么可害怕的！”于是前行，高祖拔剑斩杀大蛇，蛇身被砍成两截，小路也就开通了。走了几里地，高祖大醉，于是卧倒在地。后面的人来到有蛇的地方，有个老婆婆在夜晚哭泣。别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婆婆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我在哭他。”别人说：“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了一条蛇，挡住了道路，如今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痛哭。”别人于是认为这个老婆婆在说谎，准备打她，老婆婆突然不见了。高祖酒醒，后来的人报告了高祖，高祖却心中暗喜，非常自负。各位跟随他的人对他日益敬畏起来。

秦始皇帝经常说“东南地区有天之气”，于是向东巡游企图镇住它。高祖就猜疑这是冲自己来的，逃亡隐藏起来，躲在芒山、碭山一带的山泽岩石之间。吕后和别人一起去寻找他，经常能找到他。高祖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们。吕后说：“你居住的地方的上空经常有云气环绕，因此跟着云气走过来，常常能找到你。”高祖心中很高兴。沛县子弟有的听说了这件事，许多人就都来归附他。

秦二世元年秋天，陈胜等人在蕲县起义，到了陈地自立为

王，号称“张楚”。有许多郡县的人都杀了他们的长官来响应陈涉。沛县县令十分害怕，想在沛县反秦以响应陈涉。狱掾、主吏萧何和曹参于是说：“您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却要背叛秦，率领沛县的子弟起义，恐怕他们不会听从您的命令，希望您召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以得到几百人，利用他们来强迫大家，大家不敢不服从。”于是命令樊哙去召回刘季，这是刘季的部众已经有几十人近百人了。

于是樊哙跟着刘季前来。沛县县令后悔起来，担心会发生变故，于是关闭城门据守县城。准备诛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很害怕，越过城墙来保护刘季。刘季于是写了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上，对沛县的父老们说：“天下人忍受暴秦的痛苦已经很久了，现在你们虽然替沛公守城，但诸侯已经纷纷起事，马上就要杀到沛县。如果沛县的父老们现在共同杀害了县令，从子弟当中挑选出可以扶立的人而拥立他，以便响应各路诸侯，那么就可以保全家室了。要不然，你们父子都得被杀，实在是不值得啊。”沛县父老于是率领子弟共同杀死沛县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想推举他为县令。刘季说：“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诸侯们纷纷兴起，现在如果选择首领不合适，将会一败涂地，我不敢爱惜自身，只担心能力有限，不能保全沛县的父老兄弟。这是件大事。希望大家另选合适的人。”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官，而且顾惜自身，害怕事情不成功，以后秦朝会族灭他们全家，于是全都推让给刘季，各位父老都说：“平时听说过有关刘季的奇特事情，刘季必当显贵，而且我们为此占卜过，没有能比刘季更吉利的了。”于是刘季多次推让，但是众人没有谁敢提此重任，于是拥立刘季做沛公，刘季祠祀黄帝，又在县庭祭祀了蚩尤，又用血祭旗鼓，旗帜都是红色。这是因为他所杀的那条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蛇的人是赤帝的儿子，所以崇尚红色。于是少年豪吏如萧何、曹参、樊哙等人一起为沛公收聚了沛县的二三千名子弟，进攻胡陵、方与，然后回师据守丰邑，为争夺秦朝天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就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

左宗棠，字季讷，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1826），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1829），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扩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1830）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澍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断断，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宁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栻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有用之学，又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1837），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 60 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向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以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但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与决心不再参加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杲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1845）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威望卓著，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整顿矿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艰辛，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



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赶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但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书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所敬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与他会面，这确实的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时，左宗棠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过林则徐的事迹，后来在小淹陶家读过陶、林的往返书信，已经了解到林则徐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员。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卓越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使左宗棠为之倾倒，对之崇敬和向往之极。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表达了这一心情。他说：“天下士粗通道理者，类知官保（指林则徐），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官保无从知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官保陶文毅（指陶澍）往复收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呈，仆则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非陌生。他与贺长龄曾经是陶澍的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陶、林、贺等志同道合，经常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评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听后马上就要胡林翼写信，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幕府。但当时，因左宗棠已受长嫂之托要为长兄的遗子世延办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课读的聘约，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辞，表示“西望滇池，孤怀怅结”，深为遗憾。

左宗棠接到信后马上赶到了长沙。船到岸时，只见江岸上轿马纷纷攘攘。林则徐见其家人递上一张写有：“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拜贴后，便急忙叫快请至家中，同时吩咐对其他来客一概挡驾。左宗棠匆匆忙忙地上到林则徐乘坐的船上，待过板时，也许因为心情激动，不慎一脚踏空，落入水中。及至船舱浣洗更衣后，便立刻与林则徐畅谈起来。天色近晚时，林则徐命将官船乘着湘江乱流，驶到岳麓山下一个僻静处停泊。随后，船中烛火通

明，林则徐设酒宴款待左宗棠，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纵谈天下古今大事。

两人就天下大势到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从舆地兵法到办理洋务，从新疆屯田水利到滇中战乱，无不各抒己见。双方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西北军政事务，见解不谋而合。两人，一个是旧年逾花甲、名震中外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年方 37 岁的草野书生，毫无拘束、侃侃而谈，直到第二天清晨。后来左宗棠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夜话湘舟时，说两人“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会见中，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左宗棠：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表达了他对左宗棠殷切的期望。

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

这次会见，是两人神交已久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对左宗棠的影响却是重大的。二十多年后，左宗棠经营西北，收复新疆、建置行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在东南沿海编练渔团、创办船政、加强海防、抗陆外侵，均是林则徐影响所致。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并没能休养多久。第二年，广西爆发天地会起义。清廷又起用其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但他刚到潮州时，却突然染病去世。在临终前，他还没有忘记左宗棠，命次子聪彝向咸丰皇帝代写遗疏，在疏中还一再推荐左宗棠为难得人才。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

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年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会试没有被录取时，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倾囊购买二十三史，回家发愤攻读；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曾国藩的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可巧，这年适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兴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了，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去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

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措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腐败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功倍，否则寸步难行。而正是在这关键部位上，曾国藩“时时与大轳相丁”，六月永顺兵事更是“肯綮之伤刃”。曾国藩在内部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可说是败鳞残甲满天飞，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对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逃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永”，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宵小得以窥伺，而初终恐难一律”。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长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藪，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现在移驻衡

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进一步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清静可爱”，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练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的起点。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办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变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确是始料所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猷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荃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 4. 养 才

### ——人才以陶冶而成

**【原文】**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当今应当讲究的尤其是在用人。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

人才是锻炼出来的，不要眼光太高，动不动就说没有人才可用。

**【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绩可以通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见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会天天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花一分功夫，你要花上百分，别人花十分功夫，你要花上千分”的话，就是要人多努力付出。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拯救社会的才能。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证，再向那些过来之人学习，苦苦思索以求贯通，并亲身去实践，以验证其效果，不断努力，那么就可以慢慢通达，才识就逐渐地培养起来了。才识若是能有益于社会，怎还能担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呢？



## 5. 用 才

——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螾牛不可以捕鼠；骐驎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即使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即使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用来冲开城门，却不能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可以用骏马去看守家门；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不如用斧子好用；三代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情况下，普通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因此说世上不担心没有人才，担心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使用人才。魏无知在评论陈

平时说：“现在他很懂得孝德，但不懂得打仗胜负的谋略，您怎么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乱时，如果不是掌握胜负之数的人，虽然有大德，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生平喜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世上药物虽多，但大多不对病症。

**【释评】** 孟尝君用冯鑫的例子在这方面特别具有典型性，对用才者的启发也更大。对此，《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述：

起初，冯鑫听说孟尝君好客，穿着草鞋来见他。孟尝君说：“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来教示我？”冯鑫说：“听说你爱好士人，我因为贫穷，所以归附于你。”孟尝君让他住在下等客人所住的传舍之中。十天后，孟尝君问传舍的舍长说：“客人做什么？”舍长回答：“冯先生很贫穷，只有一把剑，又是用草绳缠着剑把。他弹着他的剑歌唱说：‘长剑回去吧，吃饭时没有鱼。’”孟尝君把他迁到中等客住的牵舍，吃饭时有鱼。过了五天，又问传舍长。传舍长说：“这位客人又弹剑而歌唱说：‘长剑回去吧，出门时没有车乘。’”孟尝君把他迁移到上等客位的代舍，出入可以乘车。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传舍长。传舍长回答说：“这位先生又曾经弹剑而歌唱说：‘长剑回去吧，没有办法养家。’”孟尝君不高兴。

过了一年，冯鑫没有说什么。孟尝君当时在齐国任相，在薛邑受万户之封。他的食客有三千人，封邑的收入养不起那么多人。于是派人在薛邑放高利贷，但过了一年多，由于收成不好，借钱的人大多无法偿付利息，这样就将无法继续供养那么多食客。孟尝君很担心，问左右的人：“谁可以帮我到薛邑收取借款？”传舍长说：“代舍的客人冯公从外表来看擅长辩论，而且又年长，没有别的特长，应该可以让他去收债。”孟尝君于是叫冯鑫前来并请求说：“宾客们不知道我这个人无德，前来我这里的有三千多人，封邑的收入养不起这么多宾客，所以薛地放了高利贷。薛地的年岁不好，许多人都不付利息。现在恐怕没法再供应

宾客吃饭，希望先生前去追讨。”冯鑫说：“好。”辞出到了薛邑，把从孟尝君那里借钱的人召到一起开会，得到利息十万元。于是他酿了许多酒，买来肥牛，召集那些借钱的人，能偿付利息的都来，不能偿付利息的人也要来都拿当初借钱的文书一一核对。大家一起集会，当天杀牛饮酒。在酒喝得正酣畅时，他拿出借钱的文书与以前一样核对，有能力还利息的，与他确定还息的日期；因为贫困而不能还息的，取出借钱的文书把它烧了。并说：“孟尝君所以供钱给大家，是为了你们当中没有钱的人能从事正当事情；所以要收取利息，是因为无法养那么多宾客。现在富有的人确定归还的日期，贫穷的人就烧掉借据就算把钱送给了他们。诸位请尽量多吃。有这么好的君主，难道可以背叛他吗！”在座的人都起来拜了两拜。

孟尝君听说冯鑫烧掉了借据，愤怒地派人去召回冯鑫。冯鑫到了以后，孟尝君说：“我的食客有三千人，所以把钱借贷给薛邑的人。我的封邑收入少，而且百姓们还大多不按时交付利息，恐怕无法借应宾客吃饭，所以请先生去收债。听说先生收到钱后，就用钱买来许多牛和酒并烧掉了借据，这是为什么？”冯鑫说：“是这样的。因为不多准备牛和酒就不能把大家都聚集起来，这样就无法知道谁富裕谁贫穷。富裕的人，就与他确定归还的日期。贫穷的人，即使守着他催他十年，利息越来越多，如果追讨得急，他们就会用逃亡的办法来自己废除债务。如果催得急，而他们终究又无法偿还，这样，上面的人会认为你爱好利益而不爱惜百姓，下面的人则有背离、抵抗上面的罪名，这样不是激励士民、显扬你的名声的办法。烧掉那些无用的借据，放弃不可能收回的债款，让薛邑的百姓亲近你并宣扬你的善名，你还怀疑什么呢！”孟尝君于是拍手向冯鑫表示感谢。

齐王由于受秦国、楚国散布的毁谤的迷惑，认为孟尝君名声超过自己的君主而且在齐国专权，于是就罢免了孟尝君。宾客们看到孟尝君被罢免，就都离开了他。冯鑫说：“借给我一辆车，让我可以进入秦国，一定会使你在国内受重视并且封邑更广，可

以吗？”孟尝君于是准备了车子和钱币让冯去秦国。冯鑫于是向西去对秦王说：“天下的游说之士驾车向西来到秦国，没有不想让秦国强大让齐国削弱的；他们驾着车向东进入齐国，没有不想让齐国强大而削弱秦国的。所以齐、秦好比是雌雄两个国家，其势不可能两个都是雄的。雄的国家就能得到天下。”秦王长跪着问他：“怎样才能使秦国不做雌的那个国家呢？”冯鑫说：“大王你也知道齐国已经罢免孟尝君了吗？”秦王说：“听说了。”冯鑫说：“使齐国威重天下的，是孟尝君。现在齐王罢免了他，他心里一定怨恨，因此一定会背叛齐国；一旦孟尝君背弃齐国，进入秦国，那么齐国的国情，人事关系的内幕，都带到了秦国，这样，秦国就可以占有齐国的土地，岂只是称雄呢！你赶快派使者装着钱币偷偷地去迎接孟尝君，不可失掉时机。假如齐国觉悟了，再次起用孟尝君，则齐、秦两国谁雌谁雄还不能预知。”秦王十分高兴，就派出十辆车带着百镒黄金去迎接孟尝君。冯鑫辞出，先秦国使者而行，到了齐国，劝齐王说：“天下的游说之士驾车向东进入齐国，没有不想让齐国强大而让秦国削弱的；他们驾车向西去秦国，没有不想让秦国强大而让齐国削弱的。秦国和齐国，好比是雌雄两个国家，秦国强大则齐国削弱，两者势必不可能同时称雄。现在我私下里听说秦国派遣使者乘着十辆车、装着百镒黄金来迎接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入秦国则已，一旦他西入秦国担任秦相那么天下就归属秦国，秦国称雄而齐国为雌，齐国为雌那么齐国的临淄、即墨就很危险了。大王为什么不在秦国使者未到之前，就恢复孟尝君的相位，增加他的封邑并向他致歉？孟尝君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秦国虽然是强国，难道可以请走别国的宰相并派人前来迎接吗？挫败秦国的计谋，而且断绝它称露强国的方略。”齐王说：“对。”于是派人到国境迎接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的车辆刚进入齐国的国境，齐国的使者就回来告诉齐王，齐王召回孟尝君，恢复了他的相位，并且归还他原来的封邑，又增加了一千户的封地。秦国的使者听说孟尝君已在齐国恢复相位，掉转车头就回去了。

自从齐王罢免了孟尝君，他的宾客都离他而去。后来孟尝君被召回，恢复了相位，冯鑫去迎接他。还未到国都时，孟尝君长叹说：“我常常好客，遇见宾客不敢有错失，因此有食客三千多人，这先生是知道的。宾客们见我一旦被罢免，就都背弃我而去，没有人再来过问。现在依靠先生而得以恢复相位，这些宾客们还有什么面目再来见我？他们中如有人再来见我，我一定要用唾沫吐他的脸并大大地折辱他。”冯鑫停马下来而拜，孟尝君下车把他扶起，说：“先生是为宾客们向我致歉吗？”冯鑫说：“不是为宾客们致歉，而是因为你的话有错失，万物有必然的归宿，事情有本应如此的道理，你知道吗？”孟尝君说：“我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冯鑫说：“有生必有死，这是万物的必然归宿；富贵了就有很多士人与你结交，贫贱了朋友就很少，这就是事情本应如此的道理，你独独不见那些赶集的人吗？天刚亮时，人们肩挨着肩，抢门而入；等到日落以后，经过集市的人会甩着胳膊，不去看它一眼，这不是他们喜欢早晨而讨厌傍晚，而是因为他们期望的东西已经不在里面。现在你失去相位，宾客们都离开了，这不值得你去怨恨他们而徒然断绝了宾客们的归路。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对待宾客。”孟尝君拜了两次说：“恭敬地听从你的劝告。听了先生的话，敢不遵奉你的教导吗？”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例子是，孟尝君讨厌家中的一位门客，想逐走他。鲁仲连对孟尝君说：“猿猴离开了树木而到了水中，就不如鱼鳖；经历险阻攀登高峰，千里马就不如狐狸。曹沫奋力举起三尺宝剑，全军不能抵挡；假使曹沫放下三尺宝剑，而使用农具与农夫同处田野里，就不如农夫。所以事物舍弃它的长处而使用它的短处，圣贤唐尧也有做不到的。现在差遣人而他不胜任，就说他无用；教诲人而他做不到，就说他笨拙。笨拙就驱逐，无用就抛弃，使人有被抛弃被驱逐的厄运，不和他相处，这些人以后就会回来报复，这难道不是世上应记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吗？”孟尝君说：“说得好。”于是就不再驱逐那位门客了。

而特别有趣的是，统一六国的秦王嬴政雄才大略，竟连 12

岁的小孩都敢让他担任国家使者的重任。

公元前 239 年，机警聪明、胸怀大志的秦王嬴政已登基七载，一心想想要统一全国。

有一次，秦王想联合燕攻打赵国。秦王派使者劝说燕王，燕王派太子丹到秦国当人质，秦王决定派大臣张唐为燕相国。

张唐因惧怕路经赵国时被杀，就在家装病，闭门不出。吕不韦只好到他家亲自劝说。张唐借口说：“臣屡次带兵伐赵，赵国特别怨恨我。去燕一定要经过赵，臣去恐怕不便。”

吕不韦再三劝说也无效，回到府中，一个人在堂上生闷气。这时一个 12 岁的小客人甘罗走过来问道：“丞相因何闷闷不乐？”吕不韦生气地说：“小孩子懂什么，也来问我。”

甘罗却说：“您是个礼贤下士的人，心中有事不向贤士说出来，我就是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为您效劳。”

吕不韦早就听说过甘罗虽小，但才智出众，又见他说话这么大气，就想难为他一下，说：“大王决定与燕和好，燕派太子丹到秦国，我想派张唐到燕，可他说什么也不去，请问你有什么高见？”

甘罗拍着手笑起来说：“就这么一点小事，怎么不早说？瞧我去给你办。”

见吕不韦不相信，甘罗收起笑容，振振有词地说：“以前，项橐 7 岁为孔子师，我比项橐大 5 岁，已经能办大事了，你怎么能小看贤士呢？”

吕不韦听他讲话很有分量，就对他说：“你如果能让张唐去燕国，事成之后，我请秦王封你为上卿。”

张唐得知甘罗要来劝说的消息，毫不在意，还存心想跟他开开玩笑。

甘罗一到，张唐就笑着问：“你这个小孩子也想来欺负我吗？”

甘罗恭恭敬敬地给他行了个礼，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来给您吊丧的。”

张唐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为何来给我吊丧？”

甘罗问：“您的功劳与武安君白起比如何？”

张唐说：“武安君率领秦大军南征北伐胜仗无数，我的功劳不如他的十分之一。”

甘罗又问：“在秦国，应侯范雎与文信侯吕不韦，哪个人权势大呢？”

张唐说：“当然文信侯的大。”

甘罗说：“当初应侯让武安君攻赵，他装病不去。应侯发怒了，武安君被赶出咸阳，逼死在杠邨。现在文信侯遣您，您却装病，如何躲得过去呢？您的死期不远了，所以我特来吊丧。”

张唐闻言，面带惧色，深深地向甘罗作了个揖说：“请向文信侯替我请罪，多多美言，我遵命使燕。”

几天之后，张唐已束装待发了。甘罗对吕不韦说：“张唐是经我劝说，不得已才赴燕。其实，按情理来说，他确实害怕路过赵国。我愿为张唐使赵。”

秦王宣甘罗入朝，看他虽小，但眉清目秀，招人喜爱。问他：“你到赵王那里打算说什么呢？”

甘罗回答：“这要察言观色，见机而行。不能预先确定。”

秦王点头称是，派他正式使赵。

赵王已知秦燕通好，害怕两国联合攻赵，听到秦国来使非常高兴，派人出城 20 里迎接。

进宫之后，赵王见使者竟是个小孩，不免有些轻视，说“看来秦国朝上缺人，派先生出使。”

甘罗答道：“秦王用人，能够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年岁大的办大事，年岁小的办小事。我 12 岁，年龄最小，所以派我到赵国。”

赵王见他言辞磊落，不禁暗暗称奇，说：“先生此来，有何见教？”

甘罗说：“大王听说燕太子丹入质于秦，张唐将要相燕的事情吗？”

赵王说：“听说了。”

甘罗说：“秦燕通好，赵国就危险了。”

赵王说：“秦燕联合是什么用意呢？”

甘罗说：“当然是为了攻打赵国，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想扩大领土。我劝大王不如早割五城以献秦王，然后我请求秦王离燕而亲赵。如果强大的赵国去攻打弱小的燕国，而秦兵不救，赵国所得恐怕不只五城吧。”

赵王听罢很高兴，赐给甘罗黄金千两，白璧两双，把五城地图给他，让他转报秦王。

甘罗回到秦国，向秦王报告出使的情况，秦王高兴地赞扬道：“得此五城，全仗甘罗的智慧！”随后决定不派张唐使燕。张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感激甘罗。

赵国知道秦不与燕通好之后，便派大兵伐燕，夺上谷一带30城，赵国得19个，送给秦国11个。

于是，秦王拜甘罗为上卿。

汉高祖刘邦则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用人得当。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对这一胜利，他当然是万分高兴的，因此，他即位之后，立即着手安抚百姓，分封有功之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开筵宴，款待全体文武功臣。

席上，刘邦说：“诸位爱卿，请真实地告诉我，我得天下与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王陵首先说：“陛下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赏罚分明，量才授职，肯分赏有功之臣，所以将士都愿为您效劳。项羽表面很仁慈、恭敬，但刚愎自用，猜疑功臣，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还有，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并用来自赏给各位将士，和大家共同占有这种利益；霸王项羽则不同，他加害有功之臣，猜疑贤能之士，这也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不完全同意王陵的看法，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定国家，稳定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马，冲锋陷阵，



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人可谓当今豪杰，天下奇才。但我能悉心委用，所以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得重用，这就是他灭亡的缘故。”

众臣听了心悦诚服，纷纷下座拜伏。

东晋的刘裕则认为，与其用庸才，不如不用。当时刘裕身兼扬州、徐州、兖州三地刺史，心存代晋之意。刘道怜是刘裕的同父异母弟，他的母亲萧氏是刘裕的继母。刘裕称宋王后，尊萧氏为太妃，相当恭敬孝顺。刘道怜曾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有一年，刘裕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而任命自己才14岁的儿子刘义真担任，镇守石头城。刘道怜很想担任这一职位，但又不便开口要官，便央求母亲萧氏为其说情。刘裕去见萧氏，萧氏对刘裕说：“你兄弟道怜曾与你同甘共苦，又立有战功，可以让他当扬州刺史。”刘裕十分了解刘道怜，虽追随自己转战南北，立有战功，但为人蠢笨，才干平庸，又非常贪婪放纵，根本无力胜任扬州刺史这一要职。而当时，刘裕正准备夺取晋朝江山，扬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刘裕说：“扬州乃要害之所在，关系到我的前程命运，要务繁多，道怜恐无力胜任。”萧太妃一听，满脸的不快，问道：“五十多岁的道怜，难道还不如十几岁的义真吗？”刘裕解释道：“义真虽为刺史，但事无大小，都由我作主。道怜年纪已大，如果什么也都由我作主，怕影响不好。如果让他自己作主，又怕难以负重。无论是为国，还是替道怜着想，他都不适合担当此职。望母亲见谅。”萧太妃这才无话可说，只好作罢了。

唐太宗之知人善任，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魏征的信用。

魏征是世鹿县人，迁居到相州内黄县。高祖时，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建成。魏征看到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暗中互相倾轧争夺，多次劝李建成早点下手。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把魏征召来质问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大家都为魏征感到恐惧。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皇太子（指李建成）

当初如果听从我的话，必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唐太宗怒意全消，肃然起敬，对魏征给以特别的礼遇，提拔为谏议大夫，还多次把魏征引入寝室，征求他对治国的意见。魏征很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又刚正不阿，一点也不屈节顺从。唐太宗每次与魏征谈话，总是很高兴。魏征也觉得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国君，要竭尽他的全力为唐太宗李世民所用。唐太宗又安慰魏征说：“你前后所进谏的二百多件事，都合我的心意，如果不是忠诚地奉献国家，怎么能做到如此地步呢？”公元629年，魏征晋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他深谋远虑，对国家有许多建树。唐太宗曾对魏征说：“你的罪过比射中公子小白衣带钩的管仲还严重，我任用你却超过了齐桓公任用管仲，近代以来君臣相处这样好，哪里有像我和你这样呢？”公元632年，唐太宗巡幸到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过去事奉李建成，我看到他们如同仇敌，不料今日又同在一起宴会。”唐太宗说：“魏征过去虽是我的仇敌，但他对事奉的主人竭尽全力，这一点值得嘉奖。我能从敌手中提拔他任用他，又有什么愧对于古代圣明的君主呢？魏征常常冒犯我的颜面，恳切地进行劝谏，不叫我干错误的事情，所以我很器重他。”魏征跪拜说：“陛下您引导我说话，因此我才敢说话。如果陛下您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冒犯您，触动您的忌讳呢？”唐太宗非常高兴，每人赐钱15万。公元632年，魏征接替王珪当了侍中，又加封为郑国公。不久，魏征因患病要求辞去他所任的职务，请求当一名散官。唐太宗说：“我从敌对的人群中把你选拔出来，任命你担任重要职务，你看到我的过失，无不进行规谏。你没看到金子埋在矿山里时，会觉得有什么值得宝贵呢？当优良的冶炼工匠把金子锻打成器具，它就被人们当成宝贝了。我正好自比为金子，把你当作优良的工匠。你虽然有病，还不算衰老，怎么能让你消闲不理政事呢？”魏征于是不再说了。公元638年，唐太宗因给皇孙过生日，宴请公卿，太宗非常高兴，对待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险，房玄龄的功勋是别人无法比得上的。贞观之

后，对我竭尽忠诚，奉献忠言，使国家得以安定，使百姓得到好处，成就我现在的功业，为天下人所称道的，只有魏征而已，古代的名臣，没有超过他的。”于是太宗亲自解下佩刀赐给魏征和房玄龄两人。太宗的长子承在东宫，不修养品行，不攻读学业。太宗的四子魏王泰一天比一天受宠爱，宫里宫外的人，都议论纷纷。太宗听到了十分讨厌，对侍臣说：“当今的朝臣，忠诚正直都比不上魏征，我派遣他教育皇太子，以此来消除天下人的怨恨情绪。”于是在公元642年授予魏征以太子太师的职务，掌管门下省的事务，还同以前一样。魏征说自己有病，唐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必须有老师来教育，因此要选正直的人来辅佐太子。我知道你有病，你可以躺着教他。”魏征只好就任。不久魏征病了。魏征家的宅院内原来没有正堂，唐太宗当时正想建造一个小殿，于是就把工程停下来，用建小殿的材料给魏征建造正堂，只用了五天时间就把正堂建成了。唐太宗又派人赐给魏征布被子，白裤子，满足他的愿望。又过了几天，魏征去世了。唐太宗亲临魏家痛哭，赠送给他以司空的官衔，封号文贞。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制作碑文，又亲自写在碑上。后来唐太宗曾对侍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使人知道衣帽穿戴是否端正；以古代历史为镜，可以使人懂得国家兴旺与衰亡的道理；以有见识的人为镜子，可以使人明白得失的原因。我常常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想到这里，伤心流泪。于是唐太宗下诏称：“过去只有魏征常指出我的过失。我怎么单单过去有过失，而今天全都正确了呢？原因不过是臣属们苟且顺从我，难于冒犯我的旨意罢了！因此我虚怀若谷征求外面的意见，以便分辨是非解除疑惑，内心反省。过去你们提出的意见没有采纳，那是我有意的，现在我一心想采纳你们的意见，你们却不说，这是谁的过错呢？从今以后，每人都要详尽地陈述你们的真实想法。我如果有不对之处，你们要直说，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唐太宗之知人善用，还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当时唐太

宗任用了一批名臣贤相，辅佐他治理国政。房玄龄和杜如晦相互配合，设置政府机构和官员，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同为贞观良相。大臣们有时在唐太宗面前议论政事，唐太宗说：“非杜如晦无法筹划。”但等杜如晦到来之后，唐太宗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这是因为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因此，唐太宗经常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任也有很大关系。

公元713年，唐玄宗和姚崇在渭水边游猎后，玄宗皇帝让姚崇就国家军政大事陈述意见。姚崇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说：“试为朕言之。”于是，姚崇便把要玄宗实行的十件事讲了出来：其一是政先仁恕；二是不幸边功；三是法行自近；四是宦竖不与政；五是租赋之外一切禁绝；六是戚属不任台省；七是接臣以礼；八是群臣得犯颜直谏；九是绝道佛营造；十是禁外戚干政。玄宗皇帝听完大喜，说：“朕能行之。”第二天，玄宗皇帝下诏拜姚崇为夏官侍郎（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拜相后，勤勉能干，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凡事都同他商议。有一次，姚崇染病不能入朝，凡军国大事，玄宗就令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去姚崇府邸咨询。源乾曜所上奏的事，如合玄宗心意，玄宗便说：“一定是姚崇谋划的。”如不合，则反问源乾曜：“为何不去问问姚崇？”直到源乾曜承认确实未问姚崇，玄宗皇帝才停止追问。玄宗皇帝为便于询问政事，命姚崇搬到四方馆居住。姚崇任相期间，对边疆的屯田地点、兵马器械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成为玄宗皇帝的得力助手，被誉为开元名相。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

## 6. 德 才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

**【原文】**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为冲公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我认为德与才，两者不可有偏颇。用水来比喻，它的品德是滋润土地，它的才就是浮载物品、灌溉田地；用木头来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为舟楫和栋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如果德是水的根源，那么才就是水的波澜；如果德是树木的根，才就是树木的叶。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相近。世上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所以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

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办法，都可从此入手。

**【原文】** 大抵人材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碍彼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乃遇一事，但赁书办家人之口说出，赁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却事上体验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

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大体上说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浓，一种乡气较浓。官气较浓的人，喜欢讲资格，摆架子。这种人办事不求惊世骇俗的现象，说话也不出格，不会有什么弊病。缺点是太没有朝气。遇到一事，只让身边亲近的人传递自己的意思，或者写在书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苦下功夫，亲自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浓的人，好表现自己的才能，喜欢出新花样，做事时光考虑自己，不顾别人，说话时只知顾前而不顾后。其缺陷是一事还没办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议。因此官气较浓与乡气较浓这两种人的不足之处都差不多。

若不是非常贤德的人，也很难避免这两种短处。我打算用“劳苦忍辱”四个字教人，所以暂时戒绝官气较浓之人而用乡气较浓的人。必用遇事亲自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赵广汉喜欢用刚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刘晏喜欢用读书人来理财，我愿意私下向他们学习。

## 7. 荐 才

——不避嫌隙，秉公论列

**【原文】**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悦，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忠武公李续宾统兵上万，号令严肃，所过之地秋毫不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的人民，没有不想依靠他的。李续宾临阵时安详严肃，镇定自若，碰到别人都不愿意去做的难做之事，他都会毅然去做。他的军队驻扎的地方，百姓欢乐，农耕照常，军营不喧哗，不惊扰百姓。这不是因为他靠法令来约束部下，而是靠他的明察秋毫。他做什么事都是凭借自己的至诚之心，勇冠三军，屡屡从危难中解救士兵。他待人接物时，也平和正直，不骄不矜。

**【释评】** 唐朝的张循觉在荐人时则能做到不贪他人之功，秉公直荐。

张循觉被武则天任命为河东采访使，当他遇到疑难之事，便询问可以共议之人。张嘉贞以他的奇才在做平乡县尉时就政绩卓著，引人注目。于是，待吏把他推荐给张循觉。在他们交谈中，张嘉贞深思熟虑，透彻分析，并应张循觉之邀代写奏章上书朝廷。武则天对奏章内容颇感兴趣，及张循觉回朝，她就夸他精明能干。但张循觉十分坦诚地说是张嘉贞所为，并举他取代自己做采访使。武则天立即召见张嘉贞，垂帘与他交谈。张嘉贞谈吐非凡，武则天十分欣赏。张嘉贞请求说：“臣草茅之人，未睹朝廷仪，陛下过听引对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云雾，恐君臣之道有未尽也。”于是武则天便命人卷起垂帘，与张嘉贞长谈，然后授予监察御史，又任命张循觉为司勋郎中，以表彰他为朝廷举荐人才。后来，张嘉贞因政见出众，深孚众望，又升任为中书令、宰相等要职，成为武后时期的一名贤相。

有时候，荐举别人也会冒很大的风险，如宋朝的赵普为宋太祖平定天下，出了很多计谋，同时也积极为国家推荐贤才。但是，有一次，赵普向皇帝推荐一个人，太祖觉得那个人出身微贱，没有声名，便没有批准他的奏章。

第二天，赵普再次请求起用此人，太祖还是没有批准，并且露出不满的神情。

赵普没有灰心，第三天，又上奏请批。

宋太祖平时很敬重赵普，但这次他觉得赵普实在太固执，一气之下，将赵普的奏章撕得粉碎，掷在地上。

赵普见皇上动怒，撕了他的奏折，便不动声色地跪在地上，拣起了撕碎的奏折，回到府中。

赵普在府中踱来踱去，心想：为了推荐一人，三次上奏，皇上不但不准，还撕了奏折，如果再犯颜进贤，皇上一定更会大发雷霆的。想到这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可转念一想，荐举贤能乃宰相的职责，如果荐贤不成就灰心丧气，岂不是徒居相位、白吃俸禄！

于是，赵普把皇上撕碎的奏折一块一块地补好。



第二天，当赵普呈上补好的奏折时，太祖拍案大怒，又要撕毁。赵普从容说道：“万岁息怒，老臣知道这个人很贤能，才屡次向皇上推荐。如果他不称职，老臣甘愿受罚。”

太祖见赵普态度坚决，又为他精心补章上奏所感，于是批准。

后来，赵普所荐之人果然很有才干，为国家建立了功勋。

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张之洞身上。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13岁中秀才，15岁中第一名举人，名噪京师。从政期间，整顿吏治，荐举人才，奖励农工，减免苛税，请洋人讲授科技知识，征聘新式人才创办洋务大业，是当时著名的洋务派官僚。当时，法国侵略者企图吞并越南，张之洞深知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是位难得的治军人才，奏请朝廷启用冯子材，协同广西巡抚潘鼎新入越抗法。潘鼎新畏敌不前，不战而退，镇南关陷入敌手，却将败退的罪名加给冯子材。昏庸的清政府不辨真伪，严辞责备冯子材“可恨已极”，并威胁说：“倘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张之洞闻讯，立即上奏朝廷为冯子材辩冤，“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乖方”，清廷这才再次下旨，剥夺潘鼎新的官职。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统军赴镇南关迎击法军。冯子材到镇南关后，调兵遣将，积极备战。1885年3月24日，法军猛攻清军阵地，冯子材对众将士说：“若法军再入关，我们有何脸面见父老乡亲。”年逾七旬的冯子材持矛杀敌，清军将士无不同仇敌忾，拼死杀敌，法军溃败，清军乘胜收复谅山，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局势。

而在荐才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那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人。而且，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

春秋时，与晋相邻的秦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为巩固边防，晋文公需委派一个得力将领去镇守西河地区。但到底选谁去，晋文公拿不定主意。于是，他请来了舅父狐偃。

狐偃曾随晋文公在外流亡19年，他忠心耿耿，足智多谋。

他对文公说：“虞子羔很有才干，派他镇守河西定然万无一失。”晋文公素知狐偃与虞子羔有仇，于是问：“他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何还推荐他呢？”狐偃答道：“主公问谁胜任河西守将，老臣为国考虑，荐举了个合适的人选。至于此人是否与我有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虞子羔听此事后十分感动，便亲自到狐偃家致谢，感谢他不计前嫌，使自己受到重用。狐偃一见到他便说：“我推荐你是为国考虑，不能因私害公。不过，你还是赶快走吧，我不愿见到你，要是再在这儿噜嗦，我可要用箭射你了！”

公元前570年，晋国大夫祁奚辞去中军尉告老还乡。晋国君主问他谁可以胜任中军尉，祁奚就推荐和他有前仇的解狐担任。可巧，解狐还没有上任就病逝了。晋国君主又问祁奚是否还有贤人能胜任。祁奚不加考虑地说：“我的儿子祁午可以胜任。”于是，晋国任命祁午接替父亲的职务，并让羊舌帮助他治军。

解狐是祁奚的仇人，祁午是他亲生儿子。别人问起此事，祁奚就解释道：“国家用人是依据贤能与否，只要有才，即使是自己的仇人，也要推荐；只要孩子有真正的本事，父亲可以不理睬外界的非议而加以举荐。”

西汉的三杰之一的萧何向来与曹参关系不睦。萧何病重的时候，汉惠帝亲自到萧相国府邸去探望他，而且问道：“您百年之后，谁可以代替您相国的职务呢？”萧何回答说：“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汉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陛下得到新相国了！我死也没有遗憾了！”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后，凡事都遵从萧何在位时的规定，不做变更。汉惠帝埋怨曹参不治理政务，就找来他的儿子，令他回家探问一下。曹参得知此事十分生气，打了自己儿子200鞭子，说：“天下大事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汉惠帝知道后对曹参更加不满，当朝责问曹参。曹参免冠谢罪说：“陛下您觉得和高祖皇帝比较，哪一位更圣明？”惠帝说：“我哪里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说：“陛下您认为我与萧何比起来，谁更贤达？”惠帝说：“你似乎不如萧何。”曹参说：“陛

下说得很对。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了严格的法令。现在陛下得以垂衣拱手而治，像我们这些人谨守职责，遵守旧制而不去破坏它，就完全可以了。”汉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很对。当时的民谣唱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使汉初政策得以保持和连续，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吴国大将吕蒙，曾因军营之事被江夏太守蔡遗所举发，但胸襟宽大的吕蒙，对蔡遗并没有怨恨的意思。豫章太守顾邵死后，孙权向吕蒙询问由谁接任，吕蒙就举荐了蔡遗，称他是一位奉公尽职的称职官吏。吴主孙权笑着说：“你想做祁奚吧？”于是尊重吕蒙的举荐，由蔡遗出任豫章太守。

吴国勇将甘宁，性情火爆，好轻易杀人，而且经常违忤吕蒙的命令，甚至连孙权的命令也时有违犯，孙权对甘宁颇为恼火，而吕蒙却经常开导孙权，说：“天下尚未安定，像甘宁这样能征善战的勇将，实属难得，对他最好能宽容些。”于是，孙权打消了怒气，善待甘宁。甘宁在同曹军作战中屡立奇功。有一次，甘宁仅率百人夜闯曹营，斩敌而还，使曹军惊骇鼓噪。孙权对这员勇将备加喜爱，高兴地说：“孟德有张辽，我有甘兴霸，足以相匹敌了。”

曾国藩在举荐人才方面也继承了先贤的优良传统，能做到不因私废公，直抒己见。咸丰十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在一份《沥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折》中这样向进廷推荐胡林翼：

前湖北抚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历次在京外任职。咸丰五年三月，承蒙先皇帝识才重用，由贵州道员，任期还不到半年，调任湖北巡抚。当时，武汉三镇已三次失陷，湖北的州县也大半沦陷，各路兵勇也溃散殆尽，胡林翼被困于金口、洪山一带，深思熟虑，劳身焦思。不单单无兵无饷，也无官无僚，自两司到州县的佐员，都远隔北岸数百里之外。一钱一粮，都亲笔书函，向人借贷，情深词恳。然而残破之余，几乎没有响应。于是他就散发他益阳私家的谷子来充济军粮，士卒为之感动非常。正好遇上湘军从江西援助湖北，于是军威日振。咸丰六年十一月，攻克武

汉，依次又光复了黄州等郡县。我原以为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可以稍作休息，而胡林翼并没有一点巩固自己的迹象，他的军队进入越境，围攻九江，又分兵先救下瑞州。于是督抚以全力援剿邻省，从湖北开始了。九江围剿了一年多，双方相持不下，中间石达开从江西窥视湖北，陈玉成从安徽进犯湖北三次，胡林翼也最终不肯撤九江之围来回救本省之急。他或亲自统帅一军，肃清蕲、黄，或分派诸将，收归安徽、河南，最终攻克收复了九江，几乎将乱贼斩尽，使东南局势大为好转，接着又奏明以全湖北的力量惩办安徽北部的乱贼。等到李续宾在三河镇全军覆没，胡林翼因为母亲病故先归故里，百日丧期未滿，得到信后急起痛哭，誓师讨贼，不入衙署，直接进驻黄州。论者又认为李续宾良将刚刚逝去，元气没有恢复，只可姑且保住自己的范围，不宜兼顾邻封。胡林翼则不以为然，惊魂未定，即派重兵跨越二千余里援助解湖南宝庆之围。援助湖南的军队还没有返回，又计议大举进攻安徽。当时，臣国藩正奉命入蜀，胡林翼挽留臣共商克皖大计，主张先灭乱匪，保住三吴的财富，为天下报仇雪恨。他绘了数十张图纸，分别送到臣和其他诸路将领手里，不分昼夜地询问谋划。咸丰十年春天，大战于潜山、太湖，并相继攻克。于是他又制订出围攻安庆的计策，亲自驻守太湖督办剿匪之事。本年五月，又回师援助湖北省，病中还屡次给微臣写信，力陈不要撤去对安徽的包围，致力剿灭援贼的计策。所以，安庆的攻克，微臣前面奏请推胡林翼为首功，这并非微臣的私下计议，而是其丰功伟绩为文武所共知，也是圣上所洞察的。

大凡良将相聚到一块就好发生意见分歧，或者自恃道高义重气盛，或是自负自大，而不免被人小看，一言不合，就大动干戈。近世的将才，首推湖北的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都把他們当作国士相待，倾心结纳，使他們人人都能欢心，有时他还分出私财来惠恩他们的家室，寄一些珍贵的药品来安慰他们的父母。身处前敌的诸军，夜以继日地竭力寻求粮饷，寻求支

援，信使往来馈赠物品，不绝于道。自咸丰七年以来，每逢遇到有捷报的奏折，胡林翼都不一一奏来，而推到官文和微臣处主稿。偶有出奏，则盛称诸将的功劳，却不提及自己。他的心时时刻刻都想着推让同僚朋友，扶植忠良。外省都盛传楚军内部非常协和，亲如骨肉，而这些都是和胡林翼的苦心调理爱护分不开的，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些让微臣自愧昔时赶不上，而恐怕今后难以继承。

自兴兵以来，各省都焦虑粮饷不足，湖北三次失守，百物涂荡殆尽，乙卯、丙辰之际，已经穷困窘迫非常。自从荆州摧盐，各府抽出厘金，湖北中部稍稍可以自存。胡林翼乃绝世的人才，每于理财之时，常常暗中督察百官。咸丰三年，部定漕米变价，每石折合白银一两三钱。可是各省的州县却照旧浮收，加到数倍，湖北省竟有每石十数钱的，上到朝廷下至平民都为此交困。胡林翼于咸丰七年春天，建议减价漕米，严厉裁减冗费。先皇帝批下奖谕，说他不徇私情，不顾情面，摒弃百年来的积弊，实在可嘉。湖北减低漕米一项加起来，每年为民间省钱 140 余万串，为帑项增加白银 42 万两，又节省了提存银 31 万余两。利国又利民，但不利于那些中饱私囊之徒。向来各衙门的陈规陋习，浮用的经费被革除殆尽。州县征收差役和课税不准多收一毫一厘，也不准以催科政拙为名，为奸官滑吏肥私。各卡的官员，每月每日都有训练，批答书函，可以娓娓千言。因为军民共仰，使端贾都能同仇敌忾，他就这样教人们忠诚；多人少出，使局员都知道洁己奉公，他就是这样提倡廉洁的。清白之士，可以得到重用；欺诈矫饰之徒，就要受到重重的谴责。所以，湖北贫瘠地区，养兵六万，月经费达 40 万之多，而商民并不疲惫，吏治日益清明。这种精心管理，没有一定能力是很难做到的。

自八月以来，攻克安庆，江、鄂的残匪得以肃清，才庆幸全局振兴，便可长驱东下，大功垂成。湖广督臣官文奏请优待抚恤胡林翼敕部，承蒙圣恩明鉴。微臣与该故抚共事时间长了，相知深。咸丰四年，曾奏推胡林翼的才干胜过微臣十倍。近年来遇到

事询言，尤其叹服其道德的更加高尚。臣不敢夸大陈词，也不敢淹没其功勋。谨将该故抚的大略情形，据实来陈述，恳请付国史馆查照施行。

对左宗棠的举荐则是在安庆失守后，当时，李秀成集中兵力经营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席卷了浙江全省。李秀成率军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巡抚王有龄自缢。在这之前，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星驰赴浙，督办军务”。曾国藩等作出决定，上奏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支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本只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要依赖曾氏集团，又下发明谕，除上述三省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帮办浙江军务。但曾国藩上疏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这一方面是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故“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对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

## 8. 君子

——君子小人，存乎一心

**【原文】**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圣人对待事物，有的说有的不说。积累善行，就会有余庆，这是圣人所说的；万事决定由命而不是人，这是圣人没有说的。礼乐政刑，仁义忠信，这是圣人所说的；虚无清静，无为自化，这是圣人没有说的。我们应该以圣人没有说的为根本，而以圣人所说的去运用。把圣人没有说的存于心中，用圣人所说的东西来勉励自己。用庄子的思想来自我修养，用荀子的思想来自我克制，这样才能成为有道的君子！

**【原文】** 君子无赫赫之称，无骤著之美，犹四时之运，渐成岁功，使人不觉；则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君子不会有煊赫的名声，也不会一下子就有美名，就好比四季的更替，慢慢地才形成一年，使人无法感觉到；人们自然信服，就好比桃李本身并不会说话，而下面自然形成了蹊径。

**【原文】**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所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释评】** 古代英雄起事时，一定有基业，如汉高祖的关中，光武帝的河内，魏帝的兖州，唐祖的晋阳，他们都是先以这些地方为基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学道，也一定要有类似的基业。这基业大体来说，以规模宏大、语言诚信为根本。就像建造房屋一样，规模宏大则可以造的宅舍就多，可求得的庇护就多。诚信就会使根基坚固，结构谨严。《易》说“宽以居之”，说的就是宏大。用语言来确立诚，来作为立业的依据，这就是诚信。

**【原文】**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比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人拥有的才学见识越多，上天要求他的东西也就会越多；人的声望越高，鬼神对他的监察也会越严格。所以君子自处之时，不愿意与别人比量长短，认为自己向来的追求很高，不愿



意欺骗自己以致欺骗上天，因为自己的名望向来被尊崇，不愿意以卑俗的见解被神明讥刺。

**【原文】** 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与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生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驱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惊之，不亦悲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所以说职位不要追求骄人，俸禄不要追求奢侈，既然有了象牙筷，就一定要追求玉杯，这是势所必然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不追求众人都争夺的东西，单单追求名这个东西，这就叫“道不同，不相与谋”。有的人追求富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有的人追求声誉来满足自己的志趣，但这些都是同样的追求志满意得。所谓名，是先生用来驱赶世人规范事物的，中材以下的人，不能切实行道，于是就用爵禄来驾驭，用名声来暗暗地驱赶，使他只要按这一轨道去做，不必明白是为什么。至于那些君子，则是精通道德的，他们知道名声越来越大，内心就会日益虚浮，所以他们以此为耻。而那些浅薄的人，则对此惊异不已，不也太可悲了吗！

**【原文】** 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动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君子有三种乐趣，读书读出金石一样的声音，意境幽远，这是一乐；褒奖人才，鼓励人天天进步，这是二乐；工作以

后美美地休息，这是三乐。

**【原文】** 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忧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寻求乐趣有三种方法：辛勤工作以后休息，这是一乐；极其平淡没有嫉妒之心，这是二乐；读书有金石之音，这是三乐。

**【原文】**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冈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子子为义，以涇涇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观。其或兄弟不相容，人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陈容说：“仁义怎么会持久呢？实行了仁义就是君子，

违背了仁义就是小人。”这话太对了！仁指的是我与万物之间没有区别。人只要一有私心，就成了小人。义就是没有个人目的的行为，一旦有了为自我谋利的想法，就是小人了。在一天之中，早晨行为公正，就是君子；晚上起了自私自利之心，就成了小人。处理同一件事，开始时的念头公正，就是君子；转念之间为了个人的私利，就成了小人。圣人有了私念就成了狂人，狂人克服了私念就成了圣人，其差别实在很微妙。君子在遭遇顺利和不利的時候，都要时时刻刻保持仁，一不这样，就流于小人，而自己竟还没有觉悟到。所谓小人，就是见识小，度量小的人。井底之蛙，所见有限，却自以为有超人的学问；辽东的豕，有什么特异呢？却自以为功勋盖世。这些人都是把孑孓之行认为义，都怪怪之行认为信，把齷齪之行认为廉，这都是些见识短浅而容易自满的人。君臣之间的相知，必须积累诚意，互相感应，却动不动就去怀疑主上对自己的思索太薄；朋友之交，贵在慢慢地互相敬服，却动不动就去埋怨知己太少。至于兄弟之间的互不相容，与妇人间的不信任，父子之间的无法开诚布公，这都是因为气量大小而产生的疑心。君子却不是这样，其见识广博，甚至这么大的天下，都可以抛弃不要；尧舜这么宏伟的业绩，都可以弃之不顾。其度量宏富。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成果，就反身内求。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就不加到别人的身上，这哪里还有什么自私自利呢？不去追求这些东西，却对众人自吹“我是君子”，当他自己对别人这么吹诩，并且深信不疑时，有见识的人已经在嗤笑他了。

**【原文】** 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所以，常言都以分别君子与小人为关键，而我却认为，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如果今天能知人能懂事，就是君子，明天不知人，不懂事，就是小人。寅时公正光明，就是君子；卯时偏私暧昧，就是小人。所以，众人一致诋毁或称赞的地方，我常常要默默地思考和分析，决不能随声附和。

## 9. 精 明

### ——处事以明为第一要义

**【原文】**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且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则实则渐平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大致遇事以“明”为第一重要，“明”精确有两种：一种是高明，一种是精明。同一个地方，登上高山的人，看到的只是遥远，登上城楼的人，就只感到眼前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主观猜测的人，就不如用衡器测得精确，眼力好的人不如尺子量得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的人，要降低他的心志来求得平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点都不差，就渐渐地实在了。能实在也就能平和。

**【原文】**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龟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

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凡是如处，应当与别人共同分享；凡是名誉，应当与别人共同分享。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晓事这两件事为职责。知人，的确是不容易学到。晓事，则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而做到。晓事，则无论是志同道合的人还是异己之人，都可以慢慢地开导和教育他们，以求得和衷共济。不晓事则挟私怨，从而做错事，即使秉公执法也做办错事；小人不晓事要做错事，君子不晓事也要做错事；没有原则的人要做错事，狂狷之人不晓事同样做错事。如果再加上不知人，则做事始终都背道而驰，这决不是和协之道。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及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多年，非常了解京城的风土人情，那些达官贵人们悠闲从容，涵养名望，对待下属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稟性并未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嫉恶如仇。内心打算稍稍改变

一下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关痛痒、难以破除的习气，但是矫枉过正，有时又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屡屡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仁人君子，本来就不应当用中庸之道来苛责别人，还应该同情体谅他由于激愤而矫枉过正的苦衷啊！

有些事都很棘手，焦虑的时候不是没想过干脆睡到棺材里算了，什么事也不管地躺在那里，也许比现在活在人世更觉快乐。等到焦虑越多，公事越烦乱，而长夜快乐之期却毫无音信。而我又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被人指责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任极品之官为荣耀，我现在真是把它做痛苦、懊恼的境地。但被形势所逼，又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释评】** 身在官场，时时都会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当挑战来自朝廷时，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有趣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这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看出来。

一次是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4月22日（闰三月初二）占领舟山，5月27日、6月8日先后侵入大连和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之后，于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八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率领大批妃嫔和大臣匆匆忙忙逃到热河行宫去了，只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当时僧格林沁节节败退，京畿的另一统兵大臣、光禄寺卿胜保也惊慌失措，于八月十一日（9月25日）上了一折，请求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同一天，咸丰帝便下令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兵勇二三千人，由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道上谕，曾国藩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才接到。这天，朝廷催鲍超北援的谕令，“凡四次”。又恰恰在这天晚上二

更，曾国藩接到了湘军先在徽州大败的战报。太平军在夺得皖南的战略要地宁国之后，又夺得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徽州，这使曾国藩本人率部驻扎的祁门前无屏蔽。两件事接连而来，曾国藩极为震惊和痛伤，“竟夕不寐”。他既要对付正面的强大的太平军的进攻，又要派出自己得力的霆营北援，实在是两面艰难。他自述道：“自徽州失守，京信危急，弟实忧惶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他于八月初七日写道：“夷人占据天津，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睡不甚成寐，不图时事决裂至此。”又于九月初三日写道：“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他不断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商讨北援之事，又写信给左宗棠问计求助，说：“弟恭窃高位，又窃虚名，不能入吴，不能入越，并不能保皖，闻此大变，又不能星速入卫，负责旁皇，莫知所措。目下应如何自处，是否弃此而北？求飞速示知为荷。”当时，他的左右大都人心浮动，议论不已，“颇多断断”，加上“宁防败兵，徽防败兵，楚师败兵，数近二万，纷索饷”，“纷纷多事，日不暇给”。他“又不得不强颜抚慰，镇定人心”。曾国藩处在汹汹大浪之中。

于是，他打算自己率部北援，“拜表即行”。但是，这段时间常到他营中晤谈的张芾却力加劝阻，说：“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听了，认为“其言有至理”。但是他又不愿遵令派鲍超北上，使这位“骁勇之将”成为胜保部下的一员，因此，他在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的复奏中说，鲍超部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趲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殊恐缓不济急”，又说，鲍超“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领饷尤难应手”，把一道“圣旨”挡回去了。然而，这位“抱道君子”，对待“勤王”这样封建主义的大是大非，究竟不敢等闲视之。他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篇：“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



于友，谓之义。令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敢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怡讥于百世。”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他的湘军，他的江西、两湖基地，他的粮饷厘金，他本人以及他曾氏一家的命运，与清廷这个“根本”的命运何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等不可分割。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于九月初六日提出了一个办法：奏请皇帝于他自己与胡林翼二人中，派一人带兵北上，在得批复后再行起程。这个很有心计的“主意系希庵所定”，而与曾国藩的“初计相符”。当时，李续宜带勇四营自江北赴援徽州，在祁门住了十多天。曾国藩欣然接受李续宜定出的这个主意，是因为他计算得很清楚：“夷氛去京二十余里，安危之机当在八九月内”，也就是说，在八月或九月间，京城的安危问题早就有了眉目，解决了；而清廷对他们请求勤王的奏折的态度，根据当时驿站的速度，“计十月初七八可奏谕旨”，届时，谕旨便是个马后炮了。因此，他和胡林翼可博得“勤王”之名，而又无需“勤王”之实。

当然，他们也估计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英法联军与清军在京畿处于胶着态度，战争旷日持久，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叫“犹豫相持”，那就很可能朝廷会真的叫胡林翼带兵北上，故他在上奏的当天，就在信中提醒胡林翼说：“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曾国藩自己确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他与胡林翼及其他湘军大员反复商量，对他们中一个走后的安徽战场作了详细的部署，甚至对军事统帅人员的调动也作好了安排，并写了《北援八议》。

曾国藩北援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去抗击英法侵略者。他“神魂震越，中夜涕零”的是，咸丰帝逃到了热河，他在日记中写道，“念唐皇幸蜀、金宗迁蔡之事，不幸身见之，身为大臣，

愧愤不能自己。”他之所以定计亲自北援，是认为“君父之难，义无反顾。”虽然“勤王”与抗击侵略者是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但是曾国藩当时考虑的侧重点绝不是要去“制夷”，他一再强调，“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主辱臣死，分所当然耳”。又说：“人援本难，若但明奔问官守之义，不求补救全局之策，则尚不甚难”。所以，他明知“此行不过明臣子义，毫不裨于时局，”但仍认为，“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治反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当他从恩秋航的信中知道和议已成，侵略者已退出北京，咸丰帝已可以回到京都时，立即表示“差可忭慰”。至于京都大遭劫洗，他轻描淡写地说：“圆明园虽被焚毁，京城尚未大伤。”对于新的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这年十一月他始见到，“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加难堪。”这才表示了对侵略者的不满与对国家的忧虑。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并存的时候，曾国藩始终坚持把矛头指向太平军。他在给朋僚的书信中一再提出：不可因北援而“掣动南北两岸之全局”，“南服两湖、三江战守各事，仍不可不竭力支持”，“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他说：“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三湖三省，势也。吾辈但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于理。”他口里说的是“理”，而内心大力在谋画的却是“势”，即保住自己的这点军事力量，保住自己的这块地盘，保住自己的来之不易的顶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听说和议已成，立即兴高采烈地说：“九月初六请派带兵入卫一疏，殆必不准，从此可一意图东南之事！”同一天的日记，更按捺不住轻松的心情，写道：“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北上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奉此旨〔指鲍超不必北上之旨〕，可专心南服之事矣。”

据载，拒绝鲍超军北上“勤王”，是李鸿章的主意，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

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任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当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鼎、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还有一件发生在同治三年，当时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四个月，曾国藩突然于十月十三日接到初八日的一道上谕：“现在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蒞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军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稍迟缓。”同一道上谕还说：“江南甫经肃清，所有抚辑地方一切事宜，切须妥为筹办。即着李鸿章前赴江宁，暂署总督篆务；曾国藩俟李鸿章到后，即行交待启程。”在此之前，新捻军在皖、豫、鄂辗转苦战，声势大张，闪烁着天京失陷后的耀眼光芒。九月，捻军围清将成大吉部于蕲北，大将石清阵亡。“疲倦殊甚”的曾国藩已遵旨派出刘连捷部赴援，交官文调度。他认为，这样做或许可以将朝廷的指令敷衍过去，谁知又来了这么一道新上谕。这使他“竟夕不能成寐”。

他的幕僚赵烈文也惊呼此事“殊咄咄可怪”。第二天，曾国藩给九弟写信说：“少泉三月内可到。余交卸后，拟即力陈精力已衰，请解兵权。实则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

果然，曾国藩于这月二十二日连发一折一片，诉说自己“才力竭蹶，不堪肩荷艰巨，曾于元年八月、十月、二年四月三次具奏，本年三月又因手足抽掣，请假调理。”自度“蒲柳早衰，万难再胜重任”。因说：“一俟皖鄂肃清，臣即专疏吁恳天恩，请开各缺”：在一些经手事件未清理之前，“拟择滨江僻县驻所，力疾经营，不敢稍涉疏懈”。曾国藩婉转地向朝廷表达了“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的心意。

除了摆出“蒲柳早衰”这层理由外，曾国藩进一步用自贬的方式以求不赴前敌。他说：“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临救援。本年屡奉谕旨，飭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落到这最后一句：“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

曾国藩确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很懂得转承转合的奥妙，奏折写到“未必有益”时，用“而”定轻轻一转，淡淡地说出：“与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他话中带刺，讽笑两个钦差大臣萃于四百里之内，大军云集，却不能制压捻军；同时，他的话虽说得婉转，实际意思却是不愿与僧格林沁、官文两位蒙、满贵族共事。这才是曾国藩抗旨不应真正的内心世界。

清政府鞭长莫及，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只得以“蕲北之围已解，战况转好”为由，于十月二十九日谕令“曾国藩即可无庸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扎金陵，妥筹调度。”并且叫他“不得遽萌功成身退之志，用副厚望。”

曾国藩在官场中的精明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

可语气又不能太硬，可语气不硬，又怎么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做官，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也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

“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

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藏，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 二、将才

### 1. 选 将

——上选将才，须三者兼全

**【原文】**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挑选将才，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是最佳的选择。

**【释评】** 唐朝名相狄仁杰也以举贤荐能而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举用契丹降将的故事，更为时人所称许。李楷固、骆务整原为契丹大将，多次领兵侵扰唐朝边境，骁勇异常，深为唐军将士所忌恨。不久，李、骆两位因形势所迫率军投降了唐朝。很多唐将主张斩杀二人，以壮国威。有人说：“这两名贼将历来以我朝为敌，为患边境，杀伤我军将士无数，不杀之，军心不服，朝野起怨。”狄仁杰却力排众议，他给朝廷上书说：“楷固、务整骁勇善战，颇具将才，若能恕其不死，再授其官爵，他们必将怀着感恩的心情，为我朝南征北战，将功被过。若不分皂白，乱杀降将，势必逼迫敌将死战，至死不再投降我朝。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军克敌的阻力。”满朝文武都被狄仁杰说服了，委任两将以官爵。数

年后，李、骆二将奉命领军北伐契丹，两将因熟悉敌情和战地，统率唐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武则天亲自在宫中设宴为两将庆功，此后，李、骆二将赤心效忠唐朝，屡立战功。

而有的君主，因为个人的恩怨，排斥将才，最后往往导致丧权辱国的结局。据《史记》载，魏公子因窃取兵符帮助赵国而得罪了魏国国君，遭国君猜忌，最后郁郁而死，而魏国也随之而灭：

魏王怨恨公子偷他的兵符并假托命令杀死晋鄙，公子自己也知道。在击退秦军保存赵国以后派将领统率军队回到魏国，而魏公子独自和宾客留在赵国。赵孝成王感激魏公子假托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而保存了赵国，就跟平原君商议，要把五座城池封给魏公子。魏公子听说这件事后，内心骄傲矜持，并流露出自以为有功劳的神色。宾客中有人劝说公子：“事物有的不可以忘记，有的不可以不忘记。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公子假托魏王的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去救援赵国，对赵国来说这是有功劳了，但对于魏国来说公子就不是忠臣。公子却骄傲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我私下认为公子不应这样。”于是公子立即责备自己，好像无地自容似的。赵王打扫道路，亲自迎接，持主人的礼节，指引公子走上西边的台阶；公子谦让地侧着身走，从东边的台阶上去。自称罪过，认为辜负了魏国，对赵国也没有功劳。赵王陪酒一直到傍晚，口中不忍心谈献出五座城池的事，因为公子太谦让了。公子终于留在赵国。赵王把鄙作为提供公子洗沐所需之资的封邑，魏国也再把信陵送给公子。公子留在赵国。

魏公子听说赵国有隐士毛公隐居在赌徒群中，薛公隐居在卖酒浆的人家里，公子想要会见这两个人，两人自己躲起来，不肯见公子。魏公子听说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就私下步行前往跟这两个人交往，彼此非常融洽。平原君听说这件事，对他的夫人说：“当初我听说夫人的弟弟魏公子天下独一无二，现在我听说他竟然跟赌徒和卖酒浆的人交往。公子是个荒唐的人。”平原君夫人

把这些告诉了魏公子。魏公子就告别平原君夫人要离开，说：“当实我听说平原君贤能，所以辜负了魏王救援赵国，来满足平原君的心意。但平原君和人们的交游，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举动罢了，并不是真正为了求贤士。我无忌在大梁的时候，时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到了赵国以后，唯恐不能见到他们。像我无忌这样的人跟他们交往，还恐怕他们不愿意，如今平原君竟把此当作是羞耻的事情，实在是不值得跟他交往。”于是整理行装，准备离开赵国。平原君夫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就脱掉帽子谢罪，固执地挽留魏公子。平原君的门客听说这件事，半数人离开平原君来归附魏公子。天下的士人又前往归附魏公子，魏公子倾倒了平原君的门客。

魏公子留居赵国十年不回国。秦国听说魏公子在赵国，日夜派兵向东去进攻魏国。魏王很忧虑，派遣使者去请魏公子。魏公子害怕魏王怨恨他，就告诫门客：“有谁敢替魏王的使者通报的，处死。”宾客都是背弃魏国来到赵国的，没有谁敢劝告公子回国。毛公和薛公两人去见公子说：“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重视，闻名诸侯各国，只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危急而公子不顾，假如秦军攻破大梁，毁平了先王的宗庙，公子将有什么面目立于世上呢？”话还没有说完，公子立刻变了脸色，吩咐准备车马赶快回去解救魏国。

魏王见到公子，相对哭泣，然后把上将军的印信授予公子，公子于是任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派使者通告各诸侯国。各国听说公子任将，分别派遣将领统率军队来救援魏国。公子统率五国的军队，在河外打败了秦军，赶走了蒙骜。于是乘胜追逐秦军到函谷关，堵住秦军，秦军不敢出关。在这个时候，公子的威名震动天下，诸侯各国的宾客进献兵法，公子都给它们题名，所以世人称为《魏公子兵法》。

秦王害怕魏公子，就送一万斤黄金到魏国去，寻找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毁谤魏公子说：“公子流亡在国外十年了，现在提任魏国的将军，各国的将领都隶属于他，各国只听说有魏



公子，没听说有魏王。公子也想趁这个时候决定南面称王，各国害怕公子的声威，正想共同拥立他。”秦国多次派人行反间计，假装祝贺公子，看魏公子有没有立为魏王。魏王每天都听到这些毁谤的话，不得不相信，后来果然派人取代公子上将军的职位。公子自己知道再次因为毁谤而被抛弃不用，就借口有病不入朝，跟宾客通宵达旦地饮宴，饮醇厚的酒，过多接近女色。日夜作乐狂欢达四年之久，终于因酒生病死了。这一年，魏安釐王也去世了。

秦国听说公子死了，就派蒙骜攻打魏国，占领了二十座城池，开始设置东郡。这以后秦国逐渐蚕食魏国，十八年后俘虏了魏王，攻灭大梁。

将材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将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任绵竹成都令，越雋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屡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光复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郃前去阻击蜀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郃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实地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附近的南

山顶上。不久张郃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在孤山上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郃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郃所破，士卒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有了这么多正反的历史教训，曾国藩选起将来当然更会得心应手，尤其是曾国藩选将与他的相人术相结合，更是神乎其神。

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需要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那三个人心里不知何故，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个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发，功劳不显扬。踱度的是彭玉麟，立军功建不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进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河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 2. 将 德

——带兵之人，须有忠义血性

**【原文】**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带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求得功名利禄；第四要经受得住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积压难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一马当先，士兵也才能为你效命。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带兵之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官场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与同僚比薪水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这是较下等的带兵之人。如果身体不健康，稍有操劳，便精神疲惫。稍有过度，就精疲力竭。这是更下等的。

**【原文】**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冰  
鉴

**【译文】** 上面所说的四个方面，看来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如果缺少其中的一条，便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所以我认为带兵的人，必须是智勇兼备的有文韬武略的人。几个月来，我不仅睡梦中在求，还焚香祷告，没有一刻忘怀。大概一个人有了忠义血性，四个方面就都能够具备。没有忠义血性，即使表面上看来已具备了这四个方面，最终仍是不可依赖的。带兵的道理，勤恕廉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 3. 能 战

#### ——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

**【原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堕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治军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能战。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一旦被敌人冲突，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此。所以善战就是探骊得珠之法。能爱民是第二方面的重要内容，能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是第三方面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坚持不懈，这样，不但是为我补救以前的过失，也可以为先父在九泉之下争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为向来身体虚弱，就过分注重保养；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况下就越明达，不能因为偶遭拂逆，就情绪低沉。

**【释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东王杨秀清为提高天京城的防御能力，分别在九袱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

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严密筑垒，坚如城池，并掘宽壕与之相辅。曾国荃在力克雨花台后，又屡克数处，只有西南要隘江东桥，东南粮道上方桥还未攻克。

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子山，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与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只有招架之功，而无筑垒之力。曾国荃遂令总兵张诗日、李臣典等分军拦截太平军，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击上方桥太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接仗以后，太平军被击败，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太平军察觉，湘军已半入垒中。次日，上万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天京城失去了上方桥和江东桥要隘后，天京城东南还有中和桥、双桥门、六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及秣陵关、博望镇，作为天京城的辅蔽。九月二十二日，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石垒被萧庆衍、陈堤、彭毓橘等攻陷。军事要隘博望镇，上可以接应皖南水阳，旁可以控制芜湖金柱关。九月十九日驻守金柱关的湘军守将朱南桂会同朱洪章、武明良偷袭博望镇，取得成功。九月二十五日，陈堤、熊登武又攻陷了中和桥。既而，曾国荃又派赵三元、伍维寿夺取了秣陵关。至此，紫金山西南完全被湘军所控制。

曾国藩在天京城东南屡获恢复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七日率领萧庆衍、陈堤、彭毓橘、李臣典视察孝陵卫地势，伺机扩大成果。护王陈坤书等人自太平门、朝阳门出战，企图扼制曾国荃在天京城东的发展势头。无奈，被曾国荃击败，陈坤书也受了枪伤，不得不退出回城里，萧庆衍乘机夺得孝陵卫。十月初五、初六两日，曾国荃又先后派军将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五个要隘攻克，使独天京城东百余里内无太平军立足之所。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军进扎孝陵卫。天京城渐被合围。

此时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曾国荃一再向苏抚李鸿章请授，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就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南京中区了。曾国荃以这秘密的大功行将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天国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助幼主，虽属智勇兼具，耿耿忠心，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联贯一片，统一攻守，后来却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天皇晚年，他已早感消极。至此际，虽能勉强守南京，已无出击之力，此消彼长，彼此的形势已相差太远了。

近日未到午夜，湘军在地道终点，突用大量炸药，轰穿地面。轰隆巨响，好像天崩地塌，大队兵卒由李臣典等率领，涌出南京中心，一时真是火烟遍地，喊声震天。太平天国军事先不防此变，备觉慌张。急由洪宣娇等保卫幼主。李秀成、洪仁发、洪仁达、赖汉英、罗大纲、秦日纲、陈开、赖文鸿、吴汝孝、古峰贤、陈仕章、吉安瑾等各众将领，纷纷四出抵御。而由地道涌上的这批湘军，一部分四面作战，一部分已由中区攻向边区的城门，逼得守城的天国兵士，前后受到夹击。城门顿时失却几个，这时城外清军，即同黄河决口般地蜂拥而入，逾进逾多。李秀成、洪仁发等混战将近天明，虽把清军悍将如李臣典等杀伤数人，想到自己外无援军，人马越战越少，遂知大势已去，匆促动乱间，碰着几位将领，急忙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门突围。

清军当初既已密围南京，何以这时的天国将领还能向西门突围而出？原来曾国荃幕僚们早已熟计妥善，认为地道妙计，攻克南京，已具把握。目的是在破城第一，硬要坚围，势必双方多伤人马。第二是天国败以后，必求生路，所谓困门，自己也死伤必多，因此有意留出西门。其实天国之地，倘苦不是被从地道突破，守城实力，还是足够。这时志切逃生，不管任何一个城门，也能突围冲出的。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毕竟太庞大了，又早有准备，终使太平军惨败，天京陷落。

## 4. 奇 正

### ——练兵当如八股家之揣摩

**【原文】**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弟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其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练兵就像八股专家的反复琢磨，只要有百篇文章烂熟于心，那么结构、立意，常有熟路可循，具体操作时也会左右逢源。凡是读书太多，实际上无心得的人，肯定是不能作文的人。用兵也应该有简练的阵容，有熟练的将领，阵法不可贪多却无实际之用途。

这种时候对自己整治还毫无把握，立刻追求成效，就会志气浮躁而困乏，你心中不可不明白这一点。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有别人的言论而受到牵制。不但进兵是这样，连平常出



队开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战时，即使别的军营不愿出战而我的军营也一定要接战；不应战时，即使其他军营催促，我营也应暂且坚持不进兵。如果彼此都是互相牵强出兵，把用兵看成为写应酬文章，那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

**【原文】**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打仗要不慌不忙，先要保证安稳，然后再寻求变化。不露声色地去办事，既要精练，又要快捷。

带兵的人，要有俭来养廉洁，又必须正直，能忍耐。

## 5. 严 明

——善将兵者，首重申诫严明

**【原文】**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己，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大凡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会天天告诫将领，要训练士兵；遇到打仗时有了小的挫折，就对手下的将领，既责备又告诫，甚至有把他们杀了的。或者边哭边泣边教训，整天喋喋不休。这么做，正是为了爱惜部下，保护自己队伍的门面和名声。不善于带兵的人，不训责自己所带队伍中的将领，而去妒忌别的队伍超过自己，不求让自己的部下自强而只是一唯地恭维上司，与朋友们过多地应酬，以求得名誉，这样的想法就差得更远了。

**【释评】** 曾国藩治军严明则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

(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中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述：“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此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将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部湘勇回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来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战。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在当时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还有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袁玉麟归隐后，以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常往母亲墓地及查江家庙，布衣青鞋，不设侍从，补制满，仍不出任官。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

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出视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不顾情面，谥劾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敢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官保！”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谥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告知，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拆出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货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人。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饱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索要偿债，但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

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临乡闹，立即至武昌，徽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湘军诸将正因为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也符合曾国藩治军的特点。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尽管湘军在曾国藩统率下，以严明著称，但从当时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严明还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曾氏部将中，其作战最勇者是鲍超，而军纪最劣、扰民最甚者，亦是鲍超。有人说：“其人在湘军为无纪律。”可谓一语之贬，严于斧钺之诛。曾国荃围攻金陵时，亦谓鲍超之霆军“毫无纪律”。

军纪严明，是军中统帅指挥军队必不可少的，曾国藩在这一点上虽已做得不错，远远超过了当时清军的绿营，但毕竟还是没有能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也许是造成他晚年剿捻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 6. 忠 义

——忠义之将，可横行天下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去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为浩叹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没有士兵，不值得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值得痛哭。只是举目看现时世界，想找一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唯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却不能很快找到；即使能幸而找到一个，却又因屈居低位，郁郁不得志，最终因为遭受挫折而离去，并因此而死。而贪婪退缩的人，却能飞黄腾达，享受荣华富贵和美名，并且老而不死，这真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事情。

**【原文】**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兴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引自《曾文正公正集》

**【译文】** 今天百废待兴，千疮百孔，无法收拾。只有依赖自己的耿耿忠心，发动广大民众面对这骨山血渊，期望着以此塞绝横流的人欲，挽回厌倦混乱的天心，或许还有弥补的可能性。不这样，仅就现在的局势而论，还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 7. 平 谈

###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原文】**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胸怀广大，必须从平淡这两个字上下功夫，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有平常之心；面对对于功名的时候，要看得淡。这样，胸怀就会日渐开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有好的老师，好的朋友，好的榜样。



## 8. 军 心

——以真心实肠，得士卒之心

**【原文】**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自古以来的名将，能够得到士卒的真心拥戴，主要原因不在于依靠钱财。后世的一些将领，专门依靠粮多钱多来笼络军心，这样其根基就已经不巩固，所以钱多人人奋勇归附；无利可图就会作鸟兽散。

**【原文】**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是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无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军中必须要有好的统领和营官，作为统领营官，必须是要有真心实意，这是第一要义。计算路程的远近，粮食和器械

的多寡，敌我的强弱，这是第二要义。这两点如没有什么把握，即使有许多好的办法，好的调度，也只能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不过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 9. 评 将

——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

**【原文】**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配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我私下里怀疑古人评论将才时，经常认为他们神明变幻，超乎想象，几乎要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一点短处都不能容忍。这恐怕是史书上的追崇之词，并不是选拔将才之初就定下的标准。其实，选拔将才时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过于苛求，不能因为一点点短处就不用极有才干的人，不能因为结细密的渔网就漏掉了大鱼。这才是从前圣贤常常说的话，即使是很愚昧的人，也可以以此来勉励。

## 下编 相人之法

## 一、神骨

## ——精神具乎两目，骨相具乎面部

**【原文】**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蹇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引自《冰鉴》

**【译文】** 俗话说：“去掉稻谷外壳，稻谷的精髓就显露出来”，这个精髓，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它却不会崩倒，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坚硬的岩石。”这里所说的岩石，相当于一个人身上的骨骼。一个人的精神，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相，主要表现在他的面孔上。对于别的人，既要观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外形。作为文人，则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好比开门见山，这是首要之事。

**【原文】** 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木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

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引自《冰鉴》

**【译文】** 文人论述人的精神时，分为清纯与昏浊两种类型。清纯与昏浊是比较容易辨别的，精神的好邪与正直则不容易分辨。要考察一个人是好邪还是正直，应先看他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处于静态之时，应如蚌含珠般的沉静，处于动态之时，就如春木抽出新芽；处于静态之时，如没有人似的无声无息，处于动态之时，宛如射出的箭直奔目标。以上两种属于澄清的状态。静态的时候，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有如流动的水，这两种神情，是奸心内萌且喜淫的神情；处于静态的时候，半睡半醒似的，处于动态的时候，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神情，反映此人具有专长，好深思。具有前两种神情者多不成器，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含而不发之人。它们在表面上都属于清纯的神情，这是观察时不能不分辨的。

**【原文】**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引自《冰鉴》

**【译文】** 大凡人的精神状态，在振作时比较容易观察，处于没有振作与复振作时则难于观察。不振作是往外表现时不振作，复振作是精神隐蔽处复振作。道家所谓的“收拾入门”的说法，就是在还未收拾入门时看其脱略，在已经收拾入门时看其针线。所

谓小心就是在他正在还未收拾入门时进行观察。粗疏开阔，漫不经心，这就是脱略。所谓大胆，就是从他已收拾入门时进行观察，慎重周密，不苟且凑合，就是所谓的针线。这两者主要是从其内处观察，稍稍向外移，便表现为情态了，情态则容易观察。

**【原文】**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项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之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则动履稍胜，四则贵矣。

——引自《冰鉴》

**【译文】** 骨有九种：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强而有力，顶骨平正，佐串骨像角一样，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棱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芽似的，挺拔而起，颧骨有力有势，项骨平伏。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骨、枕骨、太阳骨这三；见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备，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若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终生不会受穷，若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就不会卑贱，若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行动，就会有成果，若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原文】** 骨有色，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是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引自《冰鉴》

**【译文】** 骨有各种颜色，面部骨头以青色最为高贵，所谓的

“少年公卿半青面”，就是这个意思。紫色次等，白色则为最下等。骨有不同的气势，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最为高贵，如星散开则为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有恶骨，就是面相再好也不如头相好。然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终属卑贱的品位；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僧人；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必无子孙后代。这里反映的富贵与贫贱差别，相差非常之大。

**【释评】** 《冰鉴》关于骨相的说法则直接承自中国古代的骨相术、身相术等，这些相人的方术实际上都是从全息现象的角度，依据“天人感应”（或称之为“人体微观宇宙说”）这一基本理论，从局部看整体，对人的命运际会进行预断。从文化人类学方面来看，“微观宇宙说”或“天人感应”的理论有其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心理世界的重要座标，反映在各种相术上，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不少古人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总结，具有某些合理的成份。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相术不过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游戏，其判断的原则是跟科学相背离的。人类毕竟不会永远停留在童年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作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应该忘记这些游戏，向着更加高能的认知形式前进。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身相术。例如，您初次和陌生人打交道，或者是结交一个朋友，在见了一面之后，心里多少会有一种感觉：这人很忠实，很实在，这人很内向，很大方；或者是这人很能干，很开朗等等。这些都是身相的一些萌芽形式，虽然大家都天生具有某种判别一个人性情品质的本领，但多半不太准确。例如，一个人初看起来很内向，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们又发现他其实是个性情很开朗的人；又某人貌似忠诚，其实内心狡诈得不行。因为这中间假象实在太多太多，就是那些天生绝顶聪明的大圣人、大智人也有可能出错。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号大圣人孔子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相传，孔夫子带着三千弟子，其中较为优秀的有七十二人，即通常说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这七十二贤者当中，有一位名叫澹台灭明，长得实在不怎么样，黑黑的皮肤，五官也不太端正。孔子和他初见面，心里便不太喜欢，但澹台灭明（字子羽）却是个好学生。他不但学习刻苦，门门功课都极为优秀，能骑能射，举止得体，符合礼教。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德操也精粹，对双亲很孝顺，与周围的人应接之中，仁厚为怀，大家也都极为敬重他。孔子过了一段时间也听见了人们对澹台灭明的赞扬，经过亲自验证之后，孔子感觉他的确是位好学生。对照自己前后的看法，孔子深感以相貌评判一个人会产生误差，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孔子的这个相人失误的例子便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似乎天生都有相人的本领，但难保不发生误差。再者，我们平常相人都是偏重于一个人的性情和才智。至于那人的命运如何、前途如何，我们就难于洞察出来，因为这些和人的性情和才智没有必然的联系。通常我们在社会上会发现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有些人既无才又无德，却能身居高位；而有些人才貌双全，人品也不错，却终生沉沦，难有发达之遇。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现实中举不胜举，由此也引出人们的许多感叹。

这些都说明命运光靠经验是捕捉不住的，命运之神狡诈多端，神出鬼没，要真的逮住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牵住命运之神，在万人稠众中，一眼识别出哪位是命运的宠儿呢？这正是身相术企图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身相术通过相头、相发、相须、相颈、相背、相肩、相胸、相乳、相股、相脐、相腰、相臀、相腿膝、相股肱、相臂、相阴部等等这些详细的项目，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命运之神的恩宠，什么样的人命运之神弃而不顾。

除了这些近乎肢解的局部相法之外，古代的术士们还通过长期的经验，总结出一些相人规律。胖人之中，什么人胖得得体，



什么人是胖得邪性。同样，瘦人中，什么人瘦得有福，什么人根本就是穷瘦。高个子中，什么人因高得福，什么人因高惹祸。矮个子中，什么人是有福，什么人将有不幸……对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形，古代的身相术都有介绍。虽然不足为据，但了解一下还是蛮有趣味的。我们首先来看看头部。

头在相书中一向被认为是最尊贵的部分。古代相术认为，头象征着天，足象征着地。头为六阳之首，在身体四肢百骸之中，处于指挥官的地位，可见头相是很重要的。

因为人的头部大多由头骨组成，所以相头又离不开头骨，这样头相和骨相又有了紧密的联系。那么什么形状的头为相中佳品呢？头形和祸福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呢？

首先，头一定要圆，相书有一句格言：头圆遮百祸。头相最重要的便是形要圆。这种说法的根据何在呢？中国古代相术多把人和天、地合起来看，这叫天人合一。照古人的看法，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既然头和天属于同一类，自然以圆为上相。

其次，头要大，大头比小头更有优势。相书上最欣赏的便是虎头燕颌，圆头方颌。当然说头大并不是毫无规则地大，要和颌、身子形成一定的比例。

相书中最排斥的头形有二种，一种是身子大头小，有些不但小，而且尖削，那就更糟了。另有一种头，外观呈扁形，俗语称“扁头”，这在相书中也属下品之头。

要想仔细地分辨头相的优劣，可读一读北宋有名的相术大师陈抟的下面这首头相诗：

顶平头圆额又方，定主富贵早功名。  
五岳相朝四渎深，清贵声名四海闻。  
头顶平窝仙圣品，脑后连山富贵流。  
头小颈长贫且夭，蛇头屈曲食糟糠。  
顶骨连鼻终拜相，脊骨连枕武封侯。  
头扁额削难言寿，仓空根陷定财空。

圆头方颈还多福，头尖颈细苦忧心。

虎头燕颌封侯相，兔头鳖脑性轻浮。

头相中分辨出圆形、偏形，只不过是最初的一步。头相中最本质的还是骨法，因为头骨的构成更能真实地反映人的头部形状。所以古人常说“相面不如相骨”。

头骨在相术中是最有讲究的，据说它们都是得天地之气凝结而成的。古人常把人的头骨比喻为山石中的玉，大海中的珍珠。而且，古人认为天地之气有清气、浊气之分，有的头骨禀得天地之清气，有的则多为浊气，清气很少。得清气的，表现在社会中便有高贵的命运，得浊气的命运就很贱。这样头相便自然进入到相头骨的阶段，颇有点抓“本质”的味道。

按相书的看法，人的头部，共有七十二骨，这些骨头分布在头的各个部位，千姿百态。它的具体分布是：额间部位有八骨，即伏犀骨、日月骨、边地骨、福堂骨、龙角骨、虎颈骨、印绶骨、金城骨、天庭骨。这八块骨头都是极为重要的，看一个人入不入相，首先要相此八骨。那么如何分辨这八骨入不入相呢？

相书秘诀介绍说：伏犀骨要长，最好能贯穿到脑顶部，那么此人必为大贵无疑；日月骨要在边角隆起，看起来如同有棱角一样，这也是贵人之状。至于论到福堂骨、边地骨都要丰厚隆起，方为人相。天庭骨与上述不同，应当又方又阔，显得厚厚实实的。如果单是高耸，但缺少厚度，那么多半要克人，而且心胸窄，不能容人。

除额部八骨之外，头顶骨也很重要。头顶骨有些什么说法呢？相书上也有介绍：先用手放到头顶，仔细推摸头顶骨的形状和厚度。如果顶骨平正，稍带一些圆起，向上隆起一些，便说明此人是一位贤人，而且有才华，将来的命运肯定错不了。反之，如果顶骨尖尖的，向上突起，如同山峰，那么便要提防，因为这象征着命运之神特别不公平，它将贫困的恶运罩在此人身上，一辈子恐怕也挣脱不开。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寿命也不会太长。

从顶骨再回到面部两眉之间，便轮到了眉骨。眉骨有的人平平的，有的人则高隆着，那么哪种人相呢？按相书的说法，眉骨隆起者入相，标志主人英气勃发，才华横溢，然而眉骨大的人也不可过于乐观。如果眉骨很高，但上面的眼眉稀疏的，又没有多少肉盖在上面，那便是克妻之相，恐怕这样的人要在很长时间等待上天赐妻，即使早把娇妻藏于金屋，那也要提防刑法。

由眉骨再下到鼻骨。相书讲：鼻骨以直为上，鼻骨笔直便是上相。不过如果鼻骨虽直，但是没有一定的高度，那也算不上大吉。鼻骨最忌讳的是扁，如果鼻骨扁扁的，向两边横长，便是一副凶相，此人定会有凶。

鼻子再往下走，便是下颏骨。这一块骨比较大，据说和晚年的情景关系最密切。那么什么形状的下颏骨，便是上相呢？术士们认为：下颏骨必须向两边扩张隆起，而且胡子要刚硬，这便说明晚年有福。

有关头部前面骨相的情况，古代相书《识人经》、《玉匣秘要》、《灵秘经》都有很专业的探讨。清代有名的相士右髻道人根据这些成果编写了一段歌诀专门论头骨，摘录如下：

### 头骨歌

骨节要丰隆，天中向上攻。  
横生定对爵，鸡子主孤穷。  
龙角如双柱，升朝有始终。  
印堂三寸起，伯牧位相同。  
鼻与山根直，求婚帝室通。  
两颧奇更露，权势尽成空。  
悬壁四丰多福寿，悬壁奇倾祸必逢。  
巨鳌连脑户，宰辅位尊荣。  
精舍林中广，仙风道骨藏。  
伏犀三路起，僧道骨为良。  
驿马连边地，兵权守一方。

金神分五指，极品在朝堂。  
 武库且为将，倾危必主死。  
 玉梁具耳鼻，清显富文章。  
 虎头燕颔天虎头，虎头上将定封侯。  
 奸门欲平阔，尖突定淫娼。  
 牛角连虎眉，直起宜侍衡。  
 欲知寿绵延，耳后耸余地。  
 下颔方且平，揖让最为贵。  
 面上骨起五峰，今生钱财自旺。  
 天庭骨发齐眉，幼岁刑克多逆。  
 鼎足三峙列，三公以何疑。  
 牛角八方侧，八位而无妄。

这些歌诀虽好读，但显得不好理解，为了让读者弄清楚，在此略作解释。

第一句的意思是，天中部位的骨头要隆起，直贯通头发边际，这样福与寿便指日可待，一生荣华富贵。

第二句是说额头的骨头要方而阔，如有此特征，那么前程便光明似锦，有位有名。有一等人，额头骨虽然高，但却嫌太窄，尖尖的像鸡蛋似的，这样的人，命运又如何呢？这样的人是孤命，一生孤独。

第三句说的是两颧骨上部，两颧骨上部丰隆如同梁柱一般，此人命中有官位。

第四句指的是印堂骨，印堂有三寸骨隆起支撑，加之又有丰厚的骨和鼻骨相呼应，那么此人将拥有重兵，定做高级军事官员，起码是大将、元帅一级将领。

第五句指的是鼻骨，鼻骨的形状和妻位有重大关系。大凡看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可看鼻骨。如鼻梁骨笔直，直连根部，那么此人一生有美妻，而且妻家为贵族。

第六句说的是两颧骨中、下部。两颧又斜又狭，样子尖削，

加之下部颧颞骨也尖削，那么此人将贫穷一生，相书上称“纵做贪官也没钱”。

第七句说的是悬壁骨，此处宜丰隆高起，忌狭窄尖削。前者入相，为四隅有土，是富贵的象征。后者则多凶多灾，一生提心吊胆。

第八句指的是鼻梁骨连同印堂骨，一起贯入脑门，样子如同一只巨鳌伏卧在沙滩。如有这种骨格，那么此人可做显官，命中有宰相之运。

第九句指的是仙骨、道骨，位置在林中精舍部位，又称山林骨。相一个人有无仙风道骨，便可察看此部位骨。如果此位骨格丰隆秀逸，说明有道骨。如此人又有神清、气清、形清之特点，那么便有仙风，是仙家之子。

第十句指的是伏犀骨，此骨比较适宜和尚道士，如此处有骨隐隐隆起，似自肉中溢出，向头顶而走，便为上相。另伏犀骨如果又和黑白分明、清澈明亮的眼睛相应，那么定贵无疑。

第十一句指的是驿马、边地两骨，这两骨主执掌兵权。如此位有两骨相连，又方又隆，形成格局，那就说明此人命中有掌兵权之幸，不是将军，便是元帅。

第十二句指的是印堂部位有骨隆起，如同分开的五指，直贯入脑际，这叫做玉柱骨。玉柱骨很高贵，表明此人将居高任，主大贵。

第十三句指的是武库部位骨格，如此处有骨和角骨相连，而且丰隆而起，便说明此人将为大将，领兵建功立业。反之，若此位坑陷下去，就极为不利，不宜从军，多主死于兵器。

第十四句指玉梁骨，位置范围较大，自鼻骨至两眉骨，连同颧骨与额骨，如果这一位置上下方正，端庄如磐石，说明此人有文章，主命中清贵。

第十五句指的是虎头骨，位置范围更大，其背脊骨连着玉枕，固若金汤，形成一体。如果加上眼有雄威之光，那么此人便能统领三军，高居元戎。据说南宋名将岳飞便有此骨相。但虎头

骨也有一个缺点，便是头不能动，如若头动，虽有威猛，难免受制于人。

第十六句指的是奸门骨，这一位置大约在两眼角尾部边上。此位骨格看一个人好色不好色，有无淫心。如此处尖尖的向外突起或者缺陷，都表明此人淫心太重。反之，如此处丰厚，则处世端正。

第十七句指的是角骨，如此处丰隆，加之又有虎骨相呼应，此人多半能做高级军官，有领兵镇边之命运。

第十八句指的是耳后骨，这是察看是否长寿的一个依据。如人耳后有骨，而且丰隆，不空也不偏，说明此人将长寿无疑。

第十九句指的是下颏骨，此处骨以方正为入相。颏骨方正，这在相书上叫厚载，如又有饱满的天庭相互呼应，命中富贵不愁。

第二十句是指整个面部的骨相，面部的额骨、两颧骨、下颏骨、鼻梁骨都丰隆饱满，这叫五峰。五峰耸起，说明山势很好，表明物藏丰富。这样的人大多富贵双全，属上等骨相。

第二十一句指的是天庭骨。天庭骨最忌窄狭，如果天庭太窄，又不与两骨相连，那么便表明此人一生艰难，有刑罚之祸。

第二十二句，说的是鼻骨直连天中骨，这叫伏犀贯顶，双颧有骨，连着天仓，加上两目炯炯有神，说明此人命中必定显贵。

最后一句指牛角八方这种骨格。这种骨格主大富大贵，最为复杂，要求鼻骨丰隆，伏犀骨连边地骨，福堂骨高，印堂骨圆，眉骨连日月骨，如符合此骨格式，此人大富大贵无疑。此骨势人间太少。

以上我们介绍了部分骨相，这些骨相在古代相术中应用很广。骨相术在相术中运用历史很长，在两汉的时期，人们普遍相信骨相与人的命运有必然的联系。两汉时期，有一个哲学家名叫王充，此人博学多能，不迷信前人，思想极富反叛色彩。他在当时批评孔孟，批评各种谏讳迷信，算得上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但是，他对骨相术却极为推崇，而且还很有研究。

王充在他的名著《论衡》中专门写了一篇“骨相篇”，在此篇中再三强调骨相术，请看他的说法：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天。……表候者，骨法之谓也。”

又说：

“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

“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如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遇富贵之乐。”

两汉时期不仅哲学家、文学家对骨相术很重视，民间应用骨相术也很广泛。在相术中有一句口头禅：相面不如相骨，相骨又不如相神。不过神比较难推究，这东西若隐若现，一般人恐怕不易把握，只有高人才在相神的本领。至于一般相术高手多是精通骨相，据说骨法格式是神光的载体，把握了骨法，神也难以隐藏。

有一个流传在晋朝的故事，专讲骨相术的神通。相传晋朝大将桓温刚出生一个月，名臣温峤看见他，便十分惊奇。于是，便对他父母说，这孩子有伏犀骨三路贯入天梁，靠近边城部位的头骨环绕四起，像是能够装载山岳水渠，这是大贵的骨格。为了测试他的神气如何，温峤又要求桓温的父母让他啼哭，结果发现他的声音也很不错，神气高扬，和群山回应。因此便得到温峤的赏识，父母便给他起名为温。后来果然应了温峤的言论，桓温领兵北伐，立下了很大的功绩，官位也做到大将一级。这个故事虽然说得神乎其神，但也只能算是一个孤证，何况史家的记载对这类事向来不加深究。

另外，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尚未继位之时，有相术家便依据骨相，断他日后贵不可言，原因是炀帝双眉隆起。

前面重点介绍了头骨正面的各种骨法。其实以玉枕为中心的脑后骨在相法中也极为重要。

古人认为：以玉枕为中心的脑后骨就如同一个聚宝瓶一样，

如果这一处骨格丰隆，结构合理，便表明能够将各种生气、吉气藏纳固守住，那么，这一生自然吉庆有余。反之，如果此位结构混乱，有缺陷不正，便表明吉气到此散荡无余。即使出生之时禀得英灵之气，也会随着年龄增长散失无余。这种理论跟风水术中的藏风纳气说是息息相通的。

那么如何察看玉枕骨呢？

古代的相术大师经过长期观察，将玉枕骨分成几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对称着一种命运。今介绍如下：

**岳枕** 岳枕的架势是四角的骨都各自高耸着，中间的骨也高耸着，这种人命运极为高贵，据说有裂土封侯之命。

**双龙骨枕** 脑后两块骨头并列耸起，叫做双龙骨枕。这种人适宜从军，多半能做到将军一级的军官。

**车轴枕** 四边有骨高起，中间凹下，这种构造叫车轴枕，主要是因为形状类似车轴。这种枕骨也是高贵的象征，将有显赫的官位等候。

**连光枕** 脑后有三块骨头并列耸起，名为连光枕。此骨法命中有官位，多为中高级官员。

**偃月骨** 脑后有一块骨头向上仰弯，像偃月形状，表明此人能做中级官员。

**三星枕** 上面一块骨头，下面两块骨头并列，名为三星枕。有这种类型的玉枕，主人能做副官。

**崇方枕** 四边的骨头都耸起，构成一种类似四边形的骨格形状，这叫崇方枕，有此枕者，可做中高级官员。

**玉枕枕** 这种枕的形状为上下各有一骨，圆而有棱，样子好像圆盆一样。有这种脑枕的人，运气特佳，可做宰相一级高官。

**一品枕** 这种脑枕的样子像一个长口。有这样的脑枕，说明此人诚实可信，对朋友、事业忠心耿耿，性格刚强、高贵。这种人一般在武功上发迹，可成巨富，寿命也长。

**山字枕** 又名横山一字枕，脑枕骨格构成一个山字。有此枕者，德行忠厚，诚实可靠，属于富贵一类。



连环枕 此枕形成两个连环形状，主命中有显赫的权势和地位，但寿命没有一定的定数，性格喜怒无常。

腰鼓枕 这种形状的脑枕一般没有大的发迹，但也不会贫穷，命中得失成败反复不定，最终会有小官。

连珠枕 三根圆骨并列，如同并排列着的三颗明珠。这种类型的脑枕，说明能接近贵人，经常与他们打交道。但十分可惜，本人不会有显赫的地位，多为清闲之人。

除此之外，还有覆月枕、鸡蛋枕、八字枕、十字枕、三关枕、左撒枕、右撒枕、垂针枕、悬针枕等等，凡是符合这些型中的一种，都说明命中有富贵相待。

如果有些人有脑枕与上述各种型号都对不上，那又如何判断呢？对这个问题，古代相书也有论述。一般来说，如果玉枕部有骨微微隆起，便说明一生命运不错，有官有寿，至于官位多少，那就得按上述形状判断，否则就是小官。如果脑后平平的，没有骨头向外隆起，那么此人一生官运艰难，寿命也不会太长。

相士给人看相，察看一个人的骨格如何，主要看人的头骨构造。上面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头骨名称，显得很复杂。其实与人命运关系密切的头骨不会太多，古代相士认为有九种是最重要的。

九种的名称是颧骨，驿马骨，将军骨，日角骨，月角骨，龙宫骨，伏犀骨，巨鳌骨，龙角骨。

这九种骨都是相书说的异骨，凡有其中一种，命运都错不了。若是一种都没有，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按照骨相的惯例，没有异骨，终难入贵。

这九种头骨的具体位置是颧骨位于两颧，天仓部位为驿马骨，两耳旁边为将军骨，左眉之上，隐隐而起的是日角骨，右眉上隐隐而起的月角骨，绕着眼睛圆起者为龙宫骨，鼻上一骨直起，贯向脑部名伏犀骨，耳两边的沟肱骨特高者为巨鳌骨，两眉毛有骨隆起，走向边地部位，叫龙角骨或者辅角骨。另外，额头上如有骨又圆又大，即是天成骨，两颧有骨通向耳部，那是寿骨，两耳之后，有骨丰隆，那是玉堂骨，又名玉阶骨。颈部后面

有骨隆起，好象鸡蛋一样，那叫天柱骨。这些都表明命运比较好，非富即贵。

以上判断头骨的各种形式，相士在使用时，一般都灵活掌握。俗语云：法无定法。如果一味拘泥死守，那便是将活法看死，定难造化境。怎么样灵活掌握呢？那便要看骨法是否有“神气”相助。古人认为，一个人再有异骨，倘若没有灵气相助，呆呆的，笨笨的，那便是死骨，判断也要另下。所以说言不尽意，相士相人都是很有灵机的活动，察相观色，审形定神，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生命。

## 二、刚柔

### ——先天种子，五行生克之数

**【原文】** 既识神骨，当辨刚柔。刚柔，则五行生克之数，名曰“先天种子”，不足用补，有余用泄。消息与命相通，此其较然易见者。

——引自《冰鉴》

**【译文】** 已经识别了神骨，应当进一步分辨刚柔。刚柔是五行生克的道理，名叫“先天种子”，不足的增补它，多余的排除它。此中包含的消息关涉人的命运，这是它比较容易看见的一面。

**【原文】** 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顺而合。顺者多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金与火仇，有时合火，推之水土者皆灰，此逆而合者，其贵非常。然所谓逆合者，金形带火则然，火形带金，则三十死矣；土形带土则然，土形带水，则孤寡终老矣；木形带金则然，金形带木，则刀剑随身矣。此外牵合，俱是杂格，不入文人正论。

——引自《冰鉴》

**【译文】** 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木生火，水生木，这是顺生。顺合之相中多富贵，则总是浮浮沉沉、升升降降不定。

金与火克，有时火与金又相辅相成，类而推之，水与土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就是逆合，这种逆合之相非常高贵。但是在上述的逆合之相中，若是金形人带有火形之相，便非常高贵，相反，若是火形人带有金形之相，那么年龄到了30岁就会死亡；土形人带有土形之相便会非常高贵，若是土形人带有水形之相，那么就会一生孤寡无依；若是木形人带有金形之相，便会非常高贵，相反，若是金形人带有木形之相，那么就会有刀剑杀身之祸。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都是杂乱的模式，不能归入文人论相的正宗理论。

**【原文】** 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跳伏、深浅者是也。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胜人以寿；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纯粗无周密，半途必弃。观人所忽，十有九八矣。

——引自《冰鉴》

**【译文】** 五行是外刚柔，内刚柔，则指的是喜怒、跳伏、深浅等等。过分高兴、愤怒过度，事后又马上忘掉，这样的人过于粗鲁；伏时不伉，跳时不扬，这种人近乎愚蠢；开始时想得很浅，转念一想又想得很深，这种人近乎奸诈。奸诈内敛的人，能成就功名；粗鲁和愚蠢各占一半的人，比一般人长寿；大奸之人表现得很豁达，所以最终能成功；十分粗鲁而内心不周密的人，做事必半途而废。上述内容往往是观察人时十有八九被忽略的。

### 三、容貌

#### ——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

**【原文】** 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胸腹手足，实接五行；耳目口鼻，全通四气。相顾相称，则福生；如背如凑，是林林总总，不足论也。

——引自《冰鉴》

**【译文】** 凡是观人形貌，其姿态以七尺身躯为限度，看面貌则以合阴阳来判断。人的胸腹手足，都和五行相互关联；人的耳目口鼻，都和四气相互贯通。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果相互照应、对称，那么福气会产生；而如果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挤，此类的相就不值一提了。

**【原文】** 容贵“整”，“整”非整齐之谓，短不彘蹲，长不茅立，肥不熊餐，瘦不鹳寒，所谓“整”也。背宜圆厚，腹宜突坦，手宜温软，曲若弯弓，足宜丰满，下宜藏蛋，所谓“整”也。五短多贵，两大不扬，负重高官，鼠行好利，此为定格。他如手长于身，身过于体，配以佳骨，定主封侯；罗纹满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即鼎甲矣。

——引自《冰鉴》

**【译文】** 人的容貌可贵之处就在于“整”，这个“整”并非整齐的意思，只要人的整个身体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高但绝不能像一棵的茅草那样直立着，体态可以胖但又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体态瘦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这些就是“整”。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要温暖柔软，手掌则要弯曲若弓，脚要丰厚饱满，脚心要空，空到能藏下鸡蛋，这也是所谓的“整”。五短身材的人大多地位高贵，两腿过分的长往往命运不佳，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必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一般，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固定不变的。还有其他的模式如两臂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長，再配上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封侯之效验。再如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文秀别致，再有一副佳妙的神态，日后一定富贵。

**【原文】** 貌有清、古、奇、秀之别，总之须看科名星与阴鹭纹为主。科名星，十三岁至三十九岁随时而见；阴鹭纹，十九岁至四十六岁随时而见。二者全，大物也；得一亦贵。科名星见于印堂眉彩，时隐时见，或为钢针，或为小丸，尝有光气，酒后及发怒时易见。阴鹭纹见于眼角，阴雨便见，如三叉样，假寐时最易见。得科名星者早荣，得阴鹭纹者迟发。二者全无，前程莫问。阴鹭纹见于喉间，又主生贵子。杂路不在此格。

——引自《冰鉴》

**【译文】** 人的面貌有清雅、古朴、奇特、秀丽的区别，这几种相貌主要以科名星和阴鹭纹为辨别的标准。科名星在十三岁到三十九岁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看到；阴鹭纹，在十九岁到四十六岁这段时间也随时可看见。阴鹭纹和科名星这两样都俱备的话，将来会成为大人物；能够得到其中一样，也会富贵。科名星显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时隐时现，有的时候形状像钢针，有的时候如小球，还有一种发光之气，在喝酒之后和怒时容易看见。阴鹭纹

出现在眼角之处，阴雨天就能看见，像三股叉的样子，闭目养神的时候最容易看见。有科名星的人很早就会发达荣耀，有阴鹭纹的人发迹的时间要晚一些。两者都没有的话，就不要问前程了。另外，阴鹭纹若现于咽喉部位，又表明能得贵子。若阴鹭纹出现在其他部位，就不能这样断定。

**【释评】** 相容貌是古代相术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冰鉴》把容和貌加以区分，容为身体，貌为面容，而其具体论述也与传统相人术有很大的关联。如古代相书对“容”的相法有这样的论述：

冰  
鉴

#### 相颈

瘦人颈脖应长，胖人应短。

颈脖又短又方者，有财富。

颈上有结喉者，主多灾。

脖子倾斜，主大凶。

颈后丰满者，富贵。

颈上有斑痕者，鄙俗。

颈向前倾，性情温顺吉祥。

颈脖无力者，早夭。

#### 相肩

肩宽阔，颜面方的人，事事顺利。

肩阔臀尖，老无结果。

左肩高于右肩，白手起家。

右肩高于左肩，主破家。

肩膀平满者，名传四方。

肩膀下塌，诸事无成。

#### 相背

背厚腰圆，威震九州。

背部平阔丰厚，一生平安有福。

胸凸背凹，不穷则夭。

圆厚如团，富贵双全。

后背窝深如沟，又贫又贱。

背曲腰直，子孙超不过其祖。

有背无胸，一生贫穷。

女子背圆，必嫁才俊之士。

#### 相胸

胸广藏神，胸窄露神不安。

胸宽广平厚，颜色鲜润，多智慧。

胸平宽厚，多有财富。

胸窄而长，不可限量。

胸凸高起，贫贱夭折。

胸坑陷者，前途艰难。

鸡胸鸭背，目光短浅。

#### 相乳

乳头大而黑者，贤能多子。

乳头小者，懦弱。

乳头仰者，子如金玉。

乳头低者，养儿如泥。

乳头紫色，子贵孙贤。

乳头充实，多有财富，乳头薄而无肉，贫穷。

乳头生毛，多有见解。

乳头有黑痣，必生贵子。

#### 相腹

腹圆而长，宽容有福。

腹有罗纹，大贵。

腹如垂囊，有威权。

腹润脐方，主有贵位。

腹厚而坚，大成家业。

腹小而薄，贫穷。

腹大无毛，贪求名利。



上尖下瘦，穷苦难言。

#### 相脐

脐又阔又圆者，聪明有福。又浅又窄者，愚蠢贫穷。

脐低的人，思虑过多。脐高的人，无见识。

脐大能容李，名扬天下。小而尖凸，贫夭。

脐有黑痣，主食千钟禄。

#### 相腰

腰板直硬端方，有福。

腰如蜥蜴者，性情宽和。

腰薄而窄，福小。

腰陷臀高者，先苦后甜。反之，先甜后苦。

#### 相臀

胖人无臀，刷锅洗碗。瘦人无臀，多学无成。

臀开腹大，诸事顺利。

身体长而无臀，老无结果。身短无臀，一生难以发达。

#### 相四肢

膝圆而大，一生不犯法。

腿大膝尖，官司如云。

膝大腿小，象征下贱。

腿上长细毛，有福不犯法。

腿上长粗毛，招致刑罚。

瘦人无股，败走他乡。

胖人无股，一生艰难。

脚长手短，奔走他方。手长过膝，一生富贵。

此外，还有所谓相阴之法，语句不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相发、相身躯、颈、胸、背、腰、腹、四肢等等，都是人类试图把握自身命运的一种努力。古希腊哲学家曾经高举“认识自己”的旗帜，试图通过对人类理性、感情、形体的了解来达到认识自然奥妙，中国古代的相术基本上也是循着这条路走下来。但

无论是希腊的先哲也好，中国的古人也好，都没有完成这一宏伟的理想。因为毕竟单纯的幻想、经验代替不了严格的科学，只有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才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严密结合，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想付诸实现了。

而传统相人术关于“貌”的相法则更是详之又详，其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彩。相传孔子有一天领着学生们周游列国，在走出卫国的东大门时，迎面碰上了著名相术大师姑布子卿的车队。夫子见状，连忙对学生们喝道：“徒弟们，引车避开，有人要来，他必定要给我看相，你们可将他说的话记录下来。”孔子话音刚落，只见姑布子卿已率领手下众人驱车赶来。看到孔子的车队都停在路旁，姑布子卿也连忙对徒弟们说：“徒儿们，不可造次而过，圣人的车队就在前面，快引车避道吧！”

双方的车队都在相互谦让，谁也不肯先走。此时，孔子有意让姑布子卿看相，便从车上从容地走了下来。夫子当路而行，步态从容安详，举止之间洋溢着一种豪气。姑布子卿见状，也从车上走了下来，他虽然不认识孔子，但从车队中飘逸的圣者气象之中，他对面前的这位盛德君子也早已知根知底。姑布子卿迎着孔子仔细地端详着、审视着。看到孔子在车道上慢行，他也跟着走了五十步，又定定地注视着。这时，孔子的大弟子子贡看着二人的举动，正感到有些疑惑，便也走到姑布子卿的身旁。

姑布子卿看见子贡来到跟前，便指着孔子问道：“他是谁？”子贡急忙答道：“他是我的老师，鲁国的孔丘。”“鲁国的孔丘？此人的声名，我早已如雷贯耳。”姑布子卿说道：“我的老师怎么样？您能给相相吗？”子贡请求道。姑布子卿说：“您的老师得尧帝之额，舜帝之目，禹帝之颈，皋陶之嘴。从前面望去，盎盎乎有王者的气象；从后面看去，肩高但脊梁稍嫌弱，惟有这一点比不上四位圣人。”子贡听后，连忙叹息。姑布子卿说：“你不用叹息，你的老师面汗而不恶，嘴蔑而不藉。远远望去，瘦瘦的身材倒有点像丧家之犬。”说完这番话之后，姑布子卿便率领车队上路了。子贡将姑布子卿的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对别的没说什

么，只是对“丧家之犬”四字很是感叹，情不自禁地叹道：“我怎么敢这样呢！我怎么敢这样呢！”子贡在一旁不解地问道：“汗面不恶，葭喙不籍，这个好理解。丧家之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孔子答道：“你怎么不见那丧了家的狗呢？夹着尾巴，四处游荡。他用丧家之犬来比喻我四处顾望无人，想施展才华，却上无明王，下无贤士。王侯方伯之中，王道丧，政教失。到处都是强权政治，百姓们失去纲纪约束，都在放任自流。这个人的本意是要我去改变这种局面，我怎么敢当此重任呢？”孔子说完，又叹息地走上了车，继续他的游说事业。

这个故事出自一本名叫《水镜神相》的相书。相士们在这里大肆渲染其事，目的是为了将孔圣人也拉到相术一方，为他们装点门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此事仅见于传说，《论语》中却绝无记载，孔子也没有提到过姑布子卿其人。孔子一贯强调“敬天命，尽人事”，虽然不绝对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却决不会刻意地渲染它。所谓“敬天命”，实际上是将天命高悬起来，而在现实生活中更注重自强不息的精神。至于“丧家之犬”的形象，原来是孔夫子游说天下，偃蹇困顿的写照，相士们借夫子之口硬要往好处说，实在是别扭得很。

面相术在我国源远流长，影响的范围极为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少不了和相士们打交道。有的人情场失意，愿意找相士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有佳丽相逢；有的人官场不顺，也愿意找相士们相相，看看什么时候会有转机，一举平步轻云，飞黄腾达……总之，相术在历史上曾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相术的信仰者很多，许多王公大人在闲暇时也学点相术基本知识，但得到真传的人却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中国古代，相术其实是一种谋生手段，相士们都依靠给人看相解厄维持生存。如果人人都能掌握相术，把相术普及到一般的民众之中，那么相士们的饭碗岂不是要砸了吗？基于这种致命的原因，相士们是万万不能将命运都交给每个人自己掌握、不希望人人都获知相术三昧的。

相士们不仅对民众如此吝啬，就是在同行之中，由于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他们也不愿意相互切磋技艺。有些人技艺很高，他们的身价自然也就相应地高，高到有些帝王们也要折节屈尊，向他们请教。例如北宋初年的相术大师陈抟，明代的相术大师袁珙就是如此。这些技艺高超的相术大家大都神秘其术，根本不可能把技术传给广大的相士群。这样就使得社会上相士虽多，但技艺精到者却很少。通常说来，相士们都能对面相、手相侃上一些道道，也能初步地预言一些吉凶祸福，然而要进一步向深处探索，向细处搜寻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加之，大千世界，变幻复杂，人的相貌，无奇不有，像相书上介绍的那些典型的例子毕竟少见，这样就使得一般平庸的相士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露出拙相。

因此，我们在这一章中将对面相的内幕和奥秘作些介绍。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面相中的一些基本知识，它好比相术中的地图，可以一步一步走进去。

古代面相术内容浩博，经过历代相术大师们的不断创造，慢慢地形成了一套术语。这些术语初看起来似乎很神秘，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先讲讲“三停”。所谓“三停”就是上停、中停与下停。三停是相士们与人看相的三个最基本的部分，它们都是对人的面相的划分。上停是从人面部额头的发际到两眉之间的一大块位置，这和我们平常说的额部位置大体相当。中停是从两个眉毛下来一直到鼻尖这一大块位置。下停则是指从鼻尖一直到下颏的一大块。这三大块在相术中特别重要。

古代相术认为上停部分记载着人早年的命运，因此，要看一个人早年的命运如何，那么就仔细观察额头。具体的断语如何，我们随着介绍，慢慢详论。中停部位记载着人中年命运，这样很自然地，中年发与不发，那就都在中停了。按照类例，要想知道晚年的命运如何，看看下停就可知晓。

单看上停、中停、下停，这是分开来看。光分开看还不行，还得合起来看，这样准确性可以增大。从总的方面来说，上、

中、下三停应该大致均衡，三部分的大小基本一样。如果三停都合比例，差不多均匀，两边都很对称，那么这种面相便属上乘。其实，这也符合人的审美习惯，试想想看，如若三停比例失调，岂不成了丑陋的怪物。

其次，我们说说三主。三主也是对面相的划分。不同的是三停是从横的角度来划分，三主则是从纵的方向来划分。三停注重的是面，三主则注重点。所谓三主，就是额、鼻、地阁（即下颏部位），分别称为初主、中主和末主。

古代的相书认为，三主以丰隆为上相。具体说来，额头要高广不陷，鼻子要丰隆，下颏要圆厚。然而人的面相并不是按照相书的要求来长的，大千世界，各种各样面相的人都有。有的人额头高耸，却有一副塌鼻子，有的人额头、鼻子都很高，但下颏却尖尖的，相书把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了。这就是三停和三主可以互相弥补，具体说来就是三停均匀、平等可以弥补三主的缺陷，反之也是一样。总的看是要将不好的项目抵好的项目，最后看看总分多少，总分高，相也就好。

另外，因为上、中、下三停与初、中、末三主都与少、中、老年人生三阶段对应，所以具体判断起来更明确。通常说来哪一停较长、光滑，相应的主就较丰隆，表示哪一阶段的命运较好。著名的相书《麻衣相法》就说：“上停长，少吉昌，中停长，近君王，下停长，老吉祥。三停平等，富贵荣显，三停不均，孤夭贫贱。”又说：“额尖初主灾，鼻中主逃，欲知晚景事，地阁喜方高。”这两段顺口溜将三停三主的吉凶都包括进去了。

相传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按照命书的推算，这是有克之命。他的父亲笃信命术，所以不太喜欢这个孩子。孟尝君十岁那年，著名的相术大师唐举偶然见到他，一见便觉大为惊奇。唐举与孟尝君的父亲相识，于是便将自己的断言告诉其父。想不到孟尝君的父亲却说：“这孩子的相貌平平，将来恐怕难以继承祖业。”唐举回答说：“您的公子目光中有五彩之色，这种目色必主开基立业，誉满天下，岂止继承祖业而已。而

且他的面部开阔有地势，这说明有贤士和他同举大业。”他的父亲说道：“听您这么一说，我有些相信了。但您说他有贤士相助，又有什么依据呢？”唐举说：“大凡看相，不能只看一面，忽视其他，应该综合起来考察，看看有无辅助的部位。有些人虽然长得雄伟，但却额头颓陷，鼻端歪斜，眉毛散乱；口虽然很大，有吞云吐雾之势，但胡须却又少又斜，这样的人都是孤相，得不到人帮助。您的公子，眉助三台，口通四渎，鼻子厚厚的，山根光莹洁净，这些都表示得禀天地的灵气，会有贤士相助。所以一生叱咤风云，远非凡人所能及。”后来孟尝君果然柄权于当世，大富大贵。有一次，唐举又见到孟尝君。孟尝君说：“阁下相我的话是极有灵验，现在我门下人材济济，有食客三千人。请您看看，谁最为贤能？”唐举望了望，便说：“诸客虽然各各怀有才艺，但依我的看法，只有冯鑫义气纯正，有侠士之质。”当时冯鑫在孟尝君的三千门客中排名最低，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艺，所以孟尝君并不以为然。唐举看出这点，便说：“冯鑫胸怀磊落，有勇敢之气，贫不以为羞，得志不以为怪，行人之所难行，为人之所不为。我看他堪为您的良佐。”后来冯鑫果然辅佐孟尝君成就功业，做出了焚债券买仁义的惊人之举。这个故事虽然对唐举的相人本领大加渲染，但我们又焉知不是唐举在了解冯鑫为人之后，向孟尝君荐人的一种方法呢！

三停三主在面相术中如同一幅地图的经纬线，定好它们之后，就算是把图的轮廓画好了。然而，单有三停三主并不能将人的吉凶祸福指定出来。相士看相，固然先要观察三停的均匀、对称状况及三主的丰隆高峻，但如仅局限于此，那就不免做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在大街小巷，常能见到一些平庸的相士，在略知相术的皮毛之后，便斗胆给人相手相面，虽也能说出个丰隆凸陷，有官有财，但若进一步追根究底，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所以，在介绍完三停三主之后，必须再了解五岳四渎是怎么回事。

首先来谈五岳四渎这个名词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在我国的万

水千山中有五座名山，四条大河。只要翻开中国地图，便可找见这五座名山。这就是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东岳泰山。所谓四水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四水五山原本是山水名称，为什么相术中借用呢？原来在中国古代，古人具有一种很形象的思维习惯，认为一人之身，便是一个小天地。头圆似天，足方像地，两眼则为日月，口似江河，眉为山林。古人凭借这种素朴的思维方式，一步一步展开对世界的认识。在相术中，又将这种思维方式推进了一步，以为不仅人的一身是天地的缩影，而且在人的面部，手掌部分都记录着整个宇宙的信息。

这种思维方式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的各种神秘文化和方术如内外丹术，风水术，手相术，面相术，各种推命术，中医学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根子。

古代面相术中对五岳四渎的划分就是古代全息思维方式的一个体现。面相术把面部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开来，便是认为人与天地具有息息相通的感应关系。

那么面相术中的五岳四渎指哪几个部位呢？按照古人的意见，人的额头为南岳，对应额头的下颏为北岳，鼻子居中为中岳，左边颧部为东岳，右边颧部为西岳。

四渎具体为两个耳孔为江渎，渎就是水的意思，两眼为河渎，口为淮渎，两鼻孔为济渎。

由于山水都是人们最常见的东西，所以用它们来解释相理时就很形象，易于理解了。古人认为，判断一个人面相的好坏，必须看看五岳四渎的构成情况。

相书上说五岳的构成以饱满高耸、气清色润、相互朝拱为上相。这种说法也和山的自然属性相通，即所谓山不嫌高，水不嫌深。具体说来就是鼻子要高耸、丰隆、形正，额头应圆隆、高挺，下颏要丰厚、方阔，左右两颧应圆厚挺起。如果几项都符合要求，那自然是大富大贵之相。但在现实生活中，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并不多，所以，还应看看四渎的情况，四渎若好，对五岳有

补救的作用。

四渎的好坏又如何判断呢？古代相术认为双眼为河渎，以深长、清秀为主，眼要黑白分明，闪烁神光。耳窍为江渎，更要阔深，便于藏纳生气，嘴则要方正有生气，最好上下唇能厚薄一致，不致有缺，两鼻孔也以圆深不露为上。

有关五岳四渎在命相中的吉凶情况，唐代成书的相书《月波洞中记》有一个说法：

江淮河济湛然清，四海之中必振声。

五岳并无一岳毁，一年富尽一年生。

五岳成来四渎浊，其人不富有官荣。

此书又引太上老君歌论断五岳四渎的吉凶状况：

五岳阜成终不贫，圆头项短足珠珍。

耳有垂珠度百春，驛马骨成主万人。

巨鳌骨圆尚书身，虎头燕颈主骑兵。

凤头千里受其荣，从少至老不识贫。

在面相术中，五岳与四渎相比，位置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五岳很好，但四渎不太理想，那么其人虽然不会太富裕，却仍然很高贵。五岳之中的地位也不一样，其中以中岳的位置最显赫。因为中岳居于土的位置，所以它是其它四岳的主宰。过去相士们给人看相，先相其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假设一人两颊尖削，但天庭饱满，鼻子丰隆，地阁圆厚，再加四渎都清澈，那么此人仍属上相。当然，如果一个人仅仅是鼻子大大的，没有其它部位相应，大大的鼻耸立在面部中央，但额头不高，两颊不圆厚，下颌不浑成。那么这人必定不聪明，道理很简单，鼻子属土，土自然浑浊而无灵气。

同样四渎的位置也不平等，四渎中最重要的是双眼，双眼以深邃有神为上，重在内含，不在外形。

面相术把“五岳四渎”纳入其理论之中，这也是一种典型的



“天人合一”模形，即用三才中人与地相互合配，以山、水特征来阐明面相的特点。这一理论同样也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其理论基础就值得质疑。因为即使在人的面相上存在类似五岳四渎的特征，也不能据此就鉴定出人的伦理特性。毕竟人的忠正仁厚、奸邪狡诈只是人的社会特性。

五岳四渎主要是以地理象征人的面部，讲的是人与大地的感应。五星六曜则不同，是以天文象征人的面部，注重的是天与人之间的感应。

古人在以五岳四渎象征面相时，多注重其深与高，这是因为凡是与地相关的东西，多以形取胜。在以五星六曜象征面相时，就有点不同了，因为天的特征是明与清，所以以五星六曜断吉凶时，比较注意人的气色。

那么五星六曜在人的面部中对应的位置又是如何呢？具体就是额为火星、鼻为土星、左耳木星、右耳金星、口为水星。六曜则为左眉为罗喉，右眉为计都，山根为月孛，印堂为紫气，右眼为太阳，左眼为太阴。

五星六曜牵涉的面相比五岳四渎更广，在断论吉凶时也相应地要准确。那么五星六曜的吉相为何呢？清代有名的相术大师右髻道人在《水镜神相》一书中做了一个概括。

按照他的意思，额头为火星，以高爽光明为上相，耳为金星、木星，以洁白轮红为贵相，鼻为土星，以厚实明朗润泽为富相，口为水星，不妨阔厚鲜红。印堂为紫气，要圆满而光明，山根为月孛，以直起而无波纹为上，左眉为罗喉，右眉为计都，都应高长直入鬓毛，如彩云横天。右眼为太阳，左眼为太阴，都应炯炯有神光，黑白分明。

从三主三停到五岳四渎、五星六曜，相术慢慢地推向精致、细微，同时涉及的部分也在不断增多。

相传北宋名臣范仲淹从小就胸有大志，以振兴国家为己任。有一天，相士为他看相，看后惊奇地告诉他：君眉浓有光彩，两目秀长，鼻子笔直笔直，兰庭辅正，加之为人忠正仁厚，真是绝

顶的上相。后来范仲淹果然高居上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一代名臣。

又如八仙之中的吕洞宾，据说他目光能见到耳朵，眉毛高高地居于天仓部位，鼻子如伏犀贯顶。有一天，他从仙人钟离权身边经过，钟离权指着他说：你有仙骨，修道必成。吕洞宾于是便随钟离权学仙道，苦苦修炼二十余年，肌肉都消尽了，只剩下皮骨。这时他又去见钟离权，钟离权见后大喜，说：“你皮肉虽似损坏，但两目紫气却闪烁着，这叫气藏色而隐形，神隐气而含真，这便是骨隐肉中，肉隐神中，神隐眸中之象，你修道成功了。

如果说前一个故事还有些可信，那么后一则故事就完全神得没边没影了。如果说五岳四渎，是指人与地的神秘对应的話，那么五星立曜便是将神秘的星象纳入到人的面相之中。试图利用神秘的天体来预告人事的吉凶，这是古代方士们的又一个梦想。天体构成的星空世界虽然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之一，但却绝对预示不了什么吉凶。

从三主三停、五岳四渎、五星六曜直到四学堂、八学堂，古代相术越来越精细复杂。这些貌似深奥的名词就好像各种标志，将人的面部标示出来，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相士们给人看相，预断吉凶祸福，全靠这些标志。不过读者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便能发现这些标志指定的区域有重复的地方，也是古代相术的破绽所在。

与前面标志所指的意义不同，四学堂、八学堂在古代相术中主要用于预断人的德行和功名。四学堂指：官学堂、禄学堂、内学堂、外学堂。它们在面部的对应位置是：两眼为官学堂，额为禄学堂，两颗门牙为内学堂，耳门及其周围为外学堂。八学堂涉及的范围更广，几乎遍及整个面部，其名称也很有气派。它们是：高明部学堂、高广部学堂、光大部学堂、明秀部学堂、聪明部学堂、忠信部学堂、广德部学堂、班筭部学堂。这些漂亮的名词指定的面部位置是：高明部学堂为额顶，高广部学堂为额角、

光大部学堂为印堂、明秀部学堂为眼光，聪明部学堂为耳，忠信部学堂指口唇和牙齿，广德部学堂为舌，班笋部学堂为眉毛。

古人认为：四学堂、八学堂在相术中的意义主要是相人的文章才艺，有官无官，富贵与否，如果细看，还可看出人的寿命长短，德行如何。

那么四、八学堂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才好呢？简单地就说就是双眼（明秀学堂）要黑白分明，秀长有神。如果具备这些特征，那就表示此人才艺很高，聪明秀达，在各种应考中都能获胜。额为禄学堂，应该高阔平正。有此特征，表明此人年轻时便能飞黄腾达，高官厚禄，这种人特别适宜做官，虽说官场险恶，但这种人不必为此担忧。两颗门牙名内学堂，应大而洁莹，与旁边的牙齿紧密联系在一起，外表看来闪闪发银光，固若金汤。有此特征，表明此人德行好，上能忠于国家，下能孝敬父母，宽厚仁慈。耳为聪明学堂，要判断这个部位的相如何，主要辨证它的颜色。一般说来，两耳要颜色红润，如果两耳的颜色比面部白，那就更是上相了。相书上有一句格言：色白于面，其贵难言。相传宋代的大文学家、有名的宰相欧阳修就是两耳比面部白，在他年轻的时候，江西的一个相士就断定他以后贵不可言。

有关八学堂的一些特征，著名的相书《水镜神相》中做了总结：

- 第一高明部学堂，头圆或者异骨昂。
- 第二高广部学堂，额涌明润骨起方。
- 第三光大部学堂，部堂平明无痕伤。
- 第四明秀部学堂，眼光黑多神隐藏。
- 第五聪明部学堂，耳有轮廓红而白。
- 第六忠信部学堂，牙齐周密白如霜。
- 第七广德部学堂，舌长至准红纹长。
- 第八班笋部学堂，横起天中细秀长。

各学堂掌管的分工也很细致，一般说来，双眉管寿，问寿看眉；双耳管名，问名看耳；双眼管贵，问贵察眼；额头管财富，问富看额；额之两角管福，问福可察看这个部位；口唇管禄，问禄可察口；舌头管德，问德看舌。

四学堂、八学堂几乎涉及到人的整个面部，它规定的面相标准很苛刻。如果完全按这个标准去相人，那就很难找到一个上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看相就不能求全责备，只能像沙里淘金一样，看看有无上相之处。若四、八学堂有一个符合标准，那也就算不错了。

相传宋朝初年，有一位大臣名叫吕蒙正，很仰慕陈抟的相人本领。有一天，他想请陈抟为他的儿子、侄子相面，看看前程如何。吕蒙正和陈抟有一面之交，他想：我若是就这么把儿子、侄子领着去，陈抟肯定不好直言，同时，也见不出陈抟的本领。于是他就命儿子、侄子装扮成奴仆一同求见陈抟。想不到陈抟一见两位公子，便说道：“两位公子风骨奇特、神采辉煌，怎么做起了下人？吕蒙正见状，只好以实相告。陈抟首先为吕蒙正的儿子看相，看完之后说：令郎的眉毛像画好的一样，又长又有形，眼睛像晓晨的星星，光彩有神，是个翰林苑的人品，以后有文才。接着又看了看吕蒙正的侄子，说：令侄气度不凡，眼睛有龙一样的威仪，将来定能成为国家栋梁。吕蒙正以后三居宰相之位，后来申请辞职。宋仁宗皇帝很器重他，便问：爱卿哪个儿子可以重用？吕蒙正想起陈抟的话，便说道：我的几个儿子虽然都身居翰林，但都不配担当重任。只要我的侄子夷简，虽然眼下还是刑法官，但却气度不凡，具备宰相之才。后来皇帝便任命吕夷简为宰相。

六府、三才是古代相术中另一组标志符号，它们比较偏重于显露人的财富方面的情况。因此，相士们在判断一个人面相贫富时，经常注意观察六府三才方面显示的信息。

那么六府是哪些条目呢？所谓六府就是面部左边的上、中、下三府和面部右边的上、中、下府。它们在面部中的具体位置

是：额头中的两辅骨为两上府，脸部的左右两颧骨为两中府，脸下部靠近嘴部的左右两颧骨为两下府。

三才则是指额、鼻、颧。其中额像天，鼻像人，颧像地。

那么六府、三才又有些什么讲究呢？相书上也有一定的说法。对六府的要求是要丰满，挺直，尤其是要没有各种缺陷和斑斑点点。三才则额为天，应也像天的形象一样，阔阔的、圆圆的，相书说，有天者贵。鼻为人，应丰满高耸，相书说，有人者长寿。颧为地，应也像地一样方而阔，相书说，有地者富。三才在相术中的地位超过六府。

古代相术对六府三才的看法，对百姓影响很大。在民间老百姓很欣赏一种脸形——国字脸，大凡一看到方正圆厚，类似国字形面相的人，便认为此人能大富大贵。这些看法其实都与相术有关。另外还有一点，中国民众偏好胖子，人们常议论某人心宽体胖，是福相。这其实也是受古代相术的影响，因为很显然，瘦子一般不会有六府三才全备的脸形。以上对六府三才的看法，把古代相术又推进了一步。这样从人的寿命到官位、财富、德行、才艺等等，在论述中都涉及到了。但这些仍然属于基本的判断，断语也嫌笼统。例如以上虽然依据三停三主，五岳四渎，五星六曜，三才六府，四学堂、八学堂这些神秘的名词术语，对号入座，判定出面相的好与坏，有没有官，财富多少，寿命几何等，但要进一步问到官位的大小、什么时候有官、寿命长到多大年纪、什么时候有灾等等具体的问题，仍然无法断定。再者，单根据上面的介绍也不能看出受情、第三者、子女、车祸、病殃、搬迁等等。

前面提到的几个疑问，据说在相术十二宫中都能得到解决。什么是十二宫呢？十二宫是面相术中最基本的部分。原来，面相术把人的一生的十二种比较重要的内容都划分出来，将每一种内容都安置在面部的某一个部位，这样如果要知道哪种内容，只要看看面部的某一个部位，再将局部的信息和其它的整体构造对照一下就可以了。十二宫为：一、命宫，二、财帛宫，三、兄弟

宫，四、田宅宫，五、男女宫，六、奴仆宫，七、妻妾宫，八、疾厄宫，九、迁移宫，十、官禄宫，十一、福德宫，十二、相貌宫。这十二大宫差不多将人一生的重要生活内容都包括进去了，因此，在面相术中显得尤其重要。

那么十二宫具体在面相中的哪一部位呢？其相的特征如何呢？相书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冰  
鉴  
命宫 命宫在两眼之间，山根的上部，也就是印堂的部位。命宫在十二宫中最为重要，因为它掌管着人一生的总运。人的一身，其吉凶、穷厄、贵贱、贫富、福祸、寿夭都和命宫有关。也可以说它是全部命运的根基。那么命宫符合什么标准才算是贵相呢？关于这点相书的论述都比较一致。首先一条是印堂要光明发亮，如果气血红黄光润，那更表明此人有才智，命中有贵人相助，因而总的命格很好。如果又山根平满，那么此人定有福有寿，若再加上眼睛黑白分明，那就更是不尽财源滚滚来。有些人额头有川字纹，一看到这种纹，再加上额头光明阔宽，说他有官位，准保不错，因为按照相书介绍，这种人命命中能遇到驿马，自然会有官有位了。若是人有上述上等命宫，那此人必定大富大贵，属于稀有之相。相反，如果命宫往下凹陷，那就有点不妙，说明此人一生将贫穷交加，当然，如果其它方面有好的部分弥补，那就应另当别论。另外命宫部分，切忌眉毛交接，若有眉毛相接，必为下贱之相。又命宫周围也不允许有乱纹丛生，那也是离乡克妻之命。

财帛宫 财帛宫以鼻子为中心，包括其稍下两侧。此宫要丰满明润，财帛有余。若是这个部分突然枯焦，那就表明要丧财。另外这一宫还要以额（天仓）、颧（地库）相应。相书上有先天后地，先富后贫，天薄地丰，始贫终富，就是说鼻子好再加上高高的额头和丰满的下颧，更是锦上添花。这一部分特别忌讳额头尖削，这叫天薄无应，此外也不能将鼻孔暴露出来，这叫井灶破露，这些都是贫穷的相状，平常一般的男孩子都喜欢有一副鹰钩鼻，认为尖尖的，颇有男子汉的气魄，其实这种鼻子在相书上特

别忌讳，主破财贫寒。相反的两鼻孔齐齐的，如同刀截的竹筒一样，鼻子如悬挂着的胆一样反而是好鼻子，表明千仓万箱滚滚而来。相书上有诗为证：

鼻主财星莹若隆，两边厨灶莫教空。  
仰露家无财与粟，地阁相朝甲柜丰。

兄弟宫 两条眉毛为兄弟宫，看兄弟的多少，兄弟之间团结不团结，关系的好坏，是不是同母所生等，看看两条眉就够了。眉毛秀长，超过眼睛，表明兄弟很多，而且为人都不错，遵纪守法。眉毛虽秀美，但却又疏又淡，象新出的弯月一样，那说明兄弟关系亲密，没有什么矛盾。相反，如果眉毛又粗又短，那说明兄弟之间，必然有分别之苦。如眉毛为环形，好象要堵塞眼睛的出路，那说明兄弟关系淡薄，如同路人一样。又如果左右眉毛形状不一样，表明此人有两个母亲。另外眉毛切忌相交，表明此人要死在他乡。过去人们很欣赏浓眉大眼，其实不可一概而论，大眼固然好，浓眉实在算不上好相。眉毛以秀彩，细长为上，最好距离眼睛远一些，不要有旋毛、黄毛。如果根据上面的准则好好推测，便可将有关兄弟情况相出来。

田宅宫 田宅宫的位置在两眼之上，眉毛之下，也就是从眼睛到眉毛的一段位置，也包括眼与眉。该宫掌管房子与田产，也就是固定财产的状况。田宅宫与财帛宫虽然都掌管着财产。但田宅宫比较注重于不动财产。因此，若要看一个人家业的大小，住房的宽广程度，看看田宅宫，便可一目了然。那么田宅宫的特征如何才算上相呢？按相书的意思，田宅宫仍然和眼睛、眉毛有关。如果眉毛高高的位居两眼之上，眼睛又黑又亮，如同点漆一般，那么此人将终身享受荣华富贵，家产遍布全国各地。相反地，如果两眼布满红丝，昏浊无神，那么此人必是个败家子，纵有丰厚财产，也保守不住。另外，眼睛朝外鼓凸着，眼眶往下陷也不是好的面相。

有关田宅宫的外部特征，著名的《麻衣相法》编了几句顺口溜来概括：

“田宅者，位居两眼，最怕赤脉侵睛，初年破尽家园，到老无粮作藁。眼如点漆，终身产业萦萦。凤目高眉，置税三州五县，阴阳骨枯，莫保田园，火眼冰轮，家财倾尽。”

**男女宫** 男女宫的位置在两眼下面约一寸的位置，又叫泪堂。该宫掌管一个人子孙方面的情况。所以，如果要相一个人有没有子女，子女的多少，只要注意看看泪堂就行了。那么男女宫以何者为贵呢？应以平满为上。如果两眼泪堂丰满有光泽，加上鼻子又直又长，那么此人必定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不求子女，而子女自然来到。如果泪堂显出卧蚕般的形状，那就更能生育贵子，为祖宗争光。相反如果泪堂干枯深陷，没有光泽，那就有点危险，可以断定是与子孙无缘了。更有一等人，泪堂上长起黑痣，或者有乱纹生起，那就要小心老年丧子。另外，左眼主子，右眼主女，如果左眼泪堂肉陷色枯，便主与儿子无缘，右眼肉陷色枯，便难见闺女。

**奴仆宫** 奴仆宫的位置在面部的下颏部位，也包括两颊和嘴。奴仆宫掌管奴仆的多少，奴仆的品行等等情况。由于相书都是古人写的，古代社会存在着主仆这一层关系，所以相书中专门设立奴仆宫，而且这一宫位置还特别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奴仆宫标示有人侍候呢？这就首先要看下颏是否圆润丰满，如果下颏和两腮都很丰满，加之口如四字形状，有棱有角，那就说明此人将有权有势，一呼百应，侍列成群。相反地，如果下巴尖尖的，腮帮子削削的，那就说明此人干什么事都需自己动手，命中无人侍候，如果更有乱纹在上面，那就不妙，不但得不到别人侍候，反而要招致他人怨恨。

**妻妾宫** 妻妾宫的位置在两眼角周围鱼尾的部分，也就是常生鱼尾纹的地方，相书上又叫奸门。由于过去中国的社会是一夫多妻制，有钱的人不仅可以娶妻，而且可以买妾，三妻四妾，并不少见。那么什么人像个情种，到处能得到女人的青睐呢？只要



看看奸门的状况就可知晓。如果奸门丰满隆厚，无纹无痣，加之又有光泽，那就表明此人夫妻关系很好，妻子很贤惠，对丈夫特别忠诚。而做丈夫的不仅能得到妻子的爱，在外面也能得到女人人们的青睐。又奸门特别隆厚，还表明妻子家里有权有势，丈夫能得到妻子家庭的援助，反之，如果奸门鱼尾纹丛生，色彩不鲜，缺肉枯陷，那么情形就不太妙。不是夫妻整日争吵不休，就是一方品质不好。更为致命的是，如一方奸门有黑痣，或者纹路歪斜不正，这时倘若没有其它部位补救，那就要提防一方有外遇。因为这是行为不检、性情淫荡的标志。

**疾厄宫** 这一宫的位置大约在鼻子的根部周围。疾厄宫主要掌管人的身体方面的情况，一个人到底有病没病，身体状况如何，只要详细看看疾厄宫就能知道。一个人若是山根（鼻子的根部）润泽丰满，直连印堂，又无疤痕，特别是要不往下陷凹，那就说明这人的身体不错，一生不会有太多的病灾。如果山根低陷缺断，又有各种纹痕侵断，加之气色阴暗，那么情况就不太好，表明这人的身体不太好，多病多灾。看病厄宫的情形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要看山根有没有深深地陷下的纹路，如果有这种纹路，那么断主人有疾厄缠身便不会错。另外，还有一种看颜色的办法，也能帮助推断。常见有些人山根有赤色隐隐若现，那也是有灾有祸降身的象征。

**迁移宫** 这宫的位置在眉角周围，相书又号称天仓。这一宫主要掌管搬家调迁方面的情况。判断这一宫是否上相，同样也是以额角是否丰隆为准，如果额角丰满，便适宜外出做事，多半主在外边安家，大吉大利。有些人天仓与鱼尾相平，那更是福相，极利在外面做事。反之，如果天仓低陷，又有各种纹痕，特别是天仓和眉尖相交接，那就要当心，切忌往外面跑，命中多半是回不来，魂归他乡。又有些人天庭和地阁都很不正，歪歪的，这种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住不安稳。

**官禄宫** 它的位置大约在额头的正中，此宫掌握人的官位情况。一个人有官无官，官位的大小，虽然也可从许多部位反映出

来，但不如该宫表现集中。通常相士们判断人的官位方面的情况，便主要观察该宫，再参考其它方面的情形。那么什么样的人能享高官厚禄呢？这要看人的额头正中及其周围是否丰满宽阔，气色是否鲜润光亮。如果一个人天中光亮莹净，丰满宽厚，其它部分又能相互呼应，那么此人必能超过常流，享受高官厚禄。

反之如果人的天中颜色灰黑，窄小干枯，其它部分又无补救，那么一辈子与官禄无缘。

福德宫 福德宫的位置在正对两眉之上的额角上，判断该宫的好坏还要和地阁对照起来看。福德宫掌管的范围就正如该宫的名字，管领一个人的祸福和德行。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福气，看看福德宫便一清二楚。福气这种东西很微妙，有些人可能腰缠万贯，是个十足的“大款”，但却身染沉疾，多病多灾，这种人就是没有福份，享受不了他的钱财。又有一等人，清贫一生，常无隔夜之粮，但却心情愉快，心胸豁达开阔，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这种人便是有清福。当然，若要说一个人有福，绝对不会是这种清福，最起码应该是生活充裕，家境殷实，加之事事如意，身体健康，才算有福。

一般说来，如果看到一个人两额角饱满明亮，下颏又丰厚，便可断他福德宫有成，是个有福之人。照相书上看，福德宫的好坏和祖先的行为是有联系的，祖先广积阴德，多做好事，那波及子孙，就会有福有德。

相反，如果额角尖窄，甚至有缺破、疤痕，下颏也干枯尖削，便可断此人无福，不是事事不顺，便是身体欠佳，多病多灾。道理很简单，因为两额角在相书上叫天仓，下颏部分为地阁、地库。试想，天仓窄小，肯定装不下多少钱粮，如有地库，地阁弥补，倒也能冲淡一些，若是地库也尖窄，那就麻烦，多半是为衣食发愁的命，要不就是身体上有毛病，经常病魔光顾。当然，术士相神不相形，如果此人虽有天仓、地库的不足，但神采奕奕，飘然若神仙中人，便不可随便断言无福，这是一个特殊例子。

相貌宫 相貌宫是综合前面十一宫的情况，从总体上判定一个人的相貌如何，属于什么等级的相。所以说，相貌宫并不是说一个人长得外表如何，盘儿靛不靛，条儿顺不顺。而是根据人的命运来判他的相貌，看其有福没福，是不是贵人等等。因此，可以说，这相貌宫便是一个人各种部位的总和，是各项加起来的总分。

看一个人相貌宫如何，应该看面相的各个部位。具体说来，先可看五岳，也就是额头如何，下颏如何，两颊如何。一般说来，这些部分以丰隆为上相，其次看三停部位是否均匀，有光泽，切忌有残破缺陷。如果一个人五岳高耸、丰润，眼、耳、鼻、眉各个部位都成比例，色泽鲜润，那么便是上相，主大福大贵。反之，便是贱命。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是大家熟悉的，不过，一般人都知道他的诗极有气魄，而不知道他对看相也很内行。相传，有一天，李白在大臣哥舒翰家做客，正好武将郭子仪也在座。当时郭子仪不过是个一般的军官。但李白一看到他，便说：这位壮士的眉长长的，直入鬓边，目光闪烁，神彩洋溢，两颊、下颏都极丰厚，说起话来，声音响亮，隔座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精气神有富余的表现，将来一定能得高官厚禄，位极人臣。后来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建功勋，官位升到大道的节度使。

又有一次，李白和郭子仪一道出征，刚好在途中碰到了唐代有名的法师一行。一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功夫极深，能预断人的吉凶祸福。李白和郭子仪便向他询问终身大事，一行见李白谦虚好学，便有心教他两招。告诉他说：人虽然都有个身子，有眼耳鼻舌各种器官，但要究根穷底，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都是无中生有，从虚无中生出来的，因此，看相不可局限在这些部位中，高明的相士应直透人的气度、神彩。这样才能入木三分，抓到本质的东西。说着便为郭子仪看起相来，说：您气度不凡，神量宽广，有相术中五合的局面，将来声名远播，就是一般的王侯也比不上。李白听后，忙问什么是五合呢？一行说，

五合是相术中比较高深的道理，相术中论面貌都忌讳平扁无势，歪歪斜斜，甚至迂回曲折。一般地说，鼻子忌讳山根断裂深陷，尤其是小塌鼻，那就更无可救药，眼睛忌讳有红丝穿进去，眉毛忌讳中间突然断裂，尤其是不可倒着长。另外眉毛又粗又硬，像猪毛一样，也不是上相之眉。至于胡须也忌讳粗短蓬松，行为更不能诡诈多变，这些都是五种不合。有这五种不合，便会一生多灾多难，事与愿违，那就是庸流之辈了。相反地，如果面貌纯粹而有光华、颜色洁净无瑕，这个便是天心相合；识度不凡，气宇轩昂，便是天德相合；德行谨严，胸怀仁爱，便是天伦相合。有这些特征，便可保身体康健，疾病难侵，威名远扬，士民爱戴。后来郭子仪活了近百岁，死时须发飘飘像白银一般，功德传遍天下。

另外，唐代的相术大师袁天罡相人的例子也极富传奇色彩。

袁天罡在唐初为许多人看过相，最有名的是相武则天。据《唐书·袁天罡传》介绍：武则天年幼之时，袁天罡有一天见到她的母亲，便对她说：夫人的相，极为尊贵，主生贵子。武夫人听后，十分高兴，便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领出来，让袁天罡相相。袁天罡看完之后，说道：都是三品官相，是保家之主。接着又为她的大女儿看完相，也下了断语。当时武则天年龄最小，还被裹在襁褓之中，奶娘把她抱了出来，并谎称这是个男孩。袁天罡看了看武则天的眼睛，大吃一惊，说道：此儿龙瞳凤睛，是天下最贵的相，如果是个女孩，当做天下之主。

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闲座，袁天罡和岑文本等一帮人都在陪同。太宗命令袁天罡为岑文本看相。袁天罡看完之后说，岑君学堂部位平坦莹洁，眉毛长长的，延伸过于眼睛，这说明他能以文章振天下。但他的脑骨未成，所以总的说来，他可得三品官位。可惜太瘦，骨头往外突，恐怕寿命不得长。又为张行成、马周二人看相，说：马君伏犀骨贯顶，后背好象有负荷之物，这是一种贵相，在人间很少有这种贵相，将来能做显官。但面色泛红，耳朵无根，后面的脑骨也不丰隆，恐怕寿命不会太长。至于

张君，发达得较晚，但最终位为宰相。

方士们虽然抬出了李白、袁天罡这些名人，但如果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那么就是名人捧场也是没有用的。试看整部《二十四史》各代帝王制造了多少君权神授的神话，其中又有多少经得起验证呢？

上面介绍的十二宫虽然将人一生的重要大事都包括进去了，但要看生活中一些具体事情，还是束手无策。为此，相书便将面部的各个部分都分得很细，每一部分管什么，都有清楚的说明。

面部一百二十位密图，算是古代相术中最精深的部分，在一百二十位中有十三个大的部位，这十三个部位像个支点统领其它部位。

这十三个部分都掌管哪方面的职能呢？具有什么样的形状和颜色才为贵为富呢？据相术名著《太清神鉴》记载：

天中主过事，又主官禄，高起直者，初年得官，平满者，宜远行有官禄，缺陷者，主刑狱死。

天庭主三公贵品之部，若有骨起者，当为卿监，骨起而两边云角应之，必任宰辅，有黑痣缺陷，主刑死。

司空主天宫、三公之部，骨起光泽者，当任三公九卿，色恶不吉。

中正主群寮之事，详品人物之司，亦主官位高下进退，骨起色润泽，主官不歇灭。印堂主天印，两土亦名扬阙庭，掌符玺之官，方寸起而莹者，二千石守，方寸平而静者，三品任官，不离阙庭。方寸陷者，亦主富贵。眉连接不广，一生无禄。如傍有黑痣癍痕，事或不吉也。

山根主有势。断绝主多厄，无兄弟，狭薄而低者，并无势力。

年上主己身之疾病。骨肉起，一生无疾患；陷缺者，主恶死，有黑痣者，主贫苦。

寿上主命之长短，事之吉凶。陷缺者无寿，又名怪部，青色赤黑交错，怪兆也，应林木为怪。

准头主富贵贫贱，百事吉凶。端正、圆、平、直、充满者，富贵有官。准头齐者，心性慈，准头分，妨克儿。

人中主人心性，亦主子孙。深直端广者，忠信有子孙，中蹇而短者，天命，孤独贫。有黑痣，女人当自嫁。

正口主信文。充实平正棱成者，有信行。薄弱缺陷者，多诈妄。有黑痣者，主贵吉利。

承浆主饮酒。如有黑痣，不宜饮酒，醉而当死。平满者，一饮五斗，常朝酒食。

地阁主地土、屋宅。平厚者，多田宅而富，狭薄者，即主贫苦。颊颐主贫富，圆厚平泽者，富；尖陷者，贫穷。长者，主克害骨肉。

以上便是十三部分所主的功能，如想进一步朝细了解，还必须看一百二十位密图，我们在下面专门加以介绍。

读完这十三位所掌吉凶福祸之后，读者可能会惊讶方士们解剖面相之精致。一张八寸之面，方士们居然将人类社会的现象纳入其中，你看，既有寿命、财帛、屋宅、田地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又有诈妄、忠直文才等伦理、理智方面的内容。

但虚构出来的东西总是经不起检验，人的五官仅仅是生理器官，它的作用是完成生理活动，不可能显现什么吉凶祸福。

古代相书认为，人的面相具体可分为一百二十个部位，每个部位各有掌管的职责。对这一百二十位的功能，《太清神鉴》也一一做了说明。在此依照次序，介绍如下：

首先为天中横排的一行，天中在前面的十三位中已有说明，兹不赘述。接下来依次为：

天狱 一名理狱，主管刑罚方面的灾厄。如果这一部位平滑丰满，那就不会有刑狱方面的麻烦，与局子、号子无缘。反之，如有缺陷不平，色泽又干枯，那就要小心，很可能要犯事。

左厢 这一部位主管显贵官位。若是这一部分平滑、丰满，那就预备办喜事，更有骨头隐隐隆起，与伏犀相连贯，主人当位居宰相官职。反之，这一部位凹陷不平，主人多有灾厄。

**内府** 这一部位主管金银财宝。如有骨隆起，平滑、丰满，那就表明家庭金玉满堂，本人仁孝端厚。如有缺陷，说明此人生性淫荡，将来死于刑狱之中。

**高广** 这一部位也是贵座。丰隆者，主有显官，能做省长一级的官职。如果此部位平坦，也能得事事吉祥如意。但切忌黑痣，主少年丧父失母。

**阳尺** 主管中等官职。如果此位丰隆饱满，主人有幸成为太守一级官员，如有缺陷，那就与官职无缘。若有黑痣，主死在他乡。

**武库** 主管兵甲方面的事。如此位骨肉都隆起，主人适宜做军官，从事武职，特别顺利。反之，如此位有各种疤痕缺陷，那就千万不可从军，必有伤败。如更有黑痣，那表明此人将战死于沙场之中。

**转角** 主管郡守之位。如此部有骨隆起，肉色明洁，主人喜从天降，可做太守一级官位。辅骨大，命中的官也大，辅骨小，官也小。如此处无骨，说明此人命中无官，不可强求。

**边地** 主管出外旅行一类的事。若此部有骨、肉隆起，那表明出行吉利。若此处有黑痣，加之颜色枯暗，那就千万不要远行，多半死在他乡，为异地鬼魂。

以上为天中第一行，接下来是天庭一行。首先为日角，为公侯之座。若此处丰满宽大，又笔直，说明此人为高官显贵，经常与王子王孙为伍。

**天府** 又名王府，主管入朝面君是否顺利，如天府枯燥，说明出行不吉。

**房心** 此外为师位，如有骨隆起，说明有与人为师的命运，若此处不但有骨隆起，而且有黄色的光泽，那就更说明主人将为国师、天子师。反之，此位色彩干枯，说明有病缠身。

**上墓** 为父母之位，看此处可看出人父母方面的情况。此处有骨隆起，又闪烁发光，说明此人孝敬父母，家庭关系和睦，自己也会子孙满堂。如有黑痣和缺陷，说明此人有水厄，终将溺

死。

四煞 主管手足四肢方面的疾病。如此位平滑丰满，一生无忧。反之，此处若有缺陷或者黄色、黑色显观，表明此人有损害。

战堂 主管征战之事，此处有斑痕，颜色干枯者，定主与人打斗而死。若此处平滑丰满，说明打斗将胜。

驿马 主管交通车马方面的事。此处颜色光泽，没有交通事故方面的忧虑，若此处有缺陷，颜色干枯，便要提防交通事故。

吊庭 主管丧亡方面的事。此位如颜色发白，似梨花一般，说明父母将有亡故，若微微发白，也说明亲朋好友有丧事，若有黑痣，说明丧事频繁。

第三行为司空横排的八个部位。分别为：

额角 此位为公卿之位，如此处缺陷，说明一生无官位，若有骨隆起，则有高位。

上卿 主管正卿之位，也主管离乡之事。如此处有骨肉隆起，颜色发亮，主有高官。如颜色干枯，此人必离乡背井。

少府 主府寺职位，有骨隆起，有府寺官职，若颜色干枯，那就要丢官夺印。

交朋 主管朋友之位。如此位有骨隆起，加之颜色光彩照人，说明此人广交好友。若此处有缺陷，说明此人一生落落寡合，形孤影单。如此位颜色干枯，将与朋友发生争执。又此处如颜色发青，表明此人将有艳遇，采摘野花野草，如颜色发白，妻子有第三者。

道上 主管出游之事。有骨隆起，一生平波不息，平滑丰满，一生不出游。若有缺陷及颜色发暗红，此人将死在路上。

交额 为福禄之位。骨肉隆起，颜色鲜艳，主人有福有德。有黑痣，主大吉大利。若颜色干枯及有缺陷，一生都是苦命。

重眉 主管勇敢之位。此处隆起，此人勇敢有福。若有缺陷及色泽干枯，说明此人生性胆小，贫贱。

山林 主管财富、不动财产。若此处宽厚，说明此人有田



园，有势力。若此处浅薄，说明此人贫穷。

接下来为中正横列八位。分别为：

龙角 此处为显贵之位，如此位有骨肉端庄美好，从两眉上升直到额部隆起，如同龙角一样，那就表明此人有高位。如是女人，定为后妃。如此处肉少，样子像蚯蚓一样，说明此人心性妒忌。

虎角 主将帅之位，有骨肉隆起，此人为将为帅。若无隆起，有缺陷，一生贫寒。

牛角 主权贵之位。有骨横起如同牛角，此人有高官厚禄。

辅角 主中等官位，此处骨大，官职大，骨小，官职小。若有缺陷，主终生无官。

玄角 也主官禄之位。若此处有骨隆起如角，此人不求官而官从天降。此处有缺陷，终生无官。

釜戟 为武官之位。若有骨肉隆起，有兵权，若有缺陷，不宜从军。

华盖 主管邪正方面的事。如此处深厚，自然有寿有官，如此处浅薄、短促，此人邪恶。

福堂 主福禄方面的事。如此处丰厚，说明此人有官有禄。如此处狭窄浅薄，此人贫穷无官，一生多灾多难。

郊处 主出外远行方面的事。若此处颜色干枯，有骨隆起，千万不可出行。若有黑痣缺陷，则死在外面。

接下来为印堂横排八位，分别为：

家狱 主管刑狱方面的事。若此处平满丰泽，一生不入牢狱。若有缺陷，死于狱中。

蚕室 主管女工方面的事。如此处丰满有光，说明女眷贤惠，善于操持家务，反之，则为恶妇。

林平 主管修仙方面的事。此位有骨肉隆起，颜色有光泽，说明此人有道德，与仙道有缘。反之，此人厌恶仙道，无德行。

精舍 主管宗教方面的事。一般为和尚、道士看相，要仔细观察这个部位。如果这一位置丰满、柔和、有光泽，便可断主人

修行有素，功夫精深，非庸流可比。相反，如这一部位有缺有陷，色彩干枯，便可断定此人一生都无解脱证道的希望。用这种方法观看这一部位，也可有助于分辨真假气功师。

嫔门 这一位置是妻妾座。如这一位置丰满、润滑、有光泽，便可判断此人的妻妾很贤惠，身体康健，无灾无厄。若有缺有陷，便可断此人妻妾有灾厄降临。

劫门 主管劫盗一类的事。若要相主人是否遭劫遇盗，上街是否遇小偷，或者此人是否就是贼人，只要看劫门一位。此位如有骨肉隆起，颜色鲜好，但可断定他一生永远不会遇到小偷。相反，若这一部位有黑痣子，便是倒霉相，出门便被偷。又如果这一部位有黑色、白色、枯色隐隐而起，说明此人就是贼人，不可结交。

青路 主管走亲访友，短暂出人的吉凶，如此位颜色莹洁，便可放心出门，而且朋友见后，显得特别亲密。如颜色干枯发暗，便需特别小心，不是出门不顺，便是遭遇各种麻烦。

巷路 主管出公差的吉凶。出门为公家办事，是吉是凶呢？看看这一部位，便可知晓。如这一位颜色好，干干净净，没有疤痕、皱纹，便可大胆放心出门。相反，如果色泽不好，便要小心有灾，最好的方法是改日再行。

接着便是山根横排的十个部位，也是各有掌管的职能。

太阳 主管口舌这事和意外的艳遇。看一个人近期是否会与人发生口角，或者有没有艳遇，详细看看这一部位，便可一清二楚。如这一部位颜色发暗、发黑、干枯，便可断这人近日与人有很厉害的口角之争。如更有黑痣子耸立在这一部位，此人便是人见人厌，经常与人口角。反之，如这一部位发光发亮，隐隐起红色，便可断此人有好事。男子将遇漂亮的小妇人，女子也会得到伟丈夫、白马王子的宠爱。

中阳 掌管夫妻之间的感情关系。如这一位置颜色发青，便可断此人夫妻不和，正闹着离婚。若更有红色隐起，夫妻之间关系更加紧张，双方会拳脚相加，刀兵相见。如为黑色，便说明夫

妻中有一方有病。反之，如此位颜色发光发亮，十分美好，便可断此人将发横财。

少阳 主管天灾人祸一类的事。要判断一个人最近有没有天灾人祸，事事是否顺利，便可相看这一位置。如此位有特别艳丽的红色和扎眼的白色，说明此人近日有灾，如有青色泛起，直入眼睛，便可断此人心中有忧虑，多半有家人生病。如此处丰满、干净，便主大吉大利。

外阳 主看是否被他人算计这一类事。如果这个位置颜色发黑，便可断这人有冤屈，被人陷害。如颜色发青，就更要小心，因为此人将被陷害致死。

鱼尾 又名盗部。主管有关盗贼方面的事。如果这个部位有黑色隐起，便可断此人将被盗贼杀害。如有缺陷，此人便是盗贼，要加倍提防。如颜色良好，便一生难遇盗贼。

奸门 主管奸淫一类的事。如这一部位赫然长着一个大痣子，此人便会因奸私而死。如此处有肉隆起，此人便是一个色鬼，不避亲友，皆起色心。如此处颜色发恶，此人便会因奸受刑。反之，如此处发光发亮，此人便会得到漂亮女人的好感，有床第之乐，并且万事大吉。

天仓 此处为禄位，主管俸禄方面的事。如果此处丰满平滑，形成圆形，但可断此人奉禄颇高，职位很有油水。相反，如此处不饱满，说明此人是个穷官。

天井 主管钱财一类的事。如果此处饱满有光，说明此人为大富之人，如有黑痣子，便是穷苦的命。

天门 主管喜庆之事。如此处颜色很好，发光发亮，便是有喜事临门。反之，便会与妇女斗嘴，极不吉利。

玄中 主管修行一类的事，这个部位在天门的后边，靠近耳朵。如此处丰厚广阔，便可断适宜修道，可成正果。如此处有黑痣，万不可修道，将会成诈骗犯。

下面为下部的六十位，

首先是以年上为始的横排十个部位：

夫座 女人左边为夫座，男子右边为妻座。主掌夫妻吉凶一类的事。如此处丰满有光泽，说明男子将有漂亮、贤惠的妻子，女子将有白马王子关注。如此处长出一个黑痣子，那便不是什么好事，说明男子克妻，女子克夫。

长男 主管大儿子的吉凶。因为古代一般都是儿孙满堂，三兄四弟。如此处有光泽，大儿无灾。如此处有黑痣，对大儿不利。

中男 主管二儿的吉凶。如此处突然有红色隐起如小豆一般，那么不出一月中男将与其妻打斗。

小男 主管小儿的吉凶。观察方法同上面。

外男 主管孙子、外孙一系的吉凶。如此处有黑痣，孙子、外孙辈将对自己不利。又此处丰满平正，说明男子将娶贵家之女，女子将嫁贵人之子。

金匱 此处为金银之位。如此处平正丰满，有光泽，主人将金银堆满家中。如干枯陷缺，便穷困潦倒。有黑痣子，有财被盗。

盗贼 主管有关盗贼方面的事。如丰满平正，家中不被盗贼光顾。此处颜色发暗，干枯，此人就是贼人。

内禁 主管人的口德。看一个人是否喜欢搬弄口舌，可相这一位置。如此处平正丰满，此人有口德，一生不搬弄是非。若此处有缺陷黑痣，此人常去毁谤他人。

游军 主管边防职位。如此处平满有光，此人适宜担任边防官职。反之，则不适宜。

书上 主管一个人的学问大小。如此处干净利落，平正，此人有学问。反之，如此处有黑痣和各种缺陷，此人不学无术。

接下来为寿上横排十个部位，也是各有职掌。

甲匱 又名财府。主管一个人财帛金钱的多少。此处平满有光泽，一生足财。若缺陷、色发昏，一生贫苦。

往来 主管朋友往来之事。颜色呈红黄色，主朋友一月内来访，颜色枯燥，朋友不来。

堂上 主管六亲之事。颜色呈红黄色，有亲朋相聚之喜。颜色发白，有丧父母兄弟之忧。

端正 掌管一个人性格的好坏。若此处颜色枯暗干燥，此人难以相处。如此处平正有光，此人好处。

姑娘 主管有关姑姑、姨的吉凶。此位左边为姑，右边为姨。此处有骨隆起，颜色美好，姑娘贤惠无灾。若干燥发暗，姑娘多病。如有缺陷，一生无姑娘。

权势 主管一个人的权势大小。若此处端庄、圆润、丰满，此人有权势。如此处有缺陷，无权势。

兄弟 此处为兄弟之位，掌管兄弟的多少。此处右边管姊妹，左边为兄弟。此处端庄阔大，有光泽，兄弟众多。如两面颊像鸡蛋一样，主孤身一人，无兄弟姊妹。

外孙 主外孙之位，看平满光泽，可定外孙多少、吉凶。

门 此位主管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如此处有骨起直入耳部，此人必定长寿，百岁不死。如此处有黑痣，主火烧而死，有红痣，主刀枪杀死，如此处颜色干燥发暗，必经常疾病缠身。

学堂 此处为学识之位。此处有骨隆起，颜色洁净，此人有才学。如骨陷凹干枯，及有各种痕纹，此人愚蠢无才。

下面接着为准头横列八位。

号令 此处主管发号施令之事。如此处端庄洁净，此人经常发号施令，深受众人尊敬。如无上述特征，发令人不服。此部也兼主寿命，如果此处又长又光洁，说明寿命很长。

上灶 主管房屋住宅之事。此处平正丰满，住房宽裕。如此处有缺陷，便可断其无屋无房。

官室 主管卧室之事。如此处颜色干枯有缺陷，便可断此人妻子有病。

典御 主管奴婢之事。如此处丰满，平正，一生奴婢成群。反之，如有缺陷、干枯，一生无奴婢使唤。

困仓 主管食禄之事。此处平满，表示有禄可食。若有缺陷，主此人饥饿而死。

后阁 主管借住之事。此处如骨肉丰起，一生不借住他人之家。若有缺陷，一生借住。

中门 主管福祿之位，如此处平满无黑痣，主家道殷富。若有缺陷，贫穷一生。

兵人 主管有关兵使之事。若此处平正丰满，有兵驱使。若有缺陷，则主无兵可使。

以下又为人中横排的八个位置。同样各自都有掌管的职能，反映着各方面的吉凶状况。

井部 此处为田宅之位。平满者，田宅又广又多。有缺陷者，一生无田宅。若有黑痣，提防溺水而死。

帐子 主管帐厨之事。此处丰润，广有厨帐。此处狭窄，缺少厨帐。

细厨 主管有关饮食之事。此处平正、圆满者，一生吃喝不愁，有口腹之乐。如有缺陷，则主吃不饱。有黑痣，饿死。此处发白，主饮酒醉死。

内阁 主管家庭女子德行。如此处丰满，女子德行谨严。如此处颜色发暗有缺陷，那么不是妻子便是女儿，与人私通。

小吏 主管部属之事。依丰满程度，看部属的多少。

妓堂 主管有关妓乐之事。也是依照丰满的程度，看妓乐的多少。

媵妾 此处主管小老婆及相好的有无及多少。如此处平正，丰满，那么家里妻妾成群。

婴门 主管有关医药方面的事。如此处有缺陷恶色，说明此人生病难医。

接下来为正口横列八位，自正口以下依次为：

玄璧 主珍宝之位。如此处又高又峻，色彩鲜美，那么此人金玉满堂。如有缺陷，金玉散失。

门闺 主管女眷之事。如颜色美好，女眷德行有守。反之，女眷出事。

比邻 主管邻居之事。如此处平正、丰隆、光洁，那么便可

断此人有良邻，可获邻居相助。若色泽干枯，肉缺陷，便有恶邻。如更有黑痣，说明邻居中有恶人。

恶巷 主里巷远邻之事。如此处有骨肉隆起，太平无事。如此处有恶色，家中便要遭劫。

客舍 主人与宾客交接方面的事。如此处平满端好，可断此人好客。待人接物，恰到好处。反之，如此处有缺陷，说明此人生性孤独，不喜见人。

兵阑 此处为家中使役走卒之位。如丰隆，家中走使徒役成群。缺陷，家中无使役。

家食 此处主商人的生意兴衰。如丰隆光洁，生意兴旺，财源茂盛。如有缺陷，生意萧条，多半做赔本买卖。

山头 掌管出行时，道路的好坏、险易。如此处丰满平正，出行之时，无险无阻。如有缺陷，出行多灾难。

再下来则为承浆横排六位。依次为：

祖舍 此为祖业之位。掌管有关祖先居业方面的事。看一个人祖上居业如何，便观察此位。如果此处饱满有光泽，说明此人祖业宏厚，家大业大。如此处陷下去，便可断此人祖上无业，需白手起家。如有黑痣，此人定将败坏祖业，是个十足的败家子。

外院 此为牛马庄田之位。如此处丰满，家中庄田广大，牛马多。反之，无田无牛马。如此处色枯，牛马走失不回。

下墓 主管人的坟墓方面的情况。如此处平正丰满，颜色洁好，说明此人有坟墓，死有所归。反之，此人死无葬身之地。

野土 主管人的鸡、犬、猪、羊等等的数量。看人六畜多少，便可相此处是否丰满。

荒丘 此处掌管出国的各种事宜。如此处平正、丰满、光洁，便可断此人有出国之喜，而且出国之后，事事顺利。反之，不可出国。

钦库 主管乘车骑马等一类有关交通工具之事。如此处方正丰满，便出门有车侍候。如此处有缺陷，不宜坐车，多半有交通事故等候。

最后为地角横排七位，也是各有各的掌管范围。

下舍 主管别墅的有无、多少等事项。如此处平满，五湖四海都有住宅。相反，如此处有缺陷或者有黑痣，便说明此人无外宅。

奴婢 掌管有关奴婢的多少。此处平满，主人多有奴婢使用，若有缺陷及黑痣，一生无奴婢侍候。

碓磨 掌管有关磨坊事项，按上法推验。

坑堑 主行路的灾厄之事。如此处有缺陷，此人应注意行路完全，谨防跌倒。

陂塘 掌管陂塘池泊的数量。如此处平满，多有池塘湖泊，如有缺陷，便可断无池塘。如此处有黑痣，此人将死于江湖之中。

鹅鸭 主管鹅鸭的多少。如此处丰满有光泽，此人鹅鸭成群。反之，不利饲养鹅鸭。

大海 此为水死之位。如此处有红色隐隐而起，便要防止溺死之祸，加倍注意游泳完全。如有黄色隐起，便可尽意游玩，无不吉利。

相传唐代相术大师袁天罡和大臣窦轨相好，有一天，他为窦轨看相。告诉他：您的伏犀骨直贯玉枕，辅角隆起、丰满，十年之内，必定会大显功名，取得高位。而且我断您立功的地方，便在梁州和益州之间。后来窦轨果然在益州建功，做了益州的行台仆射。不久，袁天罡又看到他，便面带忧色，窦轨忙问缘故。袁天罡对他说：“您的眼中有粗大的血丝侵犯瞳仁，加之说话时气很浮躁。这些都是滥杀的缘故，希望您注意戒杀，否则恐有不利。不久，窦轨便丢了官。他十分沮丧，后悔没有早接受袁天罡的教诲。过了几天，他和袁天罡谈起此事。袁天罡又为他仔细相了相，便向他祝贺：您的右辅有光泽闪动，不久便会官复原职。果然过了几天，朝廷降下旨意，命窦轨担任益州的都督。可见，袁天罡十分熟悉面部的各种方位，善于从面部气色，丰隆的程度来判断人的吉凶祸福。



上述记载的袁天罡的相人神话，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记载，仅仅是方士们向壁虚造的神话。实际上历史上的袁天罡虽然精于相术，但从不轻易显露出来，他是一位善于观察总结自然、社会变化发展的哲人，而不是先知先觉的方士。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问：袁天罡为人断吉凶，为什么连吉凶祸福发生的具体时间也算得出来呢？因为就上面介绍的内容，仅可判断人的吉凶情况，并不能知道发生在什么时间。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里面还有文章。这就是下面要介绍的相术知识。

古代相术大师为了提高看相的准确性，及时为顾客预告吉凶，还将人的年龄和具体的面相对应起来。这项工作难度极大，非得经过几代的实践，具有丰富的看相经验，而且还得在观气方面有丰富知识，才能完成。

那么具体的对应到底是种什么样子呢？相学名著《麻衣神相》中有一段口诀和绘图，名《流年运气部位歌》，内容如下：

欲识流年运气行，男左女右各分行。  
天轮一二初年运，三四周流至天城。  
天廓垂珠五六七，八九天轮之上停。  
人轮十岁及十一，轮正廓反必相刑。  
十二十三并十四，地轮朝口寿康宁。  
十五火星居正额，十六天中骨法成。  
十七十八日月角，运逢十九应天庭。  
辅角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岁至司空。  
二十三四边城地，二十五岁逢中正。  
二十六上主丘陵，二十七年看冢墓。  
二十八遇印堂平，廿九三十山林部。  
三十一岁凌云程，三十二岁紫气生。  
三十三行繁霞上，三十四有彩霞明。  
三十五岁太阳位，三十六上会太阴。  
中阳正当三十七，中阴三八入主亨。

少阳年当三十九，少阴四十少兄弟。  
 山根路远四十一，四十二造精舍宫。  
 四十三岁登光殿，四十有四年上增。  
 寿上又逢四十五，四十六七两颧宫。  
 准头喜居四十八，四十九入兰台中。  
 廷尉相逢正五十，人中五十一人惊。  
 五十二三居仙库，五十有四食仓盈。  
 五五得清禄仓米，五十六七法令明。  
 五十八九逢虎耳，耳顺之年遇水星。  
 承浆正居六十一，地库六十二三逢。  
 六十四居陂池内，六十五处鹅鸭鸣。  
 六十六七穿金缕，归来六十八九程。  
 逾矩之年逢颂堂，地阁频添七十一。  
 七十二三多奴仆，腮骨七十四五同。  
 七十六七寻子位，七十八九丑牛耕。  
 太公之年添一岁，更临寅虎相偏灵。  
 八十二三卯兔宫，八十四五辰龙行。  
 八旬六七巳蛇中，八十八九午马轻。  
 九旬九一未羊旺，九十二三猴结果。  
 九十四五听鸡声，九十六七犬吠月。  
 九十八九买猪吞，若问人生过百年。  
 颐数朝上保长生，周而复始轮于面。  
 纹痣缺陷祸非轻，运隅并冲明暗九。  
 更逢破败属幽冥，又兼气色相刑克。  
 骨肉破败自伶仃，倘若运逢部位好。

顺时气色见光晶。

五岳四渎相朝拱，扶摇万里任飞腾。  
 谁识神仙真妙诀，相逢谈笑世人惊。

为便于大家记忆，古人将年限与面部各部位的对照用图画了

出来，这便是有名的《流年运气部位图》。

了解这幅图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这里说的岁数都是指虚岁。二是判断某年是否吉凶，主要看该年对应的部位是否有纹痕、黑痣，及各种缺陷，如有这些东西，说明该年十之八九有祸降临，便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另外，要想准确判断某一部位的吉凶，还要结合观察这一位的气色如何，是否有光泽，光色为黄为红，为青为黑，还是为白。通常说来气色如果明亮光润，没有特别扎眼的杂色，便主吉利。另外，如有黄色、紫色，更是大吉大利，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降临。如果气色为白为黑，为青为红，那就是要早早注意灾祸。当然，要想观察分辨气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和实践，对此，我们已在“观气术”中专门作了介绍。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考该章。

另外，这一运气图虽然将面部各部位与年岁一一有了对应，但如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一般性的东西。这就是说要看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如何，小时候顺不顺，童年是否幸福，父母亲的社会地位，钱财多少等等，便可重点看两只耳朵。因为按上面的运气图来计算，两只耳朵统管着一个人从一岁到十四岁的命运。那么如何去看耳朵呢？古人认为，这主要是相耳朵的厚薄和大小及其生长的形状，气色。一般说耳朵生得比眉毛高，紧贴着肉，耳垂大，耳朵轮廓分明，丰满厚实，便是有福的表现，说明此人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反之，如耳朵很薄，气色干枯发黑，耳朵没有长开，说明此人童年有不幸。另如耳朵比面白，那也说明此人的命运富贵，以后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其次，要相一个人青年时代的命运如何，主要看他的额头。因为按相书的说法，额头部位主管一个人从十五岁直到三十岁的命运。由于青年时代多半为做学生时期，所以这时的命运如何，多跟人们智力水平有关。智力高，自然学习成绩好，有着各种才艺，功名便跟着而来。那么又如何相看一个人是否聪明练达呢？古人认为，这要看他的额头是否高耸，开阔。凡有高厚、宽阔额头者，多半思想深沉，意志坚强。如果再加上这一部位的气色光

洁，便主此人功名易求。如没有功名，也说明此人以后大有发展前途，不是自学成材，便是商界精英。总之，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读者如果是位有心人，不妨注意观察世界上文学界、科学界、政治界、商界的一些名人，多半都有这些特征。

相反地，如果额头又尖又窄、干枯发暗，甚至有疤痕黑痣，歪歪斜斜，便说明此人日后不会有出息，在学校也是个难以调教的学生，多半排在中下这位。这种人很多，大千世界中，众生芸芸，这类人总是居多。不过谈到额头的大小，并不是指绝对值，而要参照头的大小。有的人头大，身大，额头便要格外宽。不能将头大的额与头小的额一块比较。

再次，为中年时代的命运。中年时代是人生最重要的时代，这一时代是人生的丰收时期，一个人的最后定位也是在中年。有官没官，官大官小，有钱没钱，钱多钱少，家庭生活是否幸福，事业是否兴旺发达等等，几乎全在人的中年有了分晓。那么要相看这一时期的命运，有些什么诀窍呢？据相书的介绍，主要注意观察面部中从印堂到鼻准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位集聚了妻妾宫、疾厄宫、财帛宫、田宅宫、兄弟宫、命宫、男女宫等等。在这一部分中，印堂显得十分重要，如果一个人印堂宽阔，明畅，光洁，说明一个人有好命的苗头，此时，再加上鼻子高直，两颧丰满，眼如点漆般，两眉秀美，没有疤痕纹路及黑痣，便说明此人在三十一岁到五十岁期间的命运很好，那么他在这段时间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都有一个不错的光景。

反之，便将厄运频临，不是事业不兴，便是家庭有问题，夫妻反目，子女不孝等等。如要细断，还要结合流年定位，细细琢磨。

再下面为晚年的命运情况，要推断这一时期命运的好坏，可相看嘴巴、人中、下颏等等。此处人中以深长宽直为上相，嘴巴要又宽又方，下颏一带包括两腮，不妨宽厚，这些都是有福的象征。如有这些特征，此人必定有不错的晚年，生活安定、富足，

身体健康、长寿，儿孙们都很孝顺。反之，若此人有尖嘴猴腮，法令入嘴唇，气色枯暗，晚年命运便很惨。而且，相士们还注意在年轻人面上相看他的老年光景，看有无发达延伸的趋势。因为小孩和青年人大都不会有大腮帮子、厚下巴等一些中年才有的外形特征，而高明的相士之所以高明，便是能在小时候看出一个人老年的情况。据说袁天罡便有这个本事。那么怎么去看一个人的面相态势呢？古人认为主要是看骨，看面中之骨，这在前面已有介绍。

最后为长寿时期。相书上讲，此部分可根据十二地支的情况来推定，另外还有一些诸如耳孔生老，眉有白毫，项下垂条等等一些外在特征。

## 四、五官

### ——目为面之渊，鼻为面之山

**【原文】** 目者面之渊，不深则不清。鼻者面之山，不高则不灵。口阔而方禄千钟，齿多而圆不家食。眼角入鬓，必掌刑名。顶见于面，终司钱谷：此贵征也。舌脱无官，橘皮不显。文人有伤左目，鹰鼻动便食人：此贱征也。

——引自《冰鉴》

**【译文】** 人的眼睛就象面部的两个水潭，不深就让人觉得不清澈。鼻子就象面部的山脉，鼻梁不高，面部就不会有灵慧之气。嘴巴宽阔又方正的人享千钟之禄，牙齿多而圆润，不会久留家乡。眼角长至鬓发处者，必掌司法大权。秃发谢顶而使头与面额相连，能掌钱粮大权：这也是贵的征兆。口吃者无官运，面部肌肤粗糙如桔子皮的人不会发达。文人若左眼有伤鼻子如鹰嘴的人，必定动辄伤人：这些都是贫贱的特征。

**【释评】** 《冰鉴》关于五官的相法概括而简约，强调的是直截了当。其实，在古代相人术中，关于五官的相法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在此作一介绍。

相眼秘诀：俗话说，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要知人生命运如何，不可不观双眼。眼睛在古代相术

中的地位也不同凡响，有许多相术大师甚至单相看一个人的眉眼，便能断言人的吉凶前程。

相眼也有一些秘诀。一般地说来双眼又细又长，说明主人有长寿的福气；眼睛黑白分明，闪闪发亮，那么这人的命运不错；眼睛含神不露，此人极有修养，更兼有慧气。

那么什么样的眼睛有恶运呢？据相书的介绍，眼球凸露突出，形同圆球的人，一般脾气不好，是短寿的一个标志；如眼睛白多黑少，如同羊眼一般，说明此人生性凶恶。有一等人，双眼瞳仁带青，又细又黑，说明此人心地阴险。总之眼睛的类型很多，大千世界，千人千眼，这就要求相士们仔细观察，进行归类，不能很机械地对号入座。

清代有一本相术名作《相理衡真》，对眼睛的特点做了详细的解说，内容是这样的：

眼如点漆，聪慧文笔，举止从容，清名远烈。  
目秀而长，必近君王。目长一寸，必佐圣主。  
目如凤鸾，必定高官。龙睛凤目，必食重禄。  
目烈有威，万人皈依。目尾朝天，福禄绵绵。  
两眼常明，贯朽粟陈。两眼藏睛，富贵高名。  
眼似鲫鱼，必定家肥。目大而光，多进田庄。  
目短眉长，愈益田粮。目头破缺，家财歇灭。  
目露面白，阵亡兵绝。眼如鸡目，性急多毒。  
睛黑口阔，性灵文博。目有三角，其人必恶。  
目光如电，贵不可言。目如卧弓，必定奸雄。  
眼如深露，诡诈多妒。眼细而倾，机关莫测。  
眼似虎盼，威严莫犯。红眼金睛，六亲不认。  
目细深长，执拗不良。黑白分明，其人聪慧。

为了便于更好的分辨，古人还经过详细的观察，将各种类型的眼睛和飞禽走畜的眼睛，一一对应起来。如说某种眼为龙眼，

某眼为凤目，为鱼眼，龟眼等等。并且还用诗歌将眼的吉凶祸福做了预断，以下逐一介绍。

- |     |                                      |
|-----|--------------------------------------|
| 羊眼  | 羊眼黑淡带微黄，口小无神性不良。<br>倾败奸淫情意假，中年快乐晚悲伤。 |
| 龙眼  | 龙眼黑睛吐彩光，波长眼大显忠良。<br>巍巍宰辅流芳远，福庇儿孙百世昌。 |
| 龟眼  | 龟眼清圆秀气藏，不惟丰厚寿偏长。<br>心和性静多奇术，人小声洪入帝乡。 |
| 狮眼  | 狮眼威严迥不群，眉粗眼大冠三军。<br>仁慈宰辅平天下，朝纪功臣佐帝勋。 |
| 猴眼  | 猴眼机深性最疑，黑睛昂上总狂痴。<br>形成极贵多淫欲，狡猾奸贪四海知。 |
| 鼠眼  | 鼠眼黑多光不芒，低头偷视意彷徨。<br>妒人妒物还多害，偷窃营生没住场。 |
| 鸡眼  | 鸡眼小圆带淡黄，奸淫性紧少忠良。<br>街头市尾奔波走，作窃谋生混一场。 |
| 孔雀眼 | 孔雀精神眼有威，黑睛白少吐清辉。<br>心怀洁净驱尘浊，部位停匀岂式微。 |
| 牛眼  | 牛眼大圆睹物平，近觑远视不分明。<br>生来体重精神正，福禄绵绵享福荣。 |
| 马眼  | 马眼皮宽性最劳，露眼若泪苦切切。<br>为人爽直无多诈，终日奔驰志不高。 |
| 虎眼  | 虎眼大睛色带黄，瞳仁时短又时方。<br>非常富贵神威远，晚景差池一子伤。 |
| 鹤眼  | 鹤眼精神黑白清，神藏不露显功名。<br>平生高尚离群俗，意在云山物外情。 |
| 鸳鸯眼 | 眼秀睛红润有砂，睛圆微露似桃花。<br>夫妻伉俪同偕老，闲逸贪淫富贵家。 |
| 鸣凤眼 | 凤眼上堂起秀纹，此人必是志超群。                     |



- 文章冠世心机大，应赴翰詹殿阁勋。
- 蛇眼 堪叹人生眼似蛇，睛黄圆小露红砂。  
大奸大诈如狼虎，此眼之人子逆爷。
- 象眼 象眼细长略带弯，波纹隐显坐如山。  
和神蔼蔼人多寿，佐辅朝纲柱史班。  
象眼可得九十分，为上等眼相。
- 鹄眼 鹄眼波纹重上长，平生信实又忠良。  
少年发达般般长，末景来时姓字扬。
- 睡凤眼 眼如睡凤不偏斜，笑带和容秀气华。  
天性宽宏清贵显，武官得了更堪夸。
- 凤眼 凤眼波长学问高，超群出众压英豪。  
世间此眼诚难得，得了之人万里翔。  
凤眼最为高贵，可得满分一百分。
- 鱼眼 鱼眼露神不动睛，此人二十足浮生。  
若还疾病成鱼目，三五时辰起哭声。
- 火轮眼 火轮眼大望神昏，蛇蝎心肠不可言。  
克害亲情并害子，弦开四角捆辕门。

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和眉毛，便断定他的吉凶和前程，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

相传南宋将领吕文德长得奇形怪状，父母亲都很嫌弃他。一天，一位和尚看到他，感到极为震惊。便对人说：这人眼里露出金光，光彩射人。声音响亮，震越山林。加之铜肩铁肋，真是一副好身板。这人是多年修行的精灵投到世上，他日必定大富大贵。旁边有人听了，就问和尚：什么是精灵转世？和尚回答说：大凡人相中比较高贵的相都是生有根本，前生都有不凡的历史。一般说来，有五种相极为高贵，这五种人有的是前生有神灵，有的是前生经过艰苦修行，有的则是从其它星宿中降生人间，更有的是神仙起了凡心，想来人世上看看，再就是有的山精野怪在山中修炼多年，有了高深的道行，转变成了人。相书上把这些叫作

从修行中来，从神灵中来，从神仙上来，从星宿中来，从精怪中来。这些人大都长相不凡，很有特征，以后都要干一番大事业，所以有富贵功名。至于一般的平庸相貌，多是凡人迷惑不定，在人世中俗心未尽，轮回一年又一年，这样的人大半都是庸流，也不会有多大前程。举例来说吧，汉代的李广眉阔一寸，目光如同闪电，加上形坚骨壮，所以他是从精怪中转来人世的；大诗人李白眉翠目秀，紫气在脸上盘绕，所以说他在前世是个修道的人。再有董仲舒耳有双轮下垂，眼睛宽大，所以说他是从星宿中来的。至于大文豪苏东坡面长骨头凸，牙齿特别漂亮，齐齐的，白如班玉，这多半是从神仙中来，那和尚说完这番话，便掉头而走。临走之时，拍了拍吕文德的双肩，说道：您好自为之，珍重吧！这样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吕文德到市上卖柴，他的脚有一尺二寸长。不小心，他把一只鞋留在路旁。大将赵葵见鞋后，感到惊骇，便派人访到他的家，正赶上吕文德背着一捆柴，提着一只老虎，一只鹿。赵葵听说吕文德如此神勇，便把他留在军营之中。以后，吕文德屡建战功，终于高居官位，封公封侯，做到了卫国公。

在这一例证中，相士们对吕文德大加称道，对他的命运还很羡慕。其实吕文德在宋亡之后，便投降了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臣！

### 相耳秘诀

古人认为：耳朵跟眼、眉一样在相术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如果人有一双奇特的耳，也会有远大前程。据说三国时期的刘备垂耳过肩，手长过膝，终于鼎足三分，成为一国之主。再有宋代的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是耳朵奇特，颜色特白，史称耳白过面，所以前程也很好。

那么什么样子的耳朵好呢？根据古代相书的介绍：

双耳高耸的人聪明，耳有垂珠、红润光洁的人有财运，双耳特别光洁主大贵。耳孔小的人寿命短、愚蠢。耳薄如纸的人，贫而早死。耳有破缺对父母不利。耳有毫毛，寿命百岁。

有关耳和各种特征及其吉凶，汉代最有名的相术大家许负传下了秘诀，引录如下：

耳高于目，合他受禄。高过眉一寸，主不贱贫困。耳高轮廓，亦主安乐。耳有刀环，五等高官，耳门垂厚，富贵长久。耳门容筋，家贫易去。耳有毫毛，长寿富贵。耳能自睹者，吉。耳如兽耳，自安自止。耳门宽大，聪明财定。耳门薄小，命短食少。耳白于面，名满赤县。

轮廓分明有垂珠，一生仁义最相宜。  
木星得地招文学，白有声名达帝都。  
耳反无轮最不堪，又如箭羽少资粮。  
命门空小人无寿，青黑皮粗走异乡。  
耳生贴肉轮廓成，红光尽属富荣贵。  
露反薄干贫苦相，毛长出耳寿千春。  
耳白过面少高名，前看不见富贵荣。  
前看见耳多贫苦，耳前生靛近聋贫。  
下有垂珠肉色光，更来朝口富荣光。  
上尖狼耳心多杀，下尖无色亦无良。

为了便于研讨，古人还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及各种动物耳的形状，总结出十六种耳形。具体说法是这样的：

土	耳	土耳坚厚大且肥，润红姿色正堪宜。 绵长富贵六亲足，鹤发童颜辅佐时。
金	耳	高眉一寸天轮小，耳白过面异垂珠。 富贵闻名于朝野，只嫌损子末时孤。
木	耳	轮飞廓反六亲薄，尤恐资财不足家。 面部若好碌碌度，不然贫苦定虚花。
水	耳	水耳厚圆高过目，又兼贴脑有垂珠。 硬坚红润如卓立，宜是人间大丈夫。

- 火耳 高眉轮尖廓且反，纵有垂珠不足夸。  
山根卧蚕若相应，末年无子寿弥加。
- 虎耳 耳小轮廓又缺破，对面不见始为奇。  
此耳此人多好险，亦能有贵有威仪。
- 棋子耳 耳圆轮廓喜相扶，白手兴家贵可图。  
祖业平常自创立，中年富贵若陶朱。
- 驴耳 在轮有廓耳虽厚，又嫌软弱仅垂珠。  
此耳之人必贫苦，末年凶败事踌躇。
- 箭羽耳 上节高眉寸有余，下生箭羽没垂珠。  
父手祖财虽万贯，尤能破散走东西。
- 开花耳 耳轮开花兼又薄，纵然骨破也徒然。  
巨万贯财尤破尽，末年贫苦不如前。
- 扇风耳 两耳向前且兜风，破尽家财及祖宗。  
少年享福中年败，末岁贫苦受孤穷。
- 低反耳 耳低廓反又轮开，年幼刑孤且损财。  
应有家财也消耗，他年恐死没人埋。
- 猪耳 无廓有轮耳虽厚，或前或后或垂珠。  
纵然富贵成何济？晚景多凶灾害生。
- 鼠耳 鼠耳高飞根反尖，纵然过目不为亨。  
鼠盗狗偷常不改，末年破败丧牢檐。
- 垂肩耳 耳厚廓丰珠囊肩，过眉润泽色明鲜。  
头圆额润形容异，九五之尊夺尚贤。
- 贴脑耳 两耳贴脑轮廓坚，压眉压眼是高贤。  
六亲昆五皆豪贵，百世流芳乐自然。

相鼻秘诀古人认为：一个好的鼻子能给人打开财宝的大门，鼻子在面相中与财富、地位有关，一个好鼻子能为主人带来好运。那么哪种鼻子为好？哪种为坏呢？相鼻好坏也有秘诀：

鼻如截筒，衣食丰隆。孔仰露出，夭折寒素。鼻如鹰嘴，取人脑髓。鼻有三屈，孤独破屋。鼻有三凹，骨肉相抛。准头而

直，得外衣食。准头丰起富贵无比。准头带红，必走西东。鼻厄露骨，一生汨没。准头垂肉，贪淫不足。准头圆肥，足食丰衣。准头尖薄，孤贫削弱。鼻耸天庭，四海驰名。鼻梁无骨，必夭寿没。鼻露见梁，客死他乡。鼻准尖斜，心事勾加。准头常欲光润，山根不得促折。

古人又编了几首诗，将各种类型的鼻子与吉凶对应关系，做了总结：

鼻如悬胆身须贵，土曜当生得地来。  
若见山根连额起，定知荣贵至三台。  
鼻头尖小人贫贱，孔仰家无隔宿粮。  
又怕曲如鹰嘴样，一生奸计不堪言。  
鼻头尖薄最穷波，鼻上横纹痣厄多。  
露穴主贫短无寿，鼻长有寿百年过。  
鼻偏左去父先亡，右去须知母亦伤。  
穴孔大而财不聚，准头圆厚富而长。  
四岳皆低鼻独高，财散贫寒宿世招。  
露齿结喉鼻孔露，必然饿死在终朝。

为了进一步详细介绍鼻子的形态和吉凶，古人还编制了下面的绘图二十四鼻：

龙	鼻	龙鼻丰隆准上齐，山根直耸若伏犀。 鼻梁方正无偏曲，位居至尊九鼎时。
牛	鼻	牛鼻丰齐根且大，兰台廷尉又分明。 年寿不高且不软，富积金资家道成。
虎	鼻	虎鼻虽融不露孔，兰台廷尉亦须无。 不偏不曲山根大，富贵多褒世罕夫。
猴	鼻	山根年寿平且大，兰台廷尉要分明。 准头丰红不露孔，虽然富贵恐奸情。

狮	鼻	山根年寿略低平，准上丰大称兰庭。 苦令狮形真富贵，不然财帛有虚盈。
狗	鼻	狗鼻年寿起骨丰，准头兰尉孔边空。 此鼻之人主有义，惟嫌窃取济世穷。
鹿	鼻	鹿鼻丰齐准更圆，情宽步急仁义全。 惊疑坐起浑无定，福禄增添得自然。
胡羊	鼻	胡羊鼻大准头本，兰台廷尉亦相同。 山根年寿无脊露，大贵当时富石崇。
伏犀	鼻	伏犀鼻插天庭中，山根直上印堂隆。 肉不多兮骨不露，神清位立至三公。
獐	鼻	鼻小准尖庭灶露，金甲二柜肉绷缠。 徒劳遗荫难居守，四复三番难又艰。
猩	鼻	猩猩之相鼻梁高，眉眼相挨粗发毛。 面阔唇掀身广厚，宽怀德重贵英豪。
猿	鼻	鼻窍小而口颇尖，猖狂轻躁不尊严。 性录嗔怒多忧虑，花果常时手好拈。
鹰	嘴鼻	鼻梁露脊准头尖，又如鹰嘴锁唇边。 兰台廷尉俱短缩，啄人心髓恶奸残。
鲫鱼	鼻	寿年高起如鱼脊，山根细小准头垂。 骨肉无亲眼露白，一生衣食主伶仃。
截筒	鼻	功名富贵截筒佳，准头齐直不偏斜。 山根略软年寿满，中年富贵大成家。
蒜	鼻	山根年寿俱平小，兰台廷尉准头丰。 弟史情欠心无毒，晚景中年家必隆。
悬胆	鼻	鼻如悬胆准头齐，山根不断无偏欹。 兰台廷尉模糊小，富贵荣华应壮期。
盛囊	鼻	鼻如盛囊兰廷小，两边尉灶亦员齐。 始末资财俱大盛，功名必定挂朱衣。
露灶	鼻	孔大鼻高窍又长，须知家下少衣粮。 艰辛受苦多劳碌，未丧他乡实可伤。

剑 锋 鼻	鼻梁露脊如刀背，准头无肉灶门关。 兄弟无缘子克尽，劳劳碌碌主孤卓。
孤 锋 鼻	鼻大无肉灶门开，两颧低小鼻崔嵬。 此鼻纵大无财积，若为僧道免哀哉。
三弯三曲鼻	鼻有三弯为反吟，鼻有三曲为伏吟。 反吟相见是绝灭，伏吟相见泪淋淋。
偏 凹 鼻	年寿低压山根小，鼻面相生差不多。 准头兰尉须相见，不夭不贫疾见磨。
露 脊 鼻	鼻瘦露脊山根小，形容粗俗骨神昏。 土无万物皆零落，纵然平稳也孤贫。

冰  
鉴

相口秘诀俗话说：一张大嘴吃四方，饿纹入口定饿死。

口在相书中也很有讲究，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小说中，常形容一些英雄人物长得鼻直口方，这便是受到相术的影响。相书中相一个人的口多半是根据口的大小，生长的样子、颜色等等来下判断。那么大体上什么样的口在相书上入相呢？关于这些相书上有详细的说法，总的来说口要长得方正阔大，最好是有棱有角，厚厚实实，这样便是福的样子。

清代的相学名著《相理衡真》对口相讲得很细，并编有一套顺口溜，方便记忆。

“口如泼砂，食禄荣华。口如抹丹，不受饥寒。口如红朱，富贵相宜。口如中唇，必是贤人。非特口德，又且性纯。口如角弓，位至三公。口紫而方，广置田庄。口角不张，缺乏储粮。口不见唇，主有兵权。口大容拳，位至公侯。口垂两角，衣食消缩。口角高低，奸诈便宜。口尖如筓，与乞为邻。口如缩囊，饥饿无粮，纵然有子，必主别房。口如缩螺，常乐独歌。口边紫色，贪财妨害。口如撮聚，破产飘蓬。口不见齿，老亦成立，口唇乱纹，一世孤单。口如吹火，到老独坐。口上生纹，有约无成，轻薄口唇，惯说他人。口阔又丰，食禄万钟。口角向上弯，

终身不怕难。”

这些都是一些抽象的概括。要真正识别各种口相，还要对各种样子的口，在大脑中有形象的印象。古代有一些相术大师，担心初学之人不好识别，便特意将各种口的样子画了出来，并配上诊断的词句。这形形色色的口，约有十六大类。现介绍如下：

冰  
鉴

- 龙 口 两唇上下一般般，龙以之名要古颜。  
大器何嫌成太晚，终当衣锦到朝班。
- 虎 口 虎口如弯大且宽，微微地角似温桓。  
前程富贵何须问，口大容拳作是观。
- 牛 口 牛口两唇厚且丰，平生衣食总充隆。  
舌长齿白来相应，福禄绵绵永不穷。
- 猴 口 猴口两唇向上方，人中破竹更为良。  
平生衣禄荣华好，杖履优游福命长。
- 四字口 口如四字两头齐，不仰不垂也不低。  
显耀功名观上国，为官惠养乐群黎。
- 方 口 口角两齐不露牙，唇如一字抹朱砂。  
生成富贵千钟禄，到老荣昌是大家。
- 羊 口 羊口无须长且尖，两唇又薄得人嫌。  
口尖食物如狗样，贱且贫而凶又艰。
- 猪 口 猪口上唇长粗阔，下唇尖小角涎流。  
诱人讪谤心奸险，落在途中半路休。
- 鲇鱼口 鲇鱼口阔角低尖，泉薄双唇又欠圆。  
如此之人主贫贱，须臾一命丧黄泉。
- 鲫鱼口 鲫鱼口小主贫穷，一生衣食不丰隆。  
更兼气浊神枯涩，破财飘蓬运不通。
- 覆船口 口角浑如覆破船，两唇牛肉色烟连。  
人逢此口多为丐，一生贫苦不须言。
- 樱桃口 樱桃口大唇胭脂，齿似榴牙密且宜。



笑如含莲情和畅，聪明拔萃紫袍衣。  
 吹火口 口中吹火开不收，嘴尖衣食苦强求。  
 生成此口多贫夭，荫下须教破且休。  
 弯弓口 口似弯弓乍上弦，两唇丰厚若丹鲜。  
 神清气爽终为用，富贵终年福自然。  
 仰月口 口如仰月上朝弯，齿白唇红似抹丹。  
 满腹文章声价美，竟能富贵到朝班。  
 皱纹口 唇上皱纹似哭颜，纵然有寿主孤单。  
 早年安乐末年败，若有一字属幽关。

冰  
鉴

相传唐朝的王显文极有才华，唐太宗李世民没做皇帝之前，便与他是好朋友。有一天，李世民、王显文和相术大师李淳风一起闲谈。李淳风突然来了雅兴，便给王显文看了相。相完之后，长叹一声说：论起您的才学，做官那是绰绰有余的，但论起您的相貌，那便与当官无缘。可惜！可惜！王显文听后，很不服气，便质问道：为什么说我与当官无缘？李淳风解释说：您的脑后没有枕骨，耳朵的颜色暗暗的，两条眉毛散乱无序，眼睛呆滞无光，鼻子山根又断了，看不到鼻梁，声间尖得刺人耳膜，舌头又短。这些都是做不了官的兆头。您难道没有读过《金银歌》“读尽诗书生得寒，文章千载不为官”。这就是说您这种情况啊！

王显文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次，李世民曾半开玩笑许诺晚年给他一个官位，破破晦气。等到李世民登基之后，王显文便上奏要求唐太宗给个一官半职。并说：陛下若能赐臣一官半职，臣就是死了也是高兴的。宰相房玄龄得知此事之后，便劝太宗说：您和他一直是老朋友，何不给他一官半职，也了却他一桩心事。唐太宗一想觉得很对，便命令将一条标志官位的紫袍金带赐给王显文。没想到王显文带上金带的当天晚上，便一命呜呼了。这真是命中无官莫强求。

## 五、须 眉

——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

**【原文】** “须眉男子”，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此言眉主早成，须主晚运也。然而紫面无须自贵，暴腮缺须亦荣。郭令公半部不全，霍骠骠一副寡脸。此等间逢，毕竟有须眉者，十之九也。

——引自《冰鉴》

**【译文】** 俗话说“须眉男子”，不曾有没有须眉而可称为男子的人。“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这是指一个人少年时的命运要看眉毛的相，而晚年运气则以看胡须为主。然而紫色面孔的人，即使没有胡须，地位也会高贵；两腮突露者，即使胡须稀少，也能够荣耀。郭子仪胡须稀疏，霍去病一副寡脸相，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但这种情况，不过只是偶然碰到，毕竟有胡须有眉毛的人，占十分之九。

**【原文】** 眉尚彩，彩者，稍处反光也。贵人有三层彩，有一二层者。所谓“文明气象”，宜疏爽不宜凝滞。一望有乘风翔舞之势，上也；如泼墨者，最下。倒竖者，上也；下垂者，最下。长有起伏，短有神气；浓忌浮光，淡忌枯索。如剑者掌兵权，如帚者赴法场。个中亦有征范，不可不辨。但如压眼不利，散乱多

忧，细而带媚，粗而无文，是最下乘。

——引自《冰鉴》

**【译文】** 眉以有光彩为好，而所说的光彩，就是眉毛梢部闪现出的亮光。贵人的眉毛有三层光彩，有的也只是一二层。所谓的“文明之象”指的就是眉毛要疏密爽朗，不要厚重呆滞。一眼望去，有迎风翱翔飞舞之势，这就是上佳的眉相；若像一团泼洒的墨汁，则是最下等的眉相。双眉倒竖，是好的眉相；双眉下垂，是最下等的相。眉毛若比较长，就得要有起伏，若比较短，就应该有神气；眉毛如果浓，就忌讳有浮掠的光，眉毛如果淡，就忌讳形状像一条干枯的藤索。双眉若像锋利的的宝剑，必掌兵权；而双眉若像破旧的扫帚，则会有杀身之祸。另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迹象和征兆，不可不细加辨别。但是，如果眉毛过长并压迫着双眼，使目光显得不锋利，眉毛散乱无序，使目光显得忧郁，眉形过于纤细并带有媚态，眉形过于粗重，使其无秀气，这些都是属于最下等的。

**【原文】** 须有多寡，取其与眉相称。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少者，宜光、宜健、宜圆、宜有情照顾。卷如螺旋纹，聪明豁达；长如解索，风流荣显；劲如张戟，位高权重；亮若银条，早登廊庙。皆宦途大器。紫须剑眉，声音洪壮；蓬然虬乱，尝见耳后，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他如“辅须先长终不利”、“人中不见一世穷”、“鼻毛接须多滞晦”、“短髭遮口饿终身”，此其显而可见者耳。

——引自《冰鉴》

**【译文】** 胡须，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好、坏都要根据它与眉毛是否相称。胡须多的应该清秀、疏爽、弯曲、参差不齐；胡须少的，就要光亮、刚健、圆润，并与其他部位相互照应。胡须若像螺旋一样的弯曲，这样的人一定聪明豁达；胡须细长的生性风

流倜傥，将来一定能位高名显；胡须刚劲有力，如一把张开的利戟，这种人将来一定位高权重；胡须像闪闪发光的银条，这种人年轻的就为朝中大臣。以上这些都是仕途官场中有成就的人物。如果人的胡须是紫色，眉毛如利剑，声音洪亮粗壮；胡须蓬松劲挺，而且时常还长到耳朵后边去，再配上一副清奇的神骨，即使封不了千里之侯，也能当十年的宰相。其他的胡须，如辅须先长出来，终究不好；人中没有胡须，一辈子受苦受穷；鼻毛连接胡须，命运不顺利，前景黯淡；短髭长长了而遮住嘴，一辈子忍饥挨饿，等等。这些胡须的凶象，是很容易观察到的。

**【释评】** 《冰鉴》中关于须眉的相法极为精要，可谓细致入微。在此，我们参以古代相书上关天相须、相眉的一些内容，读者可以在相互参照中得知相须、相眉术的实质。

#### 相发

头发短者，宜细，宜少，带青光，主贵。

头发多者，宜黑，长，颜色滋润为贵。

胖子头发不宜过少，瘦子头发不宜过多。

头发粗硬者，性格刚强，但命中孤独。

头发多，气味浊者，主贫贱。

耳边无鬓者，心地恶毒多心计。

发际高的人，性情温和。

发侵眉梢者，多有灾祸。

头发枯干，颜面焦黄，主一生贫病不止。

头发一直长到耳朵边，提防饿死。

头发颜色发红，多灾害。

#### 相须

须清五道，忠孝高明。

胡须卷如螺纹，聪明豁达。

胡须发紫，主贵相。

须短锁喉，主大凶。

髭不过唇，朋友无情。

胡须连嘴，又饿又贫。

胡须柔软，出家为道。

鼻毛与胡须相连，有晦气。

相眉秘诀古人认为：眉毛主文才，主寿命。要知道一个人的寿命和才华，必须先从眉毛开始。

眉毛在相术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上面有兄弟宫、父母宫。眉毛当然有许多意义，但在相术中从眉毛的颜色、形状、浓密、位置，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有才艺、性情如何，是勇敢，还是胆怯。此外，眉毛也反映一个人钱财和寿命方面的信息。

大凡眉毛秀长、疏阔的人，一般比较聪明，如果眉毛长长的超过眼睛，那此人更是大富大贵。从眉毛看性格，也有几个秘诀。眉毛高仰，性情刚烈，眉毛下垂，生性懦弱，眉头相交，命运多坎坷。眉毛中有黑痣，更是聪明过人。眉毛长得高，如同月亮一样，高挂额头，此人贵不可言。有关眉毛的说法很多，清代有一本叫《相理衡真》的书，说得最全面，加之下语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我们就录在下面：

翟眉入鬓，位至公卿。眉如弯弓，衣食不穷。

眉高耸起，威权禄厚。眉毛长垂，高寿无疑。

眉毛润泽，求官易得。眉如初月，聪明超越。

眉长过目，忠直有禄。眉毛细起，不贤则贵。

眉角入鬓，为人聪俊。眉如弯弓，性善不雄。

眉如高直，身当请职。眉清高扬，四海名扬。

眉清有彩，孤腾清高。眉交不分，早岁归坟。

眉如扫帚，恩情不久。眉短于目，心性孤独。

眉如新月，好善贞洁。红黄之气，荣贵喜庆。

眉不盖眼，财离人散。眉骨棱高，长受波涛。  
 眉散浓低，一世孤贫。眉毛相连，寿命难全。  
 眉毛生毫，寿命坚牢。眉毛纹破，坎坷多难。  
 眉多过目，兄弟和睦。眉毛中断，兄弟分散。  
 短促不足，分散孤独。眉毛逆生，兄弟不和。  
 眉毛婆婆，女少男多。眉秀神和，必享清福。  
 眉毛纤细，重重伎艺。眉中黑子，必有伎俩。  
 眉如新月样，名誉播四方。眉长于目，兄弟五六。  
 眉如扫帚，兄弟八九。与目同等，兄弟一两。  
 短不及目，兄弟不足，纵有一双，也非同腹。

古人还根据眉毛生长的形状，将眉毛分成二十五种类，并用图画出来。读者可详细对照，依照图诗，加深了解。

鬼眉 眉粗压眼心不差，假施仁义暗毒奸。  
 百般生活无沾染，常思窃盗过平生。  
 疏散眉 平生财帛多兴废，不亏我用亦无余。  
 外和内淡如无有，如未盈虚更不舒。  
 黄薄眉 眉短疏散目且长，早年财帛有虚张。  
 部位虽好发不久，神昏气浊丧他乡。  
 扫帚眉 前清后疏眉散朗，兄弟无情心妒欺。  
 定有一二无后裔，老年财帛不如之。  
 尖刀眉 眉粗恶煞心奸险，见人一面假和情。  
 执拘梟雄性凶暴，典刑不免丧其身。  
 八字眉 头疏尾散压奸门，到老数妻结不成。  
 财帛一生足我用，子息终须依螟蛉。  
 罗汉眉 此眉相中大不欢，妻迟子晚早艰难。  
 晚年娶妾方一子，正妻不产主孤单。  
 龙眉 眉秀弯弯毫且稀，雁行六七拜凡揖。  
 父母清寿皆齐贵，拔萃超群天下奇。

柳叶眉 眉粗带浊浊中清，骨肉情疏生子迟。  
友高忠信贵人盼，定须发达显扬名。

剑眉 眉若山林秀且长，威权智识辅君王。  
纵贫不是成清贵，子孙行行后且康。

狮子眉 眉毫粗浊喜高眼，此相须当发达迟。  
三停得配狮形象，富贵荣华老更辉。

前清后疏眉 眉清眉散散冲清，早岁功名财帛平。  
中岁末年名利遂，收成显耀耀门庭。

轻清眉 眉秀弯长尾带疏，飞翔腾达拜皇都。  
荣华兄弟情皆顺，交结相知亦似初。

短促秀眉 秀短之眉寿且高，联芳双桂俊英豪。  
平生不违鸡黍约，忠孝仁廉子亦高。

旋螺眉 旋螺之眉世间稀，威权得此正相宜。  
平常之人皆不利，英雄武识应天机。

一字眉 毫清首尾皆如盖，富贵堪夸寿且高。  
少年发达登科早，夫妇齐眉到白头。

卧蚕眉 眉弯带秀心中巧，宛转机关甚可人。  
早岁鳌头宜可占，雁行犹恐弗相亲。

新月眉 眉清目秀最为良，又喜眉尾拂天仓。  
棠棣恬恬皆富贵，他年及第拜朝堂。

虎眉 此眉虽粗且有威，平生胆志有施为。

不富终能成大贵，遐龄鹤寿雁行亏。

## 六、声 音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

**【原文】**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始于丹田，发于喉，转于舌，辨于齿，出于唇，实与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一合调，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

——引自《冰鉴》

**【译文】** 人的声音，犹如天地之间之气，清者轻而上扬，浊者重而下坠。声音起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在舌头那里发生转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这其实都与五音密切配合。看相识人的时候，听到人的声音，要去辨识其特别之处，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符合，但是只要听到声音就能想象这个人，不一定非要见到这个人再确定他是否英雄。

**【原文】** 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铎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扬琴，上上；“大言不张唇，细言不露齿”，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鸣。急而不达，深夜鼠嚼；



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啾啾混谈：市井之夫，何足比较？

——引自《冰鉴》

**【译文】** 声和音不同。声产生于发音器官的启动之时，能够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听到；音产生于发音器官的闭合之时，可以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感觉到。辨识声的方法，必须要着重从人的喜怒哀乐中去细加鉴别。欣喜之声，就象竹子折断，愤怒之声，就象平地一声雷，悲哀之声，就象击破薄冰，欢乐之声，就象雪花在风中飞舞，它们都以“轻清”为上佳。声雄壮的人，发出钟一样的声主贵，发出锣声则主贱；声尖细的人，像雉鸣一样主贵，像蛙叫一样主贱。远听其声雄壮，近听悠扬嘹亮，发声时像乘风一样快，声停时像拍琴一样，是上上之声；“声很高却唇不大张，声很小而不露齿”，属上乘。声出而没，像荒郊的牛叫一样；或者声声叠加，分辨不清；或发声含混不清，这些都是市井鄙俗之声，不值得一提。

**【原文】** 音者，声之余也，与声音去不远，此则从细曲中见耳。贫贱者有声无音，尖巧者有音无声，所谓“禽无声，兽无音”是也。凡人说话，是声散在前后左右者是也。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不唯雅人，兼称国士；口阔无溢出，舌尖无宛音，不唯丰厚，兼获名高。

——引自《冰鉴》

**【译文】** 音，是声的余韵，和声相去并不远，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从细微的地方听出来的。贫贱的人说话只有声而无音，尖巧的人说话则只有音而无声，通常所谓的“鸟鸣无声，兽叫无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般人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声响散布在而已。如果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有情，到话说完了，还有余音，则不仅是雅士，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名流；如果说话的时候，

即使口阔嘴大，却声未发而气先出，即使口齿伶俐，舌尖却又不轻佻，这不仅表明其人自身内养深厚，而且还会获得盛名。

**【释评】** 古有《论声》篇也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研究：夫人之有声，如钟鼓之响，器大则声宏，器小则声短。神清则气和，气和则声润，深重而圆畅也。神浊则气促，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故贵人之声，多出于丹田之中，与心气相通，混然而外达。丹田者，声之根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是知声发于根，而见如表也。若夫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勇而有节。大如洪钟腾韵龟鼓振音；小如玉水飞鸣，琴弦奏曲。见其色则猝然而后动。与其言久而后应，皆贵人之相也。

小人之言，皆发于舌端之上，促急而不达。何则？急而躁，缓而涩，深而滞，浅而燥。火大则散，散则破，或轻重不均，嘹亮无节，或睚眦而暴，繁乱而浮；或如破钟之响，败鼓之鸣；又如寒鸦哺雏，鹅鸭哽咽；或如病猿求侣，狐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狂如青龟夜噪；如犬之吠，如羊之鸣，皆浅薄之相也。男有女声音贫贱，女有男声亦妨害。然身大而声小者凶，或干瀑而不齐者谓之罗网。声大小不均，谓之雌雄。声或先迟而后急，或先急而后迟，或声未止而气先绝，或心未举而色先变，皆贱之相也。无神定于内，气和于外，然后可以接物，非难言有先后之叙，而辞色亦不变也。苟神不安而气不合，则其声先后之叙，辞色挠矣，此不美之相也。夫人禀五行之殂，则气色亦其五行象也。故土声深厚，而木声高亢，火声燥烈，水声缓急，而金声和润。又曰声轻者断事无能，声破者作事无成，声浊者谋运不发，声低者鲁钝无文。清冷如江中流水者极贵，发音浏亮，自觉如瓮之响声，主五福备。

诗曰：

木声高唱火声焦，

和润金声最富饶。  
 言语却如深瓮里，  
 水声圆急韵飘飘。  
 贵人声音出丹田，  
 气质喉宽响亦坚。  
 贫贱不离唇舌上，  
 一生奔走不堪言。

冰  
 鉴

声大无形托气而发，贱者浮浊，贵者清越。太柔则怯，太刚则折。隔山相闻，圆长不缺，斯乃贵人远见风节。身小声雄，位至三公。身大声小，寿命折夭。声如破锣，田产消磨。声如火燥，奔波无靠。男儿声雌，破却家资，女人声雄，夫位不宁。

《太清神鉴》认为：

人有声犹钟鼓之响，若大则声宏，若小则声短。神清气和，则向温润而圆畅也。神浊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也。

故贵人之声，出于丹田之内，与心气和通，汪洋而外达，何则？丹田者，声之根也。心气者，声之端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

若夫贵人之声，则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有威。若音大如洪钟发响，音小似寒泉飞韵，接其语则粹然而后动，与之言则悠然而后应。是以声之善者，远而不断，浅而能清，深而能藏，大而不浊，小而能新，余响激烈，笙簧宛转流行，能圆能方，如斯之相，并主福禄长年。

若夫小人之声，发于舌端，喘急促而不远，不离唇上，紊杂而断续，急而又嘶，缓而又涩，深而带滞，浅而带躁，或大而散，或如破鼓之声。或如寒鸡哺雏，或似孤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大似寒蝉晚噪。雄者如犬暴吠，雄者似单雁孤鸣。如斯之声，皆为浅薄也。或男作女声细者，一世贫穷；女作男声暴者，一世妨害。

《相术集成》中汇集了古人论声和各种观点，它们是：

### 论五音

五行散而为万物。人生万物之上，声亦辨其五音。故木音嘹亮高畅，激越而和；火音焦烈躁怒，如火烈之声；金音和而不戾，润而不枯，如调簧奏曲，玉磬流音；水音圆而清，急而畅，感条达之间也。与形相养相生者，吉；与形相克相犯者，凶。

### 论声

夫人之有声，如钟鼓之响，器大则声宏，器小则声短。神清则气和，气和则声润深而圆畅也。神浊则气促，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也。故贵人之声多出于丹田之中，与声气相通，混然而外达。丹田者，声之根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是知声发于根而见于表也。若夫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勇而有节，大如洪钟腾韵，鼙鼓振音，小如玉水流鸣，琴徽奏曲，见其色则睅然而后动，与其言久而后应，皆贵人这相也。小人之言皆发舌端之上，促急而不达。何则？急而嘶，缓而涩，深而滞，浅而燥大，大则散，散则破，或轻重不均，嘹亮无节，或眊眊而暴，繁乱而浮；或如破锣之响，败鼓之鸣；又如寒鸦哺雏，鹅雁哽咽；或如病猿求侣，孤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狂如青鼯夜噪；有如犬之吠，如羊之鸣，皆贱薄之相也。“男有女声单贫贱，女有男声亦妨害”。然身大而声小者凶。或干湿而不齐谓之罗网声，大小不均谓之雌雄声，或先迟而后急，或先急而后迟，或声未止而气先绝，或心未举而色先变，皆贱之相也。夫神定于内，气和于外，然后可以接物非难，言有先后之叙而色亦不变也。苟神不安而意不和，则其言失先后这叙，辞色挠矣。此小人之相也。夫人禀五行之形，则气声亦配五行之象也。故土声深厚，木声高唱，火声焦烈，水声缓急，金声和润。又曰：声轻者断事无能，声破者作事无成，声浊者谋运不发，声低者鲁钝无文，清吟如涧中流水者极贵，发声溜亮自觉如瓮中之响者主五福全备之人也。

### 许负听声篇

声小亮高，贤贵之极，语声细嫩，必主贫寒，兼须危困。女人雄声，终身不荣，良人早殒，虚有夫名。男子雌声，妨妇多男。女声急切，妨夫一绝。

诗曰：木声高唱火声焦，和润金声最富饶，土语却如深瓮里，水声圆急又飘飘。贵人音韵出丹田，气实喉宽响又坚。贫贱不离唇舌上，一生奔走不堪言。

声大无形，托气而发。贱者浮浊，贵者清趣。太柔则靡，太刚则折。隔山相闻，圆长不缺。斯乃贵人远见风格。

### 声论

相中唯声最难辨。大抵只得完全清润响快，不宜焦烈沉濡，刑破短促。人大而声小者，非远器也；人小而声大者，乃良器也。又须于五行中辩论，听五声合与不合，宜以意断制，不可以言论也。略举五声正诀于后。

金声韵长清音响，远闻完润则贵，破则贱。木声韵条达，初全终散，沉重则贵，轻则贱。火声韵清烈，条畅不濡，圆润而慢则贵，焦破而急则贱。水声韵清响急，长细则贵，重浊则贱。土声韵厚重源长响亮，远闻则贵，近细则贱。论五声，又不可与形类。惟声无形，但耳听而意会，则详酌其理，然后校其吉凶，万不失一。

### 声

金声和润木音高，水音圆急火声焦，土声如居深瓮里，韵出丹田富贵饶。夜半听声，白日看形。语笑面赤，不藏事迹；语笑面黑，心性秘密。言笑淡泊，常病不乐，笑而不媚，寿短妨滞。语笑如哭，至老孤独。或缓或急。语失信，无凭据，忽见高声，语无来历，便有浮灾。轻变乡音，薄劣人。男雌声妨妇，女雄声妨夫。多言多语，似癫狂临，老少儿郎，语未出，舌先见，好说他事，及有刑伤。喉音高而闻一二里者有寿。声浊而飞散细嘎擦

乱者贱。语实人无病，语言详审，不疾不徐，举止温雅，喜怒不变谓之神有余，多招禄位。语言不辨，举止仓皇，不笑似笑，不嗔似嗔，多遭凌辱。见人羞出，乃神不足，多招牢狱。

我们不能否认古人关于声音与人的性格、处境等关系的精微论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盲目信从古人所说的声音决定人的命运的观点。

## 七、情 态

——情态神之余，常补神不足

**【原文】**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引自《冰鉴》

**【译文】** 容貌是骨骼状态的延伸，经常能够弥补骨骼的不足。情态均是精神的延伸，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可以看出人的精神，乍见之下，则可能观人的情态出自显赫家庭的人，其举止即使羞涩，也是好的；行为如同小孩，跳跃叫喊，越是这样越是下等。在大的方面也要区别清和浊，在小的方面要兼顾到主次取舍。

**【原文】**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引自《冰鉴》

**【译文】** 情态包括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像小鸟依人似的，情态细致委婉，这是弱态；衣冠不整，旁若无人，这是狂态；行止自如，问答随意，这是疏懒态；掩饰自己的心机，不苟言笑，善于察言观色，趋吉避凶，这是周旋态。这都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不是有意表现的。柔弱而没有媚态，狂妄而不哗众取宠，疏懒而又真诚，擅长周旋而又不强做，这样的人都能成器，反之，则必然归于失败。这样，大体得到十分之二三了。

**【原文】**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言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中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退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引自《冰鉴》

**【译文】** 前面说的是常态，还有偶然表现的情态。刚刚与人交谈时，忽然出神想别的事；大家都在称赞时，他却独自在那儿冷笑。这样的人深沉险恶，难以接近，不能与他谈交情。所说的话不一定对，他却满口称是；还没有与这个人交往，却对这个人故意诋毁，这样的人卑鄙无耻，不值得与他论事。对事情不知对与不对，碰上事情时迟疑不决；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他也能为之落泪，这样的人是妇人之仁，不值得与他谈心。这三个方面不一定能确定人的终身。一个人如果改掉了这三种弊病，可以与天下之士相交往。



## 八、气 色

###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

**【原文】**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引自《冰鉴》

**【译文】** 面部象征着人的命，气色象征着人的运。大命固然应该整齐，小运也应该亨泰。所以光焰没有发出之时，珠玉与瓦砾是一样的；若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绫罗和锦绣，也和粗布糙葛没有什么区别。大的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的也能够决定一个人三个月的吉凶。

**【原文】** 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青、昼满、晚停、暮静是也。

引自《冰鉴》

**【译文】** 人以气为主，这在内体现为精神，对外表现为气色，有根据人的一生的不同阶段表现的气色，即小时候平淡、长大了

明朗、壮年时鲜艳、晚年以后素白。有在一年中随不同时期表现的气色，即春天时青色、夏天时红色、秋天时黄色、冬天时白色。有在一月之中随不同时间表现的气色，即初一之后发展，十五之后隐隐约约。有在一天中随不同时辰表现的气色，即早晨青色、白天饱满、晚上安稳、夜间平静。

**【原文】** 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掇大魁；黄翅入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净，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

——引自《冰鉴》

**【译文】** 追求科名的士人的面部气色以黄色为主，这是正色。若有一道黄色的彩云覆盖在他头顶，那么这位士子一定会夺魁；若两颧部位各有一片黄色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直插双鬓，那么这位士子登科已经为其不远；若印堂呈黄色，那么这位士子很快就会获得富贵的机会；若明堂部位白净，那么这位士子第二年必能科考入第。其他面部气色，如眼角似绚丽的云霞，那么就会小考顺利；印堂有一片紫色发动，这人经常会获得一些钱财之利；若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此人定会喜获贵子；若两颧部位红润光泽，那么此人的亲人必然能够发迹。由此推而广之，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原文】** 色忌青，忌白。青常见于眼底，白常见于眉端，然亦不同：心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有青而带紫，金形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颧尾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再三矣。

## ——引自《冰鉴》

冰  
鉴

**【译文】** 面部气色忌青色、白色。青色常常出现在眼睛的下方，白色则经常出现在两眉的眉梢。然而它们又有差别：若是由于心事忧烦苦恼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状如凝墨；若是由于遇到飞来的横祸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状如浮烟；若是由于嗜酒好色导致疲惫倦怠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势如卧羊；若是由于遭遇了灾难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像涂了粉一样。还有青中带紫之色，若是金形人遇到这种气色，一定能够飞黄腾达，若是白润光泽之色，土形兼金形人面呈这种气色，也会获得富贵，这些又不在以上所论列。最不好的，则是“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颧尾守地阁。”如果碰上其中之一，就会前程倒退败落，并且会接连遭遇祸患。

**【原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著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 ——引自《冰鉴》

**【译文】** 《扬雄传》中说：“君子遇到圣明之时，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不清明时，就如龙蛇蛰伏。”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具有高洁的操守，就是伸；言语谦逊，就是屈。此诗讲惧怕行为高洁，一定被伤害，所以必须言语谦逊以抑屈自己，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因根源于心而脸上有光彩，古来有道的人，他的淡雅谦和无不在脸上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些许变化，是不是欲望没有清淡？机心没有消除？应该在心中

猛省，而在脸面上看其效果。

**【原文】** 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引自《冰鉴》

**【译文】** 受书本影响深的人，他的脸色自然会纯粹润泽；保养得好的人，他的精神自然充足。这是无法作伪的，必须要火候到了，才有这种效脸。

**【释评】** 一个人的外形、身份地位可以通过一定的条件而改变，然而，对于高明的相士来说，这种改变都是表面的，本质则是无法改变。我们常常听说某人不怒自威，天生一股慑人的气势，就属于这种性质，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则十分有趣的故事。说的是曹操在准备接见西域一使者时，担心自己相貌不美，让使者见了有失国威，故让一臣子扮作自己，他本人却站在假曹操旁边。使者谒见完毕退出来后，知根底的大臣问他对曹操的印象如何？那个使者说，曹操很好，但他旁边那个人更有英雄之气。

观气术有时又称观人术。

观气术也是古代相书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观气术的记述可谓不胜枚举。有一本名叫《辍耕录》的古书说了这么一个事：元朝初年，有一个名叫李国用的人，从北方来到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当时都传说他是个神人，能望气相人。据说他望气的水平还很高，大至一个城市、一片森林，小至一个人都能见以上面发出各种颜色的气，这种气有的黄灿灿的，有的红红的，有的七彩交加，非常的好看。据说，这种气一般的凡人是看不到，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观气士，才能看到，并且从其中分辨出吉凶祸福来。

李国用来到杭州之后，正值北方的元朝和南方的南宋王朝在交战，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北方的蒙古可汗忽必烈正雄心勃勃，

打算荡平杭州，统一中国。迫于这种局势，南宋的王子王孙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恐得不行。李国用一到杭州，便望见此城笼罩着一片黑气，心下知道这个城市不久有血光之灾，早晚要城破换主。当时那些巨商大贾、达官贵人都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祸是福，便不约而同地请李国用为他们望望气。有一天，南宋谢皇后的孙子谢退乐预备了早餐，请李国用一同进食。李国用来到之后，便一屁股坐在中间最显赫的位置，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显贵们，只好在下位就座。席间，达官贵人们纷纷请求李国用预言吉凶，但李国用却看着他们，不发一言。此时，刚好有一位下级官吏从外面走来，大家都喊他赵孟頫。此人脸上生满着风疮，一副倒霉的样子。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李国用一见赵孟頫，便从座上站起来，起身迎了上去。他告诉座中客人说：我从北方过长江之后，相人千万，只有这人的福份最大。等他面上的风疮好了之后，便会有帝王召见。请你们记住，他将来必定官至一品，名闻四海。后来赵孟頫果真成了元朝忽必烈皇帝手下极其有名的大臣，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清要显赫。而且他的书法也是在大有名的，就是今天也有许多学习书法的人在临摹他的作品。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神乎其神的观气术究竟有何奥妙，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祖先对天地万物和人有一种独特的看法。他们认为大至天地，小至万物和人，甚至一草一木，一石一沙，都是由阴阳二气结成的。那么阴阳二气又是什么样子呢？这种气一般来说凡人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它好像两种无形的魔力左右着万事万物的生长和变化。我们的祖先为了使后代对这种神秘的力量有种形象的认识，便画了一副图来表示，这就是有名的太极图。太极图中有一白一黑两条类似鱼的图形，它们相互拥抱着，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相互依赖着，像一对热恋的情侣一样。这情形便是说明阴与阳两种神秘的气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也正是由于它们的作用，世界万物才能产生出来。

同样，人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也有着阴阳二气。而且，观气

的术士们认为人的命运际会都取决于所禀之气，是先天就已确定好的。如相书《宰公要诀》上讲：“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王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这就是说，人的一生自有天命所在，非后天之力所可改变，人因禀气之不同，其命运也有天壤之别。

据《明外史·袁珙传》的记载，明代有个名叫袁珙的人，是个神奇的人。相传他出生时就不同凡响，好学深思，又能做诗，而且天生有异骨，是个神人胚子。

袁珙年青的时候，喜欢游览名山大川。有一天，他游到洛珈山，遇到一个神僧，自称名为别古崖，名字怪怪的。别古崖有一种观气相人之术，他一看到袁珙，便知是可造之材，便将自己的观气术传给他。

此处观气术最重要的在于一眼睛。只有将双眼训练得象火眼金睛，对颜色有特别的敏锐性，才能将各种人、物中的禀气颜色分辨出来。那和尚先让袁珙仰头视日，久久地专注于日头，阳光照耀，直射双眼。不久，袁珙便觉得天旋地转，什么也看不清，但和尚仍然让他坚持着。这样过一些时候，和尚又将袁珙关在一个暗室之中，里面放一个小红黑豆，让袁珙指出小豆的确切位置，并把它取出来。起初，袁珙什么也看不见，一片黑乎乎的，后来经过慢慢练习，居然在黑暗中能起到那小红黑豆在发着幽幽的光呢！这以后，和尚便又想出了一个更奇的花样，他先在窗外悬挂一束五彩线，然后让袁珙借着夜色分辨出它们的颜色。由于经过以前的一段时期训练，这次袁珙并不感到困难，轻而易举地便分辨出来了，绝无错误之处。这以后，和尚才正式教给袁珙相人之法，他先在夜里点燃两个火炬，让袁珙分辨人体各部位发出的气色，再参考他们的生出年月，预断吉凶祸福的情况。十分奇怪的是袁珙以前根本没有注意人在夜间，经过火炬的照射，还

能发出各种颜色。这以后，袁珙便掌握了这种神秘的观气术。

元朝至正年间，袁珙出游浙西部。他与当时的宪史陈泰、项昕、沈博、郑文祖等人都是好朋友。据说，有一天袁珙望见陈泰神庭金匮部位有黑气缭绕，便断言陈泰在中午时分，有罢官免职之祸。又望了望项昕，见他面部地角处有鱼鳞纹气状，不出三日，家中便会有火灾。又说沈博面部中央有赤白相间的气贯穿，象梅花形状，点点闪光，这说明三个月之内，其父要辞别人世，要他预备后事。看了几人之后，郑文祖也请袁珙观观气。袁珙望了望，立即便向郑文祖表示祝贺，说：你的印堂和山根部位有红气隐隐发光，说明你在夏秋之际，当有官到身，而且必定是在南方当官。

当天，陈泰便在中午午漏时分，丢了乌纱帽。项昕居住的房子第二天便发生了火灾。而沈博也在三个月后，接到父丧消息。郑文祖则在夏秋之际当了福建帅府史，一切都应验了。

但此事仅见于外史，而《明史》正传无载，所以我们权且把它当作一则有趣的故事来读，不必过于认真。

有些观气术士把气分成六种，这种分法多半是根据它们的形状确定的。这六种便是青龙之气、朱雀之气、勾陈之气、腾蛇之气、白虎之气、玄武之气。六种气的颜色各各不同，状态也都千奇万变。据说青龙之气如同祥云托日，是大吉大利的象征；朱雀之气为红色，样子如同朝霞印水样，这不是一种好兆头，说明主人有惊忧；勾陈之气则如同黑风吹云一般，一片乌云密布的模样，一看便知主人有大祸临头，需早做防备；腾蛇之气则为灰枯颜色，形状如同枯萎的草木，也不是什么好兆头；白虎之气和上面几种的颜色都不相同，这种气白得如同凝结的羊油、猪油一般。看见这种气，预示着主人将有凶丧之事；最后为玄武之气，形状更是独特，似烟非烟，似雾非雾，也不是吉祥的征候。古代观气术认为，人身虽然随着身体情况和心情的变化，会发出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大体不会超过以上的六种。根据六种气的吉凶相应情况，便可预断人的吉凶祸福。

至于如何仔细辨认这六种气色，相学名著《太清神鉴》作了介绍：

六神气色两眼黑白分明，神光红黄，精彩射人者，谓之青龙之色，主迁转官职，招进财帛，喜庆之事。

面色赤如撒丹，扰如烟昏者，病燥者，谓之失雀之色，主有官灾，口舌惊忧之事。

面上拂拂如灰土色，精神昏浊者，谓之腾蛇之色，主惊忧怪梦不祥，家宅不安之事。

眼色湛浊，黑白不分，神光昏翳，眼下青铺者，谓之勾陈之色，主牵连负累，迟滞之事。

两眼白气闪闪，似泪不泪，莹白光者，谓之白虎之色，主丧凶亡，服外孝之事。

唇黑而颤，口傍左右黑气拂拂者，谓之玄武之色，阴私小人相害，失脱损盗之事。

这也就是说青龙这色主有升官加爵、招财进宝等喜事。朱雀之色则有口舌之灾，例如与人打笔墨官司、上法院等都是口舌之灾。腾蛇之色更是许多不祥怪事的征兆。勾陈这色说明主人将被他人牵连带累，虽不是主犯，却也要吃官司。白虎之色，说明主人的亲朋好友有丧亡，自己要替人带孝。最后，玄武之色说明主人将要遭到偷盗，或者是有小人要算计加害。

上面谈到的这几种颜色及所预示的吉凶实际上是建立在古代术数理论的基础上的，古代术数理论通常把空间（方位）、颜色、时空等相互合配，这样就产生以五行、五色、五方、五音等等为基本要素的理论架构。具体来说，木配青、东方、角，其物象为青龙，金配西方，白色，其物象为白虎……。这套貌似完美的术数理论，实际上是经不起细细推敲的。因为所谓的青龙之色主吉，白虎之色主凶都没有办法实证，只不过是一些先天的理论预设。

古代的相术大师为了使后学者能够辨认这些气色，便将这几种种气的颜色和形状进一步做了描绘。例如：青气之色就如同各种



瓜果一样，因此若要辨认青色，便可与各种瓜色相比较。黄色和腊烛色相近，红色象火，白色则象油腊，黑色象漆一般。而且人体的这几种颜色都和五脏有关。具体对应如下：

肾属水，统管着人体中的精，对应着冬天，它的神是玄冥，表现在人的面部便是黑色。

心属火，统管着人体的神，对应着夏天，它的神是元神，表现在人的面部便是红色。

肝属木，统管着人体的魂，对应着春天，它的神是龙烟，表现在人们面部便是青色。

肺属金，统管着人体的魄，对应着秋天，它的神是皓华，表现在人的面部便是白色。

脾属土，对应四季，统管着人体的意，它的神为常黄，表现在人们面部便是黄色。

这几种颜色都在人的面部有所表现在观气术士的眼里，人的面部就好像一幅彩图，从中可以观察人的五脏六腑，乃至人的凶丧吉庆等各种事情。

古人经过长时间的观气实践，总结出一套观气鉴人的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编成歌诀，以便于人们的记忆和传诵。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押韵，至于效验如何，只有术士们自己心中知道了。现权且传录如下：

#### 大畜秘神气歌

天中青色见，年内染微疴。  
直下来年上，定主见阎罗。  
只到天牢上，人狱亦由他。  
并准青光起，忧惊病至多。  
青中更又黑，必损自家钱。  
散下双家狱，官事欲相连。

印堂黄气起，官禄定高迁。  
白气家遭丧，青来口舌缠。  
中正发黄丝，守令职无疑。  
赤点中心出，公事别妻儿。  
青光惊必恐，黑色怪神窥。  
白色忧丧事，醪遭事日随。  
白丝拦鼻上，绕口当年哀。  
黑生一月内，财被贼来欺。  
黑气横长起，夫妻欲散离。  
白光横过鼻，子息更妨之。  
讼狱横气起，在禁脱伽灾。  
青丝下眉首，入狱共咨嗟，  
黑气如斯至，狱死更无救。  
赤又浮青以，离狱亦有咎。  
黄气生高广，如鼓挂悬空，  
百日为明牧，无中定贵封。  
黄色来四季，应好事千通，  
色又房心应，官高职转雄。  
若占天中位，荣华与广同。  
双人促一鼓，必定拜三公。  
人准天中应，侯王列土封。  
印堂黄似月，魁第扼朝中。  
日角黄丝发，兄弟有欢怡。  
白光来库墓，刀兵自失期。  
人匱爱财物，玄坐斗讼疑。  
道争观上下，朱光口舌非。  
厨中发黄色，喜在六旬余，  
或因州府事，得职又非虚。  
房心生日花，飞道入山家，  
不来日下住，抱疾主颠邪。

天庭发黄色，白屋发公卿，  
青白如还起，高官被罢停。  
白黄居此位，妻儿又折迎，  
若遇他人妇，必定共交情。  
乡路黄丝发，公卿白日封。  
赤气离乡走，黑光死路中。  
白色来就颧，不出五旬间，  
走丧终是有，防避定应难。  
眉头黄色起，喜事自相迎，  
若见红光起，吉庆更加荣。  
白气圆眉转，因之或受惊，  
直下君须看，入狱见灾迳。  
若下来年上，徒流仔细防。  
中阳黄气起，至年定封侯。  
赤气来奸座，妇人外遭偷。  
尺阳常润泽，发妾岂常人。  
目下黄来耳，官职自荣身。  
眉头生赤气，准上又相迎，  
多应一年内，无故入杳冥。  
白光游目下，哭泣即时闻，  
旋绕眉闲转，家因犯鬼神。  
黑光游目下，子息病相侵，  
若方圆一寸，罪至决归刑。  
颧上黄色新，参迎见贵人。  
白光停巷路，定作远行身。  
黄白入奸门，飞来入精舍，  
妇人自此奸，不论春与夏，  
直上准头齐，阴相得盗藉。  
走去右颧停，姊妹外人话。  
入至家人部，定作郎君妇。

黄光透两耳，年中封寿位。  
直下似人形，女人得贵婿。  
赤色在边庭，浑家被大惊，  
若上山林际，尖炎减天形。  
青光在耳畔，蛇蝎恶侵君。  
白丝来两眼，当为病死人。  
赤光生甲匮，入至命堂中，  
只因财产上，讼事见灾凶。  
赤色入栏柵，牛马不能行，  
青光被触损，黑气至无生。  
奴婢赤气起，仆走休咨嗟。  
若有玄光发，身当死女家。  
陂池发青色，田水有凶灾。  
白光防井溺，黑气堕江哀。  
部位相生克，五行意审裁。  
一虚含万物，消息属天才。

前面提到了明代袁珙学习观气的过程和方法，但这毕竟不是一般人所能掌握的。而且，“凡夫俗子”们也不愿意吃这番苦，花这番功夫。试想谁会整天没事做，望着火辣辣的太阳发呆呢？真是那样的话，眼睛非看瞎不可。术士们也知道这种方法的不切实际，于是介绍了一些比较容易的办法，以便能被常人所接受。比如借助外界条件，在东方发白、天色欲晓的时候进行观气训练，据说此时是天人交气的绝好时机，人体五脏之气最容易显发，因而也容易辨认。除了凌晨之外，还可以选择傍晚时分，由观气术士把主人叫到帐帟之中，再点起蜡烛或者灯笼，借帐帟、灯笼的帮助，分辨出此人的气色。但此法也有缺点，因为傍晚时分人容易昏昏欲睡，精神萎靡，这样人体固定的气色就会与暂时的“客色”相混淆。观气士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真是绞尽了脑汁。下面这首歌诀，便是教人如何观气，如何下决断的，与前诀

角度不同：

赤气天中年上停，若缠眉际定归冥。  
只在天中独横立，斯人清昼被刀兵。  
赤下目来红润泽，因公得爵定分明。  
赤若眉头分目下，男私外妇女他情。  
天中白气来边地，年内逢灾急需避，  
直下印堂官事起，夫妇生心要离异。  
黑临地部愁亲病，妇人产难终须定，  
若为准上入奸门，无故因他妇害命。  
只来坐上自当身，是定文书来喜庆。  
黑色天中欲得平，下来双狱受绳刑，  
若到年上身遭病，直来入口死于刑。  
气似乌云至颧势，忽到两眉忧卒死，  
若如小带横眉上，寿绝人间并无子。  
圆光黄色天中见，士人必拜公侯面，  
凡度之流皆主权，气色四时看改变。  
状如钟鼓下天狱，公卿自至荣高禄。  
若似蛇状位星郎，庶人得之进金玉。  
中庭悬鼓三公相，蚕丝之气得官禄，  
色若黄泽自吉祥，一世终无陷刑狱。  
印堂黄色方寸明，八旬之内入朝廷。  
赤色来之主失职，上来忠事堪经营。  
鼻梁火色忧官挠，青来年上病相萦。  
白气当年遭哭泣，黑气入口死分明。  
司空黄色应时开，五旬之内横财来，  
上至印堂封爵禄，如日初升位辅台。  
准头赤色似生麻，八旬之内有喧哗，  
若在公门逢此气，定遭笞挞辱君身。  
白气至颧年内死，又知魂魄有虚惊，

黑色两边忧父母，青光黑白丧家亲。  
 人中黄色甚奇哉，不及眉间喜异常，  
 若更通行两颊上，必定高荣作正郎。  
 可怜药部生玄色，见病之时不用医。  
 天府黄荫光润泽，三旬之内得天财，  
 状如细柳抽纤叶，身入朝堂列凤台，  
 若如紫色红光润，不出旬中喜语来。  
 阙庭黄色上天中，大拜公侯在季中，  
 若至司中微进退，四方相接入皇宫。  
 武库紫黄如悬鼓，将军印绶位非虚，  
 若立若飞来入相，不宜受物寄闲居。  
 兵阑武库即同看，赤光白日被刀攒。  
 白色外来惊险难，黄光出将见加官。  
 黑气遭兵须陷死，青光上送无多端。  
 语息四时生改变，此篇灵应细详观。

江湖术士们常说：“相形不如相骨，相骨不如观气”。在各种相人术中，观气术是比较深奥的一种，因而有关该术的事例记载都带着些神乎其神的色彩。

在古代，观气术士存在着高下之分：有的术士不但为人判断吉凶祸福而且还能讲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有的术士尽管也能看出吉凶如何，但却吞吞吐吐、语焉不详。古人认为，要想熟练地掌握观气术，成为象袁珙那样的望气大师，还必须掌握各种气色出没变化的“规律”。这些“规律”，在相书《紫堂录应补气歌》中都有记载，现介绍如下：

据这首歌诀讲：青色虽然表明人有忧虑之事要出现，但依照它的变化情况，忧虑的对象重轻并不一样。一般地说来，青色初起之时，它的架势就象草木初生一样，颜色翠润，这时便是有大忧的象征。等到青色要消退时，忧虑便可慢慢减轻，此时的色彩便同天空之中的碧云一般，呈散状。青色逢到春天便有加强的势

头。在夏天也不可小看，若在秋天便翻不起什么大浪，在冬天更可高枕无忧。所以，看一种气色还要季节和具体形状，才能断得准。

有关青色出没的吉凶情况是这样的：

天中光泽得诏贵，枯燥须忧诏责之。  
秋色发从年上去，阴私口舌厄难当。  
阳尺忧行兼疾病，天庭主客系堪忧。  
交友妇须通外客，司空忽起被徒囚。  
巷路但成百里威，太阳定与妻相打。  
外冤枉死被谗言，若是太阳连入目，  
必召县宰恶笞鞭，房小春发当生子。  
寿上当忧口舌争，坑堑对须看大怪。  
陂池蛇怪不堪言，山林花马妖呈异。  
栏柵马牛有怪愆，忽在井灶釜鸣响，  
不然井溢涌寒泉，命门甲匱忧凶厄。  
准头兄弟父母丧，散失主边防失职。  
人中愁有别离伤，承浆不日当遇病。  
大海须防水溺亡，若临月角须忧贼。  
若有川文官禄迁，日角临蚕如傅粉。  
印堂退口病迟延，道上或逢忧阻滞。  
山林蛇虎厄难当，若来金匱并墙壁。  
财物三旬共可伤，奸门怕被外妻挠。  
眼下横来病若缠，寿上若逢忧病危，  
更忧债负祸来煎，口畔入来忧饿死，  
死兼枉滥事相牵，三位囚伤子孙损，  
半月之间入墓眼，天门三十日财至，  
天井圆珠武官位，病人值此病难安。

囚人见之尤速滞。

由上秘诀可知，青色出现在面部，除天中、巷路、天门、天井这些部位主大吉大利，有得官得财之喜外，其余的都是不吉利的事。总之是凶多吉少。

与青色不同，黄色初起的时候就如同春蚕吐丝，等到它有些规模，盛大之时，则如同马尾，等到要退出之时就与柳树之花相似，黄色在春天较乘势，夏天不大行，冬天最不济。

黄色出事多的酉、申、寅、午、戌这几个时间，日子多半在子、午、戌、辰有反应。预断时可以观察其深浅，判断时间远近。黄色一般表示有好事降临。按照歌诀上的说法：

黄色天中列土分，圆光重大拜公卿。  
 更过年上井灶部，有功常受赐高勋。  
 或如月出照年上，定当宿卫入朝门。  
 若经两阙即征拜，金匱诏赐帛与银。  
 忽至阙庭官骤转，不然即是得财盈。  
 或是龙形须受赏，如是钟鼓位槐庭。  
 若似蚕丝官必得，春来年上喜忻忻。  
 武库光润将军福，亦主喜庆阳尺并。  
 母墓喜并田宅事，更宜父母少灾迍。  
 司空百日得财宝，右府里内敕来征。  
 重眉交友如棋子，七个句中左右丞。  
 更过山林天中者，征为博士最为荣。  
 印堂如月六旬内，拜作将军镇百城。  
 便以连刀天庭至，下及准头亦分明，  
 断他县令忽迁转，长吏分官直阙庭。  
 大体发时多喜庆，亦言远信至逡巡。  
 山根听向皆称遂，太阳必定得财庆。  
 少阳喜庆重重过，鱼尾有吉引前行。  
 若似龙形年上见，连色天中拜上卿。  
 眉眼之下有子象，左黄生男右女生。



妇人以反前谕，金匱家内财帛人。  
 寿上柳叶主财入，归来远信至中庭。  
 出自准头庭衢位，骤贵封侯起有乘。  
 兰台必得尚书绶，内厨酒食倍逢恩。  
 大海惟宜涉江者，日月三公位显清。  
 甲匱生来财主库，内仓中似有蛇形，  
 道尚三位财如拾，中角牛马喜方成。  
 眉位有园多好事，酒樽洒饌得丰醇。

相比之下，红色就不同了。红色也有初起这时、将盛之时、欲去之时等三种分别。初起之时就如同刚燃烧的火一样，将盛之时，则如同染了红色的丝绸一样，等到欲退之时，变得如同鲜红的珠子。红色在夏天最得势，在春天就差一些，在秋天就不太行，等到冬天就不值得忧虑。

古人认为，人的面部如有红色泛起，说明此人多半有打官司，与人争斗，口角等事。红色灵应的日子是寅、午、戌、巳、未日。视颜色的状况，可以判断出来。

歌诀云：

天中连印鼻头赤，中甸车马惊令死。  
 下来年人争竟灾，左右远行须病住。  
 阳尺惊恐厄斗生，武库友妇折伤灾。  
 天庭必有忧囚事，若见司空斗骂来，  
 交友朋求离别去，在职当忧下位刑，  
 无职定同父友斗，额角如值死于兵。  
 印堂争斗被忧囚，若在山根惊怕忧。  
 太阳失妻求离别，年上暴厄亦堪愁。  
 又却断他生贵子，房中妻不生贤侯，  
 三男三女病灾屯，寿上如豆与妻争。  
 年上准头连发此，夫妻争斗太难明。

命门甲冑须兵死，准头官府事牵萦。  
墙壁之上财必失，外圆当紫得官荣。  
武官巡捕看鱼尾，盗贼收擒倍称情。  
牛角看来牛马厄，山林蛇虎又堪惊。  
忽眼下如蚕丝发，妻子因何争斗声？  
金匱奸门招挠事，承浆为酒起喧争。  
陂池井部相连接，因水逢财却称情。  
田上见之田地退，口边横入祸全生，  
酒樽酒肉宜相会，地阁田岸有讼成。  
若在山林须慎火，又兼家内损财并。  
命门发到山根上，更过眉上左耳平，  
只定六旬遭法死，妇人右耳疾来频。